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三九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韵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三九册



目錄

全宋文卷二九九二

廖 剛 三

論遷轉劄子	一
論賜造宅錢劄子	二
又論賜造宅錢劄子	三
論賜圩田劄子	四
又論賜圩田劄子	五
論預借酒息錢劄子	六
論州縣妄費劄子	六
論戚里除授劄子	七
興化軍到任謝表	八
天寧節賀表	九
謝主管杭州洞霄宮表	九

除福建路提刑謝表 一〇

除吏部侍郎謝表 一一

兼侍講謝表 一二

除給事中謝表 一二

給事中賜對衣金帶謝表 一三

除刑部侍郎謝表 一四

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謝表 一四

漳州到任謝表 一五

冬至大朝會表 一六

元會表 一 一六

賀天申節表 一七

明堂大禮進馬表 一七

謝明堂赦表 一八

冬至大朝會表 一八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一九

元會表 二 一九

太上道君皇帝升遐慰表	二〇
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二〇
明堂大禮畢進馬表	二一
冬至慰表	二一
賀冬至表	二二

全宋文卷二九九三

廖 剛 四

謝御史中丞表	二三
謝工部尚書表	二四
謝兼侍講表	二四
謝提舉明道宮表	二五
謝降官表	二六
賀皇太后回鑾表	二七
慰梓宮到闕表	二七
謝復朝奉大夫表	二八
謝致仕表	二九

遺表	三〇
代謝賜元主御製批答并議狀表	三一
代賀正表	三一
代賀皇子冠表	三二
代謝賜燕樂表	三二
代賀夏祭德音赦表	三三
代進連理木圖表	三四
代賀立皇太子表	三四
代寫賜日曆表	三五
代賀皇太子牋	三五
代進獻白龜賀表	三六
代謝賜曆日表	三七
代嘉王賀冬表	三七
代嘉王賀皇后冬牋	三八
代謝赦表	三八

廖 剛 五

轉對言州縣廢格德音奏狀	三九
轉對論屯田奏狀	四〇
議廟祧申尚書省狀	四一
乞將磨勘合轉一官回授故祖父奏狀	四二
漳州到任條具民間利病五事奏狀	四三
應詔奏狀	四七
轉對乞禁遏糴奏狀	四九
天寧節進奉銀絹狀	四九
進銀狀	五〇
辭免侍講表	五〇
辭免兼侍講表	五一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表	五二
辭免御史中丞表	五二
辭免工部尚書表	五三
起居舍人乞出表	五四

刑部侍郎乞出表	五四
再乞出表	五五
又再乞出表	五六

全宋文卷二九九五

廖 剛 六

漳州乞致仕表	五七
被召命乞致仕表	五八
御史中丞乞致仕表	五八
御史中丞再乞致仕表	五九
工部尚書乞致仕表	六〇
工部尚書再乞致仕表	六〇
提舉亳州明道宮乞致仕表	六一
乞寢罷朔望遙拜淵聖皇帝之禮奏	六二
論賞罰不當奏	六二
乞臺諫官登對免申閣門奏	六三
納尚書省招撫劄子	六三

投省論和買銀劄子	六四
投呂相論遣使入閩撫諭劄子	六五
投富樞密劄子	六八
再投富樞密論閩賊劄子	七一
議鹽法申省狀	七二

全宋文卷二九九六

廖 剛 七

賀交代劉教授啓	七四
謝知府舉狀	七五
謝崔秘校啓	七五
賀交代啓	七六
謝舉改官啓	七六
謝張憲舉改官啓	七七
謝白右丞舉改官啓	七八
謝陳劉二司業啓	七九
答何狀元啓	七九

興化軍到任謝監司啓 八〇

又謝寄居啓 八〇

賀知福州劉延康禮上啓 八一

謝陸中丞啓 八一

賀諸監司正啓 八二

賀諸司屬官鄰郡通判正啓 八二

賀廉訪啓 八三

賀提刑起復啓 八三

賀廉訪起復啓 八四

賀知福州柳侍郎禮上啓 八四

賀提刑啓 八五

答明守郭太尉啓 八五

答江守程待制啓 八六

答馬寺丞諸官啓 八六

漳州到任謝兩府啓 八六

謝監司到任啓 八七

賀范運使禮上啓	八七
賀知泉州劉寶學啓	八八
答南劍陳通判啓	八八
賀陸敦禮知福州啓	八九
謝錢侍郎啓	八九
答李似表除正字啓	九〇
答發運湯侍郎啓	九〇
賀施提刑啓	九一
賀泉州趙侍郎啓	九一
賀運使鄭吏部啓	九二
賀安撫折樞密啓	九二
賀提刑宋少卿啓	九三
賀發運程待制啓	九三
答汪相公啓	九四
答明州知府潘舍人啓	九四
答宣撫胡大學世將啓	九五

答邵五王舍人啓……………九五

答洪州梁安撫啓……………九六

全宋文卷二九九七

廖 剛 八

代謝宰執啓……………九七

代謝諸監司啓……………九八

代謝走馬啓……………九八

代謝龐帥啓……………九九

代謝揚州判府太尉啓…………九九

代謝判府中書啓……………一〇〇

代謝宮使林顯謨啓……………一〇〇

代賀李漕加職啓……………一〇〇

代賀常平鄧提舉啓……………一〇一

代賀提舉曾察院啓……………一〇一

代賀提舉常平齊博士啓…………一〇二

代賀監司郡守冬至啓…………一〇二

代賀監司郡守冬至啓	二	一〇三
代賀監司郡守冬至啓	三	一〇三
代賀鄰州通判啓		一〇三
代賀新通判啓		一〇四
代通判賀交代啓		一〇四
代賀徐發運啓		一〇五
代賀提轄加團練啓		一〇五
代賀杭州知府李待制禮上啓		一〇六
代賀諸監司鄰郡正啓		一〇六
代賀徐發運知杭州啓		一〇七
代賀應運使除發運啓		一〇七
代賀劉運判陞運副啓		一〇八
代賀王郎中除運判啓		一〇八
代賀新提舉常平啓		一〇九
代賀杭州徐待制禮上啓		一〇九
代答致仕朱承事啓		一〇九

代賀運使加職……………一一〇

代謝諸司及鄰郡啓……………一一〇

代答新通判啓……………一一一

代人謝舉改職官啓……………一一一

與明應仲簡……………一一三

與黃思賢侍郎簡……………一一四

與謝參政任伯咨簡……………一一四

答陳幾叟簡……………一一五

與秦相公簡……………一一六

與荆南知府劉節使錡簡……………一一七

書贈馮生……………一一七

御書三十二字跋尾……………一一八

嘉興簿廳三秀堂記跋尾……………一一八

郭傳師太尉曾祖墓銘跋尾……………一一九

戲題邪說辨尾……………一一九

續秦叔度所書喬君宜治朱氏事……………一二〇

古今通系圖後序 一二〇

全宋文卷二九九八

廖 剛 九

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進故事	一二二
十二月四日進故事	一二三
十一日進故事	一二四
十六日進故事	一二六
二十四日進故事	一二七
二年五月十三日進故事	一二八
五年五月初一日進故事	一三〇
五月二十二日進故事	一三〇
九月十四日進故事	一三一
六月初三日進故事	一三二
十一月二十五日進故事	一三三
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進故事	一三四
九年五月初七日進故事	一三五

八月初三日進故事 一三六

九月二十三日進故事 一三七

十年二月二十九日進故事 一三九

全宋文卷二九九九

廖 剛 一〇

揚雄自比孟子論 一四〇

心靜天地之鑑論 一四二

邪說辯 一四三

雜說 一四四

與程伯起舍人雜說 一五〇

全宋文卷三〇〇〇

廖 剛 一一

策問 一六一

全宋文卷三〇〇一

廖 剛 一二

講義 禮記 一七九

講義 詩一 一八九

全宋文卷三〇〇二

廖 剛 一三

講義 詩二 一九六

全宋文卷三〇〇三

廖 剛 一四

講義 詩三 二二一

全宋文卷三〇〇四

廖 剛 一五

講義 詩四 二二八

全宋文卷三〇〇五

廖 剛 一六

滌軒記 二四六

環翠樓記 二四七

寓軒記 二四八

瑞棠記 二四九

龍沙廟記	二五〇
圓菴記	二五一
夫人廖氏墓表	二五二
太宜人蕭氏墓誌銘	二五三
崔左藏墓誌銘	二五四
祭楊龍學文	二五六
祭楊觀察文	二五六
祭黃思賢文	二五七
祭黃仁翁文	二五七
祭上官戶曹文	二五八
祭文叔文	二五八
祭黃可宗文	二五九
祭鄭無慾文	二五九
祭王運使文	二六〇
祭尤提刑文	二六〇
先祖承務墳祭文	二六一

祭叔父叔母文	二六一
亡兄殯所祭文	二六二
亡妣謝氏焚黃祭文	二六三
承務郎焚黃文	二六三
中奉大夫碩人焚黃文	二六四
長壽焚黃文	二六四
祭姪孫六秀才文	二六五
衆官祭曾恭人文	二六五
代祭蔡宜人文	二六六
代祭蔡元度文	二六六
代祭林顯謨文	二六七
代祭中書夫人文	二六七
代祭安康馮夫人文	二六八

全宋文卷三〇〇六

廖 剛 一七

天寧節天慶觀啓建疏	二六九

天寧節天寧寺疏	二六九
天寧節進功德疏	二七〇
又天寧節啓建疏	二七〇
天申節別道場功德疏	二七〇
天寧節滿疏	二七一
太上道君皇帝升遐疏	二七一
寧德皇后上仙疏	二七二
天申節漳州功德疏	二七二
天申節漳州進功德疏	二七三
天申節漳州進功德疏	二七三
天申節啓建疏	二七三
請法真開堂疏	二七四
請法印開堂疏	二七四
請法真住本覺疏	二七五
請靈芝深座住首教院疏	二七五
請章法住廣惠寺疏	二七五

請資聖開堂疏	二七六
圓峰庵法堂成散燈疏	二七六
變教院作律院疏	二七七
脩廨宇畢醺謝青詞	二七七
甲辰保安醺青詞	二七八
乙巳保安醺青詞	二七八
祝聖設醺青詞	二七九
春賽祝文	二七九
七月祈雨文	二七九
謝晴文	二八〇
祈雪文	二八〇
五閣赦祭廟文	二八〇
諸廟祈雨文	二八一
謝雨文	二八一
諸廟祈晴文	二八一
諸廟謝晴文	二八二

秋賽諸廟祝文	二八二
祭勾芒祝文	二八二
奠謁先聖祝文	二八三
謁諸廟祝文	二八三
天寧節致語	二八三
燕待知滁州郭舍人致語	二八四
燕待陳觀察致語	二八五
燕待趙走馬致語	二八五
燕待新知越州王中大致語	二八六
燕待宮使郭舍人致語	二八七
燕待宮使郭舍人致語	二八七
燕待知泉州鄭司業致語	二八八
燕待走馬太傅致語	二八九
新知名州周龍圖知興化黃府判特排致語	二八九
燕走馬太傅大排致語	二九〇
高麗使副特排致語	二九〇

引伴致語 二九一

全宋文卷三〇〇七

唐 庚 一

南征賦 二九三

省愆賦 二九四

惜梅賦 二九五

平臺賦 二九五

歸歟賦 二九七

招隱辭 并序 二九七

諭幽燕檄 二九八

誠諭諸路提舉常平司卹民 二九九

惠州謝復官表 三〇〇

賀天寧節表 三〇〇

謝曆日表 三〇一

賀立皇后表 三〇一

賀降皇子表 三〇二

到任謝上表 三〇二

賀進築表 一 三〇三

賀進築表 二 三〇四

慰國卹表 三〇五

上張觀文手書 一 三〇五

上張觀文手書 二 三〇六

上張觀文手書 三 三〇六

上張觀文手書 四 三〇七

答合守程元老手書 三〇七

上張觀文所業序 三〇八

全宋文卷三〇〇八

唐 庚 二

上蔡司空書 三〇九

上鄧左丞書 三一

上席侍郎書 三一

上監司書 三一

上憲使書	三二四
上翟提舉書	三一五
上俞漕書	三一七
上監司書	三一八
答陳聖從書	三一八
謝蔡太師啓	三一九
賀鄭太宰啓	三二〇
賀劉少宰啓	三二一
賀右僕射韓相公啓	三二一
賀門下李侍郎啓	三二二
賀蔣樞密啓	三二三
賀安諫議啓	三二三
賀馬學士啓	三二四
賀楊運判啓	三二四
賀楊提刑啓	三二五
賀新提舉啓	三二五

賀王安撫啓	三二六
賀侍其鈐轄再任	三二七
賀王安撫啓	三二七
賀王尚書啓	三二八
謝兩府啓	三二八
謝楊提刑啓	三二九
謝許提刑啓	三二九
綿州謝監司舉辟啓	三三〇
謝翟大夫啓	三三一
謝吉文州啓	三三一
答吉文州啓	三三一
到任謝兩府啓	三三二
謝家提舉啓	三三三
謝陳使君啓	三三三
答解元謝啓	三三四
謝及第啓	三三四

答通判趙承議啓	三三五
賀葉尚書帥荆南啓	三三六

全宋文卷三〇〇九

唐 庚 三

送苗師顏序	三三七
送王觀復序	三三八
上任德翁序	三三九
三國雜事序	三四〇
書姑蘇張自强教授所編寅申錄	三四〇
書三謝詩後	三四一
上錢憲雜文序	三四一
李生方書序	三四二
書宋尚書集後	三四三
讀巢元脩傳	三四三
思庵記跋尾	三四四
名治論	三四四

存舊論 三四六

辨同論 三四七

禍福論 三四八

辨蜀論 三四九

正友論 三五〇

察言論 三五二

憫俗論 三五三

議賞論 三五四

全宋文卷三〇一〇

唐 庚 四

三國雜事篇 上 三五六

三國雜事篇 下 三六五

全宋文卷二九九二

廖

剛

三

論遷轉劄子

臣契勘朝議、奉直大夫磨勘并特恩共以八十員爲額，御史臺置籍，候有闕，即牒吏部照會，將見任朝請大夫應合磨勘人以次遷轉。頃緣靖康、建炎兩次覃恩，自朝請大夫轉行入朝議、奉直員數不少，蓋溢於八十員之額矣。然經今十餘年，或已轉中奉、中散，或致仕，或物故，固宜有缺員也。臣拖照本臺案牘，日前不住牒會諸路上件官員數，往往報應鹵莽，不無漏落，亦多有未報去處，致無憑關牒吏部。兼河南、陝西等處亦取會未到，既不見得的實員數。即今來見任朝請大夫，雖年勞極深，久合磨勘，非遇特恩，亦無遷轉之期，是塞庶官循序平進之路，以啓其僥倖不安分之心。臣愚欲望特降睿旨，從本臺徑牒諸路，專委知、通取索管下見任土居、寄居應干朝議、奉直大夫的實員數、脚色、家狀，本州具委無漏落朝典文狀繳連，自牒到日，限一月取索入急遞，或專差人報臺。如有上件

官見已赴闕，亦須聲說。見在行在守官人，即從本臺徑行取會，候諸路報到齊足，別置新籍，一切如舊制施行。如出違所立日限，及有漏落去處，其所委知、通，許本臺彈劾，取旨重賜行遣。《高峰文集》卷二。

論賜造宅錢劄子

臣近聞正月內有旨賜劉光世造宅錢三萬貫，今又聞三月二十八日續降指揮，令漕臣吳革幹辦修蓋，取今日近畢工。臣竊惟事有緩急，義有可否，在適其宜，則下無間言。艱難以來，用度日廣，民力不加，適今和議初成，不貲之費，猶未知所從出。光世之富，何啻什伯封君，賜錢自不應受，況又欲厲民而營造乎？臣以爲在今日勞民動衆之事，非有甚不得已，固當一切罷去，猶恐不足以蘇息疲瘵，慰安人情。光世將相重臣，與國同休戚，豈不能體此？且營造太母宮殿，可謂不可已者，臣前區區猶獻愚忠，乞從簡約，豈不知以天下養爲聖人之孝？蓋隨時制宜，不得不然。光世又何爲者，其亦不可已乎？諸將一體，茲事不可開端。伏望聖慈速降處分，寢罷今來三月二十八日指揮，庶協公議，亦所以全光世也。《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又論賜造宅錢劄子

臣今月初一日具劄子乞降處分，寢罷三月二十八日指揮差吳革修蓋劉光世第宅事。今已累日，未蒙聖旨施行。臣語不別白，不足以上動聖聽，無任惶懼。臣竊惟軍興以來，光世雖常提兵以當一面，然初無尺寸之功，亦不聞曾與敵人如何接戰，不知陛下錄光世何功，必欲賜第以寵異之，如是之不可已？值此朝廷多事，費用百出，民力既已困竭，乃於倥傯中興此不急之役，人情謂何？臣恐四方聞之，皆不以爲然也。梓宮之還，有寢陵之費；兩宮迎奉，有宮室官府之費；河南新復州軍，有勞賚經理之費。是皆國之重事，不可以少緩者。而土木之功，方且施於端居高卧、不任事之人，不知諸將暴露於外者又將謂何？若人人以爲不可已，他日皆當有此賜，則是將如宣、政之時而後嫌，陛下亦忍爲之乎？忍爲之則臣不復敢有言。若猶恤天下之公議，念艱難之未濟，姑欲令此凋瘵之餘，息肩吐氣，則緩急輕重，不可不擇，斯役在所速罷也。臣愚不勝區區祈願之至。《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民國《順昌

縣志·文徵》卷一。

論賜圩田劄子

臣伏睹今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將建康府永豐圩撥賜韓世忠。士大夫聞之，莫不駭愕。臣竊契勘本圩計田九百六十頃，歲收米三萬斛，他圩未有其比。不知此賜出於宸衷，抑世忠有請而陛下遂與之乎？世忠帶三鎮節度使，金玉滿堂，姬侍列屋，買田之資，固當不乏。若陛下特與，是陛下繼封君之富，而忘斯民之貧困也。若世忠有請，是世忠身爲重臣，曾不念國用艱窘，民力殫竭，而謀豐己不已也。且世忠屏翰王室，服勤盡瘁，忠勇冠天下，而獨此不知？此臣所未喻也。陛下亦嘗問司農歲入幾何，而會其出乎？艱難以來，歲入缺天下三分之一，而所費倍於承平之時。矧今河南新復，勞資經理，用度益廣，又非前日之比。然則陛下於推恩之際，可不重惜而輕出令乎？諸將暴露之久，其誰不知？然而貴極富溢，前古所無；人主所以待遇之意，亦前古所無；請無不從，求無不得，亦前古所無；未嘗奏功而寵數洊加，亦前古所無。此則諸將所當自省也。漢高祖之將，無非戰勝攻取與共取天下者，事定之後，得保首領者無幾。今吾諸大將，雖皆有屏翰之勞，然坐享富貴，未嘗有攻城略地之事，而恩眷日隆，乃復求於人主不已，其亦未之思乎？江東圩田不知能幾千頃，若諸將人賜千頃，所餘亦無幾矣。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人主亦不得而私有之，故一爵賞，一賜予，必有以合天下之心，厭天下之公議，故受之者不爲泰而安且榮焉。倘或不然，雖莫或敢言，然腹非者多矣。朝廷舉

錯，使天下皆不以爲然，則亦安用臣等爲哉？臣是以不敢避觸犯之誅，臣之職也。陛下倘以臣言爲然，欲乞宣示世忠，聽其辭避，亦所以保全其名節也。如或不然，是臣每每狂妄，負陛下責，伏乞賜罷黜施行。《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九，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又論賜圩田劄子

臣二十九日具奏論韓世忠不合賜圩田事，未蒙指揮施行。臣再契勘得永豐圩田係紹興三年七月九日指揮，每年以來米三萬石爲額，仍自紹興五年爲頭，依額起發，本圩有監官三員。餘十圩共計止收米五萬八千餘石，並無官監，此以見江東圩田惟永豐最爲浩瀚。若遂撥賜，是歲減官米八分之三。用度既失，此數又當取之於民，不知三萬石竭幾家之膏血纔能辦，此在陛下不可不卹也。竊聞世忠近獻十萬緡爲兩宮湯沐之奉，陛下欲以此報之，此亦誤矣。不知世忠所獻俸金乎，官錢乎？誠以俸餘爲獻，陛下以他物賜之，令過其直足矣。千頃之田，將來若此成熟，歲當得十萬石，少不下六七萬石，豈可輕以與人？使諸將皆有所獻，而人賜之千頃，陛下亦何從得田如是之多？且如三萬石，以中價計之，自不下十萬緡，是一歲所收已足償世忠矣。當此艱窘，利源所在，安得不爲有司慮乎？臣愚區區，欲望速降睿旨施行。《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論預借酒息錢劄子

臣聞楊沂中乞預借三年酒息錢三十萬貫，及別借二十萬貫相兼回易。契勘諸軍衣糧，目今各不闕，不知多要此錢，欲作何用？若謂添修軍器，頻年未嘗出師，一矢無費，何用添修！昨沂中納獻五庫，歲取淨息十萬貫於省司，在本軍初未有損也。況本軍舊有六庫，其一尚存。今已約束諸軍，止得就本庫沽買，其計已足傾五庫矣，何至遽有闕乏？當此國用艱窘，而軍中實無一事，輒借四五十萬緡，誠爲無謂。若徇其所請，委曲應副，他日諸軍或有攀援，將何以繼？臣謂必不可從也。臣又聞沂中經朝省援引紹興三年指揮，乞將中軍官兵在軍已及四年人，並各轉一官資。臣竊詳昨來聖旨，蓋爲在外諸軍各以防托出戰勞績遷轉，惟中軍別無出入功賞，所以有上件異恩，係一時特降指揮。今在外諸軍亦無防托出戰非泛恩賞，即是内外事體均一，豈容一軍獨援往前一時指揮，輒有遷轉？臣謂此尤不可從，從則啓後來之僥倖，其弊當浸廣而無窮矣。伏幸睿明裁察。《高峰文集》卷二。

論州縣妄費劄子

臣竊謂近因費用日廣，上下憂歲入之不支，爲陛下陳節用之說者多矣。如遣使河南，誠不可已之

事。諸臣反命，亦皆言徒御之冗，民病供億，聖慈深以爲然。自今一切用度，漸當從省節矣。然臣竊見士大夫多務便私，鮮有能爲國家愛惜財用者。且如一帥臣到罷，供帳借請，率費數萬緡，小郡亦不下數千緡。雖曰有例，獨不可稍裁損乎？況有數易之弊，民力殆不能堪也。又有守帥將官，托討捕之名，差駐劄官軍迎送者，各是千百人，隨逐所過州縣，既批口券，又索犒設，如此之類，獨不可嚴禁止乎？凡是無理之費，州縣時時有之，徒竭吾民之脂膏，無補公家之毫髮。主計者往往屈於權勢，莫敢致詰，是以朝廷不得而知也。臣謂罷無名不急之務，不獨在朝廷當然，州縣妄費，亦復不少，如接送之類，願各爲之限制，稍從簡約。若違法差借兵卒，或因緣爲姦者，並痛治之，庶幾所謂節用裕民者得矣。《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二。

論戚里除授劄子

臣聞《王制》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傳說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夫爵人於朝而稽之於士夫，或非公論，稽之于先王，或非舊制，則議者必以爲過舉，可不謹哉！臣伏見近日戚里除授，每加優異，往往不用祖宗故事。豈以比年以來，外族凋疏，於是深軫聖慈，務極恩意而然歟？此固陛下睦姻之厚德也。然而德陛下之賜者甚寡，而不以爲然者天下皆是，此不可不知也。前日孟忠厚以郡王出守鎮江，今潘正夫又以駙馬都尉除開府儀同三司是已。歷考祖宗朝駙馬都尉，惟石保吉以

歷履外任，嘗著成績於行營，乃於晚年纔得使相，自餘皆無此。如以郡王出守，則未之有也。忠厚、正夫儻於艱難時嘗有勳勞在人耳目，則越常制而寵之，其誰曰不然？今徒以存撫之故而廢祖宗之法，以啓僥倖於後人，無怪乎輿議之未孚也！然開府者既已敷告大庭，日傳千里矣，分符者又已就郡。臣亦嘗以爲請，蒙陛下道其所以矣。臣之區區，固知其無及於事，然執法，臣之職也。陛下嘗謂臣：「祖宗之法不可輒改。」臣以爲上行法則下有所從，上廢法則下亦莫之守矣。臣願陛下特降處分，孟忠厚、潘正夫差除係一時特恩，後人不得援例。仍自今除授，非有祖宗舊制，並許給舍、臺諫論駁，不憚改。如此，庶幾倖門杜絕，而天下皆知陛下如天之無心也。《高峰文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九。

興化軍到任謝表

備數柏臺，初乏紀綱之助；求歸梓里，濫膺符竹之分。省分凌兢，戴恩感激。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糟粕末學，樸樸瑣材，姓名偶玷於天聰，聲跡頓榮於宸翰。南箕不簸，重愧虛稱；朝陽一鳴，寧非素志？屬雙親之垂老，叩九閭以陳情。天地無私，曲被容光之照；犬馬有養，難忘從欲之仁。此蓋皇帝陛下聖度兼容，皇慈善貸。妙雖行乎天道，微亦察於人倫。略大義而信父子之恩，簡其官以圖郡邑之政。是令孱鄙，猥冒寵靈。臣敢不懷懼淵冰，究心芻牧。日邊清夢，尚追龍尾之班；

海角孤忠，式謹菖葉之候。未填溝壑，誓補涓塵。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天寧節賀表

伏以天祚元聖，運當火德之隆；候屆小春，慶浹虹流之大。萬靈稽首，四表傾心。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帝武儲祥，河清協瑞。圖治百王之上，收功千載之餘。日月逾明，山川增氣。涵養既均於普率，懽呼靡間於邇遐。執玉稱觴，一一華封之祝；望雲就日，人人天保之歌。臣竊守郡章，阻趨朝著。遙跂鵷鴻之列，曷勝螻蟻之情。《高峰文集》卷三。

謝主管杭州洞霄宮表

居閒積歲，不堪家食之艱；錫命自天，獲遂真祠之請。戒養初營於甘旨，素餐終覲於面顏。感戴惟深，凌兢增劇。中謝。伏念臣窮鄉冷族，末學陋儒。徒念異時教養之恩，莫適今日艱難之用，尚欲偷生於田里，固知負罪於神明。上皇置臣於學宮，亟遷臺屬；淵聖訪臣於海嶠，以備諫員。前無隕首之忠嘉，後有纏心之痛憤。何嗟及矣，可勝道哉！賴日月之有明，幸乾坤之再造。既獲後於衆人之死，復容伸其一己之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堯仁，日嚴舜孝。艱險萬狀，獨知大曆之無疆；憂勤

百爲，不忍一夫之失所。憫其將母以來訟，爲之頒祿以代耕。僥冒茲多，賢勞安在？虎頭略地，方須橫槊之豪；龍尾朝天，敢謝奉璋之彥。第效封人之祝，益祈皇祚之隆。洪造難酬，丹誠徒竭。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又見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除福建路提刑謝表

分職省曹，初以便親而丐免；按行鄉部，遽蒙改命以遂私。幸嘗熟察於民風，庶獲盡心於邦憲。戴恩甚渥，撫己增榮。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賦命奇窮，謀身迂拙。雖朝廷收錄之意每厚，然丘壑退藏之日爲多。憂患餘生，自阻風雲之會；艱難多故，未伸犬馬之勞。嘗思量力以效忠，不敢愛身而避事。乃者猥膺除召，亟遂奔趨。偶嬰疾於中途，復言還於故里。旋值擾攘之寇，近興阡陌之間。方愚民乘勢，擁衆以橫行；適所在乏兵，經時而勿問。善良無所控告，井邑爲之一空。目傷沸鼎之聚魚，身慮積薪之及火。遂忘出位，姑事招携。蓋念無知之民，本皆樂業之俗，或緣艱食，有失撫存，況多無辜，實爲驅脅。因廣好生之德，盡寬必死之誅。尸祝不可以治庖，實慙越俎；鄉鄰有望於救鬪，寧免纓冠。豈謂赦其狂易之愆，委以澄清之任。庶幾將母，不必遠家。示曲記於孤忠，冀或伸於來效。叨塵若此，綿薄何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大普容，舜明遍照。開遠俗自新之路，無疾于頑；嘉儒生惡殺之心，不求其備。謂撫民在去其邪虐，而折獄莫尚乎哀矜。既能息一鄉之爭，或可

當八郡之寄。刀劍漸消於牛犢，共歸祝網之仁；衣裳不易於介鱗，終賴舞干之化。此聖德之所感召，豈愚臣足以奉承？但竭駑疲，庶逃鰥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又見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除吏部侍郎謝表

右史清班，已玷記言之選；東曹貳職，遽分擇吏之權。責任彌深，凌兢增劇。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才不適用，仕本爲貧。淵聖取之於奇窮留滯之中，陛下振之於憂患摧頽之後。諫垣迅召，既以親辭；省闈優除，亦緣病免。乃者方解外臺之印，復參劇部之聯。曾未踰時，遂躋近列。墨筆操牘而隨後，初無補於憂勤；啜菽飲水以盡歡，實難忘於定省。有懷未白，宜去而遷。詎安迹於華途，祇厚顏於公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被，湯德日新。曾片善之弗遺，庶羣材之並進。謂嘗試攝，因使叨瑜。臣敢不恭奉訓詞，力除姦弊。非無格法，豈容賄賂之公行；倘患稽違，固有日月之可考。誓服勤於夙夜，冀少答於眷私。利國可爲，捐軀何愛？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兼侍講謝表

銓吏劇曹，濫蒙超擢；談經邃幄，併荷殊私。辭不獲從，愧無所措。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聞聖人立言以垂教，蓋將爲萬世之傳；明主稽疑以父民，必欲兼百王之治。使孔、孟之訓愈久而無替，則文、武之道何時而不行。然而書雖存而迹已陳，語有窮而意無盡。非得通方之學，曷明至當之歸。顧臣何人，辱茲遴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智好問，禹能不矜。當國家多故之時，修祖宗暇日之事。詳延儒雅，博考異同。橫槊賦詩，不數建安之小技；投戈講藝，獨追東漢之高風。豈惟資所得以正心，固將推有餘以濟物。夫何孤陋，獲預討論。浩若淵泉，第覺微言之深遠；熒然燭火，寧增大學之光明。姑誦謏聞，仰承休德。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除給事中謝表

叨陞峻職，果招致於煩言；忽沐寬恩，與蠲除其罪籍。拜絲綸之舊渥，滌媒孽之久汙。感戴特深，凌兢增劇。伏念臣荒疏末學，椎魯凡材。初無經世之資，徒有尊君之志。偶然奏對，荷聖明特達之知；荐被褒遷，皆豪俊清華之選。濫塵非據，飛謗由生。賴公道之方行，俾無辜之終免。此蓋皇帝

陛下堯仁徧被，舜智周知。曲成萬物于甄和，不忍一夫之隅泣。于君子小人之際，克謹其難；察儒生學士之心，敢忘於孝。務消朋黨之弊，靡容譖愬之行。是使危蹤，獲安成命。臣敢不益堅愚守，力奮孤忠。精衛雖微，恃不分於用志；駑駘已老，或有取於迷途。誓捐頂踵之私，圖報乾坤之造。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給事中賜對衣金帶謝表

憂患摧傷，偶存餘息；讒誣昭雪，遂追嚴誅。丹墀方幸於朝趨，青瑣復叨於夕拜。襲衣增飾，深慙衣錦之榮；寶帶生輝，更覺服金之濫。恩光疊被，感涕橫流。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才不逮人，仕初爲養。疇昔薦更於臺省，屢以親辭；中間冒攝於銓衡，日思外補。有懷未白，宜去而遷。是令貝錦之巧成，幾至摺紳之不齒。忽承明詔，下逮衡門。滌瑕疵於指摘之餘，施雨露於凋殘之後。復置論思之地，俾輸獻替之忠。顧臣孱微，將何報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德日新。用人惟己，而不惑於間言；以道觀能，而悉歸於器使。猶矜戇直，未忍棄捐。臣敢不恪奉訓詞，益堅晚節。回天有路，所憂綿力之難勝；填海無期，獨恃此心之不變。尚圖微效，少答洪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除刑部侍郎謝表

國命與聞，莫稱殿中之職；邦刑專宰，詎爲天下之平。委畀匪輕，凌兢增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箕裘冷族，糟粕陋儒。竊科第者凡三十年，謾叨祿食，在朝廷者纔一兩歲，更拙身謀。重去庭闈，遂安田里。幾已膏肓於泉石，曷嘗夢想於雲天。陛下起之於廢棄之餘，振之以清華之選。曾不數載，遽列從班。慙負滋多，方欲投誠而引退；恩榮猥及，何圖冒寵以更遷。揣分非宜，捐軀奚報！此蓋皇帝陛下堯天惟大，湯網克寬。聿求折獄之良，用廣好生之德。獨憐忠朴，數見謂爲老成；庶克公平，靡或容於冤濫。臣敢不恪遵成憲，深體至懷。每惟君子之盡心，敢謂哲人之細事。誓殫犬馬之力，仰副乾坤之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謝表

叩閭有請，初緣衰疾之私；奉詔俄驚，載荷寵靈之渥。叨塵非據，慙負弗勝。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居其實者，君子所以自修；與之名者，聖人蓋將示勸。寓直絲綸之寶閣，要歸翰墨之洪儒。國之光華，士所矜式。如臣無取，豈所宜蒙？蓋遇皇帝陛下堯大體天，舜明燭物。曾不遺於片

善，每加惠於羣工。是以竊食於鄉邦，復許聯榮於禁掖。雲章奎畫，託神物之護持；金馬玉堂，覺天威之咫尺。臣敢不銘心恩意，浴德訓詞。誓將螻蟻之微，仰答乾坤之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漳州到任謝表

二年持橐，訖無補於涓埃；千里分符，第有慙於綸綍。亟宣詔令，用慰吏民。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賦性疏戇，奮身寒遠。粗識古人出處之大致，恨無今日經濟之長才。誤被簡知，薦塵華要。南箕北斗，寧逃尸祿之譏；白髮蒼顏，更抱負薪之疾。初幸投閑而屏處，繼求補外以效勞。仰荷聖慈，俯從愚懇。因許過家而上冢，不妨便道以之官。惟是漳濱，實窮閩境。其民鄙野而獄訟素簡，其地僻左而賓客少過。竊此便安，將何報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徧覆，盛德兼容。立賢無方，使臣以禮。念臣嘗居近列而備知德意，以臣曾官是邦而熟諳人情。借曰懦庸，庶能辦集。臣敢不本中和而爲政，審思斁以宜民。期殫夙夜之勤，少答乾坤之造。鳬飛雖遠，未妨渤澥之春；鴛鴦已疲，徒結軒墀之戀。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冬至大朝會表

陽氣潛萌，君道寢長。四方來賀，肅陳亞歲之儀；萬福攸同，仰賴一人之慶。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德本天縱，道與時亨。化國之日舒長，諸福之物畢致。鷹揚百萬，誕恢《禹貢》之圖；椿歲八千，將邁廣成之壽。萬國皆會塗山之玉帛，兩河復見漢官之威儀。顧協氣之應期，信神靈之陰贊。臣適司郡籥，阻綴朝班。式傾向日之誠，願祝後天之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元會表 一

三陽應候，肇迎交泰之祥；四序更端，誕布始和之治。照臨所逮，慶抃攸同。臣某誠懼誠忤，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履正當陽，體元御極。協帝之則，與物爲春。惟克享於天心，用再造於王室。六龍夙駕，允符虞舜之省方；萬騎長驅，已邁周宣之復古。福如川之方至，道與時而偕行。臣叨守左符，欣逢盛旦。莫預稱觴之列，徒傾向日之心。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賀天申節表

長發儲休，天啓興王之祚；誕彌紀瑞，時標申命之符。萬福攸同，四方來賀。臣某誠懼誠忤，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緒，寅御洪基。紹列聖以惟新，契千齡而再造。祥推甲觀，允膺震夙之期；候應蕤賓，光被文明之治。壽隆箕翼，慶溢岡陵。臣忝綴從班，適分郡守。遐瞻禹會，徒傾就日之心；竊效堯明，仰贊後天之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明堂大禮進馬表

宗祈之盛，夙戒於羣工；職貢之微，爰升於內廐。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聖惟饗帝，孝在寧親。啓重屋於商堂，將謹神靈之薦；稽乘黃於周壤，聿修臣子之常。恭惟皇帝陛下高拱法宮，中興寶運。大鞭笞於夷狄，盡駕馭於英豪。雖屬多難，不忘報本。孝思維則，洽華夏之懽心；祀事孔明，申昊穹之駿命。凡居近列，率有彝章。臣適守左符，阻陪釐事。銜恩未報，每懷俎豆之慙；去國方賒，更起軒墀之戀。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謝明堂赦表

配嚴禋於穹昊，已孚精稷之交；渙大號於寰區，誕布龐鴻之澤。照臨所逮，鼓舞惟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若昔大猷，順天休命。二郊與宗祈間舉，率循數疏之中；三歲而巨霈一施，不失邇遐之信。既告成於盛禮，用敷錫於繁釐。樂與多方，共承丕貺。蓋聖人孝子爲能饗，黍稷非馨；而蒼生黎獻共惟臣，室家胥慶。矧下惟新之令，仍除未便之科。恩浹無垠，歡騰有截。臣職聯宗橐，身繫郡符。望龍袞以駿奔，阻陪執事；占雞星而鰲抃，敢後承流。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二。

冬至大朝會表

初陽協序，誕膺滋至之休；吉月頒常，更布惟新之德。一人有慶，萬福攸同。臣某誠懼誠忤，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聖與日躋，道同天運，仁由所性，孝本因心。自聞弓劍之遺，克篤羹牆之念。東都諸侯之會，庶事一新；漢殿萬年之觴，厥儀惟舊。敢祈履順，不替延洪。臣叨守左符，阻趨嚴陛。望雲天而稽首，第葵藿之傾心。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竊以金陵之王氣，實惟江左之名都。虎踞龍蟠，天設王公之險；川浮陸走，地均玉帛之期。鑾輅甫臨，寰區胥慶。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大勇天錫，盛德民歸。念欲淨於氛埃，靡懷安於宮室。六龍夙駕，式遵虞舜之省方；萬騎長驅，已邁宣王之復古。況牧野盡附周之衆，而洛陽多思漢之民。固將一舉而併空朔庭，豈待五年而始成帝業。臣叨紆郡紱，莫綴戎行。占垂滅之旄頭，願赫雷霆之怒；望周天之日轂，寧忘葵藿之傾。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元會表 二

兩儀交泰，躬寶曆以履新；萬宇駿奔，御端朝而受祉。照臨所逮，鼓舞攸同。臣某誠懼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聖與日躋，道同天運，志清儲恥，行貫幽明。適陳獻歲之儀，爰謹會朝之始。惟漢殿之儀有舊，矧周邦之命更新。三十六路之土疆，復恢聖治；萬八千歲之壽考，允屬至仁。臣叨守左符，阻趨嚴陛。望雲天而稽首，第葵藿以傾心。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太上道君皇帝升遐慰表

臣言：今月初九日，伏奉制書，太上道君皇帝升遐者。秦嶺雲橫，方回鑾而永隔〔一〕；鼎湖龍去，痛往事之難追。慟發九重，悲纏率土。臣某誠哀誠感，頓首頓首。恭以太上道君皇帝德參覆載，道契希夷。修身千二百歲以未央，在位二十六年而大治。成功斯在，雅慕帝鄉之遊；厭世而歸，永謝人間之樂。恭惟皇帝陛下孝鍾天性，聖盡人倫，念深每見於羹牆，望切第瞻於岵岵。忍承遠訃，曷勝哀情。創巨痛深，誠難於節抑；任大責重，尤戒於毀傷。敢祈俯就於《禮經》，庶以下符於人願。臣限拘郡紱，不獲奔走闕廷。臣無任荒摧隕越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一〕「方回」句下原注：「一云『恨來音之久絕』。」

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臣某言：今月初九日，伏奉制書，寧德皇后上仙者。萬里承哀，籲天何訴。五情銜恤，率土惟均。臣某誠哀誠感，頓首頓首。伏以寧德皇后德盛母儀，功侔坤載。遠從蒼梧之狩，久虛長樂之朝。

忽返真靈，永捐大養。恭惟皇帝陛下堯仁浹物，舜孝自天，永懷莫報之恩，尤極無窮之戚。願俯全於典制，庶加惠於臣民。臣限拘郡紱，不獲奔走闕廷。臣無任荒摧隕越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明堂大禮畢進馬表

臣某言：伏遇今年九月二十二日明堂大禮畢，謹依條例進奉馬一疋者。一人昭事，既隆報本之儀；萬宇慶成，宜盛充庭之獻。臣某誠懼誠忤，頓首頓首。竊以因時制禮，必參攷乎輿情；備物見誠，蓋有取於良馬。爰表馳驅之意，敢辭駑下之姿。當五福敷錫之時，適四方來賀之日。式遵彝典，仰效微勤。恭惟皇帝陛下茂集大勳，中興寶祚。膺上穹之眷命，稱盛禮於昌辰。翼翼九筵，益煥累朝之典；皇皇四牡，盡觀上國之光。協天人相與之情，篤宗社無疆之慶。臣職聯禁掖，身繫郡符。宣室受釐，莫預奉璋之列；周南留滯，徒懷伏櫪之慙。不勝賀厦之私，彌覺望雲之切。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冬至慰表

臣某言：伏睹今月初一日冬至節者。日月不居，俄一陽之來復；霜露既降，增上聖之孝思。時序

變遷，人神感惻。臣某誠哀誠感，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練冠在疚，黃屋非安。顧羹牆之念方深，然龜鼎之基所屬。適此迎長屆候，所宜斂福惠民。哀難不忘先國家者，乃帝王之孝；禮當有節介壽祺者，實海宇之心。蓋圖百姓之安，允賴一人之慶。臣限拘職守，遙貢悃誠。覬上寬於聖情，庶下符於人望。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三。

賀冬至表

日行南陸，雲瑞西郊。氣應卦以潛升，道與天而俱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元當宁，茂德對時。允符剛長之祥，誕受朋來之福。遇七百年之歷數，無有後艱；以八千歲爲春秋，請自今始。臣簪履舊物，丘壑餘生。漢殿稱觴，莫預鵷鴻之列；堯天望日，徒傾葵藿之心。《高峰文集》卷三。

全宋文卷二九九三

廖 剛 四

謝御史中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御史中丞者。祇趨召節，方獲望於清光；擢長憲臺，遽叨膺於寵命。莫遂循牆之避，良慙專席之榮。感戴惟深，凌兢增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志雖好古，才不逮人。潛心聖學之微，詎窺閫奧；奮迹寒鄉之遠，謾閱歲時。惟知直道以事君，每以至誠而待物。謀身則拙，涉世更疏。不圖遇神聖之知，亦濫居侍從之列。頃緣衰疾，丐就便安。悵去國之三年，幸承流於千里。撫民雖切，報國蔑聞。剡牘由衷，方露乞骸之請；賜環自遠，寧當直筆之權。惕若不遑，懼無以稱。此蓋皇帝陛下用人惟己，立賢無方。聰明憲天，自見忠邪之判；陟降順帝，靡由好惡之私。知臣素守樸忠，察臣必無阿附。俾任綱紀之寄，庶幾議論之公。臣敢不深體宸心，恪遵聖訓。桑榆已晚，今也欲罷而不能；溝壑未填，期於有犯而無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

集》卷四。

謝工部尚書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工部尚書者。烏臺閱歲，居懷竊位之慙；鶴髮盈顛，每動歸田之念。正應謝事，遽復叨榮。揣分非宜，撫躬增惕。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重念臣才能謏薄，識慮迂愚。徒抱愛君之忠，詎有濟時之略。粵從外服，擢置中司。初期踵頂之捐，訖蔑涓埃之補。顧尚貪榮於晝接，其如貽誚於夜行。式貢忱辭，仰干聰聽。豈謂曲憐舊物，未厭陳人。垂去而復留，丐休而獲進。矧預六曹之長，實參八座之聯。曾是匪才，玷茲高選。此蓋皇帝陛下配天覆幬，如日照臨。不求備於一夫，靡或遺於片善。固已赦其瘳曠之罪，又更寵以褒擢之恩。臣敢不深體眷私，勉圖稱塞。思竭謀猷之告，誓殫夙夜之勤。雖丘壑心存，悵桑榆之暮景；而乾坤施大，覺螻蟻之命輕。叩閭莫許於再辭，報德敢忘於九殞。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四。

謝兼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講，進講《春秋》者。竊以《春秋》之義，諸儒每病其難知；講讀

之官，盛世豈容以濫處。不圖惰學，輒被殊榮。辭莫獲從，愧無所措。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雖好古，識不逮人。談經久廢於衰殘，冒寵已踰於分量。念菟裘之千里，未許告歸；去金華者十年，敢期重到。矧微言實散於三傳，曾高弟莫措於一辭。惟茲不刊之書，未易復駕其說。又況如愚臣之淺陋，若爲輔聖學之高深，其能與於斯乎？多見不知量也。此蓋皇帝陛下舜智好問，禹能不矜。修己期於安人，多聞將以建事。是用數賜清閒之燕，講明治忽之原。博學於文，以蓄其德。孰謂古人之糟粕，實惟治道之權輿。臣敢不仰贊聖謨，勉敷臆說。大明既照，雖無勞燭火之施；溟海無涯，初未厭細流之納。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四。

謝提舉明道宮表

自知甚明，實久汙於華貫；人言可畏，果難追於彈章。荷仁聖之矜容，寬蔽蒙之誅責。乃還舊職，俾奉真祠。恩大命輕，感深涕隕。中謝。伏念臣受才不敏，賦性至愚。但知直道以事君，罔敢欺心而蒙己。以陛下好賢樂善，故輒屢薦其所知；以陛下聽諫納言，故每備陳其所見。惟識慮之不到，致悔吝之隨生。戚乃自貽，咎將誰執！顛隳末路，已類於倒行；收拾殘軀，第期於正斃。何圖寵祿，尚逮冥頑。此蓋皇帝陛下若日照臨，如天覆燾。常曲成於萬物，靡求備於一夫。念常叨預於近聯，不忍遽加之深譴。敢不省愆田里，絕意市朝。芻豆一生，寧免軒墀之戀；雲天萬里，未妨葵藿之傾。

《高峰文集》卷四。

謝降官表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承淮南劍州順昌縣公文，遞到告一道，降授臣左朝散郎，依前充徽猷閣直學士差遣，封賜如故。臣已即時謝恩，望闕祇受訖者。濫居要職，初惟懼於拙疏；荐致煩言，果難逃於罪譴。未加流竄，實出恩私。感極涕零，愧深汗浹。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性資庸戇，學術迂愚。誤蒙特達之知，屢玷高華之選。屬在紀綱之地，誓殫夙夜之心。事君以忠，敢有欺於天日；人言不善，要無負於神明。尚戒風聞，況懷私意！惟克己之誠不著，而服人之德無聞。是招怨謗之辭，輒瀆高明之聽。謂御史之言曾不足信，雖天子之獄亦復無憑。致彼敢然，悉臣所致。已孤任使，甘俟誅夷。仰荷保全，姑從鏤削。茲蓋皇帝陛下堯天廣大，湯網闊疏。罪疑惟輕，必務輿情之協；德施者博，寧先舊物之遺。臣敢不佩服訓詞，省循往咎。深懲力小之不可任重，益思自厚而罔敢責人。孤迹易危，恨乞身之已晚；大恩難報，徒結草以爲期。

《高峰文集》卷四。又見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賀皇太后回鑾表

臣某言：伏睹進奏院報，迎奉皇太后回鑾，已歸內廷者。積十六載之睽離，一朝憂解；符億兆人之願望，四海歡騰。允足慰於聖心，茲莫大之邦慶。臣某誠懼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孝通神明。自興杞望之悲，日切風停之念。使輶頻遣，初非疆土之求；黃屋匪安，獨幸鑾輿之返。誠動金石，信及豚魚。果緣志篤而意專，卒致天助而人順。邊塵久暗，長年如隔於黃泉；蘭殿生光，絕域俄還於紫禁。坐獲如初之樂，永膺滋至之休。臣嘗叨侍於清光，屢欽聞於慈訓。僊音塵之殊切，指日月以爲期。仰惟聖孝之獲伸，曷勝愚衷之倍喜。獨恨養疴窮谷，待盡明時。徒持賀慶之心，莫預稱觴之列。悵望雲天之遠，不任犬馬之情。《高峰文集》卷四。

慰梓宮到闕表

臣某言：伏睹進奏院報，迎護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已到行闕者。治安歲久，曩嘗厄運之逢；道德日新，茲獲上天之助。歸大喪於萬里，慰至孝於九重。痛固難堪，事匪易遂。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誠格上下，行通神明，自聞弓劍之遺，益篤羹牆之念。輦金輦玉，幾殫中國之

藏；厚禮卑辭，獨幸虜情之順。天地爲之動色，金石爲之變姿。於是狄免岐山之侵，苗格兩階之舞。仙遊雖遠，應同遼鶴之歸；異域寧留，爰即會稽之葬。伏願皇帝陛下宗師達孝，開釋至情。蓋天數有不可逃，惟聖人爲能深悉。轉禍爲福，如國勢之寢昌；據舊鑑新，宜帝德之益懋。臣退居田里，阻造闕廷。仰寬永感之心，式慰咸懷之衆。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四。

謝復朝奉大夫表

紹興十二年

臣某言：今月六日，承南劍州送到告一道，以臣昨降一官，遇今年九月十三日赦恩叙復，授左朝奉大夫，已即時望闕謝恩祇受訖者。榮辭簪綬，已竄迹於樵蘇；澤霈雲天，亦霑恩於雨露。往愆斯滌，舊秩仍還。垂暮叨蒙，沒齒曷報！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劍津冷族，璧水腐儒。饗祿食殆逾半生，玷從班亦將一紀。愚不曉事，拙昧趨時。空餘尊主愛民之心，蔑有建功立事之效。更緣疏謬，自取悔尤。止從鑄削之科，實出保全之賜。敢圖霈渥，優叙官階。俾遷善庶爲聖人之徒，雖不告猶從大夫之後。分安適去，久同墮甑之已忘；福媿徼求，何幸覆盆之俄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則天大，湯建民中。有作福，無作威；無棄人，寧棄物。誠格上下，孝感神明。致母子之如初，念室家之胥慶。肆敷錫類之祉，爰施宥罪之仁。尚逮要荒，靡遺草莽。荷容光之必照，覺寒谷之生春。臣敢不永佩訓詞，深銘德意。餘生無幾，自憐西日之頽；洪造難酬，第祝南山之壽。臣無任瞻天荷聖、激

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四。

謝致仕表

叨竊過多，居懷慙懼。衰殘垂盡，久合退休。荷聖度之優容，灼愚衷之懇請。俯從其欲，更錫以恩。感極涕零，媿深汗浹。中謝。伏念臣奮身寒遠，遭世休明。徽考擢之學宮，俾聯臺屬；淵聖起之海嶠，令備諫員。伏從睿明臨御以來，顧如凡庸，倖冒尤甚。自郎官亟遷柱史，由銓部入直瑣闥。累月司刑，輒陞華於內閣；期年執法，遂進長於列曹。莫或爲之先容，無非出於洪造。雖折骨絕筋，誓圖報效；而窮年畢世，蔑著事功。敢言川泳而雲飛，實迫鐘鳴而漏盡。忱辭屢瀆，方虞忤意於冕旒；明命俄頒，何意矜情於螻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天廣大，文日照臨。納四海於德澤之深，沐羣工以恩波之渥。不迷物性，每盡下情。念臣嘗與論思，心惟憂國；察臣率多狂直，志在愛君。是蒙覆燾之私，使全始終之節。碎身曷報，沒齒難忘。犬馬戀深，曾是軒墀之物；雲天望絕，徒傾葵藿之心。事未定於蓋棺，死猶期於結草。《高峰文集》卷四。

遺表

伏老山間，已負捐軀之誓；歸全牖下，敢忘報德之心。念平生遭遇之由，荷累世眷憐之厚。正冠待盡，雪涕明忠。中謝。伏念臣振迹寒微，逢辰休顯。越自泮雍之選，浸膺臺省之除。遂綴從班，稍塵要路。記言柱史，曾微直筆之稱；擇吏銓曹，又蔑得人之效。以至瑣闥論事，邃幄談經。併出誤恩，舉非素望。因求補郡，繼欲引年。方馳謝事之章，遽被還朝之詔。迂愚無取，乃承乏於中司；嫌怨已深，復陞華於八座。顧天地之賜極矣，而螻蟻之報缺然。自取譏彈，敢辭黜免。尚聯內閣，仍奉真祠。終還已禡之官，更允就閒之請。微生何幸，晚節知榮。豈謂憂逐喜來，病與衰會。始經旬月，已在膏肓。馬渤牛溲，已聽醫師之用舍；鼠肝蟲臂，一隨造物之推移。觀自性之本空，豈殘骸之可戀。尚留餘息，請畢愚衷。恭惟皇帝陛下孝悌通於神明，忠信行乎蠻貊。以上聖無以加之德，成萬世不可及之功。故恢帝王敦樸之風，躬祖宗勤儉之實。杜智謀而不用，卷兵甲以深藏。益壯基圖，大同夷夏。然人情解緩，不生於艱棘之初；而治道因循，常起於宴安之後。山溜穿石，蟻穴潰堤。實平世之所難焉，惟明主乃能察此。三苗格舜，伯益嘗戒於無虞；西旅賓王，召保猶期於謹德。忽茲不務，非臣所知。願於既安且治之初，納此至愚甚陋之說。此生已暝，訖無補於明時；厚德難忘，徒有期於再世。《高峰文集》卷四。又見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代謝賜元圭御製批答并議狀表

秀州儀曹

龍墀稱慶，莫參禹玉之觀；冊府傳休，叨被義圖之錫。恩榮猥及，懼懼交深。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天德出寧，神道設教。萬邦無斁，庶政惟和。人歌下武之繼文，世仰重華之協帝。是興神物，適茲地平而天成；莫非王臣，孰不手舞而足蹈。眷惟遐邇，靡與觀瞻。肆頒制作之全文，俾睹希闊之盛事。蓋聖神在上，無遠邇之間；而典禮于時，乃教化之原。欲將感格於無形，豈容秘嗇而不示。矧天心昭著，何止數十；而盛德謙抑，至於再三。如臣何知，獲此榮觀。聲猷允塞，已彰神動而天隨；播告聿修，更協雲行而雨施。恍如在鵷鴻之列，粲然覲繅組之華。郡邑生輝，吏民胥慶。臣敢不欽承休命，深體至懷。賜盡丘山，曲盡使臣之禮；命輕螻蟻，誓殫報國之忠。《高峰文集》卷四。

代賀正表

堯曆更端，夏正肇序。誕布始和之政，茂迎交泰之祥。庶事一新，殊方來賀〔一〕。恭惟皇帝陛下乘時出震，繼照明離。道並世興，體一元而運化；恩隨天施，與萬物以爲春。故得四表之歡，亦尚一人之慶。臣叨膺郡寄，式謹詔頒。奉璧稱觴，莫預鵷鴻之列；望雲就日，徒傾葵藿之心。《高峰文集》卷四。

〔一〕「來賀」下原注：「或云『盛德惟新，群倫胥悅。』」

代賀皇子冠表

禮重成人，況主器之長子；冠加元服，爰正位於東宮。一人以寧，萬邦惟慶。恭惟皇帝陛下道爲天嚮，德實民歸。使壽富而多男，時惟天命；觀會通以行禮，于棐民彝。矧與處者正人，既克邁於成德。舉歷代之廢典，聳四海之具瞻。壽考萬年，資以幹蠱而用譽；本支百世，裕乎開國以承家。臣叨守左符，忻聞嘉事。休祥協應，稱觴莫厠於鵷鸞；福祿來崇，賀厦徒勤於燕雀。《高峰文集》卷四。

代謝賜燕樂表

德盛而樂備，適茲百年之興；器正則精中，用作萬邦之式。自雲天而肇錫，與民社以同權。中謝。此蓋皇帝陛下道冒羣生，仁敷率土。身度既調於鍾鼎，天和徐播於壘簾。雖比八音〔一〕，靡有愆懲焦急之患；肆頒列辟，曾無幽閒僻陋之殊。蓋聲音之道，政實與通；而中和之紀，情不能免。宜皆用之鄉人邦國，豈獨奏之宗廟朝廷。恩同雨露之均，化甚風雷之速。臣敢不欽承休命，深體至懷。俾淫哇之餘，見睨而聿消；偕禮義之俗，聞《韶》而忘味。洋洋盈耳，尚慙季子之庶幾；巍巍成功，徒

頌周王之壽考。《高峰文集》卷四。

〔二〕雖：原作「雜」，據四庫本改。

代賀夏祭德音赦表

祀正坤儀，舉百王之廢典；恩敷渙號，洽四表之懽心。暖然與物以爲春，洒若配天而施澤。臣某誠懼誠忤，頓首頓首〔二〕。竊以尊天尊地，奉事豈容或偏；曰陰曰陽，相類固當有別。俗儒習乎聞見，世主樂於因循。謂復古爲迂談，以合祭爲令典。共遵一轍，何啻千年！如西京汾陰之祠時則得，而方澤適非其所；若東漢城北之兆位則正，而季春適乖其宜。世將道隆，禮自聖作。恭惟皇帝陛下體天立極，稽古闡猷。新一代之章程，卒累聖之功緒。於是郊丘判於南北，時日順於夏冬。壇制再成，登降初瞻於天步；地祇皆出，精純允塞於淵衷。矧景象之旁臻，若祥光之下燭。百神受職，萬國傾心。宜迅發於德音，以加惠於庶獄。臣某叨守符竹，獲奉札書。咸與惟新，敢怠承宣之責；求膺多福，益祈持載之休。《高峰文集》卷四。

〔二〕「臣某」兩句，原作「中謝」，據四庫本改。

代進連理木圖表

聖人在上，同四海於一家；天瑞應誠，致殊本而連理。嘉生有曄，協氣同流。雖云蕩蕩難名，不敢默默但已。中謝。竊以休徵必緣類至〔一〕，珍符非可以求之。厥并穗連柯之祥，實惟同條共貫之象。矧乃冥交異幹，初若一體而無疵；中擢秀枝，復同二氣之所化。宜甘露醴泉之所霑潤，若景星慶雲之所照臨。曾是僻陋之邦，獲此神異之產。茲蓋皇帝陛下道侔覆載，功備生成。寬裕溫柔足有容，木因得性；談詭譎怪通爲一，天且弗違。乃景貺之不昭，實至和之交暢。臣適守茲土，倍劇懽惊。紀咸寧之書，敢耀光於燭火；拜豫章之表，祈永壽於南山。《高峰文集》卷四。

〔一〕徵：原作「證」，據四庫本改。

代賀立皇太子表

儲副天下之公器，允屬元良；理義人心所同然，孰不鼓舞。禮行盛旦，慶浹敷天。中賀。竊以德厚者位崇，號顯者數異。稽之于《書》，建后王所以若天道；考之于《記》，養世子所以訓國人。顧時

君每以爲難，惟上聖行所無事。恭惟皇帝陛下齊驅堯、禹，邁跡湯、文。以百姓之心爲心，非先王之法不法。況主器之長子，實有道之曾孫。念行則留而守則從，載隆國本；宜出有師而入有保，益致君尊。光動前星，潤增少海。咸自一人之慶，蔚爲萬世之休。臣叨守左符，欽聞嘉命。承華修謁，莫陪鴈鷺之趨；魏闕馳誠，寧忘燕雀之賀。《高峰文集》卷四。

代寫賜日曆表

治曆明時，蓋欲先天而欽奉；承流宣化，要知布政之攸宜。賜受匪輕，兢榮增劇。切以天者道所自出，時乃治之由興。日官推步其大端，不差於翺忽；守臣考觀于新度，式謹於權輿。凡以爲民，本之作事。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憲，曆數在躬。轉璣窺衡，齊神堯之七政；用天因地，叙大禹之九功。暨聲教於朔南，居德刑於冬夏。正欲和天人而無間，豈惟同正朔之所加。臣敢不推本聖心，恪勤歲事。槐庭贊育，雖自出於元功；莒葉勸耕，尚勉追於循吏。《高峰文集》卷四。

代賀皇太子牋

恭審皇太子殿下受冊禮成者。祇榮寶冊，正位青宮。儼銅輦之聿新，捧瓊章而共慶。恭惟皇太子

殿下岐嶷間世，元良自天。海潤山輝，金昭玉粹。允爲龍樓之孝至〔一〕，肆膺鶴禁之典崇。義當羣心，歡彌率土。某限拘職守，徒劇賀誠。珠履盈庭，念塵踪之莫測〔二〕；箕宿介壽，豈臆頌之敢私。

《高峰文集》卷四。

〔一〕「孝至」下原注：「或云『行著』。」

〔二〕「莫測」下原注：「一云『天下繫心，仰邦榮之有曄』。」

代進獻白龜賀表

臣某言：訪得白龜一枚，其大如錢，色澤溫潤如玉，神采燦然，不類常龜。考之傳記，實惟一人萬壽之祥。臣不敢隱默，隨表上進者。靈由天產，出爲治世之祥；色瑩玉華，瑞表聖人之壽。繫神物所未嘗見，非盛德曷云能來。受命有符，均慶無外。中賀〔一〕。恭惟皇帝陛下體元立極，邁古成勳。道格幽明，恩漸動植。諸福並生於協氣，四靈宜蓄於嘉休。是招雷屬之精，亟顯蓮巢之瑞。塗中曳尾，不蘄千歲之藏；坐下出頭，爰兆萬年之永。允類鳳凰之見治，更同賢哲之昌邦。靈沼波深，無復疑於罟網；彤庭日暖，猶想負於羲圖。臣叨被使令，慙辜報稱。究心夙夜，每懷《天保》之章；輔世明昌，敢後寧王之寶。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四。

〔二〕中賀：四庫本作「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

代謝賜曆日表

奉若天道，必窺測以求端；欽授人時，將順乘而興治。惟承流之庶事，爰被賜以君恩。荷責匪輕，撫躬增惕。中謝。竊以陰陽固有常度，曆象要屬治朝。協五紀以定歲月日時，訖四海而示分至啓閉。差不容於杪忽，妙實行於鬼神。恭惟皇帝陛下曆數在躬，聰明時憲。齊神堯之七政，叙大禹之九功。萬物由宜，諸福畢至。是謂和天人而無間，豈容同正朔之所加。臣敢不推本聖心，恪勤歲事。歸餘於閏，庸詎人物之非天；施實於民，孰知帝力之于我。《高峰文集》卷四。

代嘉王賀冬表

朋陽來復，愛景迎長。氣應卦以潛升，道與天而俱運。恭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抱一建中。允符剛長之祥，誕受簡穰之福。臣依光宸極，沐渥天枝。品物咸亨，共慶休嘉之旦；景命有僕，倍深祈頌之情。《高峰文集》卷四。

代嘉王賀皇后冬牋

日行南陸，雲瑞西郊。初陽應候於黃鍾，亞歲藏儀于紫禁。恭惟皇后殿下德侔坤載，化邁睢風。品類潛亨，助生成於萬物；神明協相，配壽考於一人。臣夙奉訓慈，居蒙庇渥。願頌蘿圖之永，長依蘭殿之光。《高峰文集》卷四。

代謝赦表

好生大德，每懇惻於天慈；霈澤龐恩，俄順從於人欲。歡騰有截，慶浹無垠。恭惟皇帝陛下體道御圖，乘時興治。觀省極陰陽之妙，和同臻福祿之多。適茲本屬年紀，元辰建月。用祈永命，有來《天保》之章；誕錫庶民，爰孚渙汗之號。滌濯湔拂乎抵冒之獄，還定安集於沾濡之民。發於誠心，廓此嘉惠。堯法天運，雖蕩蕩以難名；舜盡人倫，益業業而致孝。臣叨膺委寄，獲預頒宣。歌舞聖時，曷勝情於螻蟻；推原德意，庶效力於涓塵。《高峰文集》卷四。

全宋文卷二九九四

廖

剛 五

轉對言州縣廢格德音奏狀

吏部侍郎

臣自獲侍清光，兩蒙陛下垂問閩中盜賊事。聖慈惻怛，靡間遐陋。日者偏師一出，悉已蕩除。亟推渙澤，加惠善良，德至渥也。然臣竊聞之，州縣官吏廢格德音，尚仍舊態。或追積欠，謂非今赦所蠲；或因和糴軍糧，復行科配；或被賊驅虜之人，執據歸業，百端邀乞，不即給還物產。大抵赦書多只略行張掛，隨即收藏。蓋姦貪之吏，尚欲取之於民，故不樂使之通知。雖赦書有許越訴之文，彼凋瘵遠民，詎能自達於朝廷？臣願嚴降指揮，專責諸監司受理訴詞，不得輒有阻抑。如州縣推行，敢有一事違戾，並重置典刑。庶幾聖澤實及於民，一方幸甚。《高峰文集》卷五。

轉對論屯田奏狀

紹興九年三月

臣嘗謂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被於江淮，不知幾萬數，初無儲蓄之備，日待哺於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不爲之慮哉？然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之於淮南，乃今閱數秋矣，曾未聞其有補，豈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何其效之遲也！臣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軍嘗乏食，乃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傳所載，不可誣也。以此知在主將加意而已。夫子儀之事，固不可以强大將，然自偏裨而降，獨不可勉之以身率乎？陛下誠詔之曰：「將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朝廷當加旌賞。」彼亦必以爲榮而胥勸矣，此一說也。昔漢之盛時，力田者與孝弟同科，蓋務農重穀，所以勸之者不得不爾。臣觀比年行軍之賞，以功遷資者動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彼以執耒之安，方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誠行，萬頃不難得，將無不耕之田矣，此二說也。臣又聞諸葛亮據武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每患糧不繼，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今江淮之民，流離失業者甚衆，顧未有以安集之耳。誠詔之曰：「假爾種糧，復爾賦租，雖有士卒，不汝侵擾。」凡主將之可恃如此，則彼有轉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夫爭魚者濡，逐獸者趨，利之所在，人樂赴之。死且不避，而況無死之懼乎？此三說也。三說誠行，則兵食足而民

力紓矣。非徒如此〔二〕，種粟既多，則人相與出力以禦外患，而軍勢亦益張矣。豈小補哉！臣願陛下以是屬之諸將可乎？是謂經遠之謀，富強之術，而中興之資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爲僥倖之舉，與夫覘彼之所爲而輒務勝之，抑末也。臣恐或爲所欺，反自取困弊耳，非計之得也。願陛下虚心而加擇焉，天下幸甚。《高峰文集》卷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六〇。

〔二〕非：原作「蓋」，據庫本及《歷代名臣奏議》改。

議廟祧申尚書省狀

刑部侍郎

臣某聞天子之廟四親二祧，與太祖而七，古之制也。然禮有以義起者，故周以后稷爲始祖，而文、武雖親盡而不祧，非禮之經也。後世有始封如后稷，則爲太祖可也。得天下如文王、武王，則不祧可也。如其不然，則當遵古制而已。是以漢高帝以崛起有天下，爲漢之太祖，而太公以上無與焉。本朝藝祖有天下，雖戰爭揖遜與漢不同，而崛起則類也。然則東向而爲太祖，夫復何疑？然又有可以義起者，如太宗皇帝既有一天下之大功，又實我之祖，則異時長居昭而不祧，誰曰不然？自此而降，親盡則祧，不必爲後世有功有德之說可也。何以言之？漢以孝文之德、孝武之功爲不遷之宗，後世有不以爲然者，爲其出於一時之見，而非古制也。是以本朝議不祧之廟，或欲以仁宗，或欲以神宗，紛

紛之論，已隨時而異同矣。要之，宗廟者，子孫所以追奉其祖先者也，何暇議其功德之厚薄而去取之哉？故後世非如周文、武之得天下，天下之所共與而不可遏，則自太祖而下，循序而祧，禮之常也。況初不著於太祖之先者乎？乃若後世執兄弟爲一世之說，以謂太祖、太宗止合作一室，此又不通之論。既謂之太祖，居獨尊之位，則繼及者豈得與并？惟在昭穆之列，則可以世論耳，此正當以義論也。至於三年一祫祭，《禮》謂合食於太祖之廟，是以太祖爲主也，則東向之尊，焉可易哉！然本朝自前祫祭，僖、順、翼、宣四祖咸在，未得如周以后稷爲主，與享者皆其子孫。是以姑遵晉、魏以來故事，虛東向之位，蓋從權也。自今七廟已備，則雖千萬世，太祖常居東向之尊，夫復何疑！斷自太祖，則四祖神主遷之別宮，當祫則即而享之。前代每行之，而議論之士皆以爲當矣，又復何疑！前乎太祖者，遷之別宮，即而享之，則後乎太祖者，宜藏之夾室，合食於一太祖之廟，從可知矣。若五年一祫，請以商人、周人祫義明之，則當祫僖祖爲宜。蓋祫之祭最疏，爲其雖遠，亦不可忘而已。設爲生太祖而祫宣祖，則失祫之義矣。既曰祫其祖之所自出，豈必近而親者耶？《高峰文集》卷五。又見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南宋文範》卷三二。

乞將磨勘合轉一官回授故祖父奏狀

刑部侍郎

臣近准吏部關報，取會臣年勞磨勘轉官者。伏念臣故祖父不行修於鄉，以長者稱，事臣曾祖母甚

孝。曾祖母享年九十有三，臣祖父享年亦八十有八，相繼皆見五世孫，世所未有，人以爲臣祖父純孝所致。而臣於諸孫，特所鍾愛，教以忠孝，言猶在耳。今荷聖恩，致身侍從。臣祖父雖有美行，無緣霑恩。臣輒昧死上干天聽，乞依劉大中近例，許臣將今來磨勘合轉一官，回贈臣故祖父丕一官。伏望聖慈俯從臣子之欲，特賜處分，臣不勝榮幸。《高峰文集》卷五。又見《宋會要輯稿》儀制一〇之二〇（第二冊第二〇一四頁）。

漳州到任條具民間利病五事奏狀

檢准紹興三年二月空日尚書省黃牒：「二月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手詔節文：應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先具民間利病或邊防五事以聞。」臣今到任及半年以上，恭依所降詔旨指揮，條具民間利病五事，須至奏聞下項：

一、臣昨陛辭日，嘗面奏本州自來無城，欲到任修築。蒙聖訓：「修城自是守臣職事，福建諸州軍往往無城，然難速就，須是前後守臣相繼留意方得。」臣仰悉陛下愛惜民力，重興工役，雖有不可已者，亦必要之以歲月而徐爲之也。臣自到郡，首行相視民居、市井，雖云凋疏，亦頗闊遠。若外城誠未可輕議，舊來自子城，官舍、倉庫、刑獄皆在其中。惟是修築滅裂，初無磚石甃砌，所以經雨輒壞，今僅存基址而已。臣欲乞隨宜且修子城，然嘗計度周圍凡八百六十餘丈，工

力亦自浩大，必須先備磚石，然後乃可興工。近城沿流元有官窑，須破年歲工夫燒磚。州之南邊，溪水泛即到城門，當用石作城脚。沿流有采石去處。臣愚欲望朝廷許本州招置壯城兵一百人，稍視土軍衣糧，不得他役。逐漸招到，便令燒磚、運石。磚石既備，日用百工修築外，更別作措置，五、七年間，庶幾可得就緒也。臣非不知招軍增費，重惟州郡蕩然，全無城壁，理宜措置。疲民既不堪重役，如乞降度牒之類，臣亦未敢。而本州所管廂軍不多，守城兵士常是通融差出，尚猶不足。却是軍糧頗常寬剩，可以那融。臣是以欲乞權置壯城兵士，俟將來修了，即減其數，別填闕額軍分。如得允當，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一、臣伏見閩中差雇海船一事，尤須措置。蓋比年綱運皆由海道，又有防托等差使，且如本州今年來已差過一百二十餘隻，以所詣州軍通融概計，每隻不下賠費二百緡。是以一歲之間，科率百餘船戶，凡二萬緡餘，彼亦何所從出？臣自到官，盡籍管內所有船隻，立賞以絕欺隱之弊。非徒譏察盜賊，亦欲差使之均，覲稍息之也。續承准本路安撫司備坐樞密院指揮，海船並結爲保伍，毋得擅出，必關州縣。今則一一遵依施行，所以防其爲盜詳矣。然臣竊以謂此徒制其末耳。況今所謂船戶，初非前日爲盜之人。彼方重困於差使，則當有以賑卹之。是謂急務，臣請備言之。大抵海船之家，少上中戶，輕生射利，僅活妻孥者皆是。今以其船盡載官物，但量與之雇直，一有風水疏失，勒令賠備，監錮禁繫，動經歲時，往往破家竭產，終不能償其一二，此一不便也。平時海舟欲有所鄉，必先計物貨，選擇水手，修葺器具，經時閱月，略無不備，然後敢動。則又必趁

風信時候冬南夏北，未嘗逆施。是以舟行平穩，少有疏虞。風色既順，一日千里，曾不爲難。今從官中差雇則不然，大率綱運多經期所需，期限嚴迫，州縣不得以時月爲詞，而遽遣之，追呼監逐，若驅盜然。故每事不得如法，而滯留裹費，失陷賠償，類多不免，此二不便也。臣愚欲乞參酌事宜，每歲發納上供錢，頗循舊例，計置輕齎陸行，必慮虧折，姑請以其半附舟，並軍器若物料等粗重地由海道，庶幾差使不至頻併，船戶得以休息，此救弊一也。差雇必優其直，仍以船力所勝，官載六分，四分聽其販賣。賠費既少，優獲利息，則足以得其心力矣。此雖在州縣，緣財用闕乏，又難得船，官吏以此不暇存卹，要須明降指揮，務令公私兩便，毋得盡妨其衣食，此救弊二也。應上供綱運，並候夏季風信順便，盡數起發，仍前一年差雇船，使之預備交納。官司申嚴約束，毋得邀阻，使免守候滯留之費，此救弊三也。臣謂海運省便，誠未可已，則如前所陳，不可以不察。若重擾之而不加恤，使之艱苦不聊其生，則是驅之爲盜賊也，又何禁乎？臣叨爲民牧，目所備見，不敢隱默。伏望聖慈矜察，早賜處分，措置施行。

一、本州有習俗之弊，婚嫁喪祭，民務浮侈，殊不依仿禮制。娶婦之家，必大集鄰里親戚，多至數百人，椎牛行酒，仍分綵帛錢銀，然後以爲成禮。女之嫁也，以粧奩厚薄外人不得見，必有隨車錢，大率多者千緡，少者不下數百貫。儻不如此，則鄉鄰訕笑，而男女皆懷不滿。喪葬之家，必廣爲齋設，以待賓客，繼用葷酒而散物帛。儻不如此，則人指以爲不孝。富者以豪侈相高，貧者恥其不逮，往往貿易舉貸以辦。若力有不及，寧姑置而不爲。故男女有過時而不得嫁娶，親喪有

終制而不得葬埋者皆是，深可駭也。訪聞泉、福、興化亦有此風，而此郡特甚。臣嘗詢之，雖愚民亦或自知其非，而怵於流俗，莫能自革。臣職在宣化，敢不諄諭，覲其悔悟。所愧無德，格之誠難。欲聖慈特降睿旨，於福建路雜格令內，增立約束，爲之節制而禁止之，庶以厚風俗，且使不困於浮費，非小惠也。

一、契勘本州即日見管屯駐外，州軍兵士一百四十二人，數內二十一人在州執役，一百二十一人各係監司及屬官等處白直，並只於逐處陳狀，乞作本州屯駐之名，移文前來，勘請添支錢米。是雖有屯駐之名，實不曾親到役。計前項見管人數，除身分月糧外，一年添支米九百餘石，錢五百餘貫，此外又於監司、州軍添支口券，是一卒有三色請受也。當此公私匱乏時，豈容無功之人侵耗如此？臣誠不知廂軍屯駐立法本意，徒見福建、廣南諸軍州，目今皆有此弊，交互紛然，甚無謂耳。臣愚欲乞並罷廂軍屯駐，監司聽於所部州軍均差白直。必不可罷，即須身在屯駐州軍執役，方許添支錢米，亦省費寬民力之一事也。

一、州縣有時估實直，所從來遠矣。省司買物用時估，見任官用實直。物增減則有旬申月申，令市司主之，法非不詳密也。近年指揮罷去實直，見任官聽於私下買物，意欲寬卹市行，抑貪吏耳。然吏或姦貪，何所忌憚！況官無實直明文，尤得以賤價取於百姓，誠難檢察。惟廉謹畏法者，遂爲小人所欺，往往飲食之物倍直然後能致，而心猶不能自安，以不知實直故也。臣竊以爲非便。禁止姦貪，初不在此，徒反爲之地耳。願復舊法，庶有關防。但見任官應買物合爲之限制，仍委

自長吏謹察物價，常令實直稍增於市行，則亦無不便者。區區愚見，如或可采，乞降付有司詳酌施行。《高峰文集》卷五。

應詔奏狀

紹興七年三月

准尚書禮部符，備奉手詔節文：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中外侍從之臣，其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詳延於廷，諷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者。右臣奉詔旨，歷思平生所知識之士，覲有以仰承休德。雖學問文采不無其人，求所謂賢良方正，真能直言極諫，而文詞敏贍，足以應科目者，迄未有得。久稽裁奏，臣誠惶誠懼，不知所處。除不往更搜訪外，竊復思念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爲職，艱厄未濟，變異仍彰，陛下側身咨訪，亟圖消弭之方，此臣等所當披露心腹，竭所見聞，庶幾仰補聖政之萬一，亦何暇轉索之於疏遠草萊之士，而望其能言者哉？臣誠不自揆，姑欲以區區愚見，仰塞明詔。伏望陛下廓天地之度，霽雷霆之威，少垂聰聽，使狂言獲經聖慮，雖就鼎鑊，臣實所無憾。恭惟陛下謙恭責己，勤儉宜民，聲色不邇，問學是好。嘗瞻父兄之恥，反席仁賢之求。臣實未見聖德之或缺，然則變見之異，曷爲其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自靖康以來，天之譴怒甚矣，不必日蝕、地震之爲異也。陛下嘗試驗之於心，應天之誠，其亦有未至耶？臣願有說於此。陛下昨者慨然念往轍之或非，懼天譴之有在，於是有建國公之封，蓋將以承天意而示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

不遂正名爲子者，豈尚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人君之舉事，惟上有以當天心，下有以合天下之公議，而幽無負於神明，則在誠以行之而已。倘非發於誠心，而曰姑若是云耳，則有始而無卒者有矣。曾不足以服匹夫匹婦之心，而況可以動天乎！臣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位，布告中外，不匿厥指，使四方萬里乃至九夷八蠻，皆知陛下此舉出於誠心，而志先定矣。異時雖有百斯男，不復變易，此於聖德，豈不光哉，豈不大哉！是誠足以答天意而轉禍爲福，感人心而變逆爲順。彼夷虜聞之，亦將慕義而率服者矣。此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陛下亦何吝而不爲乎？臣竊以爲陛下之得失獨在於此，置此之大而欲飾小善、行小惠以消天變，非臣所敢知也。且作善降祥，天鑑靡忒。自古命以義者，後世子孫往往復受天命。如仲雍避季而壽夢有吳，宣公立和而與夷有宋之類是也。臣非敢以此爲說辭，欲陛下知天理之昭昭如此。孟軻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陛下方求直言極諫，臣故敢以堯舜之所爲望陛下。伏幸聖慈未賜狂瞽之誅而加采納焉，實宗社生靈無窮之福。臣不勝惶恐戰越待罪之至。《高峰文集》卷五。又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七，《歷代名臣奏議》卷七三，嘉靖《延平府志》卷一六。

〔二〕「吾」上原有「謂」字，據庫本及《歷代名臣奏議》刪。

轉對乞禁遏糴奏狀

工部尚書

臣聞昔晉饑，使乞糴於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鄭之不豹在秦，有怨於晉，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晉之粟。故後世莫不以秦伯爲有德於晉，而以晉之閉糴爲負義。夫秦、晉敵國也，猶貴於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一化之內，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傷所在，高田多不收。今舊穀將沒，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爲盜賊，在朝夕矣。欲望聖慈申飭諸路監司，檢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富民毋得閉廩須價，庶幾通融相調急，而國無饑民，誠一時之急務也。

《高峰文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六。

天寧節進奉銀絹狀

莫非王土，食毛敢後於貢輸；共惟帝臣，享上必勤于儀物。上件銀絹，數雖不腆，誠則有加。願同野叟之獻芹，請效封人之祝聖。《高峰文集》卷一一。

進銀狀

誕稱屆月，當天德之出寧；有大逢年，宜方物之畢獻。上件銀，縣官輕賦所入，地寶不愛之餘。輒因守臣之微忠，助用慶辰之繁錫。《高峰文集》卷一一。

辭免侍講表

稟指揮日下供職訖。竊惟上件職任，實《周官》之小周官，典司攸重，畀付匪輕，必得智術疏通，練習條章之人，庶幾仰稱陛下明恤刑罰之意。如臣謬膺，濫處瑣闥，既閱三時，曾無絲毫之補。況齒髮衰晚，精力凋耗。近緣左臂發痛，數費朝參，理合辭榮亟去，而重違軒階，且復嫌於自便，故未敢有請。方懷愧懼，日夜不遑。誤恩猥及，遽有陞遷。揆分度才，尤不當得。伏望聖慈收還寵命，因遂與臣一小郡壘或宮觀差遣，於處爲宜。《高峰文集》卷七。

辭免兼侍講表

臣伏准四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臣兼侍講《春秋》者。竊惟侍講之職，蓋將發明聖經淵奧之旨，以上裨緝熙光明之學。自古非博洽洪儒，著名當世者，不以充選。如臣凡庸，初乏術業，且復年齡垂暮，昔所涉獵，遺忘殆盡。乃使接跡諸儒，侍經帷幄，期以燭火之微，助日月之光輝，詎克勝其任哉？況《春秋》之書，先聖人寓意於一筆削之間，以待天下後世。其或智未足以知聖人之心，則亦多見其肆臆說，以害正理，王通所謂「三傳作而《春秋》散」是也。又況不如丘明、公、穀輩乎，又況每下如臣之淺陋者乎！是以聞命震懼，不知所謂，而輒自列也。兼臣近以氣血衰耗，左足發痛，屈伸步履有妨。見在朝假多日，方圖剡奏乞骸骨歸田里。重惟君父之恩，天隆地厚，區區不勝犬馬戀主之情，猶欲俟疾稍間，乞一賜對，披瀝肝膽，庶幾睿明亮其甚非得已，俯賜矜從。此意未伸，遽復有此恩命，臣誠憂恐，無以自處。伏望聖慈姑賜追寢所降指揮，使臣少安愚分，得以徐爲去就，不勝幸甚。《高峰文集》卷七。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表

臣今月七日，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聞聖人策士大夫以名，蓋所以旌有德，表賢能，以爲天下勸者也。苟德業無取，事功蔑聞，詎可以倖得之哉？臣猥以庸材，濫塵法從，周旋省部，無補絲毫，屬嬰殘疾，乞解職任，實欲便己私耳。蒙恩假守，已爲厚幸，所不敢辭者，有民有社，可以布宣德澤，庶幾不爲素餐。若聯榮學士，寓直西清，是爲峻職，臣何爲者，遽敢冒此寵數！朝廷職名，自有次序，必揚歷華近，聲績久著者，然後以爲學士。況臣叨遷二卿，纔三數月，退省愚分，憂非所安。所有上件職命，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收還誤恩，庶協公議。《高峰文集》卷七。

辭免御史中丞表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御史中丞，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以恭依指揮，赴臺供職外，竊惟御史府實法度紀綱之所在，而中執法於今惟長官，自非負高明之才，剛大之氣，通達治體，鑑別人材，則何以糾肅官邪，維持國是？選任之重，今昔所難。臣學植荒蕪，智識淺陋，曩備臺

屬，距今二十年，已齒髮衰殘，心力殫耗。嘗露乞身之請，未蒙矜許。更賜收召，臣仰戴異恩，感涕交集，控辭不獲，黽勉就道。茲進對，忽被親除，非臣衰老，所克堪任。若更叨竊非據，不惟失愚臣量力之義，亦恐累陛下知人之明。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收還成命，別授真賢，以副輿論。臣不勝拳拳激切之至。《高峰文集》卷七。

辭免工部尚書表

臣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工部尚書，日下供職。臣聞命震懼，罔知所爲。臣庸懦不才，謬當要職期年，自惟毫髮無補，久合告罷。而況年齡垂暮，日覺亡堪。遂騰請老之章，覬追瘞官之罪。聖慈天覆，未忍棄捐，更賜撫存，俾安厥職。仰體至意，不合喋喋拒違。然而方深愧惕，彷徨未知所措。忽奉睿旨，乃復有此寵命，區區之心，其何能安？竊惟起部之長，自古不必備，惟營宗廟、宮室則暫置，已乃省去。今猥以癯老無用之人尸之，豈適有不已之事而真乏人耶？重念臣志念衰謝，惟是退處田里，休養羸軀以待盡，則其所願。伏望聖慈收還誤恩，從臣所請，許守本官致仕，庶安愚分。《高峰文集》卷七。

起居舍人乞出表

臣昨在閑廢中，蒙恩擢寘郎曹，間關未克祇赴。蒙就除本路提刑，已復召還，遂自吏部郎官入侍殿陛。如臣凡庸，叨冒多矣。所宜麤捐軀命，以圖報稱。而臣才識短淺，不能有所建明，所職闕然。日惟旅諸僕御，瞻望清光而已。臣雖不肖，亦知愧恥，日夜誠不自安。重念老母九十歲，在朝既無絲髮之補，去家又闕甘旨之奉。喜懼之年，人子所惜；進退之際，義當何如？欲望聖慈特垂矜憫，除臣便鄉一小郡。臣素居民間，庶能宣布德澤，綏撫疲瘵，因得不廢親養，亦足以示陛下廣孝道，器使士類之大。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七。

刑部侍郎乞出表

臣輒瀝危懇，上干天聽，仰賴陛下天地之量，俯賜矜憐，未從誅殛，則臣萬幸。伏念臣愚陋無堪，昨緣朝廷除擢過分，招致人言，陷於罪籍。陛下回日月之照於覆盆之下，使淪溺黯闇之迹復得齒於搢紳，且又置之要職，備數從臣，陛下所以賜臣厚矣。所宜殞首碎身，圖報萬一。雖才力淺短，無以自效，豈不日夜在念。而臣賦分窮薄，不勝寵榮。邇來氣體日衰，疾病迭作，尤苦左臂時時發痛，

不可屈伸。緣此數廢朝謁，深用不遑。若不控告君父，求解職任，稍存臣子進退之節，正恐起居失次，或至顛仆不支，爲班列之羞，取笑士類。此臣所以不避誅責，輒敢有請。伏望陛下推天地父母之心，察其在朝莫能有補，特賜指揮，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使得休養三二年。倘未填溝壑，猶覲得盡餘齡，以效犬馬之報。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七。

再乞出表

臣近奏具陳乞外任宮祠，伏奉詔書不允者。臣仰荷聖慈撫存臣子之意，感激恩榮，不任惶懼。然臣區區有不得已者，輒罄愚衷，再瀆聰聽。竊惟天地父母之心，必加矜憐，未即誅竄，則臣之幸。重念臣庸虛一介，遭遇聖明特達之知，擢實近列，日從諸賢，獲望清光於九陛之下。臣非木石，豈不貪此寵榮？所爲干冒威嚴，求解職任，實緣犬馬之齒垂暮，衰病日侵，所患臂痛正妨朝請，故雖欲長戀軒墀，不可得耳。況臣自還從班，於茲期歲，甲兵錢穀，既非所知，獻納論思，略亦無補，日夜負愧，久已不能自安。重以賤疾，將有顛踣不常之患，如此而不引去，尚妨賢路，是不復有廉恥也。陛下亦何以臣爲？伏望聖慈察其悃悞，俯從所請。若以爲尚可驅策，未欲置之閑散，願得一小郡，爲陛下撫綏貧弱，禁戢姦兇。庶幾可竭疲駑，亦不徒費祿廩，臣所不敢辭也。仰冀乾坤之造，不違螻蟻之誠。臣無任屏營戰慄、激切懇禱之至。《高峰文集》卷七。

又再乞出表

臣前具奏陳乞外任宮觀，蒙聖慈降詔不允。臣於次日，輒復昧死罄竭愚衷，再瀆威嚴。累日聽候，未得指揮。臣誠惶誠懼，不知所爲。重念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七，在朝最爲衰暮。疾病既侵，氣體頓弱，況復肘臂屈伸有妨。若冒寵榮，不力引退，縱無人言，豈不自愧？不惟負愧，實恐支持不行。臣之區區，具布前奏，伏望聖慈曲垂矜察，特賜允從。臣無任瞻天祈聖、激切懇禱之至。《高峰文集》卷七。

全宋文卷二九九五

廖 剛 六

漳州乞致仕表

紹興八年九月十一日發

竊以人臣之義，論其死乃已，曷可言歸！然而大夫之年至於老，而《傳》亦容自便。蓋筋骸既不堪於事任，則祿位固宜謝於寵榮。伏念臣猥以庸虛，誤蒙飭擢，亟從冗散，躡致高華，叨塵今八九年，潦倒且七十歲。艱難何補，空懷犬馬之憂；病患相仍，況是楓蒲之質。形神疲弊，氣血衰殘。深惟民社之重，不可以偷安；復畏簡書之嚴，空難於苟免。念仲尼戒得之訓，稽老聃知止之規。輒申螻蟻之誠，仰幸乾坤之造。恭惟皇帝陛下體天道大，育物仁深，每加惠於臣鄰，常俯從其志願。伏望矜其衰朽，錫以休閒。許臣守官致仕，冀克收於晚景，庶無負於初心。矧類南箕，曾乏簸揚之助；爰瞻岱麓，未妨尋抱之除。生欠捐軀，沒期結草。《高峰文集》卷七。

被召命乞致仕表

紹興八年興化軍發

臣某言：十二月十三日，伏奉詔書，以臣陳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者。頽齡莫制，方騰告老之章；舊物不遺，已降召還之命。載頒溫詔，曲示眷懷。顧衰朽之奚堪，第兢凌之增劇。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初無他技，獨守朴忠。濫厠跡於禁途，蔑聞補報；獲承流於鄉邑，實竊便安。既匪李躬年耆而學明，又愧百藥齒宿而才壯。偶未填於溝壑，寧有覬於桑榆。懇到愚衷，蓋念首丘之無日；丁寧天語，更令衣袞以生輝。義不得辭，恩將曷報！此蓋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德日新。靡求備於一夫，欲兼收於衆善。豈謂散樗之卷曲，無足取材；尚憐老馬之虺隤，或能知路。斷來章之再請，使力疾而一行。臣聞命靡遑，驅車恐後。亦欲效鉛刀之一割，敢徒矜敝帚之千金。蟲鼠何心，盡託乾坤之造；海岳可助，誓將頂踵之捐。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七。

御史中丞乞致仕表

臣輒申愚悃，上瀆聖聰。臣昨守漳州，於前年九月內上章乞致仕，未得指揮。間被旨召赴行在，既造朝陛下，遽蒙誤恩，付以臺事。冒昧就職，於茲一周星矣。空疏無術，初乏建明；樸拙寡聞，鮮

所彈擊。激懦衰而莫振，竭短見以徒勤。訖無補於朝綱，實有妨於賢路。重念臣犬馬之齒，七旬有奇；蒲柳之姿，百年能幾。素苦臂疾，近覺日昏。形既弊而心志亦衰，學益荒而語言奚取。日虞瘵曠，重積罪愆。伏望皇帝陛下施天地父母之恩，遂草木魚蟲之性。矜其不逮，亮其不欺，特賜罷免御史中丞，依昨所乞，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末路，不負初心。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七。

御史中丞再乞致仕表

臣今月初七日，具奏乞罷御史中丞，許臣守本官致仕。伏奉詔書，未蒙俞允，臣無任惶恐戰越之至。臣衰朽不才，謬當言責日久，涓塵無補，愧負實深。式陳懇悃之辭，冒瀆高明之聽。敢意天慈，未忍棄捐，賜之溫詔，令姑安職。臣之庸鄙，顧何以稱此。仰體眷私，殞身曷報！重念臣年齡垂暮，願歸田里，非適今日。昨爲郡守，布宣德澤，庶非素餐，已嘗援引《禮經》，叩閭有請。今又二年矣，齒髮日益凋殘，心志日益衰謝，而況中丞之職，實任耳目之寄，凡羣臣之不循法度，與事庶之不協於理者，必能周知徧察，以復於陛下。豈容癯老昏懦之人，久充此位而已邪？是以不避誅殛，輒控告於君父，乞賜罷免。並非卒然欲要勇退之虛譽也，實以責任之重，非所堪任，區區之情可亮。伏望聖慈曲垂矜察，特賜依臣前奏所乞施行。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高峰文集》卷七。

工部尚書乞致仕表

臣竊惟戒之在得，仲尼之明訓；知止不殆，老氏之格言。臣塵忝科第，叨竊祿食，三十有五年矣。庸陋不才，曾無毫髮補報公家。今也精力疲癯，志慮昏塞，益覺無堪。所宜免官謝事，退歸田里之時，而乃貪戀寵榮，冒居華要，久而不去。雖陛下於臣覆之如天，容之如地，未忍棄逐，然在臣之進退去就，義當如何？兼臣近得足疾，發歇不時，深慮朝謁顛仆失儀，取笑士類。前日燕殿奏對，已嘗披露愚悃，冒瀆聖聰。伏蒙矜憐，曲賜訓誨。碎臣之身，何足論報。重念臣區區犬馬慕戀之情，豈願違去軒墀？顧臣智識短淺，初非可用之才，更令久於朝廷，終恐尸素曠敗，積有愆尤，負先聖賢之戒訓，上累陛下知人之明。此臣所以日夜愧懼，不遑寧處。伏望聖慈矜哀，特賜處分，檢會臣前後陳乞章奏，許臣罷職，守本官致仕。臣無任祈望激切之至。《高峰文集》卷七。

工部尚書再乞致仕表

臣今月初一日，具奏乞檢會臣前後章奏，許臣罷職，守本官致仕，伏蒙降詔不允。臣上感聖恩，惶懼戰越，殆無所容。然臣初非敢飾說，煩瀆聰聽，實以氣血衰殘，心志凋謝，鞭策不前。惟是投

閒，乃愚分之所安，是以不得已。仰冀陛下推天地父母之心，赦其萬死，容畢其說。重念臣近嬰足疾，未獲全安，政於趨朝有妨，宜去一也；年來覺多昏忘，深慮職事曠廢，宜去二也；辱在論思之地，不爲不久，曾無毫髮之補，宜去三也；日者薦舉失當，雖蒙恩赦罪，於義難安，宜去四也；賢俊滿朝，而獨以癯老無用支離於其間，塵玷華塗，宜去五也；頽齡至此，若更貪慕無厭，夜行不輟，必招顛覆之災，宜去六也。區區輒復披露愚悃，干冒天威，伏望聖慈曲加矜察，特賜依臣所乞施行。

《高峰文集》卷七。

提舉亳州明道宮乞致仕表

竊以物生天地之間，壯無不老；道在君臣之際，始則有終。故《禮經》著致仕之年，而先聖垂戒得之訓。事關廉恥，義敢因循？中謝。伏念臣蓬華寒生，箕裘末緒。濫綴崇寧之黃甲，亦既有年；叨聯紹興之清班，於茲積歲。初爲代耕而干祿，不圖逾分而冒榮。每期頂踵之捐，終蔑涓塵之補。今則桑榆景暮，犬馬齒衰。雖自古盛王未有遺年，然類彼老人焉能恤遠。鐘鳴漏盡，適驚田豫之心；巖居川觀，奚待網成之諷。頃者屢貢乞骸之悃，輒蒙賜詔之恩。深體至仁，姑存舊物。念坐縻於廩餼，重負愧於心顏。矧虛羸而長困於河魚，悵憤而或聞於牀蟻。形神俱弊，溝壑是虞。伏望皇帝陛下軫父母之慈，垂日月之照，曲矜衰朽，理合退休。恕其孤大恩而莫酬，聽其辭素餐而告老。庶循愚分，亦便

鄙私。既無下缺。《高峰文集》卷七。

乞寢罷朔望遥拜淵聖皇帝之禮奏

紹興九年四月

今先帝已終，而朔望遥拜淵聖皇帝之禮如故，此盛德也。然禮有隆殺，方兄爲君，則君事之；及己爲君，則兄之而已。欲望勉抑聖心，自此寢罷，歲時自行家人禮於內庭可也。若遠在萬里之外，每尊之爲君，比其返也則不然，政恐天下有以議我也。況此拳拳之意，於淵聖何補？萬一歸來有期，尤非所以示遠人。《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七。

論賞罰不當奏

紹興九年六月

竊觀近年賞罰，間有不當於人心，而天皆以爲言者。如詹慄親獲苗傅，厥功可謂大矣，反得罪以死，遂破其家。徐秉哲大索宗室，係累以獻於金人，厥罪可謂大矣，乃得死於牖下。臣謂慄雖已不幸，尚當錄其子孫；徐秉哲雖已死，猶合籍沒其家，追奪其子孫恩澤，以快天下之憤。《宋會要輯稿》

職官七六之六六（第五冊第四一二八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九。

乞臺諫官登對免申閤門奏

紹興九年七月

伏睹近詔臣僚上殿畢，具不曾輒論私事及僥求申閤門。切緣臺諫日逐上殿，係敷奏本職公事〔一〕，即與其餘官奏對事體不同。欲乞今後臺諫官遇登對，止具所得旨應記注者，依條關中書門下省外，免申閤門別無僥求文狀，所貴得體。《宋會要輯稿》儀制七之二九（第二冊第一九六四頁）。又見職官三之五七（第三冊第二四二六頁）。

〔一〕係：原無，據《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五七補。

納尚書省招撫劄子

竊聞朝廷議遣師入閩討賊，不知如何降指揮。閩中賊伙尚多，若聲言入境捉殺，羣賊懷懼，或合謀爲我敵，或散保山谷，以老我師，或遂奔迸南去，盡壞尚存之州縣，非所以惠彼民也。必不得已遣師，當以招撫爲主，多賚空名勅劄，遍遣士人委曲說諭。若來歸者，必命以官，隨逐勤王，其徒悉歸聽業，宣布朝廷德音，彼亦何苦逆命而取殺戮哉？此蓋未有以誠信曉譬之者，故迷不知返耳。就招撫

者既衆，其有頑不革心，尚敢拒違者，然後明立重賞，率已歸之衆，并力勦滅，斯無難矣。《高峰文集》卷一。

投省論和買銀劄子 丙申歲，京師。

福建路往時銀價，每兩不過千錢，故有司以每歲上供之錢買銀入貢，非徒省便，亦以抑商賈兼併之勢，其始固善也。近歲緣所買數多，銀價倍貴，法雖不得科配抑勒，並須差官置場和買。價直既高，客無復銖兩入賣，逐年二十七萬兩數，並係於五等稅戶配買取足。夫七閩地狹人稠，爲生艱勤，非他處比，深山窮谷，固有生而未嘗識銀者。每歲科買，自占產分文以上皆不免，故少不下一二兩，至有合買數百兩者。其所居去城邑，或有三五程至十數程者。以十數程之遠，賣三二兩銀入官，加之荒遠，無所從得，官中期限，急於星火。於是猾胥豪民，相爲表裏，有曰銀鋪戶者，預借官錢，販蓄銀寶，乘平民一旦之急，每兩取錢五六百至七八百，急則有至倍其價者。民間苟脫一時刑責，束手聽命。及官中支錢，此曹每兩請官價錢一貫四百文足，分文無虧。是故平民常受抑勒陪費之苦，公家空負騷擾之謗，而猾胥奸民常坐享十五之利。所買銀搬運至都下，官中每兩已費二千。及頒給賞賚，得者貨賣，每兩不過一千六七百。市陌較之官中，原買價已虧數百。故前所謂鋪戶豪民，往往復走都下，買歸所屬，算取倍息〔二〕。又貴賣入官，取利無已，而爲害無窮。間遇朝廷非時額外拋買，則又

倍敷其數，以給民而奇取之，雖縣官亦或預焉，此尚未論也。今若以買銀之錢，令本路別行計置，於市易務取買某地魚蝦土產之物，許得替官員管押前來，或重保任，聽土人抵當請領，如請買香礬、茶引之類，赴都下送納見錢。異時賞賚，並以見錢支給，其誰不願？設或邊防錫賚，必須用銀，以此錢就都下依市例收買，比之福建，每兩自省數百，非特可以抑姦豪侵欺之弊，正所以大慰遠民積年賠補之困，其爲利豈細也哉！蓋福建路雖號產銀，要之坑冶歲自有額，仍法禁私買甚嚴。如此是銀常在官，民間安得多有？今本路八州軍，歲買入官銀各有數，而南劍獨抱四分之一，正爲本州多銀場之故，此尤無謂。若銀寶大概出於福建，久例不可預改，姑以此二十七萬兩之半，或三之一，致見錢於都下，而均南劍之數於本路諸郡，亦足以少蘇重困之民。不然，恐銀日益少，價日益高，將有不勝其病者矣。《高峰文集》卷一。

〔二〕倍息：原作「陪助」，據四庫本改。

投呂相論遣使入閩撫諭劄子

竊見廟堂留意福建盜賊事，欲遣撫諭。區區願陳鄙見，恐有補毫末，伏望鈞慈曲賜省覽。謹具如後。

一、今來遣官，若以撫諭爲名，即未入閩境，當先齎黃榜張掛，募人入賊宣諭朝廷德意，庶幾羣情感動，或遂聽服。聞制置使辛企宗見在福州，自建之北境至福州，十有五程，而入境便是盜賊。若過而不問，直趨福州，與辛商議，然後上建州，則使命削弱，撫諭之意不專，群賊不能無疑。設自溫、台先到福州，亦是如此。若入境徑宣德意，又不知辛兵見作如何措畫，或恐進兵掩殺，已有定策，而賊徒亦知，則事適相反，空言無益。并契勘辛承駐兵福建，將及一年，雖屢立功，而盜賊終未衰息。今若因朝廷遣官，便得了當，是將棄前功，而惟撫諭之聽，如何商量得合？況賊徒拒抗大兵多時，使招撫誠出於辛，猶恐其疑不敢就，而況出於他人乎？然則撫諭之行，姑宣朝廷之意則可耳，遽責功效恐未易集。若朝廷見得未可班師，而遣使指揮已行，不欲反汗，如後數項陳畫，恐有可采。

一、日前辛制置多是差撥已就招安人捉殺，免得益兵，誠爲得策。然如范汝爲捉廖公昭，與余勝、應起之捉黃簡，皆甚有功，人所共知，全未聞朝廷推賞。今汝爲又不定帖，余勝亦復作過，安知其不由此？願朝廷不吝爵賞，多給近上空名敕劄付辛企宗，使之推恩，群盜自當作使。歸附者既衆，然後或招或捉，庶易爲力也。

一、汝爲與張萬全兩伙素有仇怨，今自相屠戮，未有勝負。緣皆是已招安人，未知辛意主誰。若主萬全，則協閩人之情；若主汝爲，不惟不合衆情，此一伙若更倚勢挾勝而不離建州，則閩中無有寧靜之期。不若兩解爲便。萬全一伙，原其起事之由，自是易散；內有弓手，常使勤王。汝爲一

伙，必須使之勤王。蓋其盤踞於建，今已一年，徒衆皆成軍伍，即日仰食於官。又首領二百人，近日皆已授官，既自愛惜，當能率衆趨命，理可使之勤王，一也。前日掃蕩廖公昭巢穴，散賊萬衆，實有功勞。若遂加旌賞，因以好語呼來，彼必無疑心。況自捉殺廖公昭回寨，其徒爭功，自相殘害，則是有愛慕爵賞之心。度其情，可使之勤王，二也。羣盜爲閩害，惟汝爲一伙爲甚，結怨一方。諸盜之起，往往以汝爲爲辭，皆欲誅之。近日數敗於他盜，勢亦少衰。見今入保建城，以避張萬全。乘此時喻以禍福，使謝嚮、陸棠押領前來江鄉，隸一將下，聞王璣曾遣人招安，汝爲等頗信之。巨師古昨因捉葉濃到建州，兵不擾且信，亦汝爲等所知。彼誠擇利避害，自肯起離，此其勢可使之勤王，三也。況謝、陸近因招汝爲功，各轉兩資，官使與周旋，自當相安。更許以管押到地頭，并汝爲輩次第加恩，宜無不願之理。但得此一伙消融，閩中庶可料理，雖班師亦可無疑。若其不復勤王，即當用余勝、應起、張萬全之徒，并力勦滅，何難之有？且張萬全但率其徒與之戰，猶屢獲勝捷，豈大兵率衆合攻而反不如乎？恐無是理。要當乘機會速圖之耳。用招安人捉殺，但當明立重賞，功成因可散其徒衆，誠爲兩得。

一、閩中賊伙所以多者，初因一兩伙相繼作過，經涉日月，焚劫略遍。凋瘵之餘，已不勝困苦。而官兵洊至，料須百出，糧食乏絕，死亡無日，遂入相率爲盜。自是兵日益衆，盜日益多，雖痛加殺戮，終不能禁，蓋其勢相因如此。閩之人所以皆願班師，萬口一詞，盜者往往亦借此爲辭，然則一方之情可見。大兵或招或捉，但當速行措畫，早取了當。雖不必撫諭，彼且自散而歸南畝

矣。平日皆是良民，他日不爲盜，而今舉爲之者，豈無所因而然？若朝廷哀矜其無知，盡釋其罪而更生之，又官其桀黠足以率衆，何慮其不聽伏？輕虛名而重人命，誠未爲失也。《高峰文集》卷一。

投富樞密劄子

紹興元年八月

某今月初八日陞對，蒙上問福建盜賊事，雖已奏知梗概，退而思念，殊未副聖主憂勤咨訪之意，日夜愧懼。今幸承鈞旨詢究其事，謹如所戒，條具塵獻。如或可采，欲望特賜敷奏，不勝萬幸！

一、福建路民貧地狹，從來遠矣。他日不爲盜，而邇來相視蜂起，雖曰一方災數，亦豈全無所因？初緣建州軍賊作過，既而苗傅賊馬、王玘叛兵相繼入本路，大兵又躡其後。屋廬儲積，焚蕩掠取，既盡於賊，又須供億大兵，實無從出。自是遷徙散亡，濡足南畝者無幾。食日益闕，民日益困，桀黠無賴者，遂乘之以鼓倡，羣小驅率柔懦，聚爲盜賊，如范汝爲之徒接續作過是也。

一、范汝爲嘯聚一鄉，初亦不敢猖獗。偶然官兵輕進失利，賊勢遂張。自此荼毒一方，爲害尤慘。今雖號爲已就招撫，實未嘗受帥司節制，而仰食於官者，不知尚幾千。日費米二升五合，錢一百，其部轄有名目者，或至數倍。前後雖屢以放散聞於朝廷，其實僅汰疲弱千百輩耳。若強壯者，方加選練，亡則補之，蓋未有損也。然則將何以處之？某竊以爲招安謬誤已不可改，正當乘

此遂招致之。如諸首領二百人，近皆授真命，謝嚮、陸棠亦各遷官。彼知朝廷賞其能勤王事，當不復懷疑矣。此可招致一也。邇來兵出輒敗，其勢稍衰，羣賊又多欲攻之，不能無懼，此可招致二也。比又聞其徒因爭軍實，至自相屠害，則是有立功希賞、愛慕官爵之心，此可招致三也。乘此機會，以好語呼來江浙一處駐劄，或便令謝、陸董之。彼首領既皆有官，必肯率衆趨命。若但聽在巢穴，是養虎之說，豈徒貽惡於閩，亦遺朝廷憂，可不慮哉！且汝爲之衆，其屯於建之城外者，謂之外寨。外寨凡數十，舊嘗從之爲賊，而今不食於官者據之。凡百姓有田業在寨中，必計其歲入之數，納銀或錢，然後得耕。不然，則奪其種糧牛畜而逐之，蓋憑藉大寨敢爾。若大寨起行，則所謂外寨徒黨悉歸業矣，其利豈不博哉？不惟外寨，如大寨其中亦有情願歸業者，乘時縱之，去者必多，則其勢漸當易制矣。但得此一伙馴伏，餘寇無可攀援，庶幾次第可撫定也。

一、汝爲之在建，號令生殺，惟意所欲，州縣奉承之不暇。議者乃欲散其衆，觀其勢果遽可散乎？且彼亦有所憚而不敢散，蓋前此如劉時舉、應起、廖公昭等起事，皆以汝爲爲辭，乃至建、劍之民，屢遭焚劫，恨之入骨髓。怨結一方，是以知其庶可呼出，決不肯放散也。萬一呼之不來，如制置使司當謀所以消之。若因其首領爭功相疾遣間鬪之，因羣盜之素不平激使攻之，則斃者必衆，然後從而圖之，當亦無難也。

一、閩中目今盜賊，余勝、張萬全等往往已就招撫，徒以范汝爲爲辭，未肯散人，此可徐圖，不足深慮。蓋察其起因，多非得已。雖是爲盜，要之初無叛逆意。閩中諸盜，其情大率如此而已，此

所以每易招撫。若云上四軍州，民俗凶悍，獨喜爲亂，亦不必然。尚氣喜鬪，則誠有之，實緣諸叛卒與汝爲之害獨被劍、建，資財既空，妻女皆爲所擄，生理無慘，故上四州之盜特多，勢使然也。

一、本路駐大兵，不知今幾千人。昨初夏間，聞說月費米八千餘石，錢五萬二千緡。是時猶未益兵，當凋瘵空竭之際，米斗千錢，而月責如此之費，其何以堪？儻量留一二千人馬，使隸安撫使以備使喚，似亦可。今辛制置下有統領官傅德，與范汝爲相善者，閩人所喜，所至人爭館之。只留此一頭項人，亦足彈壓，庶幾易爲供億也。

一、統制官傅德與范汝爲相善，若使之說諭汝爲，必須肯聽其言。又聞汝爲軍中有一葉秀才者，元是免舉人，因入賊招撫，被留在軍中，汝爲輩深信用其言。聞昨者招安，只與一文學名目，殊不滿意。今欲說諭賊徒，須用此等人方可。若被妄說勤王利害以惑之，實能害吾事。願更遣人訪問，審如某所言，捐一官與之，則惟吾所使也。

一、閩中上四州，實有桀黠、材武可備驅使之人。其間多是曾經效用勤王，稍有勞績，而有司吝賞不與，保奏朝廷亦多不從，是致此徒缺望。某昨在鄉中，屢曾移書安撫使程邁商量此事，安撫司亦有文字上朝廷，未蒙行下勘當。欲消融閩中盜賊，此事最爲要切。蓋收其豪傑，則愚民莫之倡率，自無嘯聚。若各與一名目，使備安撫提刑司差使，月給十數千祿之，不過祿百餘人，豪傑盡矣。豈宜於此獨吝，必俟其爲盜而後與之耶？

一、近日傳聞，范汝爲欲移軍福州就糧，初不曾申稟，但報本州照會。誠爾，福州居人必已盡逃，不知本州見作如何處治？以情度之，若有意侵犯，必不肯預報。或云實爲建州糧盡，鈐束其徒不得，兼建州弓手張萬全一伙日欲與決戰，故不得已捨其巢穴，此殆天敗之時也。蓋此賊前此未嘗出建、劍境，非有所憚而不敢，利在保穴耳。今遽欲棄去，其勢蓋漸衰弱，非加強也。然則爲安撫使者，自當嚴爲守備，勿令入城，盡調興化、泉、漳之兵，與城中壯甲以死捍之。爲制置使者，自當領兵彈壓，責問專輒之罪，果無他意，即合率諸有官首領歸節制下。福建既無糧食，當隨逐前來勤王。不然，是將爲亂，便合率應起、廖公昭、余勝等并力掩殺，絕其糧餉，以衆擊寡，殲之必矣。且福建兵連禍結，若不如此痛解，休息無時。此一伙倘消，因而盡釋群盜之罪，與之更新，其用命立功者，更與第賞，自餘慰遣其歸業，則閩之人庶乎其有生意矣。《高峰文集》卷一。又見民國《順昌縣志·文徵》卷一。

再投富樞密論閩賊劄子

閩中四境之險，殆是天設。昨聞朝廷嘗有意經營，以備巡幸。比緣嘯聚者多，說者遂以爲盜賊之區，不復可睥睨矣。大不然。閩人尚義，君臣、父子之心，雖爲盜而不變，不過劫掠作過而已，此不可誣也。若修境上寨柵，當移諸處巡檢營於其側，諸州縣兵各以其道里近附者，分定應援，雖有飛騎

千里，詎能仰高而升乎？海道則又別作處置，此朝廷不可不留意也。難者必謂閩之險如此，苗傅、楊勅之徒何以逕入？曰：不然。閩之官吏，惟不知險之可守，漫不經意，故二賊相繼得度，非險之不可恃也。《高峰文集》卷一。

議鹽法申省狀

知漳州

某檢會本州即無蔡端明前件事，但不得見當時所建明本末。然目今利害大槩可見者，盡行禁榷。官雖獲厚利，而盜販者終不可止，徒使獄訟不得衰息，而畏法之民長食貴鹽耳。雖行之已數十年，謂之良法則不可也。或謂法禁如此，猶慮未嚴，若聽其販賣，如漕計何？是不然。禁榷之法雖在，今以舟船若步擔私販者，所過鎮務罰重稅以敷歲額，蓋實利之而未嘗禁也。惟是千百爲羣，持仗部押，山行而遠販者，實與官爭利。巡尉斂避，初不敢誰何，此其所從來遠矣。此屬未嘗不得志，是禁榷徒有其名耳。故不若弛之爲愈，弛之則人得而販，其價自平，姦民不得擅其利矣。大抵法欲久，必本於人情而行法，不可以自欺。名禁而實未嘗禁，非自欺而何？法行而使姦民得志，良民受其弊，豈人之情也哉！若許下四軍州鹽戶輸官之外，量納官錢，自在煎賣，上四軍州商旅量納官錢，自在轉販。前日一切抑遏乞覓之弊不得復行，是誠公私皆便，省事省刑，可以經久行也。惟鎮務不復可收重稅，然量納之數，前日所無，以此准彼，必不止於相當，則於漕計何害？蓋量納雖不多取，要納者既衆，歲計

之自當有餘。蔡端明所謂獲利一兩倍，殆以此。然此說不足深求，若以利入倍多爲主，則雖更張之，不能善，此不可不謹。蓋自元豐初，蹇周輔爲轉運使，講究累年，關防周悉，無非以便民爲名，而實欲盡收其利。故利未盡得，而姦民自是得志，以至於今，爲害未艾。以某愚見，禁榷招盜，其理明甚。盜不可以兵止，倘有以消之於無形之中，則善耳。

契勘本州鹽團伍所，歲管煎鹽一百八十萬斤，除二十萬斤應副汀州般請外，分賣四縣。產契等鹽甫得敷足，認納諸司錢三萬三千貫，亦可了辦。此外，若聽百姓納錢通煎，在本州分私〔二〕，別無未便。將來鎮務收鹽錢稅，更令別項椿管，便見有補。惟是上四州軍出賣處，販者既多，尤須措置。若只用平價，多中收息，甚善。如因出賣處販者敷產戶，則其弊又甚於禁榷。元豐間，嘗差上等戶充鹽鋪，此亦不可行，乞照會。《高峰文集》卷五。

〔二〕分私：似當作「公私」。

全宋文卷二九九六

廖 剛七

賀交代劉教授啓

伏審茂膺宸命，榮拜儒師。偶稱慶之未遑，遽移書之先辱。謙光有暉，媿汗欲流。恭惟某官異稟天麟，希珍廟璉。英躔高步，曾却敵於萬人；仙籍巍登，俄飛聲於四海。惟妙學足以發明奧典，惟卓行足以振起頽風。故朝廷爲官擇人，輟北門之上幕；而庠序量材授職，汰東郭之濫竽。偉哉道將興歟，聞之誰不喜者！况某望風有素，仰德惟深。覲睟表以非遙，聆好音而增慰。其爲感忭，莫可敷陳。《高峰文集》卷八。

謝知府舉狀

義不苟求，素存心於分定；才非可錄，敢有意於已知。人固疑其不情，獨甚安於無事。采葑誤及，舍瑟俄驚。切以知人自古所難，薦賢報國之事。好已諛者，或棄藥籠中物；持衆見者，必先長者家兒。倘非以人物爲心，何以逮寒素之士？如某者零丁落譜，款啓謏聞。頗尋先哲之微言，粗識古人之大致。愚惟委命，拙昧干時。固無取於匠氏斤斧之餘，遂自棄於化工爐冶之外。折腰以爲五斗，所無憾焉；仰首而效一鳴，非其志也。豈謂公忠之哲鑑，亦憐狷僻之孤蹤。爲其不能枉尋，欲使得以進寸。頑非木石，銘在肺肝。此蓋伏遇知府檢討先生樂育英才，思皇多士。竹頭木屑，廣爲暇日之儲；馬渤牛溲，要備異時之用。致容駑鈍，獲玷甄收。某敢不益尊所聞，每鞭其後。預榮登俊，游激浪之龍門；妄意飛英，附追風之驥尾。假令屢滿於戶外，尚期穎脫於囊中。東郭食浮，頻頻多媿；西山氣爽，耿耿徒存。倘或粗見於施爲，庶幾少酬於知遇。《高峰文集》卷八。

謝崔秘校啓

尚德，名适，秀州人。大學號爲崔書厨。

伏審賜對楓庭，登榮桂籍。凡屬知游之舊，舉深慰抃之情。恭惟新恩秘省閣下擅價儒林，著名經

笥。皂櫪久淹於高步，青雲俄挹於巍科。行看識擢於當途，式展經綸之素蘊。某叨聯友末，倍劇忻
惊。曾馳慶之未遑，辱飛牋之先及。其爲悚感，莫可敷陳。《高峰文集》卷八。

賀交代啓 沈儀曹，字宗師。

伏審祇奉宸恩，勉從吏事。將有交承之幸，曷勝慶忭之私。恭惟某官廟璉瑰奇，天驥超絕。妙學
早臻於奧境，高風綽著于休聲。《詩》《禮》過庭，式謹移忠之訓；父母去國，初無願事之心。顧棘針
豈鸞鳳所棲，然駢角在山川其捨。某講聞惟舊，景慕實深。覲睟表以非遙，聆好音而增慰。《高峰文
集》卷八。

謝舉改官啓 白尚書、張侍郎。

芹水備員，初乏不龜之技；龍門登俊，慚非中鵠之賓。何圖葑體之靡遺，遽辱袞褒之濫及。恩來
望外，感劇懦衷。切以知己自古所難，進身適今匪易。俊父如雲，而干求請托復甚於趨市；公卿如
水，而校量題品不啻於持衡。倘非遠識，猶以人物淹滯爲心；安得公舉，下逮湖海寒瑣之士。如某者
零丁落譜，款啓謏聞。頗尋先哲之微言，粗識君子之大致。愚惟命委，拙昧身營。固無取於匠氏斤斧

之餘，遂自棄於化工鑪冶之外。折腰以爲五斗，所無憾焉；仰首而效一鳴，非其志也。敢意高明之過聽，特矜狷僻之無能。不須堂下之言，亟謂籠中之物。頑非木石，銘在肺肝。此蓋伏遇某官廊廟著龜，縉紳標的。包荒之量，靡間邇遐；勤物之心，無分小大。豈但措民風於軌範，舉將器士類於陶甄。雞壅豕零，要備不時之用；竹頭木屑，廣爲暇日之儲。是令孱庸，亦預采拂。某敢不銘心特操，跂踵清規。弊帚千金，既辱收於灑掃；駑馬十駕，誓不憚于馳驅。倘粗免于過愆，庶不辜於知遇。

《高峰文集》卷八。

謝張憲舉改官啓

義不苟求，素無慙於自守；才非可用，敢有覬於或知。人固謂其不情，獨甚安於無事。采葑誤及，舍瑟俄驚。竊以大人之學，所以美身；君子之仕，惡不由道。富若貧曷嘗汲汲，知與否莫不囂囂。萬鍾於我何加，三公不易其介。茲古人守身之大致，豈儒生夸俗之常談。世道莫興，悵高風之絃斷；行言靡顧，嗟末學之波流。祿則重而道輕，利顧先而義後。千駟繫馬，寧求耕野之人；五乘得車，不無舐痔之客。鄉黨自好者之所竊笑，人物爲意者將焉取斯。宜有高明，振茲委弊。謂舉直乃能使直，顧不爲故可有爲。公道倘行，清議惟允。如某者，生身窮左，賦性介愚。早從庠序之遊，粗獲師友之益。于以夙興而夜寢，不知日往而月來。自冠及強，去庭幃者殆四千里；由長至錄，掌規矩者

凡十五年。潦倒粗疏已不堪，欹歛歷落祇可笑。逮綴名於黃甲，僅脫籍於白丁。周室備官，首訪西雛之鷺；魯宮庀職，濫操東郭之筭。獲玩意於典墳，暫辭勞於簿領。坐糜祿廩，虛閱歲華。平日交遊，半在雲霄之上；盛時冗散，分遺江海之濱。錄錄雖無他長，綽綽似有餘裕。但知非公事不至偃室，豈爲諸君子而與驩言。寧爲東國之屈臣，不負西山之爽氣。昂霄有路，翱翔已失於黑頭；推轂無人，蹭蹬更甘於白足。敢謂公忠之哲鑑，亦憐狷僻之孤蹤。初無堂下之言，遽作籠中之物。此蓋伏遇某官性天虛靜，德宇恢宏。未嘗小忽于寒微，皆欲力振其淹滯。致茲椎魯，亦預甄收。敢不益尊所聞，每鞭其後。預榮登俊，遊激浪之龍門；妄意飛英，附追風之驥尾。假令屢滿于戶外，尚期穎脫於囊中。位卑言高，謏謏豈敢；人微志大，耿耿徒存。倘或粗見於施爲，庶幾少酬於知遇。《高峰文集》卷八。

謝白右丞舉改官啓

強顏五斗，分甘雞鶩之羣；通籍九重，濫廁鵷鴻之列。揣躬知幸，歸德彌深。竊以特達之知，搢紳所重；保任之法，朝廷尤嚴。雖後進未免乎因人，而當塗每難於薦士。矧賦姿之糞朽，初絕意於雲天。一朝被飾於青黃，百鍊實慙於爐錘。此蓋伏遇右丞先生德茂伊、呂，望隆臯、夔。道善道而一物不遺，言所加而千金非重。猥以登俊振淹之薦墨，施於不才寡與之鄙夫。增倍價於鹽車，發歡顏於廣廈。雨露之施，固不自以爲德；丘山之賜，孰能獨忘其情。某敢不仰佩至恩，竊遵懿矩。淬厲厚刃，

激昂窮途。顧非類於不食之匏，敢自後于能鳴之雁。翱翔霄漢，倘難混于凡鱗；竭盡筋骸，尚不迷於夷路。永言庇類，正在陶鈞。《高峰文集》卷八。

謝陳劉二司業啓

強顏五斗，未殫犬馬之勞；通籍九重，濫廁鵷鴻之列。揣躬知幸，歸德采深。竊以薦舉之法，朝廷至公；特達之知，縉紳所重。矧賦姿糞朽，初絕意於青黃之飾；而委命鑪錘，曾不善于踴躍之詞。一朝回暖于鄒春，衆目實慙于褚鑑。此蓋伏遇司業先生道成善貸，內恕兼容。未嘗求備於一夫，雅欲大庇於寒士。是令孱冗，叨預甄陞。萬里飛騰，雖媿青雲之士友；一生奇蹇，聊寬白屋之庭闈。某敢不仰佩至恩，竊遵懿矩。淬厲厚刃，激昂窮途。顧非類於不食之匏，敢自後於能鳴之雁。翱翔霄漢，倘難混於凡鱗；竭盡筋骸，尚不迷於夷路。永言依庇，更賴始終。《高峰文集》卷八。

答何狀元啓

竊審臚傳初下，巍級先登。朝慶得人，士歆出類。伏惟狀元學士先輩梗楠擢秀，奎壁含章。才名方藉于時評，讜論果傾于天聽。無雙妙技，共看申括之奇功；絕玷希珍，獨擅連城之高價。雖盛美皆

知其爲國瑞，而快睹獨幸先於衆人。權抃曷勝，餘榮所被。尚訥詞之稽致，遽謙翰之猥蒙。感作并深，敷陳罔既。《高峰文集》卷八。

興化軍到任謝監司啓

茲者被命嚴宸，分符屬郡。雖云僥倖，蓋自品題。恭惟某官挺特世英，瑰奇人傑。擎天柱石，濟國舟航。以才猷結主知于九重，以政事慰民瞻于一路。遙知天闕，已虛玉笋之班；暫駐星輶，猶作繡衣之使。某忠雖衛上，才不過人。頃由六察之備員，今假一麾而出守。養親有便，報國無功。惟茲曠責之逃，尤賴庇庥之及。厥爲欣幸，實倍等夷。《高峰文集》卷八。

又謝寄居啓

誤膺宸檢，叨守郡符。顧綿力以奚堪，劇懦衷而增媿。伏惟某官稟天秀氣，爲時英材。蘊康濟之嘉謨，負經綸之遠業。韜光閒宴，頗聞爭息于里閭；振翼清華，將見澤加于寰宇。某偶緣承乏，遂獲依仁。曾修牘之未遑，辱騰箋之先及。其爲感媿，曷究敷宣。《高峰文集》卷八。

賀知福州劉延康禮上啓

伏審分符嚴陞，開府雄藩。總一道之兵戎，寬九重之宵旰。輿情胥慶，士論交歸。恭以某官廟璉希珍，天驥絕足。早簡知于中展，薦揚歷于華塗。資文武之全才，視功名之餘事。元侯作屏，李公固賢于長城；晝錦生輝，季子暫還于故里。山川壯觀以增氣，父老歡呼而預榮〔二〕。矧茲陋邦，實連治壤。露分美化，賴靈海之餘波；景仰老成，況高山之在目。顧惟孱鄙，但竊傾依。更祈葆練之精，式副倚毗之重。《高峰文集》卷八。

〔二〕預：原作「舒」，據四庫本改。

謝陸中丞啓

某官廊廟羽儀，縉紳標準。一德愛君而憂國，平時揚善而推賢。雅憐湖海之孤蹤，曲借齒牙之餘潤。是令孱瑣，不遂廢捐。璧水充員，初類濫吹之東郭；霜臺備屬，更慙不簸之南箕。乃因就養以祈天，復玷疏榮而有土。付以可封之俗，守此不刊之書。顧僥倖之良多，雖糜捐而曷報。回瞻帝日，悵

玉陛之何遙；仰庇卿雲，幸龍門之在望。尚靳苟免，不負素知。銘佩所深，敷宣罔既。《高峰文集》卷八。

賀諸監司正啓

王正謹律，歲序聿新。與國同休，屬時巨哲。恭惟某官道窺天運，德進日休。序布三陽，茂對始和之吉；類升五福，坐迎交泰之祥。獲多祐于神明，增殊榮于祿位。某限司城鑰，阻詣臺閤〔一〕。慶頌之誠，敷宣罔既。《高峰文集》卷八。

〔一〕此句下原注：「鄰郡云：『限守偏壘，阻詣崇墉。』」

賀諸司屬官鄰郡通判正啓

四序星周，三陽卦布。天元資始，賢德攸宜。恭惟某官業履高明，才猷敏邵。道與時而俱泰，福緣類以潛升。某限守土疆，阻趨賓廡。屬在庇庥之下，良深慶頌之情〔一〕。《高峰文集》卷八。

〔一〕此句下原注：「『惟是傾依之素，良深慶頌之私』，鄰郡通判云上二句。」

賀廉訪啓

伏審廉訪直殿肅膺宸檢，榮領使權。將德意于九重，騰歡聲于一道。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圭璋粹質，金石純誠。懷仁義以事君，嘉謀猷而告后。選擇而使，無如父子之賢；精白以承，將見功名之大。某庀職屬部，傾心高風。覲睟表以未諧，望崇墉而竊抃。《高峰文集》卷八。

賀提刑起復啓

伏審寵膺綸渥，起復使權。騰一道之歡聲，見九重之異眷。諒安大義，深抑至情。恭以某官忠藎得君，才猷濟世。屢易光華之節，亟收奇偉之功。千里淮壖，坐弭萑蒲之警；八州閩部，迄無唇齒之虞。顧聞望之甚隆，宜倚毗之益重。不容終制，果責移忠。蓋欽恤是圖，必資於有德；而平反已效，久號於無冤。正賴寬宵旰之憂，且亦釋部屬之憾。願言晦養，不廢澄清。惟一視於國家，實兩全於臣子。《高峰文集》卷八。

賀廉訪起復啓

伏審茂膺天渥，復領使權。實資將命之才，遂起倚廬之制。事光新典，眷出宸衷。恭惟某官絕識超人，清忠許國。風猷挺特，德宇粹融。九重親對於冕旒，千里載馳於斧繡。春陽及物，秋隼擊姦。休聲果達於赤墀，聖語亟頒於丹詔。恩來北闕，歡浹南州。蓋由間出之資，宜被非常之寵。矧忠孝本同道，而臣子原一心。諒傾向日之誠，少抑悲風之念。《高峰文集》卷八。

賀知福州柳侍郎禮上啓

伏審拜恩寵命，開府剛辰。總一道之兵戎，寬九重之宵旰。恭惟某官學臻道奧，識洞機先。爲廊廟之羽儀，實縉紳之標的。依光從橐，藹問譽于華塗；均逸侯藩，聳觀瞻于遐服。輿頌佇聞于五袴，列城爭仰于二天。矧此隘封，密連治壤。露分美化，賴靈海之餘波；景仰老成，幸高山之在目。莫遂望塵之謁，徒深賀厦之情。《高峰文集》卷八。

賀提刑啓

伏審拜恩北闕，擁節南州。士論交孚，輿情胥慶。恭惟提刑舍人宏才拔萃，奧學通微。蚤馳譽于英躋，旋據津于要路。精忠許國，厚德鎮浮。直筆螭坳，曾侍玉皇之香案；剖符魚左，坐收赤子于潢池。果膺妙選于公朝，暫按祥刑于遠服。將見有司之不犯，豈惟庶獄之無冤。某幸托帡幪，實深抃蹈。尚阻趨于屏著，徒引望于旌麾。《高峰文集》卷八。

答明守郭太尉啓

伏審光奉明綸，榮陞亞傳。凡在觀瞻之列，舉深懽抃之情。伏以制置少傅高範儀時，遠猷經國。聊綰菟符而作鎮，坐令鯨海以無波。簡在宸衷，召還天陛。特善龍韜之對，載更虎節之隆。未遑慶幅之修，先辱華牋之貺。其爲悚感，曷勝叙陳。《高峰文集》卷八。

答江守程待制啓

伏審拜恩明綍，易鎮上流。聯次對之清班，膺維藩之重寄。諒惟慶慰。伏以安撫待制天驥絕足，廟璉希珍。高誼薄于雲天，威名被于草木。是畀江山之要地，庶觀韜略之奇勳。曾慶幅之未脩，遽謙詞之先辱。其爲感悚，曷勝叙陳。《高峰文集》卷八。

答馬寺丞諸官啓

立朝無補，理合投閑；扣閭有陳，遽叨假守。方深懷歉，敢以爲榮。不圖謙德之隆，先辱長箋之貺。啓緘伏讀，慙褒借之非宜；望風馳情，喜披承之伊邇。顧惟感佩，未易敷陳。《高峰文集》卷八。

漳州到任謝兩府啓

頃緣衰疾，控告朝廷。猥被寵光，濫分符竹。因許過家而上冢，不妨便道以之官。身雖在于遐陬，名實聯于禁掖。載惟僥冒，第劇兢凌。重念某粵自效官，初惟苟祿。固知糞朽青黃，何意于犧

樽；不謂風波萋菲，幾成于貝錦。賴皇明之下燭，俾孤迹之更榮，起之于罪戾之餘，振之以清華之貫。春回寒谷，誰爲吹律之人；聖去鼻端，厥有運斤之手。此蓋伏遇都督僕射相公載物德厚，回天力深。謀猷壯而國勢以強，清濁分而人才斯得。顧如空鄙，亦預選掄。惟是漳濱，實窮閩境。其民樸野而獄訟素簡，其地僻左而賓客少過。竊此便安，將何報稱。某敢不本中和以布教，審思數以宜民。期無負于承宣，庶可酬于知遇。鳬飛雖遠，詎妨渤澥之春；鴛鴦已疲，徒結軒墀之戀。未填溝壑，尚託陶埏。《高峰文集》卷八。

謝監司到任啓

頃緣衰疾，控告朝廷。初覬投閑，竊食祠宮之祿；猥蒙疏寵，叨分便郡之符。茲用涓辰，已諧視事。荷厚恩于山岳，懷深懼于淵冰。重念某晚晚餘齡，空疏朽質。載惟職守，正有賴于帡幪；尚幸仁私，曲加憐于鴛鴦。《高峰文集》卷八。

賀范運使禮上啓

伏審光膺宸檢，榮領使權。士論交孚，部屬胥慶。伏以運判吏部風期俊邁，業履清脩。蘊經濟之

長才，掀方騰于夷路。粉闥推擇，霜節光華。蓋聖朝務加惠于疲民，故漕政尤尚賢于吉士。裕民足國，肯效獲十禽于終朝；賞善旌能，將見遷九官于一歲。某備員下邑，托庇深仁。迎大旆以未諧，聆好音而增抃。《高峰文集》卷八。

賀知泉州劉寶學啓

伏審寵陞法從〔二〕，出鎮名藩。錦衣方慶于歸榮，竹馬已歌于來暮。歡騰千里，光動四鄰。恭以知府侍郎直道事君，遠猷經國。寇攘所過，賴撫鄂侯之封；籌策是資，復入晉公之幕。茲徇邪帷而均逸，暫令遠俗之蒙仁。惟聞譽之益休，知功名之未艾。某叨分支郡，竊庇下風。望崇屏以非遙，仰英標而徒切。《高峰文集》卷八。

〔二〕陞：原作「陞」，據文意改。

答南劍陳通判啓

伏以題輿千里，幸桑梓之獲依；守鑰一方，恨江山之猶阻。何圖謙德，不鄙陳人。枉鄭重之緘

封，被光輝於衰朽。永言感戴，曷罄叙陳。《高峰文集》卷八。

賀陸敦禮知福州啓

伏審寵膺三錫，部刺八州。絲綸薦賁于丘園，貔虎悉歸于節越。竊惟慶慰。恭以某官淵騫術業，夔契忠嘉〔一〕。啓沃聖主之心，緝熙賢王之學〔二〕。海濱寄傲，寧忘魏闕之坐馳；候屏疏封，爰倚漢卿之卧治。家山壯觀以增氣，父老歡呼而預榮。矧此陋邦，實連治境。餘波沾潤，慶靈海之非遙；懿範儀刑，幸高山之在望。依仁有素，賴庇蓋多。徒深燕雀之情，阻從賓客之後。《高峰文集》卷八。

〔一〕此句下原注：「初云『器資廊廟，望重縉紳』。」

〔二〕此句下原注：「曾作諸王翊善。」

謝錢侍郎啓

伏審恩新帝綍，光動里門。復次對之清班，仍奉祠于仙館。諒惟慶慰。恭以宮使待制侍郎業履高明，風期俊邁。踐華途而略遍，藹令聞以彌芳。眷注方隆，褒遷茲始。曾未遑于馳慶，俄先辱以飛

緘。悚感至深，敷陳奚既。《高峰文集》卷八。

答李似表除正字啓

伏審光奉綸言，榮登芸閣。賞蓬瀛于陸海，映奎壁于英躔。輿論交孚，香名益播。恭以密省新恩，學士梗楠擢秀，珪璧含章。霜蹄方騁于康莊，雲翮漸凌于霄漢。公朝得士，曾慶幅之未脩；謙德下人，遽寵牋之先辱。載惟涼鄙，第劇感慙。《高峰文集》卷八。

答發運湯侍郎啓

伏審光被殊恩，榮膺重寄。奉十行之詔札，總六路之漕權。舊德是圖，僉評惟允。恭惟某官才猷高邁，聞譽四馳。素簡在于淵衷，暫分憂于邦計。錢流地上，佇觀經畫之優；虜在目中，更賴轉輸之敏。趨風尚阻，仰德方深。謂爲祁寒，善調茵鼎。《高峰文集》卷八。

賀施提刑啓

伏審光膺明命，出按祥刑。使節初臨，部封胥慶。恭以提刑正言天驥絕足，廟璉希珍。忠嘉嘗著于諫垣，志節雅推于士論。淵衷簡在，華貫踐揚。敢圖僻陋之遐方，獲見老成之舊德。金科玉律，暫分欽恤之憂；雞首鳳池，竚被褒遷之寵。某依仁有素，托庇方深。喜躍之私，敷陳奚既。《高峰文集》卷八。

賀泉州趙侍郎啓

伏審光膺明命，易鎮大邦。輟黃門侍從之聯，付畫戟藩宣之寄。歡騰千里，光動四鄰。伏惟慶慰。恭以知府待制直道事君，遠猷經國。夙著獨行之操，咸推難進之高。議論醇乎古人，備四時之正氣；典章出乎大手，柄三代以同風。起自祠庭，還歸省闈。俄分憂于南服，仍寓直于西清。譽望益隆，倚毗滋重。某叨分支郡，竊庇下風。望崇屏以非遙，仰英標而徒切。其如詠頌，曷罄敷陳。《高峰文集》卷八。

賀運使鄭吏部啓

伏審光奉綸恩，出司漕計。邸音遠播，邁周雅之光華；舊部重臨，增召南之蔽芾。庇庥所逮，懽抃惟均。恭以運使吏部逸驥英姿，天球萃德。夙蘊經綸之妙，薦更委寄之繁。攬轡登車，豈止藉澄清于一道；裕民足國，抑將資豐羨于九年。眷注特隆，倚毗益重。某托蹤惟舊，沐德良深。望森戟以誠馳，阻崇墉之慶謁。薰風屆候，坦履集祥。善保天和，式慰輿頌。《高峰文集》卷八。

賀安撫折樞密啓

伏審拜寵嚴宸，偃藩巨鎮。安危夙注，時高將相之材；文武兼資，任重兵民之寄。風猷所暨，扞蹈攸均。恭以判府安撫樞密學際天人，智周事物。有可大之賢業，以自結于主知。屬圖帝載之熙，進位樞庭之峻。淵衷簡在，賴密贊于明謨；直館久閑，豈不懷于舊德。肆頒恩綍，用付帥權。矧此閩區，實鄰江國。元戎十乘，暫淹巖石之瞻；泰階六符，行趣介圭之覲。某叨分屬郡，竊映餘光。望榮戟以誠馳，阻門闌之慶謁。其爲欣幸，曷勝敷陳。《高峰文集》卷八。

賀提刑宋少卿啓

伏審光膺寵命，出按祥刑。旌旆初臨，部屬胥慶。伏惟提刑少卿才猷挺特，業履清高。問望甚休，中外所仰。暫輟月卿之重，遠揚星使之華。舜德好生，期致有司之不犯；呂刑克允，率由折獄之惟良。佇觀平反之功，不負澄清之志。某叨紆郡紱，阻造賓閔。托仁庇以方深，仰英標而徒切。顧言調裔，式副倚毗。《高峰文集》卷八。

賀發運程待制啓

伏審光被殊恩，顯膺寵命。奉十行之詔札，總六路之漕權。令望素孚，僉評惟允。恭惟發運待制天驥絕足，廟璉希珍。夙簡在于淵衷，屬惟新于墜典。倚圖邦計，資佐國君。眷茲悠遠之山川，孰匪光華之原隰。錢流地上，佇觀經畫之優；虜在目中，正賴轉輸之敏。某趨風尚阻，庇德方深。仰祈葆練之精，式副倚毗之重。《高峰文集》卷八。

答汪相公啓

頃緣衰疾，丐就便安。悵去國之三年，濫承流于十里〔一〕。撫民雖切，報政蔑聞。剡牘由衷，方露乞骸之請；賜環自遠，遽叨專席之除。辭榮莫遂于循墻，借譽良由于推轂。恭惟判府觀文相公三朝柱石，九廟著龜。江湖而魏闕遊心，夢想以人物爲意。登門最後，亟蒙國士之知；報德何先，願效王臣之蹇。固當晞鸞鳳而小橫秋之鷹隼，敢不置狐狸而去當道之豺狼。倘無負于使令，庶不孤于期待。

《高峰文集》卷八。

〔一〕十里：似當作「千里」。

答明州知府潘舍人啓

伏審光膺明命，往殿大邦。聯西清鵬鷺之行，荷東土兵民之寄。風聲所暨，贊頌惟均。恭以知府舍人待制直道事君，遠猷經國。夙著獨行之操，咸推難進之高。議論醇乎古人，備四時之正氣；典章出乎大手，炳三代以同風。爰起祠庭，暫爲民牧。某睽違歲久，瞻仰日勤。望崇屏以神迷，想英標而

心醉。《高峰文集》卷八。

答宣撫胡大學世將啓

頃緣衰疾，覬就便安。剡牘由衷，方露乞骸之請；賜環自遠，遽叨專席之除。載惟孱陋之亡堪，良由推挽之有素。恭以宣撫大學士天驥絕足，廟璉希珍。高明而故舊不遺，夢想以人物爲意。遠寄五雲之翰墨，欲鞭十駕之驚疲。某敢不被服王言，激昂晚節。晞鸞鳳而小橫秋之鷹隼，置狐狸而去當道之豺狼。倘無負于使令，庶不孤于期待。《高峰文集》卷八。

答邵五王舍人啓

伏審解印螺川，易麾鳥嶺。新政遽歌于來暮，舊邦應結于去思。盛德所臨，嘉聲亟播。伏惟慶慰。恭以知郡舍人球琳寶器，韶濩純音。頃接武于禁途，實擅名于詞掖。偶辭持橐，暫丐分符。曾不鄙夷乎遠名，已見薰陶于美化。固知君子之所養，隨遇而安；自得百姓之懽心，不嚴而治。某屏居鄰壤，竊庇下風。未遑問牘之脩，先辱寵緘之貺。第深媿荷，曷勝敷陳。《高峰文集》卷八。

答洪州梁安撫啓

伏審拜恩明綽，易鎮明都。素望重以逾榮，衆志孚而胥悅。伏惟慶慰。恭以知府安撫閣學正議天驥絕足，廟璉希珍。貂蟬奕世於榮途，棣萼聯芳于俊域。屬列侯之建長，當聖主之親賢。爲其腹心之臣，付以肱股之郡。十連有帥，實爲縉紳之表儀；四國于蕃，用寬朝廷之憂顧。某屏居遐陋，竊慕風猷。未遑慶牘之馳，先辱華緘之賜。第深愧荷，莫罄敷陳。《高峰文集》卷八。

全宋文卷二九九七

廖 剛 八

代謝宰執啓

便私請郡，賜允蒙恩。視事云初，撫躬增惕。竊以加禾善地〔一〕，吳會名邦。魚鹽杭稻之富饒，井邑棟薨之繁麗。雲連中泖，餘二陸之流風；水接松江，想三高之遺迹。舟車衝翳，商賈阜通。乃無獄訟期會之煩，不廢樽俎笑談之樂。矧遂綵衣之奉，更叨麟閣之榮。澤雖沛于中天，雲實興于四嶽。此蓋伏遇某官持衡公道，提掖儒流。協一德以交脩，器羣材而並用。致茲庸瑣，借冒寵榮。敢不夙夜懋功，上贊陶鈞之化；冰霜勵節，仰酬藻拂之私。《高峰文集》卷九。

〔一〕加：當作「嘉」。嘉禾：郡名，即秀州。

代謝諸監司啓

茲者誤膺宸檢，叨領郡符。蒞事云初，撫躬增愧。恭惟某官玉壺清質，金節重權。抱古人之三長，而才最高；兼使者之四德，而仁爲首。敢鄙孤迹，得請屬封。顧千里之寄非輕，惟二天之庇是賴。旌麾在望，未容履舄之親；訓約素嚴，敢怠規繩之守。涼風初肅，迅召非遙。善保天和，式慰輿頌。
《高峰文集》卷九。

代謝走馬啓

某官公忠茂著，節義藹聞。持天憲于一方，采民謠于萬里。敢圖孤迹，得請屬封。託巨庇以方深，仰高風而彌切。江山爲阻，趨履舄以未遑；繡斧所臨，徒淵冰而懷懼。旻秋戒肅〔二〕，泰宇育和。更冀保綏，式慰瞻頌。
《高峰文集》卷九。

〔二〕戒：原作「戎」，據文意改。下篇同。

代謝龐帥啓

某官英才瑞世，高範儀時。屏翰一方，師帥列辟。有可大之賢業，以自結于主知。聯榮內閣之清班，增重東吳之巨鎮。敢圖瑣質，偶遂私心。竊守下邦，密連治壤。露分美化，賴靈海之餘波；景仰老成，況高山之在目。茲爲厚幸，足庇孤蹤。徒祇畏于簡書，阻經趨于旌節。西湖風月，暫留醉于融樽；北闕鵷鸞，諒行趨于舜陛。高秋戒肅，良覲未諧。仰惟調鍊之精，式副倚毗之重。《高峰文集》卷九。

代謝揚州判府太尉啓

恭惟某官著龜舊德，柱石元勳。惟周之均民，固被其膏澤；若孔之卓天，未絕於斯文。睿眷特隆，士流永重。孰不願借齒牙之論，固當皆在鑪錘之間。致茲椎駑，亦沐輝潤。《高峰文集》卷九。

代謝判府中書啓

某官主張吾道，提掖士流。王室籓維，式重玉符之寄；帝心簡在，佇隆巖石之瞻。顧惟椎駑，實沐輝潤。《高峰文集》卷九。

代謝宮使林顯謨啓

某官爽邦著哲，命世大儒。文章學者之宗師，行業士流之矜式。孰不願借齒牙之論，固當皆在鑪錘之間。自惟懦庸，寔出提拂〔二〕。《高峰文集》卷九。

〔二〕篇末原注：「蔡攸顯謨、何志同龍圖云：『道學命世，公忠得君。藹然聞譽之施于身，卓爾謀猷之告於后。』」

代賀李漕加職啓

伏審光被殊恩，榮遷峻職。凡在庇休之下，舉深忤蹈之情。恭惟某官清廟希珍，巖廊重器。早膺

妙選，薦歷華塗。茂碩德之公忠，藹通才之強敏。錢流地上，知四賦之善經；名落人間，寧三載而徐陟。繫寵光之載錫，謀眷遇之彌隆。要任所階，僉評惟允。某側聞加命，良劇懽驚。望旌榮以誠馳，阻門闌之慶謁。《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常平鄧提舉啓

光膺睿渥，榮擢使華。接廉之初，部屬交慶。恭惟某官天麟異稟，廟璉希珍。香名籍籍於縉紳，高步駸駸於霄漢。惟鰥孤寡獨之政，若開闔斂散之權。委寄匪輕，選擇故妙。某托庇茲始，望風實勞。覲粹表以非遙，振懦衷而增抃。《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提舉曾察院啓

某官學窮性命之原，道識文武之大。橫經璧水，蔚爲儒者之宗師；執法烏臺，久著正臣之風采。惟郡國之敷教，屬明聖之留神。《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提舉常平齊博士啓

光膺睿渥，就易使權。旌旆初臨，部屬交慶。恭惟某官風期俊邁，進止詳華。韜命世之才猷，抱濟時之器識。傳經東序，蔚爲儒宗；敷教南閩，休有士譽。某望風有素，覲德未諧。託巨庇以方深，震懦衷而增抃。《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監司郡守冬至啓 一

魯雲紀瑞，周曆頒元。氣應卦以潛升，道法天而俱運。恭惟某官學趨賢聖，行通神明，望重朝廷，寄崇方面〔一〕。茂對履長之序，允爲逢吉之期。佇被褒書，益躋要路。某限居官次，阻造門庭〔二〕。祈頌所深，敷宣罔既。《高峰文集》卷九。

〔一〕此句下原注：「發運云：『職隆師帥。』」

〔二〕此句下原注：「發運云：『阻伏旌麾。』」

代賀監司郡守冬至啓 二

魯雲占瑞，堯日迎長。當陽類之潛升，宜吉德之昭慶。恭惟某官玉壺清質，金節重權。方欽時以亮功，益宜民而受祿。某限守城鑰，阻造門闌。望旌榮以非遙，奉醪觴而莫及。永言祈頌，曷既敷陳。《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監司郡守冬至啓 三

日行北陸，雲瑞西郊。初陽應候於黃鍾，亞歲盛儀於紫禁。恭惟某官允迪吉德，茂對嘉辰。惟事君之盡忠，當宜民而受祿。某限守符竹，阻慶門闌。祝頌之情，敷宣罔既。《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鄰州通判啓

晴雲昭瑞，化日迎長。一陽當復古之初，萬彙訝泰亨之漸。恭惟某官夙躬令德，茂對嘉辰。方欽時以亮功，益宜民而受祿。某限守符竹，阻慶門闌。祝頌之情，敷宣罔既。《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新通判啓

伏審光被殊恩，榮拜新命。將有親依之幸，曷勝抃蹈之情。伏惟某官廟璉瑰奇，天驥超絕，聿逢華旦，茂展嘉猷。徹淵聽于九重，播香名于四海。陳仲舉豈衆人比，請爲題輿；龐士元非百里才，宜升別駕。鴻飛陸漸，鵬從風搏。輿望交忻，僉評惟允。某間關奇迹，晚晚餘年。方深瘝曠之憂，乃獲明哲之助。其爲慶慰，莫可敷陳。《高峰文集》卷九。

代通判賀交代啓

伏審光膺宸綽，爰駕屏星。當獲賢者之交承，曷勝鄙心之榮幸。恭惟某官天麟殊稟，廟璉希珍。素韜經世之才猷，茂著濟時之職業。英聲籍甚，士望翕然。故朝廷爲官擇人，擢西門之異績；而州郡量能授職，斥東郭之濫吹。輿論適平，榮途載始。某聞風惟舊，僭德實勤。覲粹表以非遙，震懦衷而增抃。尚祈葆鍊，式慰願言。《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徐發運啓

伏審光被殊恩，總司大計。下九重之溫詔，騰六路之懽聲。凡在庇庥，孰不抃蹈。恭惟制置發運學士英姿粹氣，稟于天然；博識宏才，周于世用。薦更使事，皆出上知。攬轡登車，豈止藉澄清于一道；飛芻輓粟，抑將資豐羨于九年。眷注特隆，倚毗益重。某托蹤惟舊，沐德良深〔一〕。望森戟以誠馳，阻崇墉之慶謁。涼飈戒肅，坦履集祥，善保天和，式慰輿願。《高峰文集》卷九。

〔一〕沐：原作「沐」，據文意改。

代賀提轄加團練啓

伏審肅膺殊眷，榮拜新恩。增使節之光華，極輿情之懽抃。恭惟某官珪璋粹質，金石純誠。懷仁義以事君，嘉謀猷而告后。選擇而使，故當不後于衆人；精白以承，果見特優於寵數。某側聞褒詔，竊劇忻悰。望旌榮以非遙，尚門闌之阻慶。《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杭州知府李待制禮上啓

伏審拜恩寵綽，開府剛辰。聯榮內閣之清班，增重東吳之巨鎮。恭惟某官遠猷經國，高範儀時。方聖主之急賢，屬大邦之建長。不容終制，遽責移忠。九賦飛輪，靡見頓芒於恢刃；三農坐阜，佇開載路之權謠。某假守隘封，密連治壤。露分美化，賴靈海之餘波；景仰老成，況高山之在目。茲爲厚幸，竊震懦衷。悵旌榮之非遙，阻闌門之前慶。西湖風月，暫留醉于融樽；北闕鵷鸞，諒行趨于舜陛。新霜在候，坦履集祥。更祈葆練之精，式副倚毗之重。《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諸監司鄰郡正啓

王正謹始，歲事聿新。與國同休，屬時巨哲。恭惟某官遠猷經國，高範儀時。夙夜惟寅，盡君子事天之道；中和樂職，抑古人求福之方。茲順履于嘉辰，宜倍膺于殊祉。某限守城鑰，阻奉壽觴〔二〕。慶頌之誠，敷宣罔既。《高峰文集》卷九。

〔二〕此句下原注：「鄰郡作『阻造賓閣』。」

代賀徐發運知杭州啓

伏審拜命恩綸，易旌巨鎮，仍涉圖書之法從，不離繡斧之提封。凡在庇庥，孰不忭蹈。恭惟某官朝廷重器，縉紳名流，識洞幾先，智周物表。屢光華于使節，輒豐衍于邦儲。初若運之掌中，如見流于地上。乃言可績，所至有稱。猶利刃常恢恢乎有餘，譬善戰雖多多而益辦。精忠上達，一飛果致于青雲；溫詔亟頒，三接遂躋于丹地。屬此大邦之建長，況當聖主之親賢。謂其腹心之臣，付以股肱之郡。自昔湖山之美，聊慰去思；佇聞襦袴之謠，共歌來暮。第恐赴功名之會，矧方遭眷遇之隆。旋即賜環，不容暖席。某久托蹤于治部，行竊照于善鄰。聞大旆之將臨，覺愚衷之增快。更祈保衛，式副傾依。《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應運使除發運啓

伏審光被殊恩，總司大計。下九重之溫詔，騰六路之懽聲。凡在庇庥，孰不慶慰。恭惟制置發運學士英姿粹氣，稟于天然；博識宏才，周于世用。薦更刺部，連上最書。繫彼東南之區，是惟山海之藏，提封幾乎千里，經賦半于九垓。儻非當才，孰將倚辦？惟忠純之節，藉甚縉紳之間；而仁義之

餘，歸于理財之策。豈止藉轉輸于一道，抑將資豐羨于九年。眷注特隆，倚毗益重。某假符有守，贊慶未遑。迎大旆以非遙，在鄙懷而增抃。《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劉運判陞運副啓

伏審光膺宸檢，榮陟使權。命下九重，懽騰一道。恭惟某官風期俊邁，進止詳華。茂碩德之公忠，藹通才之強敏。裕民足國，不勞四賦之經；定分正名，寧俟三載之陟。繫龍光之遽被，亦善最之亟聞。眷眷特隆，榮途伊始。某依仁有幸，托庇方深。望森戟以非遙，阻崇墉之前慶。其爲忻忭，實倍等倫。《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王郎中除運判啓

伏審光膺宸檢，榮領漕權。士論交孚，部屬胥慶。恭惟某官才猷敏邵，業履高明。動淵聽于九重，播香名于四海。粉闥推輝，晝繡言還。亟聞鎮撫之賢，遽被光華之選。裕民足國，肯效獲十禽于終朝；賞善旌能，將見遷九官于一歲。某依仁有素，托庇方深。迎大旆以未諧，聆好音而增抃。《高

代賀新提舉常平啓

伏審恩新帝綍，光動使星。籍甚梁楚之聲，懽然吳越之境。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絕足天驥，無瑕世珍。方凌厲于九霄，暫光華于四牡。惟鰥寡孤獨之政，允屬仁人；矧開闔斂散之權，更資達識。某假守治部，傾心下風。永言依賴之深，竊幸趨承之邇。《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杭州徐待制禮上啓

伏審易旂重鎮，開府剛辰。光輝昔日之湖山，鼓舞平時之部屬。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猷濟世，忠藎得君。九賦飛輪，靡見頓芒于恢刃；三農坐阜，佇聞載路之懽謠。某假封隘守，密連治壤。依仁有幸，竊照益多。徒深燕雀之誠，阻從賓客之後。《高峰文集》卷九。

代答致仕朱承事啓

簿書銷日，長慙郡治之無聞；緘翰及門，遽辱里居之過與。衰顏有腴，厚意難勝。伏惟某官奎壁

儲精，珪璋挺器。早潛心于聖域，亟馳譽于英躔。竹帛功名，因循蹉跎。雲山中履，鼓舞來歸。方茲竊慕于高風，豈謂反形于善頌。省循非稱，愧荷徒深。《高峰文集》卷九。

代賀運使加職

光被殊恩，榮加秘職。凡在庇庥之下，學深懼忤之情。恭惟某官業履高明，風期俊邁，薦膺使選，皆出上知。挺偉節之公忠，藹通才之強敏。裕民足國，不勞四賦之經；考實論功，寧俟三載之陟。繫寵光之載錫，諒眷遇之彌隆。要任所階，僉評惟允。某側聞加命，倍劇忻悰。望森戟以誠馳，阻崇墉之慶謁。《高峰文集》卷九。

代謝諸司及鄰郡啓

六屬備員，僅免曠官于天府；一麾假守，慙非共理之人材。爰托庇庥，實深忻幸〔一〕。重念某斗筭微器，鴛散凡姿。漫仕江淮之間，薄遊輦轂之下。紫微青瑣，難追翰墨之時英；皂蓋朱幡，尚取簿書之俗吏。自天疏寵，無地藏羞。此蓋伏遇某官提掖士流，推轂善類。陰借齒牙之溫潤，曲矜羽翮之凋零。致茲懦庸，亦叨委寄。懋明德意，蘄仰合于詔條；祇奉簡書，庶不違于約束。永惟疏拙，更賴

函容。佩荷至深，敷宣罔既〔二〕。《高峰文集》卷九。

〔一〕此句下原注：「鄰郡云：『深幸善鄰，獲依大庇。』」

〔二〕此句下原注：「『委寄』以下，鄰郡云：『露分美化，賴靈海之餘波；景仰老成，況高山之在目。載言忻佩，豈易敷陳。』」

代答新通判啓

冒玷分符，適諧視印。內惟謏薄，何以堪任？媿脩謝之未遑，辱賸書之先及。勤詞載玩，謙德難勝。伏惟某官望重朝端，材標國器。尚屈偏州之佐，猶安仙里之居。諒峻召之匪遙，豈辱蹤之得比。更祈葆鍊，式慰頌瞻。仰荷之誠，敷宣罔既。《高峰文集》卷九。

代人謝舉改職官啓

荆南

三語玷員，苟道西曹之謫；二天表行，濫蒙東郭之收。云云。竊以難全者天下之才，易事者君子之道。惟才異用，故有貴于器使；惟道善貸，斯不吝于甄收。若羣材成厦，而椳闌店楔之亦求；如庶

羞享神，而繁蘋蘊藻之猶薦。要當博取，豈或遐遺。云云。是故南陽識范滂澄清之志，於在功曹；北海知孫韶輔佐之才，方爲郡掾。何必冉冉趨庭之屬，訖無峨峨奉璋之資。惟荆巨藩，實楚重地。襟江佩漢，控蜀臨吳。節制乎十餘州，部屬乎八大縣。固有廉潔善吏，亦多通達名儒。循良餘古人風，論議究當世務。有將有相，宜可以爲君得人；興賢興能，亦足使在位美俗。如某者簪裾末胄，詩禮寒門。發策決科，憚加鞭于蒲柳；抱關擊柝，甘竊食于桑榆。屬王事之不遑，曾私恩之靡及。沿激何啻萬里，蒞官初未二年。險阻艱難蓋備嘗，欽歆歷落真可笑。遽敢比德乎青州從事，惟知謹職乎白水真人。云云。某官云云。揆藻儒林，英聲夙著，策名朝列，令聞亟馳。薦揚歷于省垣，屢光華于使節。斗南何有，冀北應空。尚淹夔、契之經綸，暫膺方、虎之委寄。一戟不折，羣蠻來威。拓地開疆，日始逾于百里；褒功顯德，歲將見于九遷。然而云云。臨機應變，舉必出于萬全；拔滯振淹，得但希于十半。遂令孱陋，亦預品題。烏布帳前，欲免望塵之拜；青油幕下，或當倒屣之迎。僅同螻屈之信，稍類飛鴻之漸。敢不矜持士節，佩服官箴。雞壅豕零，誓圖來效；兔葵燕麥，忍取虛名。尚無愧堪一割如鉛刀，豈不能致千里如跛鱉。已蒙與進，登激浪之龍門；竊幸同升，附追風之驥尾。《高峰文集》

與明應仲簡

《傳》懜爲此說，亦過矣。猶曰「道在邇」，亦言道之理無不在耳。予一以貫之，言理之無二耳。「思無邪」，「存其誠」，言求道之方耳。學若見道，聖人之道自當解釋，無有疑礙。雖自立言，而自然與相關通，不必疑其皆口耳也。悲夫！學者翫聖人之言久矣。今有以聖人之言教者，譬猶青巾携籃行市中貨墨，雖真呂仙，莫之信矣。故君子之徒每相戒，不以言語輕示人，正爲徒取侮矣。且吾友以爲道若是平常，則是匹夫匹婦守常而無知者，便是真得道人，此又不然。聖人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夫婦之愚，日用則有之，不可謂得道。萬物皆由道，惟聖人能體之。學未至聖，則有知道，知道不必能體，然直謂之專口耳，則不可也。學者有講習，講然後明，習然後固。六經奧旨，學者所當盡心。求之經而得吾心，求之吾心而得聖人之心，則一。將有堯舜禹湯周孔，不以文字傳者無異，何用撥棄文字，蔑視師友，然後爲善學耶？所未敢聞命者如此。若以爲不然，更望反復見教。與公非世俗之交，雖極言之無嫌也。《高峰文集》卷九。

與黃思賢侍郎簡

某曾祖母享年九十有三，方無恙時，家兄有子女二，是爲五世孫。曾大父享年八十有八，方無恙時，家兄復有兒女孫各□，亦五世孫也。今大人八十歲，家兄之孫十四五矣。加數年，見玄孫不難。「世綵」名堂，爲是也。然敝居舊爲綵戲亭，中奉大夫劉會元爲作記。昨任秀州儀曹日，又嘗以名官舍之軒。故黃秀實作詩序，止道加禾綵戲軒事「二」。後以綵戲無相繼，見高元意，而軒亭似非燕老之地，故更建堂，而以「世綵」名焉。前後題詩者，皆主賦此事，而記序異詞，軒亭異所，若不足考。願得數言，序而合之，幸甚幸甚。《高峰文集》卷九。

「二」加：當作「嘉」。嘉禾：郡名，即秀州。

與謝參政任伯咨簡

某近日聞諸大盜皆渡江，但以爲江北無所得行劫就食，勢當如此。今日見僞赦書，方知有畫江之意，當是爲所迫逐而來，然亦安知其無所授耶？每日十數萬，縱橫江東，恣行殺掠，江東之人宜無免

者，豈不痛哉！諸將縱賊，不敢輒擊，朝廷避虜，不敢寧居，懦慄之民，將安逃其死乎？僕竊以爲天下未有無其志而能爲之者，況大勳大業，豈容畏避苟且，而欲望其有成乎？靖康之失，獨在于不能決戰，以至遺恨滿天地，尚可蹈其轍乎？光武親冒矢石而獨勇于大戰，蓋其志既定，謂天于此必相我，非輕用其身也。今虜與大盜皆嗜殺人，人深憤恨，是天相我之時也，何憚而獨避之乎？四海顛顛，望朝廷爲之主，虜騎未動，已先廢百司庶務，但爲遷徙計，不知終欲何爲？江北方務聚人，而我實散之，得失將何如哉？此僕所痛心而不能已也。仰恃嘗遊門下，敢爾僭率。儻可復吾君否？死罪死罪。

《高峰文集》卷九。

答陳幾叟簡

前書承報示春夢，且有相勉意，良好笑，翰林學士豈可旋學做耶？假令萬一真有誤命，則有力辭而已。然平日不願爲詞臣，如荒蕪拙澀，殊不可爲，此公所知者。亦復有鄙見，與世不合，雖公亦未必知。近世詞命，君褒其臣，不啻如諛佞者之頌德。未有鄉黨之行，尺寸之功，而除書累千百言，至有批答多于辭表者。僕常不以爲然。又有甚不近人情者，除命方新，比德伊、周猶若有餘；俄而貶黜，則曾閭巷小人之不若；他日召還，或又復爲伊、周。此皆詞命不吝其始之過也。自古除書，無如《微子之命》褒稱爲多。彼自是作賓于王家，故特異，然亦未比後世之一二。如舜命九官，非不重也，

豈在多詞？矧當艱難倉遽之時，乃猶崇飾虛文不已，獨不可少變從簡嚴乎？如欲如今日之詞臣，使僕能文，亦所不敢，況不必能也。常欲建明此一事，顧未有便。偶公記夢，聊亦閒論，當一夕劇談耳。

《高峰文集》卷九。

與秦相公簡

某今日以在告，不得詣府第請問事宜。訪聞兩日人情惶惑，引去者衆。以愚鄙所見，且須別降詔書，曉諭中外，使人無疑心，然後國事可爲。蓋前日所榜賜諸帥詔，不肖所以喋喋有請者，非謂其簡略未盡，正謂立意未厭人心。蓋前此舉國之人皆不以和議爲然，今徒云已許歲幣等事，是猶不以和議爲未是，此人情所以汹汹也。要須痛自引咎，謂我所見不明，猶不悟醜虜之言不可信，至於拂億兆憤怒之心，抑貔虎踴躍之氣。求從所欲，果又墮其計中，此我之過也。自今一意治兵，更無他議。若秋高馬肥，虜騎益至，當議親征，與之決戰。人心攸歸，天道效順，我之成功，庶可必也。麻制既難爲榜示，檄書又未出示，衆庶不見朝廷指畫次第，故未能無疑耳。山東、河北，傳檄以諭人心，似不可緩。雖道路不通，亦須委自諸將，付硬探人，多方達朝廷之意，茲其時也。伏幸裁處。《高峰文集》卷九。

與荆南知府劉節使錡簡

某頓首：伏承出師屢捷，大挫犬羊之鋒。妙算奇勳，暴白赫奕，雖深山窮谷之人，莫不傳聞而鼓舞，何其盛哉！高明固不自以爲功，然天下後世，孰能掩之？某衰朽亡能，待盡朝夕，尚幸朝廷早以恢復爲大計，委于公，庶其濟也。公能無意乎哉？因輒僭及。《高峰文集》卷九。

書贈馮生

世之名技術者，類多異端末習，徒以投好流俗，初無補於名教。惟圖象之妙，獨能使孝子慈孫瞻仰恭敬，儼如逮事。其所以慰藉人心，無有窮也，藝之不可廢者歟！馮君安民得此三昧，未見倫比，且能自持其術，而不苟取悅於人。賴澤醜好，直與造物者同坯冶於筆端，而無敢設焉，茲可尚已。建炎戊申，余念高曾先世繪綵黜剥，命一新之。蓋館之逾月而厭觀其能，於其告行，書此以爲贈云。

《高峰文集》卷一一。

御書三十二字跋尾

紹興二年三月

考校試卷，當以忠正直言、利害切當、文辭富贍爲上等，阿附諂諛、文辭蕪累爲下等。

紹興二年春三月甲寅，上御便殿策試進士。越翼日，遣中使持宸翰遍示考官以去取之旨，凡三十有二字。且命留賜詳定官。臣等祇奉訓詞，敢不悉心以奉休德。竊惟理亂之機，常在於聽納之際。忠言入則正道勝，而治所由興；諛言入則邪道勝，而亂所由起。人主悅諛而厭忠，古今一轍，故治常少而亂多。今陛下求言之誠，擇善之審如此，用圖中興，其庶幾乎！詳定官、左宣教郎、守尚書禮部員外郎臣林待聘，左朝議大夫〔一〕、行右司諫臣方孟卿，左朝散郎、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賜紫金魚袋臣廖某謹書。《高峰文集》卷一一。

〔一〕夫：原無，據宋官制補。

嘉興簿廳三秀堂記跋尾

爲才臣題

人固有務爲高潔者，以斗升爲不足以委身而輕去之，則他日冒萬鍾而不辭，曾無足怪。夫惟可仕

而仕，當已而已，委蛇俯仰，與物無忤，而我常自若，是謂知道之君子。吾友才臣，庶幾其進于此乎。《高峰文集》卷一一。

郭傳師太尉曾祖墓銘跋尾

紹興元年十二月

道家忌世將，史遷以悼成紀人，其言固有味。觀汾陽特進公家，節鉞相承，方興未艾，豈忠義之澤非可以世數期，而況代有似之，故當不同歟？紹興元年十二月五日書。傳師名仲，爲殿帥。《高峰文集》卷一一。

戲題邪說辨尾

區區不揆，譬之敵人擁百萬之衆，似不可當。然澶淵一矢，雖疲軟羨卒發之夢寐間，不害其能中也。《高峰文集》卷一一。

續秦叔度所書喬君宜治朱氏事〔二〕

秦叔度所書君宜治朱氏事，余時官於秀，蓋親見之。凡杖十數輩，不止一蒼頭耳。方其爲民父母，仗理守正，不畏強禦以庇其下，若是之力。至於退而閑處，沉酣墳籍，則愒然若無意於世者。其卷舒固有道耶？惜乎不壽而死，遠者大者，遂不見於世。《數類》之書且傳，後人徒知其博學而已，良可恨也。延平廖某書。《高峰文集》卷一一。

〔二〕原文前附秦湛《書喬君宜治朱氏事》，今刪。

古今通系圖後序

古今人常患史牒浩渺，詳首罔末，舉其中而遺其上下，弊精瘵形，白首鉛槧之間。初若泳諸溟海，四無涯涘，恍然莫知所從出。雖明珠大貝，異物深錯，烏能盡攬而有？於是始爲之圖錄，以提其大要者多矣。最先唐劉軻爲《帝王照略》，爰自太古，訖於當世，比聲成句，纔盈千言，而興亡世數，歷歷槩見。國朝司馬溫公亦嘗有獻於神考皇帝，略虞、夏、商、周之史世俗所習知者，而斷自戰國，

至周之顯德，凡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小大之國，存亡興替，悉繫之年，號《歷年圖》。抑又稍著理亂之由，而更足爲世鑑者也。頃年書肆所鬻有五：曰《運統紀》，曰《帝王紹運》，曰《列聖節要》，曰《古今易覽》，皆爲圖焉。雖詳略不同，經畫小異，要有意於參備，不爲苟作。建安丘與權出入經史，爲閩聞人，出己意爲《古今通系圖》，莫知與四者之作孰先。後觀其編次纂繫，連屬上下數千百年，條理明晰，粲然洞照，略而紀之，蓋又非數者比也。然與權初爲書帙刊之，未便於覽。予因暇日，更圖之爲五軸朱畫，以辨正統。一縱一橫，曲折而下，離者卒合，斷者復續，列之壁間，連連乎洞視古今，而無有滯礙者矣。復摭傳說，稍廣其載。國名主號，皆爲詩以次之。非敢爲勞，姑因丘而善其事耳。《高峰文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二九九八

廖 剛九

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進故事

《前漢武帝紀》，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寢，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

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臣觀自古人主欲命令之行，未嘗不用賞罰爲先。然施於薦舉之當否，每見其僅存而終以廢弛，豈以賞罰爲不足以勸懲者哉？大抵徒以求賢爲美事，而不知其真爲急務。故薦者不以爲有功，而不薦者不以爲可罪，而謬舉者又以爲適然其情爲可恕。此賢才所以淹滯，不爲世用，而姦邪之徒得以肆朋比之欺，凡以求之之誠不至故也。恭惟陛下寢寐賢哲，方詔從臣各舉所知，丁寧懇惻，德意誠至。羣臣孰不感激，務極搜選，期於盡得天下之俊乂，以復陛下。然所貢賢者必有賞，不賢者必有罰。董仲舒嘗爲漢言之，所不可廢也。元朔設法若是其嚴，而終武帝之世，以薦賢失舉被賞罰者，不知凡幾何人，豈但爲文具耶？夫惟加至誠，信賞罰，則薦者不敢苟，而所得無非賢矣。所得皆賢，然後篤信而專任之，不使小人得以間焉，則賢者得以盡其才，又何功不成，何治不舉！君子之道，於是乎得矣。《高峰文集》卷六。

十二月四日進故事

唐貞觀三年，太宗謂房喬、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受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佐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聞人主之職在於論相，宰相之職在於求賢，古今不易之道也。夫深居九重，其尊如天，何由知天下所謂賢者而進之？雖在廷百執事之賢者，亦無自而詳知之。訪之左右近習則不可，然則如之何？亦屬之於相而已矣。是故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爲是故也。若夫爲相者，必知相之職果在於爲國家求賢，分職授事，使之各盡其才，以共治天下。譬猶梓匠之作室，又負偃植之材各有所任，斤鋸斲削之工各有所施。爲梓人者，審曲面勢指使，而羣工役焉，蓋無所勤勞而室已成，是爲得矣。故李克知魏成子之當相，以其能爲國得賢也；陳平不知錢穀決獄之數，而不以爲愧，蓋以卿大夫各得其職爲己任故也。非知相之體耶？夫以貞觀方盛之際，國家閒暇，若不必求賢爲急，亦不必細務之不暇治，而太宗所責任宰相者如此，然則況於多事之時乎！《高峰文集》卷六。

十一日進故事

唐貞觀四年六月，發卒修治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宮，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以洛陽土

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處亦無傷也。」

臣聞人君之愛民也，惟恐其厲之，而常失於不察；人臣之愛君也，惟恐其違之，而常失於不忠。夫人君凡欲有所爲，天下爭趨之，有過爾，無不及也。彼徒以奉上爲心，而不暇顧民物之利病，一或告戒之不嚴，檢察之不至，則耳目之所不際，斯有受其弊者矣。故雖愛民，而常不免於厲之也。何謂失於不忠？夫人臣受命以興事於外，孰不欲利國便民，置君於無過之地？然而志或牽於寵辱之私，設若有所營繕，必將宏侈是圖，以求媚其上而悅之，斯不以其道矣。故雖愛君，而常不免於欺之也。若太宗之與玄素，蓋審乎此。天下初定，君臣相與警戒，謂役瘡痍之人治宮室，是遵亡隋之轍而過之，將與桀、紂同歸於亂。其臣極言之而無所諱，其君亟從之而無所吝，此貞觀之治所以日盛一日，而後世莫之及也。茲者鑾馭念會稽之久駐，將幸武林，方遣使經營，而訓詞懇惻，深戒擾民，蓋視唐宗爲先見矣。然期限迫則民力或苦於役作，材費廣則民財或竭於供輸，事勢有不免者。雖將命之臣率皆忠良，不忍以側媚欺陛下，其如凋瘵之餘，不堪重困，易以怨嗟，尚不可不察也。且武林非可久之地，陛下志不在焉，因陋就簡可也。臣願陛下降咫尺之詔，申勅使者若杭之守宰，深責之以無擾，且使敷告其民而慰安之。庶知陛下不忍困吾民於無益，凡皆不得已耳。《高峰文集》卷六。

十六日進故事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臣嘗考唐德宗建中之際，方事征伐，苦軍實不足，乃暴賦橫斂以繼之，如稅間架、除陌錢之類，無所不至，故愁怨之聲聞於道路。時陸贄奏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嗚呼！理之所在，不謀而同。若文侯之詔其臣，贄之告其君者，可不謂萬世之龜鑑耶？且夫緣軍費而取於民，固有不得已者，如今日國家之事是也。然而要當去冗濫，察僞冒，抑僥倖，不以涓涓之積洩之於浩浩，庶乎其可也。蓋取之多得，而不究其所從，則若文侯所謂「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泉布十倍」，不可不監也；取之多傷，而不慮其所終，則若陸贄所謂「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葉顛瘁」，不可不戒也。何則？君民一體爾。手足病者，心志必不能寧。民且貧困愁苦而不聊其生矣，君獨得安乎哉？故《易·剝》

之六四曰：「剥床以膚，凶。」以床者膚之所依也，剥床不已，必侵于膚。君者，民之所載也。剥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也。」是以聖王之用民財也，皆如民之膏血視之，雖欲不敢妄取，雖用不敢妄費，雖喜不敢妄予，故節以制度，凡皆不得已而後用，則民亦樂爲之供億矣。《書》曰：「萬民惟正之供。」謂是也。爲天下者，可不法諸？《高峰文集》卷六。

二十四日進故事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尚書》：「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王若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臣嘗竊謂人君端拱巖廊之上，左輔右弼，前凝後丞，或書於左以謹其動，或記其右以謹其言。彌縫袞職，則有持議之諫臣；振肅朝綱，則有執法之御史。相與謀謨贊襄，交修夾輔，宜亦可以立

於無過之地矣。然而穆王之命太僕正，丁寧告戒若是其詳且至，豈以公卿大夫爲弗克祇厥辟哉？是不然，大臣之進見也有節，而僕臣則起居之與親；廷臣之獻說也有時，而僕臣則出納之與稽。巧言令色則善諛，便辟側媚則善惑，是故不可不簡也。蓋一日之暴不勝十日之寒，一齊之傅不如衆楚之咻，惟吉士乃弼后於彝憲，若儉人則迪上以非典矣。故雖文武之齊聖，昭令聞於丕顯之謨，有迪教之四人；敷大德於丕承之烈，有同心之十亂。亦曰：「侍從僕御〔二〕，罔匪正人。」是知穆王之切責伯冏，孟子之爲宋王慮，非苟云也。後世之君，不知以聖哲之訓爲左右近習之戒，徒樂其輒熟，而不加察焉，卒以失德而取敗者多矣。無他，所漸者非其道也。嗚呼！由周文、武觀之，雖聖德之君，庸可忽諸？《高峰文集》卷六。

〔二〕御：原作「從」，據庫本改。

二年五月十三日進故事

《前漢·杜欽傳》云：「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佚欲之生害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享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

曷嘗不由女德？是以佩玉宴鳴，《關雎》歎之，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

臣竊謂宗社重事，莫重於繼承。陛下聖明，超越前古，雖春秋鼎盛，未嘗不切切以是爲念，實九廟億姓之至願也。然事有至理〔二〕，求諸己者未盡，徒欲爲不已之計，亦未之思也。臣聞土之積也不崇，不足以興風雨；水之積也不深，不足以生蛟龍。凡變化之所爲，其積之貴於厚蓋如此。故欲蘖之榮者，必培其本；欲種之實者，不槁其苗。一日之暴，未能勝十日之寒者也。是以聖人清心窒慾，葆精養神，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爲是也。陛下誠鑑古人所謂威儀之節，壽考之福，與夫佚欲之生害也。試居內之日，一月之間纔一再焉，如是疑不過三四月〔三〕，必有夢熊羆者矣。乃所以固壽命之本根，謀嗣續之要道也。臣不勝區區，願獻愚忠，輒忘瀆尊之罪，惟陛下裁赦。《高峰文集》卷六。

〔二〕有：原闕，據庫本補。

〔三〕如：原作「始」，據庫本改。

五年五月初一日進故事

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聞君子之養其德，常使暴慢邪僻之氣不攝於身體，況爲人上者，語默動靜繫天下之觀感乎？故《書》稱文王、武王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人君之動，則當爾也。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人君之言，則當爾也。曷嘗爲人而作輟哉？如劉洎之言，善則善矣，然若徒以善惡之名動太宗，是使人主惟名之卹耳，未廣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君子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使史官不記，天下人復不記，而其應違如此，言行之樞機，可以不謹乎哉！《高峰文集》卷六。

五月二十二日進故事

司馬光《紀聞》云：「國朝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健，年五十以上，若短不及格四指者，

皆免爲民。議者紛然，以爲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閭間，必相聚爲盜賊。緣邊諸將之爭尤甚。是時文彥博爲相，龐籍爲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陝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已不得去。」且云：「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十萬貫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陝西之民由是稍蘇。」

臣嘗聞太宗皇帝嘗曰：「兵雖衆，苟不檢閱，與無兵同。」誠哉是言也！夫兵不檢閱，豈徒冗食之爲民害，彼誠疲懦無用，則聞敵先恐，遇戰輒潰，是其敗吾事，何可勝言！皇祐揀汰之舉，真可爲後世法也。或曰，時異事異，且如今日諸將之兵，大抵皆烏合之衆，汰之則無所歸，豈承平時籍民爲兵之比？臣應之曰，古者兵有上、中、下、駟，不必同也。程其技能而等第之，亦在主將而已。不能戰者，以爲下軍，使屯耕而優分之粟，獨不可乎？若謂諸將所部皆貔虎之士，不可得而揀汰，則無是理，在朝廷斷而行之耳。豈惟少蘇民力，師老糧乏，患在朝夕，今日之務，莫此爲急。惟陛下留神焉，天下幸甚。《高峰文集》卷六。

九月十四日進故事

《唐·薛收傳》：太宗入觀隋宮室，且歎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進曰：「峻宇雕牆，商辛以亡；階土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是察，奢虐是矜，

以及於禍亂，何此之能保哉？」太宗重其言。

臣嘗竊謂薛收非善對者也。夫煬帝以奢虐亡國，與商辛、秦皇無以異。太宗既知之矣，徒贊其言，奚益？人臣欲進德於其君，當隨事有所啓沃，收胡不曰：「創業之君起於艱難，故未嘗不儉苦，其侈心之動，多在於守成之君。如隋高祖最尚樸素，一傳而爲煬帝，而窮奢極侈已如此。凡以坐享安富，欲敗度而無所忌憚，縱敗禮而無所儀刑故也。然則人主身自創業，知儉非難，但當作事使子孫可法耳。故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然後可以垂裕後昆。」一以禮義，子孫豈遽至於窮佚欲以取禍敗耶？若隋高祖者，徒儉而已，未見其能訓。臣故曰收之對未善，恨其無以警太宗也。《高峰文集》卷六。

六月初三日進故事

《三朝寶訓》：太宗皇帝嘗曰：「大凡有國家者，未有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呂蒙正曰：「此繫時運盛衰。苟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其將衰，則小人在位。」

臣嘗竊謂呂蒙正之言，殆以天廢人，非正論也。夫君子小人以類而進。人君誠用君子，則舉朝皆將君子，而治以興矣；時運之所以盛，誠用小人，則舉朝皆將小人，而亂以作矣；時運之所以衰，盛衰乃繫乎用人之得失。而曰：「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然則

亦將一聽其自爾耶？考之於《易》，小往大來，則有君子道長之象，馴致而爲《否》，亦辨之於早而已。故人君未嘗不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君子常少，小人常多者，其弊在於心術不明，而無以辨其邪正故也。君子小人雜然并進，不復甄別，則小人得以巧濟姦，合黨締交，而其類實繁，君子固恥與之比肩，望望然去之，而立於朝者寡矣。何則？小人立於君子之間，如木之有蠹，苗之有莠，蛇虺之在居室，終必敗類肆毒而後已，豈容君子之多也哉！因人主樂軟美而厭規切，則以諂諛之言間之。欲變白爲黑，誣詆中傷，則以疑似之迹投之；欲迎合快意，一網而盡，則以朋黨之說去之。此不可不察也。從古以來，治少而亂多者，職此之由耳。可不勉諸！《高峰文集》卷六。

十一月二十五日進故事

司馬光《紀聞》：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仁宗皇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黨，不可禁也，在聖鑑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

臣嘗竊謂朋黨之名實生於君子，而成於人君。何謂生於君子？蓋天下有正理，凡謂之君子，則必共由是理。故其出處論議，往往不謀而同，不約而合，則其立於人之朝也，亦豈有異趣哉？是以

小人指以爲朋黨也。何謂成於人君？夫君子小人雜然相間於前，人君初不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姑嬖嬖而兩成之。是以君子成君子之黨，小人成小人之黨，卒之憤惋切齒，而其牢終不可破，以致於敗壞國家，與之俱亡而後已，是則人主之過也。何則？彼是此非之說，雖若難辨，要能察情觀事，以理揆之，則亦安所逃乎！今夫直道而事人，君子也，小人則以阿順爲愛君；本義而賤利，君子也，小人則以掊克爲敏於事。君子無所爭，難進而易退；小人固寵保位，一與人校，則必巧肆詆陷，期於勝而後已。以類推之，雖情僞萬態，而其大致然耳。人主爲虛其心而辨之於早，則君子小人得矣，不必致疑於朋黨也。若偲偲然以朋黨爲慮，則任賢不得不貳，去邪不得不疑，疑貳存於胸中，是使小人得以乘間抵隙，而衆君子不復容於朝矣。此甘陵二部之釁，牛、李白馬之禍，所以遺萬世之恨也。臣竊以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皆本朝元臣，其所論朋黨之事，如出一口，大槩皆如臣所言。而修所著《朋黨論》、《五代史·書六臣傳後》，尤爲深切著明。臣願陛下書於屏幕間，以爲鑑戒，實宗社萬年之福也。《高峰文集》卷六。

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進故事

《三朝寶訓》：太宗皇帝至道三年，陳、潁二州有饑民，上曰：「朕爲民之心至矣。蒼生福薄，遂致天災流行，廩食不充。朕夙夜思惟救民防患之術，聞京師豪民藏粟，幸其災歉，以邀厚價，亦嘗諭教，

俗未能變，豈教之未明？將牧民之官不能宣道詔旨，而豪縱無知耶？朕法天撫育，固無間然。」

臣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雖堯、湯之世所不能免。惟聖帝明王修德於內，修政於外，是以雖有饑饉，而老弱無溝壑之患，壯者亦不致於流爲盜賊。凡以備之有素，救之有術耳。臣竊以去歲旱熯爲災，除行朝輔郡、浙西一帶豐稔外，自浙而東，江東西、湖南北，往往赤地相望，比聞食糟糠者皆是，而流離道路間，相枕藉而死者不可勝數。所在州縣不惟無以賑卹之，催科急迫，尚如平路，略不少寬。近聞中等上戶僅有食者，亦不免逃移，深可駭也。夫《周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十有二曰除盜賊。蓋必先散利以救之，薄征以寬之，至於索鬼神，則所以聚之者無不備至，然後可以言除盜賊。設待之者未至，則盜賊固未可除也。何則？老弱無食，有死而已。若壯者則必不肯死，聚爲盜賊，勢則使然，烏可以遽責之哉？是以聖人之政，必爲之周慮而備卹之者如此。臣願陛下詳味祖宗寶訓，申敕牧民之官，寬其賦租，盡發倉廩與民家之有餘粟者，量地遠近，通融救濟。庶幾饑民稍得食，而盜賊亦可以消弭矣。此所謂法天撫育，罔有間然者也。生靈幸甚。《高峰文集》卷六。

九年五月初七日進故事

《唐·李絳傳》：「憲宗曰：『諫官論奏不實，欲黜其尤者一二人。』」絳曰：『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四五。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

臣謂李絳之言，姑欲釋憲宗一時之怒耳。如謂天尊地卑，君臣之勢難合每如此，則不可也。夫至理所在，猶芻豢之悅口。人臣之進說，誠有當於人心，切於事情，亦何難聽之有？當於人心，切於事情，而不聽，則庸君耳。不然，則進說者其誠不足以動人主耳。言出於愛君之臣，而君非庸常不材之資，又何至每以爲難如此！古人譬以石投水，又云「從諫如轉圜」，曾何嫌疑之有！是則聖君賢臣相與之道也。《高峰文集》卷六。

八月初三日進故事

《三朝寶訓》：淳化四年，東窑務請以退材供薪。詔使臣閱視，擇可爲什物者，作長牀數百，分賜宰相、樞密、三司使，因謂李昉曰：「山林之木，取之甚費民力，乃以供爨，亦可惜也。」昉曰：「陛下聖智高遠，勤儉求理，事無大小，動出意表，雖在微細，無有遺棄。古人以竹頭木屑皆可充用，正在於此。唯慙臣下不克盡副天心。」

臣聞謹乃儉德，惟懷永圖。自古帝王之盛德，未有不以勤儉爲先，是以必仁民而愛物。仁民則不忍其勞，愛物則不侈其用，所謂暴殄天物，以奉一己之私者，無有也。夫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下逮鳥獸草木蟲魚，必使之各由其道，各得其宜，則帝王之治舉矣。太宗皇帝仁民愛物之至，史冊所書，不可殫舉。如以木爲牀，分賜近臣，所費幾何？而必以退材之可薪者，擇而用之，其儉德可見矣。又若官造弓弩，屠牛至多，乃令惟縱理用牛筋，餘悉以羊馬代之，歲省牛筋可千萬；計之窑務深院，每歲賦民蒿數十萬，乃令以木柶代之，遂減折科之半；嘗有油衣帘幕已敗壞者，有司悉欲毀棄，因令染院染練改製，得旗幟數千。凡此皆有司之事耳，而仁民愛物之意無所不及，而況大於此者乎！是皆可爲後世法也。《高峰文集》卷六。

九月二十三日進故事

石介《唐鑑》：或曰：人君深居九重之內，朝廷千官百辟，比肩而進，接武而退，何由辨得其賢臣而用之，何由辨得其姦邪而去之？對曰：賢臣與姦邪迥異耳，非爲難辨也，在人君密審而熟察，其可見也昭昭矣。其好直言君之短者，好直訐君之失者，好忠謀不避死者，好補時政之闕者，好不從君之欲者，好不徇君之私者，復爲當朝正人之所延譽者，爲左右小臣之所譖毀者，爲宮掖嬪后之所憎惡者，此則賢臣也；其好隨君之意，順君之旨，伺君之色，候君之言，探君之心，徇君之欲，好詭隨而從衆，好循默而不言，復不爲朝廷正人之所延譽者，爲左右小臣之所薦引者，爲宮掖嬪后之所稱美者，此則姦邪也。君以此察之，賢臣、姦邪甚易知也〔一〕。明皇欲罪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張九齡不

奉詔，李林甫曰：「此家事耳，何須謀於外人！」明皇欲加牛仙客實封，張九齡奏爲不可，李林甫曰：「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凡人觀之，皆以爲九齡賢，林甫姦，而明皇怒九齡不順己，善林甫能承意，貶九齡而相林甫，此明皇之不察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明皇失之，致海內罹毒，國祚將傾，豈止誤已千里也！任人之際，可不察歟？

臣聞人主之職，惟在於用人，用人之辨君子小人而已。察見其爲君子而用之，察見其爲小人而去之，則人主之能事畢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聖帝明王，以此而已。然而時君世主每於此不能者何哉？非哲不足以知人，則願治之心不切，未能勝己之私故耳。蓋君子、小人揆之以道，考之以事，固不難知，而闇於理者，或不足以知之，亦無足怪。若夫無願治之誠，而有輕天下之心，則於君子小人不必不知也，惟悅其順己者。故於君子終不能用，於小人終不能去，此則爲可罪也，明皇是已。明皇嘗謂林甫：「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是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也，非有輕天下之心而何？故後世有願治之誠者，當以明皇爲戒也。《高峰文集》卷六。

〔二〕知：原脫，據庫本補。

十年二月二十九日進故事

《三朝寶訓》：咸平二年，真宗謂張齊賢曰：「賞罰二柄，乃馭臣之銜轡，不可不謹。誤賞其功，猶或庶幾乎；若罰不當，人何告訴？尤宜重其事。」

臣伏觀自祖宗以來，明謹刑罰，惟恐濫及於無辜，忠厚之至，古無有也。而近時奉法之臣，容有未能體朝廷之意者，臣嘗竊有恨焉。夫有諸路監司，朝廷委以監察官吏之賢否、功罪而行賞罰者也。往往自謀太過，而不暇於謀人，如一司有所發擿，諸司必剡奏相應，惟恐後時，故於初不□□□之，果有罪與否也。規免失按之責而已，設有無辜，□倡□□□□交劾之後，舉將傳致其罪，無復有清脫者，此最今日□□□宗皇帝亦嘗謂宰相曰：「近者諸處奏陳官吏□□□□挾愛憎，自今當令明坐功過三數條以驗虛實。」臣願陛下申嚴明坐之令，不許剡奏相應，則無辜者庶獲免矣，是則祖宗之美意也。《高峰文集》卷六。

全宋文卷二九九九

廖 剛一〇

揚雄自比孟子論

辨道欲明，故自任不可不重；自任欲重，故自處不可不尊。君子於出處語默之間，亦顧所偶然者如何耳。若夫區區謙損之末節，恂默之小謹，於於閒宴可也，移之扶道貶異，立言垂教之□，奚啻從容拯溺、揖遜救焚之取輕笑哉？由是覆揚雄之所爲，其自比於孟子，殆不足以嫌疑論也。大中至正之道，猶性命饑□□□可易天下所貴乎聖賢者，□□□是而已。塞者闢之，强者□之，以瑩天下之昏昏，以曉□□□□孟軻也，揚雄也，豈復□□□□者也。□□□□□□□□之道明□□□非□□□其□□□燼之□□□之成說，道德之微意晦蝕□□餘矣。曲學左道之屬，乃姑摭異□，奮私見，以揚眉鼓頰於惛□之中。於是曹參、汲黯以清靜□，賈誼、晁錯以法制稱，京房以□異名。仲舒，儒宗也，而□□從之術；公孫，國相也，而遵墨、晏之行。是數子者，皆一時豪□□人，

而曾不免夫風聲氣俗之移，視先王一道德之世何如哉？逮夫元、成、哀、平之際，則又甚矣。黃、老又變而爲申、韓，災異悉流而爲符讖，學士大夫名節不振，而阿諛成風，巽輒敗俗，故王氏挾威福以□天下，從容談笑之間，遂移漢鼎，凡皆大中至正之道不明於天下故也。然則仲尼之道，孟軻之道，將何賴而不墜耶？雄之自比，宜矣哉！蓋邪正之不兩立久矣。不有以□之，則此無自而行；不有以滅之，則□□□而興。是故誚莊、揚之不法，鄙墨、晏之廢禮，譏申、韓之無化，斥鄒衍之不信。《太玄》明仁義之本，《法言》正君臣之分。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其與孟子之承三聖，功雖不及，而其所以處心宅志合矣。雄之自比，宜矣哉！夫禹、周公、孔子，聖人也。孟子於放邪說、息橫議之際，則自任以能承。雄之於孟子，何獨不然？然漢自竇后好黃老，宣帝雜霸□□，申、韓之術熾矣。雄以區區執戟之勢，謙恭自牧，日爲當世□□賤簡，況爲孟子之所爲，蓋不□也。何則？方列國時，諸侯求□□□如恐弗及。軻之道雖卒不□行，而諸侯尊敬之禮異矣。□□乃能遏楊、墨於訥訥爭歸□□。若雄不然，處曖昧危疑之□□□□有□□□而不得□□□□之不□□□□不必□□劣□也。嘗讀雄書，至其稱□□，未嘗不□嘉其知所向慕，□益憤荀況之□妄。學者尚□□新投閣之事爲可訾，是求馬□之味也，何忍焉。《高峰文集》卷一三。

心静天地之鑑論

即一心以觀萬法，萬法不爲有餘；即萬法以求一心，一心不爲不足。心之本其至矣乎？窈冥至道，若不可測，宅心於無營，則□者以之明；幽頤至理，若不可測，宅心於無蔽，則隱者以之著。此昔之欲見天地之純者所以不外求也。雖然，亦豈有擇而然哉？內觀無我，外觀無物，內外無足爲物我。冥於一，則方寸之地亦虛而已矣。虛無清淨而纖埃不留，寂寞恬淡而衆妄舉滅，則陰陽所以難終難窮之道，生成所以難測難識之理，初不出吾性分之內者，乃今不能逃吾之□照矣。《莊周書》曰：「聖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鑑此矣。」其然乎！請嘗論之。湛然圓明，無□無餘，物萬變而不汨，形萬化而不亡者，人之性也。圓者以運，方者以處，若有機緘而不得已，若運轉而不自止者，天地之情也。即不動之真以觀性，性者，其道之成體乎？即多變之情以觀天地，天地者，其道之致用乎？惟心之無物，無所不包而實無所包，本性之真以成體，而配天地之情以致用者也。静故體全，物物具足，而奚天地之理有不備耶？静故□□物物照了，而奚天地之心有不見耶？故心非求乎天地，而天地實不離乎心；天地非藏乎心，而心實不外乎天地。心則有得喪也，天地因之而存亡；心則有幽明也，天地由之有隱顯。謂天地□心之所能鑑則不可也，何則？陰陽之所以消長，四時之所以□謝，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臨，風雨霜露之所以散闕生殺，山岳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蟲鳥之所以變化，草木之所以

枯榮，意者豈無自而然耶？亦曰道實爲之而已。吾心之神，經□萬方，爲道主宰，方且與造物者遊於未始有物之初，而況天地之著焉者，有不得其所自爾乎？蓋道之所在，惟靜則明。心之所鑑天地，猶水之燭鬚眉也。方撓之以微風則不明，非水之性也；方汨之以邪思則不明，非心之本也。鬚眉常存乎水，天地常存乎心，而其所以咸見或不見者，靜與不靜而已矣。夫惟聖人原道於未始有物，則知物無非妄；悟道於物無非妄，則知動無非邪，是故非蘄於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則於其并作也，吾獨有以觀其復，其於芸芸也，吾獨有以究其歸，則其自有昧然無不□者矣。其靜也，非蘄於明也。室虛而白生，宇□而光發，精神四達，并流而無所不極，上際下蟠，見道如視，則不待仰觀俯察，而其所以爲天地者，了然乎胸次矣。是其真君之所照臨，真宰之所制服，將旁礴萬物以爲一，則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者也。神明者於此乎昭著，因以爲其鑑焉；形色者於此乎陳露，因以爲其照焉。是在聖人，猶爲不足道也。《高峰文集》卷一三。

邪說辯

或曰：「楊朱一於爲我，是爲無君；墨翟一於兼愛，是爲無父。君子以其言爲邪說淫辭，惡夫害道而傷教也。今有人焉，著書立言，在於明道扶教而兼該博綜，出入義理之妙，學者資之，不啻如仰大山北斗。而斥其書爲邪說淫辭，不已過乎？」余曰：「子亦知夫古聖人所謂邪說淫辭之指乎？楊

朱、墨翟，蓋古之君子人也。其不孝豈至於無父，其不忠豈至於無君？而孟子辭而闕之，若不可一日容於世者。蓋說枝於正道則爲邪，不必如放僻邪侈之所謂邪也；辭溢於正理則爲淫，不必如驕奢淫佚之所謂淫也。聖人之道，如繩之直，不可以少撓；如水之平，不可以少傾。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差之毫厘，謬以千里。』釋氏有所謂外道，吾儒有所謂楊、墨，蓋其所差毫厘耳。然充楊、墨之術，將遂至於無父無君，無父無君則與禽獸奚擇？誠以極其流則然也，孟子闕之，不得不力，爲是故也。然則後之塞路者，儻有類於楊、墨，安得不究其末流之弊乎？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彼陷於邪淫之見者，方言之成理，而未嘗見之行事，誰曰不然。惟其勢足以行其說，故利祿所誘，刑威所驅，天下之人靡然從之，而其害滋矣，豈一匹夫楊、墨比哉！何則？邪說淫辭，其叛於道也，初亦甚微，故倡而和之，咸自以有得於道而莫知其非，是故惡夫似也。唯明於道者知之，儻又坐視而不與之辯，使滔滔之流終莫之禁，則其爲害，果將何時已耶？嗚乎！道之不明也久矣，世未嘗睹聖人之正道，其不辯所謂邪說淫辭，無足怪已。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作《邪說辯》。《高峰文集》卷一三。

雜說

晉世尚清虛，而於孝行獨不薄，於他利欲之心少，則天性不滅也。阮籍不時哭而嘔血數升，王戎

不備禮而哀毀骨立，如吳垣之、趙景真輩，乃至殞於喪，則當時論人之賢，往往以孝行相推。後世徒有三年之文，而短喪之心皆是，蓋未得以清談廢晉也。

程氏天堂地獄之說，曷可廢哉！自古至今，弑父與君，滅恩賊義，負天下之大惡者不爲少矣，而未必皆被刑戮。不有此報，而長欲責天下之人爲忠爲孝如龍逢、比干，如衛宣公之二子之類，亦將何以慰爲善者之心哉？

吾儒欲建立世界，釋氏欲消融世界。消融世界，將以獨善其身，故常易；建立世界，將以兼善天下，故常難。吾於聖人豈敢有所去取，日暮途遠，姑欲學其易者耳。

方今之事，但當誰可以做，誰不可以做。若事之成否，又安可必循正理？行正道而爲之，智力又足以及之，若不能成，天也。未有能以智力論勝天者，如天可勝，孔子在衰周，亦須做得些工夫。惟其不可勝，故雖如管仲之智，僅能霸齊而已，不能一天下也。後世無管仲之智，而區區欲一天下，亦不量其甚也。故當以正爲之，以俟天而已。今日須某人方得，及其無功，則又曰某人亦非了得者，此非通論，但論其出於正與不出於正，及其智能如何耳。

壯老死生之變，形也。其不變者，心也。心且不變，況於性乎！或曰：「心性異耶？」曰：「心或有念慮，性初無存亡，是其不同也。」

戒之在得，謂見得思義之得。方少之時，有極其情欲以逐色而已；方壯之時，有矜其血氣以決鬪而已。皆未暇計得與否也。及其老而無能爲矣，慮患而怯，則全軀保家而不顧忠義，或失之貪生；更事而殆，則持祿養交而不顧廉耻，或失之貪榮；日云暮矣，懲平生貧寒自苦之無益，或失之貪財，蓋常情也。

天之所興，文王不遽取之，時則未也。天之所廢，孰將逆天而強爲之乎？恐懼修省以俟命而已。

有仁之心，有仁之德，有仁之功。齊宣王問牛，有仁之心也。顏子三月不違，有仁之德也。若管仲、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有仁之功也。雖欲不以仁與之，如其功何？故曰：「如其仁，如其仁！」

安樂者，安於理而樂於道也。惟安於理而樂於道，故得身心安樂將息者，不以外物役其身心而戕其性命，是以安樂。

常俗之情，強知強見，若說事中見事早，終不喜歸之他人，而爭強好勝者皆是。曾不知賢否初不在此，亦未思耳。

經史取其足以爲訓戒而已。當時事豈必盡信，蓋亦不足深考。人之功罪是非，朝夕之間，咫尺之際，有不得其實者，況千萬里之遠，千百年之久乎！此自古而然。只如《毛詩》，一時美刺，安知皆當其實？後之人會作詩之意可也。

《叔於田》主刺莊公，而詩皆美太叔之詞，若序無「不義而得衆」之語，誰能辨之？是真美之也！

人方少壯時，精力強明，不能力學求道，惟務決性命之情以逐外物。及其老也，然後知悔。方且問養生於方士，叩性理於禪流，日力已不給矣，況復疲備無能乎！

東坡《畫馬》詩，蓋取六一《盤車圖》詩語。《廬山絕句》「橫看成嶺仄成峰」者，亦似用此篇語。

東坡和淵明詩，篇篇過之，而終不及。蓋過者可過，而其不及者不可及也。或曰：「坡之文妙天下矣，非足蛇之過歟？」是又不必然，苟欲致景慕之意而已。

東坡著《武王非聖人論》，謂文王不爲而武王爲之，以見其非聖人。然則武王得爲賢人乎？臣不可弑君，豈獨聖人不可爲耶？意以武王視文王爲有間，是所謂以利心量君子，以小道議聖人，徒立異耳，無補於教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之言也，又何疑焉。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如湯、武、伊、周之所爲，自衆人觀之，若於人倫有所疑，而實無可疑，是所以爲人倫之至也。

巡社設先選物力高强，其弊有三：一、兼并多爲鄉里所惡，難得和協；二、賄賂便行，難得當才；三、人疑欲藉其資。與陳夢兆達意於許少尹。

南人從葬，必以俑，而名之曰栢人，以栢木爲之，刻畫衣冠面目，而獨無口，意謂使當亡人罪業一無所辭耳。嘗思之，豈非「人百其身」而訛爲栢乎？

譬兩陂塘，下塘遠溉，決之竭矣。上塘汪然，下視龜魚鰕鱖，枯涸且死，略無霑丐，豈愷悌者莫

之動心？正恐未之知耳。將樂閉糴。

南中上元放燈時，下俚小兒常誦兩句云：「三星一個烏，和尚聘師姑。」蓋《綢繆》「三星在戶」之義也。

繼母不以配父久近，必爲服三年。或者以爲疑。曰何疑，所以爲吾父也。古者父在爲母服期亦是耳。子之所以致孝於父者，何所不致，而況夫妻之情義，父之所鍾者，而可少薄乎？父在則尊，父沒則承其志也。

彼有忘親逐利，乃復以己而量人。豈知觀事聽言，詎使欺天而害物！

小人言利，不必無補於事，然自古未有君子而言財利者。況財利之說行，則小人得志，以類而進，豈國家之福哉？雖用之以取天下，終亦必亡而已矣。《高峰文集》卷一三。

與程伯起舍人雜說

《書》云：「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言貴則不期於驕而驕，富則不期於侈而侈。惟是平居常存恭欽之心，自然雖貴極而不驕；常持謹戒之心，自然雖富極而不侈。故王通常稱周公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孟軻亦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蓋驕則心無所忌憚，故多侮人；侈則奉己常不足，故多奪人。爲德之累，將孰大焉。昔帝舜謂禹曰：「克勤於邦，克勤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太子恭儉之德固出於天性，要之，如前古聖賢相告戒之語，常當不忘，所以養德。

荀卿曰：「學者以聖王爲師。」揚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自古帝王，其初未嘗不務學，而其臣亦未嘗不勸之學，然多誦習古人之糟粕而已，未必直以聖王爲師。蓋其心以謂聖人之事，須是生知，非學可到，此最不可。善學必以聖人爲之則，猶之射焉，必立之的也。雖其力之有至有不至，要之，無的則無以爲準。聖人固未易到，然捨聖將何所學乎？學而不以作聖爲期，非大學之道也。孟軻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荀況曰：「塗之人可以爲禹。」又況天縱之資，本與人異，自聖人以下事，不須學也。

《書》稱文王、武王「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蓋君子之養其德，常使暴慢邪僻之氣不攝於身體。況爲人上者，語默動靜係天下之觀感，可少忽乎？唐褚遂良修起居注，太宗問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遂良曰：「使臣不書，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蓋欲以善惡之名動太宗也。此對固善，然徒使人主惟名之恤耳，未廣也。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君子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史官不記，天下之人復不記，而其應違如此，言行之樞機，可以不謹乎哉？

凡觀聖人之書，當極其旨意之所到，乃方有益。若但據其句語所及而不加思焉，則非善學。且如《頤》卦言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義亦大矣。而其象止曰：「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夫謹言語所以養德，節飲食所以養體，亦莫非養也，然不可認以爲養止於此。何則？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亦莫過言語飲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己者皆是也，謹之則當理而無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仰於己者皆是也，節之則適宜而無傷。推養之道，莫不然也，可以不深思乎？

昔人有城北徐公者，齊國之美者也。有鄒忌者亦美，一日衣冠謂其妻曰：「我孰與徐公美？」其妻若妾皆曰：「君美甚。」旦日以問客，客亦曰：「徐公弗如也。」及見徐公，熟視之，自以爲弗如。

取鑑而窺之，弗如遠甚。明日入朝，告於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賓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是觀之，王之蔽甚矣！」於是威王善其言，設三賞以求諫。夫爲人上者，不患乎人之不己從，獨患乎善之莫我告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蓋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大舜之所爲也，可不法諸？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修身之道，亦須多識古人言之實，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觀其用，默而識之，乃所以畜成己之德也。然前言往行固多不同，惟當求識其大者而已。故以畜其德，是謂大德。何則？德有小有大，若矜小廉，行小道，運小才，效小智，則其見於事業亦不能大。故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蓋有所謂君子之大道，畜之於己，則爲大德，以智則爲大智，以勇則爲大勇，以仁則爲大仁，以義則爲大義，藏之於身則爲大器，措之於事則爲大業，夫何小者之足道哉！今太子養德，亦在養其大者耳。德成其大，則天下之能事畢矣。

嘗考《易》卦，損上益下謂之《益》，損下益上謂之《損》。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孔子嘗

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則是上可損而下不可以不益也。故世徒知益己之爲益，而不知損己者乃所以自益，故益未可得也，而損莫甚焉，亦未嘗思聖人設卦之意故也。

《易》六十四卦，惟《謙》一卦爲最吉。其卦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他卦亦有不言凶者，然未嘗全無悔吝。至於《謙》則言吉，言有終，言無不利而已。以此知謙之爲德，如是其美且大也。

昔或人問文武于揚雄，雄對以訓與克，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己之私之謂克。」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三綱五常，人之文也。人之文亦猶天之文，各循其自然之理而不逆亂。所謂訓也，豈非文之至乎！若煥乎其有文章之類，事得其序者也。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之類，事失其序者也，此甚易曉。乃若論武必曰勝己之私，何故？蓋用武而懷己之私，是爭利而已，非聖人之所謂武也。唯聖人平居之心，出怒不怒之表，而其或怒也，蓋出於不怒，故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有如武王，後世言武者必稽焉，以其無所私於己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而已，故爲武之至。乃若後世，如漢議伐匈奴，行人王恢以爲可擊者再三，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不可擊者亦再三，而孝武卒用恢言，勞民動衆，以至於悔。夫安國之言豈不甚明，而孝武不能用者無他，貪利之心不能自勝故也。然則若漢武之所謂武與武

王之所謂武，可同日論哉？揚雄之言，君子以爲盡文武之道也。

嘗謂有治君無治臣，昔晉文侯問于叔向曰：「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其君之力乎，抑臣之力乎？」叔向譬以剗割削縫絕緣之事，實管仲、隰朋、賓胥無爲之，桓公知衣而已。師曠以爲不然，請譬之以五味，斷割煎熬齊和之事，管仲之徒實能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蓋師曠之言則是也。唐太宗亦嘗謂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鄭公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爲不治，縱暴懷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蓋鄭公之言則是也。由是觀之，昔晁錯有三王臣主俱賢之說，此固君臣相資之道，不可偏廢，然天下未嘗無賢，而聖明之主不世出，故有三王之君而後有三王之臣，亦安得而齊功並論哉？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而繼之以一言之得失，或幾乎可以興喪其邦。」則獨主君而言之，抑亦見爲君之猶難，而千載或一遇也。

脩身之道，不可不知所本。正心誠意，修身之本也。意誠心正矣，天下國家即此可爲也。是故古人言，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則繼之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矣，正心誠意之謂也。意誠心正，則天下之能事畢矣。昔孟軻言禹、稷、顏回同道。夫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國家，本之正心誠意。顏子之正心誠意，推之可以爲天下國家，其實一道也。欲明此理，當熟讀《中庸》，深究其義。

昔孟軻善論王道，每曰「保民而王」，故常欲時君世主省徭役，薄賦歛，以休息安養之。夫豈區區以是爲可以結民心、沽民譽而爲之哉？蓋謂君以民爲體，邦以民爲本，得失安危之理實在是也。魏文侯嘗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民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若文侯者，庶幾悟先王薄歛之意。唐太宗嘗詔群臣論事，魏鄭公以爲：「陛下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太宗深加獎歎，已而列諸屏障，朝夕瞻仰。若太宗者，庶幾悟先王輕徭之意。」嗚呼！苛政猛於虎，重歛毒于蛇，古人之所深戒，安有蛇虎其政而民有不叛者乎？

正心誠意有道，亦在於擇善而固執之耳。何謂善？中是已。何謂中？吾心以爲然者是已。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以中者性所有也。人惟遷於物以汨其天性，故中者亡焉。非亡也，反而求之，亡者斯存。故正者中也，偏則失之；公者中也，私則失之；無心者中也，有心則失之。惟心無適莫，惟善之從，則不期中而終矣。」是天下之大本也，自古帝王爲天下國家之大要也。故堯授舜，舜授禹，皆以「允執厥中」爲言，考之《書》及《論語》可見也。

《書》曰：「惟天生聰明時乂。」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又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夫人君居億兆之上，豈可無人之聰明？其曰「天生」，則言其自然之德也。故所謂聰明，憲天而已。憲天之聰明，則任理而不任情。如任情以爲聰明，則一人之耳目豈足以勝天下之衆多乎？何謂任理？視遠、聽德是也。視遠而不任察，聽德而不任事，則聰明無所作，而亦莫之能蔽矣，非聰明之至乎？且如人之聽訟，必欲揣知其情狀是非以爲聰，臆度亦或時中，要非任理。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無事，即揣知其情狀是非，雖屢中亦小矣，非人君之道也。

《書》曰：「永底烝民之生。」夫民固自有生養之道，惟上之人無亂政以擾之，使之各安其生，各遂其養，則所以底民之生至矣。如帝者之民，耕田食，鑿井飲，謂帝力何有於我，是也。若重斂數役以困苦之，又爲姑息之政以慰悅之，天下始不安其生矣。昔齊桓公出見父老，賜之食，曰：「願遺天下食。」賜之衣，曰：「願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焉得而給諸？」父老曰：「不奪民耕則有食，不奪民蠶則有衣。」唐太宗嘗曰：「朕爲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欽長，婦欽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如太宗之言，庶幾知君人之道矣。

爲善之道，必以誠爲主。古人云「爲善無近名」，惡其或不出於誠也。昔堯土階茅茨，大禹卑宮菲食，史以垂訓萬世。若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可謂似矣，而世不以爲然者，誠不素著故也。故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欽於民，而民欽之。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懿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故爲善要足以動化天下，亦在乎誠而已矣。《詩》言文王之聖，方施政焉，而在位者皆化，則亦非政之力，誠之至則然也。若言政而不及於誠化，非聖人之所謂政也。

《書》曰：「惟汝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夫聖人以天下爲度，務在與人爲善，而未嘗自有其善，是故謙冲退託以盡下之情，將以來天下之善而合并以爲公者也。後世不明此道，如唐太宗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以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而與羣臣校功爭能，竊爲陛下不取。」蓋太宗初未之思大舜之取人以爲大也。大抵人主不當與臣下爭善能。如晉宋間，人主不知務學，爲人君之所爲，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照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書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漢文帝言：「文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此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文帝勝賈生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其無君人之

度甚矣！

爲人上之道，最在於所好尚。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蓋上之所好尚，初若甚微，而天下化之，其末流有至於不可禁遏者。故古人嘗謂：「失於此者毫釐，而加於彼者尋丈。」言上下之勢，其順如此。諺有之曰：「長安好高髻，四方高一尺。長安好廣眉，四方且半額。長安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故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此特好尚之末，猶不足道。若清虛盛而晉亂，齋戒修而梁亡，可不戒哉，可不謹哉！

《記》曰：「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言事不素習則不可以徑爲。工技且尚如此，而況君子之精於道乎！道之所在，不思則不得，不行則不至。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然則如之何？亦在精思之，力行之，若《書》所謂「允懷于茲」，則道積於厥躬矣。終始典於學，則厥德修罔覺矣。故《記》亦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昔者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

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夫一言之得失，或可以興喪其邦，乃獨在于知爲君之難與夫樂於莫違。是故古之人兢兢業業，上謹難謀之天命，下畏難保之小民，每捨己以從人，而不敢阻威以自肆，誠以言及於此，猶或可以興喪其邦。審遂行之，則足以興喪其邦必矣。故唐太宗嘗論爲君之難也，以爲：「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口辨，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觀唐太宗此言，貞觀之治，豈無自然哉？昔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聖者；侍御數百，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此又莫之違則足以喪其邦之驗也，可不戒哉！

古人有言，君子處其厚，不處其薄。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事物之理，莫不賤薄而貴厚。故陶朱公之璧，色相如也，徑相如也，而其一千金，其一五百金者，側而視之，千金者其厚倍耳。德之在人，獨不以厚爲貴乎？是以君子之秉其德，臨下則以簡，御衆則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是君子之用心已。《高峰文集》卷一三。

〔二〕王：原作「生」，據文意改。

〔三〕終：疑當作「中」。

全宋文卷三〇〇〇

廖 剛 二

策 問

問：聖人作經以遺天下後世，天人之道備矣。君子以之修身，聖王以之爲天下國家，猶之取方員平直於規矩準繩，天下之器悉出於此，而未有能廢之者也。洪惟聖朝以經圖治，操驗稽決，無非經者。故養士以肄經爲業，選士以通經爲賢，課其功不略於胄子，程其能不廢於武夫。夫豈區區以是爲得才之筌蹄也哉？資以共治，實惟經術之明，故每重焉。諸生蒙被教養之久，師友淵源所漸，宜無愧於此矣。一日得其所知，若刺經以作王制，傳經以斷國論，求之古人，舉能與之合乎？抑道德性命之旨又臻其奧境，而功用不侔，曾漢、唐之諸儒不足道乎？願悉陳之，翼以得成才焉。

問：文武異事，而道本一致，猶人之一身，剛柔緩急，以時翕張，然後適得其平。豈謂武則無與

於文，而以文名者終無所用於武乎？諸葛武侯之行師，見稱天下奇才，而王通許以禮樂；李衛公兵法，後世師焉，而攷其始終，偉然爲一代名臣，不全以戰功顯。彼固曷嘗以武之名爲病耶？有官君子以能文求試，蓋奴視韓、彭、衛、霍輩，若將浼己。至若武侯、衛公，宜所不辭也。有如異日從子所好，不置子于旗鼓行陣之間，抑將何以報上之德，趨功名之會乎？嘗試言其所學所志，有司將幸以得才焉。

問：官不貴少，要使天下無廢事；士不貴衆，要使天下無滯才。蓋事廢則民告病，才滯則士告窮，二者均之不可。然方承平熙洽之時，人材衆多，理宜遴選，留滯之患，尚非所卹。乃若日者諸路以闕官上聞，多至三數百員，事之不治，其弊可勝言哉！且以爲仕進者少耶，則銓部雲集，率數十人而擬一官，果非急于仕也。且以爲內重外輕，士多希進，遲遲去國，以幸免州縣之勞耶？則朝廷革僥倖之弊矣，尚何圖哉！豈銓選之吏容有玩法之姦，鬻闕而不以聞乎？豈銓選之官每拘員少之文，留闕而不以示乎？抑奔競之徒方且引去而未及就職，一時之事有適然歟？諸生學古通世務者也，嘗試推原其故，有司將以復於上焉。

問：世人常患儒者不可使將兵，多以迂闊敗事，觀房琯用《春秋》戰法覆師誤國則然矣。如卻縠之閱禮樂，敦詩書，晉人獨以爲可帥卒佐文公成霸業。杜元凱身不跨馬，射不穿扎，研繹墳籍，自其

所長，而平吳之功優居第一。烏在儒者之不能邪？於皇治朝，惟儒是任，峨冠接武，備文武之全才者，不知幾人。借令一日邊陲有烽燧之警〔一〕，亦將取頗、牧于禁中而足矣。雖然，前哲有言，天下雖安，戰不可忘。將不豫設，無以應卒，抑當今之務也。在古兵法，使貪使廉，使賢使佞，故或拔於行伍，或奮於奴隸，而亟能成功，初不假於知書，又何邪？宜有至當之論，可備采擇，願遂陳之。

問：邊境之事，城池高深，器刃犀利，兵練而粟積，非不可以守也，而不可以恃。所恃以制夷虜之命，在其有人而已。若昔高唐之守，得盼子焉，而趙人不敢東漁。彭城之守，得黔子焉，而燕人爲之北祭。魏尚之爲雲中也，以軍市租給士卒，以私養錢饗賓客舍人，而匈奴於是遠避，莫敢近塞。段文昌之鎮西蜀，徙荆南也，馳一介靖黔中之亂，飛一羽解南安之圍，至使彭濮大酋請石刊誓，願脩貢獻之禮。數子不折一戟，不勞一旅，而其威信足以安邊靖難如此，亦有道乎？願爲之發明，以詔邊吏。

問：昔人嘗謂膏粱之性難正，故以求公族之大夫，必得敦惠者教之道藝，文敏者道其志行，果敢者驗其得失，鎮靖者脩其性情，要使餐和染教皆爲善良，且進至於成德之君子。今朝廷衆建宗子之師儒，而朝夕之以詩書禮樂之習，意猶是也。然則沐浴嘉澤，嚅嚅至言，亦既有年於茲，若所謂溫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遠而不誣，恭儉莊欽而不煩，廣博易良而不奢，誠有得於問學，曉然知經之所以爲

教乎？春秋羣公子，漢、唐之宗室，固多賢者，其間不負師傅之訓，有如前所謂者，亦嘗攷諸傳記而得其人乎？幸并舉而詳說之，庶觀所學。

問：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大中至正，無欠無餘，行乎萬世之久而無弊者也。自晚周以還，道衰以隱，民俗澆淫，性命之情蕩而不復，異端邪說又從而簧鼓以惑之。於是有老聃氏者，原道德之歸，以返天下之迷；有釋迦氏者，明空寂之真，以驚衆生之妄。蓋二氏所以軋周孔而盛行於後世者，勢使然也。惟聖有作，合三爲一，以堯舜周孔之道納斯民于皇極，而浮屠、老子之教亦所不廢，茲萬世遇也。然言必貴於可行，習常患於不察，敢問自周而上，無所假于二氏，而盛明之世，方且合而用之，何耶？夫以聖人在上，不見排斥，則其無二致可知。敢問其所以不異而圓融和會，殆將冥於無間者，果安在耶？其茂明之，庶觀所學。

問：堯舜周孔之道，載在方冊，炳如日星，有目者之所共睹。以治心脩身，以爲天下國家，求之于心而合，推之於物而宜，無欠也，無餘也，無過也，無不及也，孰能抑揚增損於其間哉？循之則治，拂之則亂，師之則正，背之則邪。所謂稽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行乎萬世之久而無弊者，其斯道歟！自晚周以還，道術不明於天下，異端邪說簧鼓以惑天下之民者，其說甚衆。於是有老聃氏者，原道德之歸，以返天下之迷；有釋迦氏者，明空寂之真，以驚衆生之妄。蓋二氏所以掩前芳

而盛行於後世者，勢使然也。惟聖有作，合三爲一，以堯舜周孔之道運天下於掌上，而以浮圖老子之教陶冶其性命之情而助成之。若異端邪說非此者，悉皆屏黜而不得用。故學之徒雖青衿小子，抱膝而高談者，無非性命道德之妙，茲萬世一遇也。雖然，言之要能體之，習之要能察之。敢問自周而上，二氏未行於中國，堯舜周孔之道果何所欠乎？自周以還，二氏既盛於天下，堯舜周孔之道果何所補乎？夫以盛明之世，方且合而用之，則其無二致可知，敢問其所以一而聖朝之所以取者，果安在乎？其詳明之，欲以觀諸君所到。

問：先王盛時，黨庠遂序彬彬乎四海九州之間，禮義以興，習俗以成，人材盛而國強，政事立而民富，蓋無一不由於學也。後世昧治之本源，學校徒取虛名，而不知所以興之者。皆是道之不行，豈無自而然耶？洪惟我天子以堯禹高明之資，追述先朝之美意，教養之法粲然大備於今日，雖菁莪之樂育，未足擬其髣髴，茲萬世之遇也。然則士生斯時，所以勵術業而圖報稱者，當如何哉？涵泳服習，爲日滋久，還視其中，果有以大異於失其所養者乎？夫周貴秦賤，非特上之人有以貴之，而亦士知所以自貴。厥今之士，皆知所以自貴，而無或喪其廉耻者乎？道德資之以一，風俗資之以同，試言其所以美化善俗，一而同之者，以何道乎？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敢問所以富天下者，術安在乎？古者受成於學爲，夫道者謀之所自出也，不識若仲尼所謂我戰則克者，亦既學而得之否乎？諸君宜無愧於此矣。有司方以言取人，不得不詳於設問。其著於篇以自見，且欲以驗士之無負於朝廷爾。

問：聖人作經以遺天下後世，天人之道備矣。百家衆技之說，譬若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揚雄嘗謂：「升東嶽而知衆山之迤邐，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善乎其能論經之大體也。智足以知聖人者，以其所言逆知其所不言，以其所爲逆知其所不爲。故孟子於《雲漢》不信「靡有孑遺」之語，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二〕。善乎其能取經之意而遺其言也。知經之體，則不裂其全而大理以明；解經之意，則不拘於墟而大方可蹈。是軻、雄之所以異乎諸子者也。諸君從事於此久矣，雄之所論，於經何以見？孟子之所疑，於經尚或有之乎？其試廣雄之說，推孟子之意，以見所學。有司將幸以得才，願無辭焉。

問：奔競之風，從古所患，而近世爲甚。包苴竿牘，千里必致，乞憐借重，恬不赧顏。夫豈薰習之久，遂莫知其非耶？日者朝廷深懲其弊，罷堂選歸之銓部，易格注精以較試，私謁不得通，創員不復置，彼將無所求，不得不循其分矣。然而議者猶謂法徒行於中都，其在四方不見舉之，故態尚自若也。視職業爲餘事，而朝夕所汲汲者每在於是，殆非穆穆清朝所望乎有官君子者也。繫欲人人安於義命，不汙以自營，不夸以外慕，宿道鄉方，以追羔羊自公之美，如之何而可？諸君試圖之，有司將擇以獻。

問：仲尼沒，傳聖人之道者獨孟軻氏。考七篇之書，要其離合會歸，視仲尼如出一人，學者莫能以差殊觀，亦稱之曰孔孟云耳。後之作者雖欲有繼，曾若日月之不可參明，而世亦不以同年而語也。天佑我宋，挺生真儒，實左右我神考，格于皇天。一日配食元祀，與顏、孟同席，舉天下之人翕然與之，不以爲異。嗚呼！豈智巧果敢所可得哉？雖然，雷同趨和，中實不省，所以衆人也，君子則當究知之。若孔孟之所以爲孔孟，固未易以一言舉，然集大成者乃其所以聖，而其制行則無可無不可是已。承三聖者，乃其所以繼孔子，而其制行則每以賓師自處，囂然不可少貶者是已。然則先正文公一皆與之合行，出處語默，固有所謂異而同之者乎？世之相後數千百歲，而云實繼之者，獨果安在？發明經奧，殆其餘事。必有所謂心傳而默契者，願聞其概。庶觀平日之脩習，非但摭其華而已也。

問：國以仁義爲本，而善兵所以定功。兵以節制爲先，而出奇所以決勝。故周公爲國，其制兵也，坐作進退皆有法，而孔子亦曰：「我戰則克。」是爲仁義者未嘗不知戰也。然孟子游諸侯，每談仁義之道，而鄙爭城爭地之非。當時惟無人委國以從之，使或委國而從之，敵且至境而不戰，是坐受其敗也。然則孟子果能勿用兵，獨仗區區之仁義，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乎？夫秦之銳士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故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得兵法。如孔明已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常以正出奇，未嘗專用奇，此爲有法制而不務僥倖者也。然韓信之軍脩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灞上之軍何異？而信乃能數數勝敵，世服其善用兵，又何耶？

試推孟子之可大用，而述其未施；迹韓信之有大功，而究其所以不假節制之術。庶兵之本末可以類得矣，願與聞焉。

問：經以探道，史以覈事，內外並進，本末兼得，此事之所以裕乎爲世用者也。方今經術之盛，方領矩步泳游庠序間者高談道真，粃糠百氏，既熟聞其語矣。若乃詩書以降，時君世主所以致治之迹，可以參稽理亂於後世者，史尚多有之，豈獨無可言者乎？嘗試舉其一二。夫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幾致刑措，而或者謂其以嚴致平。孝宣勵精政事，侔德商宗、周宣，而或者以爲實雜霸道。攷其治效終始，有可爲之辨明者乎？抑其言皆有謂而然乎？東都之世祖，唐之文皇，皆以不世出之資，削平禍亂，亟致太平，帝王之烈高矣，而史氏乃以永平之政比隆建武，永徽之美追風貞觀。然乎不然，亦論治者之所願白也。諸生藏脩日久，載籍所傳，宜無不攷，其詳爲之說，庶觀博古之識。

問：先王子惠之政，詔於堯，懋於湯，哀矜於文王艱阨疾苦之間，備官於成周。蓋聖人在上，化育萬物，猶之一氣之運，昆蟲草木無細或遺，寧使匹夫匹婦有一不被其澤者乎？恭惟我天子仁孝聖治，禮備樂成，宵旰兢業，猶懼德施之未周，乃詔郡邑究盡所以惠鮮困窮之方。故居養有院，安濟有坊，漏澤有園。仁恩德意，滲漉洋溢，懽聲和氣，充塞天地。年登俗阜，嘉祥荐臻，諸福之物，四方以其異來獻者，史不停記。嗚呼盛哉！抑嘗伏睹詔令之勤渠，賙給區處之備善，與夫表異徵曠，賞罰

察視之嚴明，蓋帝堯、湯、文所未有也。斯民之生，何其幸耶！雖然，遐方萬里，尚慮間有不足與共理者。曰居養，而游手或因以竊食者，不敢拒其來；曰安濟，而羸瘠或至于瀕死者，未必聽其入。然則負朝廷之意孰甚！諸君久於庠序，以是聖政之所先，宜講之熟矣。伊欲任職之吏，亡拘文而失實，亡略法以幸免，率皆至誠惻怛，以一人之心爲心，如之何而致其然耶？幸究言之，有司將采擇以獻。

問：善學者，既其實不既其文。夫惟盡心體性，自得於言謂之表，故言語事爲不期於古先聖賢而已與之契。自道術不明，攬英華而習步趨者，天下皆是，烏知所謂學哉！洪惟我神考發天縱之蘊，以大學之道啓迪天下之士。上聖述之，益用敷闡道德，惟命之理，昭然在人心目，洋洋乎四海九州之內矣。顧所期於天下學士，豈直要其能言而已哉？蓋自父子之仁充而聖人之道可與，自可欲之善積而不可知之神可至，此學者所共知，而上之人所望乎下者也。然則果亦有能進修於此而上達者乎？誦夫子之言多矣，其能視富貴如浮雲，安死生之有命者乎？皆讀孟子之書矣，求所謂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者，果誰是乎？諸君藏脩日久，非口耳徒也，試言其所以自得而允蹈之者何如。願聞其崖略焉。

問：先王官人，先德行而後藝能，《周官》之書詳矣。惟我聖主稽古圖功，自比年以來，詔令數下，以庠序賓興爲未足，又疏八行以搜揚遺逸，要盡復鄉舉里選，如先王之時而後已。嗚呼！聖意亦

可見矣。蓋真賢懿行，無世無之，前此求之，實未得其道耳。世俗耳目狃常習，故易科舉以庠序，則已爲創見。況行實之舉，初不問藝文之優劣而遂官之意，賓貢之郡邑，薦列之里閭，尚不能無未喻之人也。誠欲遠近內外無貴賤小大，一皆至誠惻怛，以一人之心爲心，無蔽賢而上蒙，無失實而下比，搜訪推擇，惟當是舉，而不爲文具以幸免于保任之責，如之何而致其然耶？諸生試言之焉。

問：慶賞刑罰，人主馭下之術，而非下之所以享上。蓋居其官者必能其事，食其食者必利其人，猶之會計之必當，牧養之必息，亦將措己於無負而已。待賞與罰而後勸懲，是凡民耳，何所貴於弁冕之士夫乎？去古逾遠，同寅協恭之風，化爲貪懦無耻之俗，雖曰聖神繼作，積習之弊丕變，有極難者，主上憫焉。爰自臨御以來，訓迪戒敕，屢形懇惻之詔。於斯時也，宜夫人成士君子之器，而清議無所容其喙矣。然而朝廷適建一事功，則議賞必先，明罰必後。如此而猶有冒取而計免者，況能不待是而自竭乎？此其故安在？聖王躬道德之化，遠邁百王，而所以一二誨之者，又如此其至，何其匪躬盡瘁，公爾忘私者，尚或鮮耶？諸生試原其所以，欲觀忠嘉之論，可以上復吾君，毋專學諛佞也。

問：善用兵者，運奇無窮，千變萬化，出沒神鬼，而莫究其極，故戰而每勝，玩敵人於股掌之上，而非僥倖於萬一者也。然則若孫子之敗龐涓，令萬弩見舉火則俱發。儻涓至白晝下，不鑽火燭之，或晝過馬陵，則臚豈遂無以勝之乎？韓信去國數百里擊趙，使趙用李左車之策，以奇兵從間道絕

其輜重，成安君深溝高壘，不與之戰，則信且前不得鬪，退不得還，計果將安出乎？李廣以百騎遇匈奴騎數千，乃解鞍縱馬卧，以示無畏。使匈奴知其去大軍猶數十里，遂圍擊之，則廣將奈何？王霸之往視滹沱，詭言冰合，比光武至，冰適合耳。使至河而流澌莫濟，追兵且躡其後，霸又欲何爲耶？數子皆古之善用兵者也，其料敵制變，必非黔驢之技。試以兵法逆推其所謂應變不窮者各當如何，亦足見諸君之所學也。

問：文武異事，而道本一致，猶之二氣之運，必相資然後乃能生成萬物。古之人其備乎？太公望爲武王言兵，而王道之本，治國之要，天文地理，人事之紀，靡不貫通，上極乎道德，下周乎器數，蓋非徒戰勝攻取之事而已也。諸葛武侯之行師，號稱天下奇才，而王通許其能興禮樂。李衛公兵法，後世師焉，而考其終始，偉然爲一代名臣，不全以戰功顯。夫所謂將帥之才，不當如是耶？諸君泳游庠序，素詩書禮樂之習，計所自期，奴視韓、白、魏、霍輩必矣。方今之時，甲兵之問不至于廟堂，有如異日終不置諸君於旗鼓行陣之間，則將報上之德，欲以何乎？若以謂在吾術中，惟上所用，則是今日之所習者，真可以兼得聖人之所謂文者乎？試爲言之。

問：大江之西，沃壤千里，歲漕粟至京師以百萬計，官辦舟船，十郡畢力，視他路數爲最多。蓋瀕川俯澗，往往長林巨麓，易於得材，而斤鋸釘楔之工，略無停刻。故雖江淮他郡之載，時取給焉，

所濟博矣。然列檣銜尾，付之刑餘亡賴之手，累千百艘而無一返者，豈東南運漕之用廣，歲造之數適足以給之歟？抑其或爲姦弊，既取所載，則毀舟以厚誣乎？試究其利病而圖之。

問：兵之法存於書，昔子房得其秘於下邳，漢祖資之以成大業。侯君集學於李靖，覺其有未盡之妙。是兵法固可傳也，然如韓、彭、魏、霍輩，曾何所聞，而皆能料敵制勝。趙括雅讀父書，談辯莫屈，而卒有長平之敗，是何耶？豈誦其書者不必善制變，而善制變者不必襲其法耶？法貴以少擊衆，而王翦之伐荊，則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兵寧拙速無巧遲，而趙奢之救閼與，則留二十八日不行。兵戒倍道趨利，而段紀明之伐羌，日夜馳二百里以致捷。若此類者不可悉舉，是兵固多變，不皆考其法於書也。然則將捨其書而不用耶，則無以發用兵者之智；將守其法而蹈之耶，則無以盡其變化之神。如之何而可？

問：王者代天理物，調燮陰陽。陰陽由其道，萬物遂其宜，天人和同，叶氣充塞，即休祥降，符瑞臻，茲太平之極致，非可以力求而幸得也。昔之人蓋嘗以其類推之，若曰道有以格天，則景星明，甘露降；澤有以漏泉，則朱草秀，醴泉涌；德及于鳥獸，故鳳皇翔而麒麟遊；德被於八方，故鍾律調而祥風至。至若蓮蒲感於克孝，平露應於得賢，賓速顯繼嗣之平，蓂莢彰曆象之得，蓋未有無因而至者。雖曰通天下一氣，至於天地之大和應焉，則諸福百祥理無二致。然氣同者求，聲比者應，置鑑燧

掌握之間，得水火於太極之上，物固有各以其類感者。用是求之，其說顧不自有理哉？於皇聖朝，化洽治極，天申景命，符貺委至，普天率土章聞而圖獻者，曾不可以縷數，蓋振古以來，未有如斯之盛也。然則某德之脩，故來某福，某政之舉，故致某異，其大者顧不可以析言而備頌之乎？欲以觀諸君之博。

問：六經，聖人所以載道而傳之後世也〔三〕。道所無用，聖人不言，經之所傳，豈直糟粕而已哉？君子以之脩身，聖王以之爲天下，猶之取方員平直於規矩準繩，天下之器悉出於此，而未有能廢之者也。然則允蹈其實而見之言語事爲，闡揚其義而詳於論述辯說，宜繼聖有作者所爲悉心也。然《孟子》七篇之書，粲然靡所不載，而未嘗一辭及《易》。先正文公訓釋羣經，研極奧頤，而獨遺《春秋》。意者戰爭之際，義利且猶不分，無足與言陰陽之妙理歟？意者褒貶之書，聖人不得已而爲之，固非盛明之世所當務歟？歷世諸儒，若荀況、揚雄、王通、韓愈之流，往往備論其所以爲教，莫敢有所先後，又何耶？諸君必嘗講之，願聞其說。

問：古者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州長則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蓋坐立異位，多寡異豆，而養老之禮行焉。明耻以去留，觀德以中否，而擇士之法寓焉。故仲尼有言：「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謂是也。方今學校遍於寰區，所以教養之者至矣。然樂且

頒而鄉飲之儀未脩，射雖習而升黜之政未立，豈明倫善俗者固以盡道，賓賢序能者固以盡術，有不在於沿襲往迹而既與之深契乎？抑設施固自有序，而行且及於是乎？設其將遂行之，則夫參酌損益，要成萬世不刊之典，又當如何？試并言之。

問：料敵之道，必先較彼己之短長，審其國俗之好惡，以此所長，攻彼所短，避其所欲，施其所惡，則力不勞而敵可勝矣。學兵于書者，可以不知於此乎？徒守古人常勝之定論，不相其宜，而欲概施之，未見其不舟膠而車沒也。諸生宜有見於此矣，他姑不問。若邇者萑爾蠻蜚乍臣乍叛，誠欲盡得其欲惡利害之情，與夫戰鬪械器之所習，以制其區區蜂蟻之命。若吳起所論六國之俗，亦有可言者乎？願聞之。

問：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後世爲人和言兵者，直壯曲老而已，大抵權謀詐力之爲尚。然則後世未嘗不用兵，兵亦未嘗無勝負，豈時異事異，孟子之說有不必盡然耶？自周以來，如吳、越之更存亡，楚、漢之異興滅，魏、吳、蜀鼎峙而虎爭者，或傷而或斃。南北七代，水勝火負以相乘者，遽得而亟失。彼其成敗之相絕，不啻霄壤，亦有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乎？抑皆以强弱小大轉相吞噬，一切人情天理之弗問乎？固有所謂彼善於此，而後世弗之察乎？學兵欲盡其道，古今勝敗不可不博考也。試爲言之。

問：治世不廢武備，而設爲教養之法，大要示吾有以制夷狄之命，使不得侮我鄙吏而已。勤思動衆，決勝負於旗鼓行陣之間，豈聖人訓武之本意。假令百戰百勝，萬舉萬全，猶非兵法所謂善之善者也。三代之士遠矣，若昔高堂之守有如盼子者，而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彭城之守有黔子者，燕人於是祭北門，趙人於是祭西門。段文昌之鎮西蜀，徙荆南也，馳一介定黔中之亂，飛一羽解南安之圍，至使彭濮大酋請石刊誓，願修貢獻。永泰之寇合衆三十萬，郭子儀獨從騎數十入虜陣中，去介免胄，申結歡好，而回紇感動，爲之倒戈。彼數子者，不折一戟，不勞一旅，曾不見其所以制勝料敵之方，而其功力足以安邊靖難如此，果何所得而能爾耶？在法固有之乎？願爲之發明焉。

問：大學之道，古人以之正心修身，以之爲天下國家，雖若禹、稷、顏回出處卷施之異效，要有所得於斯道，未始不同。譬若水之流爲淮濟之清，以其源清耳。玉之在櫝，詎不信其可以爲圭璋乎？後世之士學失本真，徒誦窮通皆樂之語，而中實無所執持。故聖讀庸行，揚雄嘗以爲憂，而其著書，首以「學行」爲上，蓋能推吾仲尼「時習」之旨也。夫習者習行之也，三千徒獨顏氏子爲好學，豈其勤於誦說耶？謂其時習而勤行之耳。學苟異此，雖復皓首窮年，究心古人之糟粕，猶爲不知學也。況以卜射祿利，如賤丈夫，今日獲而明日捨其耒耜，彼又何暇議所以行之者哉！方今聖主闡揚至教，以惠幸多士，在在洙泗，宜皆非口耳徒矣。敢問大學之道，時習之方，敏求而允蹈之要安在？必有至說，

可以警未悟而裨教本，非徒有司幸以得才也。願毋辭焉。

問：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天數也。雖堯、湯在上，不能以人事易。聖人惟能先患豫事，善其政以待之，故雖有饑饉，民無轉徙擾攘之虞。如日常平之爲利是已。義倉歛散，法嚴令悉，循良布滿，類能奉而行之，殆見夫艱阨之惠下逮窮左之鄉，僻陋之聚，曾無匹夫匹婦之或遺，此民生聖時之幸者也。然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則富之藏於民者如此。今歲一小歉，輒張口以待哺，豈游手末作耗農夫之食者尚衆，而力耕者寡歟？將民恃太平，無所顧畏，每侈其用而自取不給歟？抑取予歛散之權要歸於公上，因其狼戾而爲之委積，待其窶而頒之，固當若是歟？試言其故，欲以觀經綸之識。

問：昔唐世初尚何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及裴度之相也，始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然大和中，因緣通謁至客所，私載酒集閣，酣醉乃去，蓋末流之弊也。於是李德裕之相也，始喻御史，有以事見，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閣者。夫德裕之懲弊得矣，然欲固執之耶，將恐失吐握延豪英之意，非所以盡下。必以晉公爲可法耶，又患靡然奔競，積習陵夷，而弊或由前，如之何而可？學者之於世務，當能鑑古以求時之宜。願聞儻論。

問：諫官、御史任天子耳目之寄，所資以訂國論而肅朝綱者也。獻替可否，致君於無遇之地，糾

正邪惡，成在位羔羊之美，非得高明剛大，特立不羣之士，將誰使尸之哉？方今朝廷清明，俊乂允塞，所使居是職者，宜極天下之妙選矣。然而論列之際，間有未厭公議，尚煩威令之懲艾者，其故安在？豈選擇未加精，偶非其人而然歟？何其非是是非若是之無取！然則奈何？旁求遴選，欲委之左右大臣耶，將恐有叩輪之私，憑社之忌，而言或以勢而屈。必待一人之自擇耶，又患沈于下僚者無自而知，而才或以勢而遺。載圖其可，必有至當之論，試質諸古而陳之。

問〔四〕：用兵之道，要在知己知彼而不貪事功，是以無敗。昔晉侯欲用其民，子犯以爲民未知義，必示之義，又示之信與禮焉，然後用之，故一戰而霸，此所謂能審己也。漢祖欲擊匈奴，婁將軍還報，以爲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已而果然，此所謂能審彼也。然將帥受命出征，所率以效死者皆勇悍之卒徒，而非素習禮義之民，若何其審己乎？偏師直指成命，蓋有所受，雖踐不測之虜，有進無却，若何其審彼乎？量敵度己，皆所不暇，貪功倖利，勢固不兌。然則以何道而取必勝耶？兵法於此，宜復有說，試爲言之。

問：自昔興替理亂之由載在方冊，學古入官者，無間於文武之士，皆所宜知也。由周以來，如吳、越之更存亡，楚、漢之異興滅，魏、吳、蜀鼎峙而虎爭者，或傷而或斃。南北七代，水勝火負以相乘者，遽得而亟失。彼其成敗之相絕，不啻霄壤，亦有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乎？抑皆以強弱小

轉相吞噬，一切人情天理之弗問乎？固有彼善於此，而後世弗之察乎？有官君子以能文求試，蓋博學知古今者也。試爲論其梗概，有司將幸以得才焉。《高峰文集》卷一四。

〔一〕烽：原作「峰」；警：原作「驚」。均據文意改。

〔二〕武成：原作「武城」。按此語見《孟子·盡心下》，據改。

〔三〕傳：原脫，據文意補。

〔四〕問：原脫，據上下文例補。

全宋文卷三〇〇一

廖 剛 一二

講 義 禮記

《大學》

此篇出於孔子之門人，記聖人所以教人之大者，其序如此。然簡編錯亂，間有差互。考之無疑者，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後章〔二〕，援《詩》、《書》覆解三事，則以《盤銘》之「日新」，《康誥》之「作新民」，《周詩》「其命惟新」，解「在親民」，「親民」當作「新民」矣〔三〕。其下錯簡亦然。古之學者，有小學，有大學。小學之學，藝也，行也。大學之學，道也，德也。禮樂射御書數，藝也。孝友睦婣任恤，行也。自致知至於脩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國家，道也。古之教者，學不躐等，必由小學而後進於大學。自學者言之，不至於大學所止則不進。自成德言之，不盡乎小學之事則不成。故子夏之門人從事於灑掃應對，在聖人亦莫不然，恂

恂便便，曲盡於鄉黨、朝廷之間，勃如躍如，檐如翼如，從容于進退趨揖之際，蓋不如是不足謂之成德，不足謂之盡性矣。後之學者，窮一經或至於皓首，解五字之文或至於數萬言，沉沒于章句訓詁之間，末世窮年，卒不知其所用，一身且不能治，況可及天下國家哉？此不及乎大學者也。荒唐謬悠出于範圍之中，離于倫類之外，漫親疏上下之等差，以天地萬物爲幻妄，視天下國家以爲不足治，卒歸于無所用而已，此過乎大學者也。之二者亦自謂古之人皆然，學之道當爾，此所以道之不明且不行。秦、漢之敝政薄俗，曠百世而不可革。楊、墨、莊、釋之道肆行于天下，而莫知以爲非。危冠博帶，高談闊論，偃然自以爲先生君子，誣罔聖人，欺惑愚衆者，皆由大學不傳之故也。

「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窮理盡性而已。性者，合内外之道，以天地人物爲一體也。人倫物理皆吾分之所固有，居仁由義皆事之所必然。物雖殊類，所以體之者則一；事雖多變，所以用之者則一。知此然後謂之明，明則窮理者也；至此然後謂之誠，誠則盡性者也。「在明明德」者，窮理以自明其明德者也。「在親民」者，「親民」當作「新民」，「新民」者，推吾明德以明民之未明者，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己則不明而以明民，則不智；自明其德而不以明民，則不仁。二者皆非大人之事，不可與窮理盡性者也。「在止于至善」者，所謂誠也。善之至者，無以加乎此也。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所止者皆善之至也。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其所以止于至善則一也。蓋學至于誠，則天之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雖善不足以名之，則天下之善何以加此，故所止者於是而已爾。人之所以不定者，未知所止而已。猶行者之未得舍，則不能不求其他，故人莫不欲知所止。所止未在于至善，則終莫之定矣。學至于誠，則莫非天道之自然，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前聖後聖若合符節，可以不勉不思，自中于道，豈聖人之智力措乎其間哉？知此則此心定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則無所事，故能靜。無所事則莫非吾分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故能安。安則有諸己而不去，然後可以用之，而謀慮生焉。以此謀慮，則未有不

得者也。窮理則本末終始莫不有序，昭然成列，不可亂也。知天下皆吾體也，則不得以吾身爲本，以天下爲末。知盡性者，必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至，則不得以致知爲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終。知此則可以進于道，故曰「近道」。至此則與道爲一，何遠近之有哉！

「古之欲明明德」至「知之至也」

致知在格物，格之爲言，至也。《書》云：「祖考來格。」又云：「格于皇天。」皆訓至也。致知，窮理也。窮理者，必窮萬物之理，同至于「一」而已，乃所謂格物也。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人物草木爲一。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又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故知天下通一氣，萬物通一理。此理也，出于天道之自

然，人謀不能無疑。疑心存乎胸中，欲致乎誠，不啻天壤之異，千萬里之遠，欲卒歸于道而無惑，難矣。知萬物同出于一理，知之致也，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則知誠矣，知誠則心不惑而得所止，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意誠則謹獨，謹獨則不爲異端之所移，此心正矣，故曰：「意誠而後心正。」身者視聽言貌之謂也，心正而視聽言貌之不正者，未之有也。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有是心也，則未有不謹于禮，故曰：「身正而後身脩。」自「身脩」而上，在己者也。自「家齊」而下，在人者也。合内外之道，則身也，家也，國也，天下也。無遠近之間，彼我之別，特施有先後而已。意誠身脩，則德諧頑嚚矣，家有不齊者乎？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妃以及妃，子以及子，舉斯心以加諸彼國，其有不治乎？國與天下，小大之間爾。推是心也，則無所往而不可，此所以天下平也。及人之幼，自天子至於庶人，皆自脩身，始有諸己而後責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己則不脩，而責人之脩，可以力服，而不可以心服，此末世所以不能治也。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此管仲所以知公子開方、寺人貂、易牙卒不忠於桓公也。故本末先後之序，天地也，父子也，君臣也。差之毫釐，則天地易位，違道逆理，必至於大亂而後止，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近道矣，故曰：「此謂知本，知之至也。」

「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章覆解前章「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事，今反在「誠意沒世不忘」章下，錯亂明矣，當易于此。古者大人之學，未嘗不先自明其德，然後及于天下。故引《康誥》太甲、帝典之

言，以明文王、湯、堯皆自明也。新之爲先得之。道之不明也，以民未知乎此也。道之不行也，以民未得乎此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三〕，則易昏爲明，易惡爲善，變化氣質，螟蛉之肖蜾蠃〔四〕，豈不謂之新乎？雖然，自明明德者，亦自新也。合內外之道，故自新然後新民也。湯之《盤銘》，自新者也。《康誥》，文王之詩，新民者也。君子治己治人，其究一也，故曰：「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所止，止于邦畿而已。鳥之所止，止于丘隅而已。是皆知其所止矣。人之爲學而不知所止，則流遁失守，無所適歸，終亦必亡而已矣，雖黃鳥之不若也。故文王之學所以緝熙者，在知敬其所止而已。所謂仁敬孝慈信者，乃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爲人父，與國人交之至善也。其所居之地不同，故所止之善不一，其所以爲至善則一也。所謂止者，猶行之所欲至，射者之所欲中。雖未至也，雖未中也，必至必中而後已，此之謂「知所止」。

「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

誠者天之道也，性之德也，非人知之所能謀，人力之所能造也。見好色則愛之，聞惡臭則惡之，發於心之自然，不思不勉者也。知冰之寒，知火之熱，知藥之苦，知飴之甘，疾痛癢痒，心爲之感，莫非誠也。故孟子謂孺子將入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有內交要譽之僞也。見其親死，委之於壑，狐狸食之，蠅蚋嘬之，則其類有泚，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者也。由此觀之，仁義本出于人之誠心，如好色惡臭之比，則君子之謹其獨者，見仁義之本，皆吾性分之所當然，不爲人之知不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所往而不爲善。一毫自欺，則貌乎爲一物，與天地不相

似矣。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雖小人豈無是心哉？惟其爲形體所梏，區區自處於一物之中，與萬物爭勝負，故喪其良心，不與天地相似，此所以以人爲可欺，而閒居爲不善也。人猶能欺也，心不能欺也，故見君子，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此則其良心猶存，知不善之爲不善，故不欲人之知也。胸中之正不正，必見乎眸子瞭眊之間；辭之多寡枝游，亦見乎吉躁叛誣之實。至于容貌舉止，無所不見。故人之視己，如見肺肝，誠于中必形于外，雖人亦不能欺也。既不足以自欺，又不足以欺人，使其良心有愧而不慊，浩然之氣從而爲之餒，則爲欺者果何益哉！夫爲善而不出於誠，猶不足以入德，況爲不善乎？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言人之不可欺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言誠于中，形於外，充實而有光輝，非誠則不至也。故曰：「君子必誠其意。」切磋者，解剖之謂也。琢磨者，脩治之謂也。有璞玉於此，將以爲圭，則必先解而爲圭之質；將以爲璧，則必先解而爲璧之質。如學者之志，欲止于小善，則以小善爲之質；欲止于至善，則以至善爲之質。琢磨者，即其質以脩治其文。小善之質止可以脩小善之文，至善之質然後可以脩至善之文，故如圭之質不能琢磨而成璧，璧之質不能琢磨而成圭。故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恂慄者，敬其學也。威儀者，見其文也。斐文之著也，學止於至善，積而爲盛德，至于文章著見，則入於民心者深矣。此誠之不可揜也，故民不能忘也。誠之至者，非獨入于民心，其所以導民者，澤流于後世矣。賢其賢，親其親，君子化其善也。樂其樂，利其利，小人蒙其惠也。此所以沒世不忘也。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故上誠其意則使民心服，民不得而欺矣。大畏民志者，心服之畏，中心悅而誠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雖使巧言如簧，苟無其實，爲天下之所不容，此無情者所以不得盡其辭而可使無訟，是皆誠意之效也，故曰「此謂知本」。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所受天地之中者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是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而後正。惟賢者能勿喪，不爲私情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所謂齊其家」至「不可以齊其家」

所親愛者，德厚者也。所賤惡者，德薄者也。所畏敬者，賢於己者也。所哀矜者，無知無能者也。所傲惰者，頑不帥教者也。見賢思齊焉，則之其所愛親、畏敬而譬焉，見不賢而內自省焉。衆人之情，察於人之蔽於己，如以人之賢不肖反求諸己，則己可得而察也。好而不知惡，惡而不知美，此情亂之也。子溺於私愛，故不能察其有惡苗。求其實利，故惟恐其不碩，皆非好惡之正也。《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之其所愛敬而脩其言行，則人亦將愛敬之。之其賤惡而去其不善，則人不可得而賤惡之。如此則人將矜式之，況其家乎？故曰「身不脩，不可

以齊其家」也。

「所謂治國」至「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巨室，大家也，仰而有父母，俯而有妻子，有兄有弟，有臣有妾，尊卑疏戚之事具矣。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此家之所以正也。大家難齊也，不得罪于大家，則於治國也何有？齊桓公雖五霸之盛，由不能正其家，死未及歛，而國已亂矣。故虞舜之世，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以瞽瞍底豫而已〔五〕。文王之時，天下無犯非禮，以刑于寡妻而已。舉治家之心以加之於國，雖有小大之間，宜不遠矣。故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所謂一家一人，皆謂君也。君者國之機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者國之機也，而國定矣。其機如此，故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不謹乎？民可使心服，而不可以力服，可以身帥，而不可以令帥。堯舜之仁，桀紂之暴，所以皆從其所好，而不從其所令也。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此所以身帥而使人心服者也。其道也，自一人一家始，故所以先之也。宜其家人，宜兄宜弟，宜其父子，□弟之道，不待諄諄告教，家至而日曉之也。至誠足以孚其心，儀形足以觀其德，國之不治，未之有也。

「所謂平天下」至「天下僂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合内外、通彼我而已。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天下雖廣，同出于一理。舉斯心以加諸彼，推而

放諸四海而準，無往而非斯心也。猶五寸之矩足以盡天下之方，此絜矩之道也。上下也，前後也，左右也，彼此之別也，通乎彼我，則交見而無蔽，則民也君也將何間哉？所以爲民父母，而天下瞻仰之矣。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暴以失之」

平天下者善與人同，故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善不與人同，則媚嫉之心生，故無好善之誠。利不與人同，則貪吝之心生，而無好義遠利之誠。觀《康誥》之言，則知天命無常，惟善是與也。觀舅犯之言，則天下之寶非寶，惟善是寶也。觀《秦誓》之言，則虛己與人，不自有其善也。仁者，以天下爲度者也。天下之所共好者仁也，吾所以好仁；天下之所以共惡者不仁也，吾所以惡不仁。此所以能愛人、能惡人也，此所以能舉賢退不善也，此所以能好人之好，惡人之惡，不拂人之性而遠夫菑也。是故居君子之大道，平天下之謂也。大學之終，惟忠信無僞，則理義之心存，然後不喪其爲大矣。媚嫉貪吝，此驕泰所以失之也。

「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爲利也」

利與人同者，非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所以得國者，以得衆也。所以得衆者，以有德也。有德者，利與人同，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故以財聚人，非仁何以得之？知以德爲之本，有人有土，有財有用，非吾患也。不知以德爲本，而本於財，則上下交征利，不奪不饜矣。此所謂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也。天下之事未有不反者也，惡言加于

人，則人亦將加惡言於己，以非義之事取其財，則必有非義之事費其財，蓋不知以義爲利者也。以義爲利，則雖生財固有道矣。國無游民，則生之者衆矣；朝無幸人，則食之者寡矣；不違農時，則爲之者疾矣；量入以爲出，則用之者舒矣。此足財之道也。以財發身，惟富足然後可以推吾濟人之惠也。以身發財，非驕奢無以矜己之富也，此仁不仁之情也，故惟仁者能與天下同其利。上有不私之仁，則下有樂輸之義。心誠樂之，如孝子之養父母，未有子富而父貧。百姓共之，百姓之府庫，非君之財者也。畜馬乘之家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畜馬乘，謂士始爲大夫有乘馬者也；伐冰，謂卿大夫之喪祭得用冰者也；百乘，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三者皆貴者也。雞豚牛羊，庶民之所畜也。既食于人，又與人爭食，則專利矣，專利則以利爲利矣。「盜」者，失財于臣也。君不嚮道，不志於而求富之〔六〕，是富桀也。故長國家而務財用，無與人同利之心，是必小人者矣。是小人者人之所非，彼之所善，故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既曰善矣，則惟其言之必聽。持不仁之質以當國用事，求善人之立而國家無菑害，難矣。是皆不知以義爲利，與人同之而已。《高峰文集》卷一五。

〔一〕在：原脫，據下文及《禮記·大學》補。

〔二〕親民：「民」字原脫，據文意及下文補。

〔三〕覺後：原闕，據文意及《講義》「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補。

〔四〕贏：原作「贏」，據文意改。

〔五〕瞽：原作「鼓」，據《孟子·離婁》上改。

〔六〕「於」下疑有脫文。

講義 詩一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事物之理，有危疑之機者，然後當戒。求賢用吉士，君人之常也。而召康公之戒其君，必以是爲言者，蓋方是時，帝王之大業成矣，天下之衆治舉矣。求賢用吉士，自衆人視之，若在所可緩而非急務；由君子觀之，制治要於未亂，保邦要於未危。以天下之大，事物之衆，一日二日之間，其幾有萬，則上下內外，大小尊卑，非夫選賢拔能，衆建官聯，以與之共圖於閒暇之時，則桃蟲之微且將爲拚飛之鳥，而桑土之固，曾不足以備陰雨之虞，未見其能制治保邦也。召康公之戒，不亦宜乎！賢者不可以苟得，賢者有以求而得之，則吉士皆爲我用。孟子所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

阿，大陵也，以況則君也。「有卷者阿」，大陵之有曲者，以況則君雖大，然中虛而能受，體屈而能留，其化養之資博矣。非若南山之巖巖然，草木無所生之，而風無自而入也。飄風，回風也，

以況則君子之來也。其「自南」，則化養萬物之風也，以況則君子之去就行止若風之飄忽而不制於物，然其來也，斯能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于以遂其化養之施焉。非若終風然，霾乎下，暄乎上，迅病暴急，而非物之所賴也。有卷者阿，故飄風自南。君能虛己，則賢者類至。理之所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無可也，無不可也，惟道是從而已。無適也，無莫也，惟義與比而已。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然則敦爲來哉？夫惟大有爲之君，降己之勢而惟德之尊，忘己之貴而惟道之樂，虛中以俟之，屈體以接之，則其求之非無道也，非無義也。於是可出矣，隱其身而不見則非也，故曰「來游來歌」；於是可語矣，閉其言而不出則非也，故曰「以矢其音」。始見其可悅也，悅之而來游，與所謂永矢弗過者異矣。又見其可樂也，樂之而來歌，與所謂獨寤歌者異矣。又見其可與有爲，可與有行也，於是矢其音而告之以善道焉，則與所謂金玉爾音者異矣。且聲成文謂之音，斯告之以善道而必謂之音，豈非君子以言則成文歟？矢，取其辭之直也。臯陶之矢厥謨，盤庚之出矢言，皆直陳其事而無復有所隱也。君子之告其君以善道，亦若是而已。

「泮渙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畋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泮渙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者，言君子樂爲之用，則君無爲而用之有餘裕而然也。泮則異于主也，免則異於合也，不爲物主而物不累己，不與物合而已不累物，則其游樂矣。優則無憂也，游則無止也，用優之時而無所憂虞，遠遊之時而無所定止，則其休至矣。泮免其游而無拘迫之憂，所謂囿物而非囿於物，君之所以爲大。優游其休而無遑遽之勞，所謂役物而非役于物，君子之所以爲尊。反是則叢脞煩碎，而天下終不可治也。此詩之作，亦所以戒人君之自用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亦孔之厚矣」者（二），性之本體混然圓成，無欠無餘，非有待而然也。及夫情竇一開，與接爲構，物且得以間之，而喜怒哀樂之發或乖其和，剛柔緩急之用或失其齊，於是始有待于充而成之，以復其初者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充而成之，使無間以復其初之謂也。蓋惟君子之與處，則晦斯光，窒斯通，亡斯存，敗斯成，所謂「彌爾性」，此類也。《易》曰：「彌綸天地之道。」雖天地之道陰陽剛柔，其用不能無有餘不足之愆，故有待於《易》之彌綸，然則況於人乎？「似先公酋矣」者，酋，就也，萬物訛于南而酋於西。《莊子》曰：「正得秋而萬寶成。」所謂酋者，若此君惟得賢以彌其性，是故以言則大，以心則一。心有所不爲，爲無不成，有所不革，革無不服。畜之爲德而日新，著之爲業而富有，蓋其成器而動，則將無適而不就也。乃若先公，則如公劉然，其仁足以愛民，其義足以威敵，其於先王之烈爲能力行而有至。是其酋有如此者，要有以似之，則爲善繼耳。「爾土宇畋章，亦孔之厚矣」者，言王能得賢，以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故能下有得乎地，上有得乎天，皆如下文所云也。畋，大也。陰復而靜則小，陽反

而動則大。言天子闢其土地，則動而大之事也，故言「畋」，若《書》言「率寧人，有指疆土」，《詩》言「日闢國百里」，所謂闢其土使畋也。章，文之成也。萬物之文雜於東南而成於西南，故赤白爲章，文於是乎著也。言天子治其宮室，則賁飾之事也，故言章，若《詩》言「翼翼寢廟」，《書》言「用宏茲賁」，所謂治其宇使章也。闢其土使畋矣，斯有以盡地之利。治其宇使章矣，斯有以定民之居。尺地莫非其有，而皆得其養，一民莫非其臣，而各安其居，王之德于是可以配地矣，故曰：「亦孔之厚矣。」蓋若《易》言「君子以厚德載物」，厚于是爲至矣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者，君有道以得民，有德以服衆，有若地之德以載物矣，則彼其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豈庸釋我哉！誠其所享也，謙其所福也，宜其以我爲主而安樂之，若孟子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者矣。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至「以近有德」

是詩言民之勞，願與之休息一也。然始終四章皆言「惠此中國」，而獨其中一章言「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者，蓋治自內而外，化自上而下，厲王誠能脩德發政以惠京師，則足以綏四國而懷萬邦矣。惟其不能端本以求治，故澤不下究，而其失彌廣。然則獨於中推本言之，則始終之意從可知矣。「無縱詭隨，以謹罔極」者，詭隨之人無以檢之，俾至于愾而不明，愾而不靜，則其甚也，莫不違中而妄作矣。《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上勞民而無度，下詭隨而罔中，理則然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者，寇虐之人無以遏之，俾至於慝不畏明，而民懷憂懼矣。又莫之

恤，則不畏明者斯作慝矣。孟子曰：「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讒，民乃作慝。」夫民勞而不得息，已患其作慝，况寇虐者無以遏之，則作慝者衆矣。且善則苟違之，謂之詭，惡則苟從之，謂之隨，此言其惡之著乎己。彼□而我寇之，彼安而我虐之，此言其惡之加乎人。詭隨之爲惡也微，尚欲其無縱，寇虐之爲惡也既著，故在乎遏之。無縱詭隨之人，以謹其失中，式遏寇虐之人，而禁其作慝，此民勞之甚，而幸其君之庶幾能自勉者如是也。夫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况人君之威儀，天下之所視效，而治亂之所係，烏可以不敬哉！一或妄動過舉而無愛民之心，是民之所以勞也。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爲人上者，烏可以無德哉！無德而居上，則無愛民之政，是民之所以勞也。然民之所以望于厲王者亦薄矣，姑欲其敬威儀而近有德耳。敬其威儀者，其心未必誠，近有德者，非必有至善之實，亦追之而已。凡此皆思其上之不可得，則庶幾其次焉者耳。

「民亦勞止」至「而式弘大」

小康非所敢望也，小休非所可得也，至於小息猶且不容，亦庶幾得頃刻之愒而已。民之勞日益甚而不得愒，則厲王之政愈急而不知反故也。「惠此中國，俾民憂泄」者，此又憂之大者也。前言「無俾民憂」，幸其無憂也。今日「俾民憂泄」，則既有憂矣，幸其散而已。泄，散貌，通適而無滯之義也。若傳所謂「其樂泄泄」，亦取其通適而無憂滯之義意，所謂「俾民憂泄如此耳」。「無縱詭隨，以謹醜厲」者，醜厲，言小人之無忌憚也。詭隨之人莫之禁止，則豈徒失中而已哉，將

必至于醜厲之可惡。失中而至于醜厲可惡，則廉耻亡矣，其何以爲國乎？「式遏寇虐，無俾正敗」者，正敗，言君子之道消矣。寇虐之人莫之遏絕，則豈徒作慝而已哉，將必至于敗而弗救。作慝而至于正敗弗救，則姦宄肆矣，其何以爲民乎？「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者，則又責王以自及也。言王雖以小子自爲，然上爲天之子，下爲民之君，則天位天職用宏大也。今又詭隨之徒暴其醜厲而有害於爲國，寇虐之徒敢于敗正而有害於爲民，是將無以居天位而治天職矣，此穆公之所深憂也。

「民亦勞止」至「是用大諫」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者，安危之反也。小康則以勤爲憂而已，未勤也。小休、小息、小愒則勤矣，而未以危爲慮也。民勞之甚，至于危憊而願得小安，則于是亦云極矣，故于卒章言之也。「惠此中國，國無有殘」者，先言「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則自中國至四夷皆欲其綏之也。其後言「惠此京師」，則庶幾其能綏四國而已。先言「惠此中國，以爲民逖」，則尚欲其與中國之民爲好匹也。其後言「惠此中國」，則庶幾其能俾民憂泄而已。至于四國，又莫之能綏也。民憂又莫之能泄也，則於是庶幾其國無有殘而已。蓋足寒傷心，民勞傷國，必至之理也。故始則以民憂爲恤，終則以國殘爲憂。民殘則國殘，國殘則將反以自殘，是可爲之深憂也。「無縱詭隨，以謹繒綆」者，詭隨之徒亦醜厲既可惡矣，又縱之而不禁，則其戾善從惡之心愈謬而不可改。繒綆，以言其陷于非善，反覆拘攣而終不能以自釋也。「式遏寇虐，無俾反正」者，寇虐之徒，其陵弱暴

寡，既敗正矣，又莫之遏絕，則善者無所怙，惡者無所懼，正將盡反而爲不正矣。正反則無正，非特敗而已也。噫！詭隨之惡至於繾綣而不可解，寇虐之亂至于正反而不可救，而厲王猶且勞民而不知止，此穆公所以深刺也。蓋人君之惡莫大於虐民而失之，故厲王之惡非一，而獨以厲得名，亦著其惡之大者耳。雖然，進思盡忠臣之義，則不可替也。故是詩卒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厲王之惡如此之著，而方且欲其德如彼之全，於是大諫以覲其或改，則穆公愛君之深，憂民之切，初不計其言之聽與否也，盡其忠而已矣。《高峰文集》卷一五。

〔二〕據上下文，「亦孔之厚矣」五字當衍。

全宋文卷三〇〇二

廖 剛 一三

講 義 詩二

「《板》，凡伯刺厲王也」至「是用大諫」

王者中天下而立，明四目，達四聰，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以大中至正之道與民共由，是以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今厲王失道之正，頗僻其心，不能聽用善言，而自專自聖，訖無遠謀，是將有危亂之憂而不可以望治安矣，此凡伯所刺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瘁」者，人道莫大于辨，辨莫大於正。厲王失道而僻，曾若板然，反之無辨，而善惡是非，天下莫之取正，民烏得不病哉。民病而無所赴訴，於是相與怨咨而歸諸天。故曰「上帝板板」，謂王之所以失道而僻，天實使之也。卒，盡也。瘁，病也。夫君者民之所恃以生也，君所好惡趣舍而民命係焉，故一嚬一笑足以致大亂者有之。况失道而僻，則其致下民之卒瘁宜矣。「出話不然，爲猶不遠」，則失道

而僻故也。夫王言惟大，故臣以之稟令，民以之作辟。王謀惟遠，故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今也「出話不然」，是未能無易言也，其何以令民？「爲猶不遠」，是未能無近憂也，其何以謀國？原其所以若是，亦以其愚而好自用，信而以爲欺故耳。「靡聖管管」，愚而好自用也。「不實於亶」，信而以爲欺也。夫自矜者不長，自恃者不彰，況因衆善，乘衆智，足以成治功乎？嘉言罔攸伏，故野無遺賢，況違忠信，近邪佞，足以階禍亂乎？厲王惟弗之思，若聖非所可居，而莫能退託，若亶深所可信，而昧於見善，此其所以爲失道而僻也。夫惟如此，是謂「猶之未遠」，而亂亡可憂，凡伯所以諫也。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匹夫之謀其身，猶不可以無經遠之慮，況爲神明之主，而安危治亂之係其身乎？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則其亂亡亦可指日而待也。前曰「爲猶不遠」，則言其出一話之不然，謀一事之不遠耳。後曰「猶之未遠」，則以如上文所云，是謂「猶之未遠」，而幸其改圖，且巽而入之道也。

「天之方難」至「民之莫矣」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喜怒予奪，常在乎人爲之後。今也常易之德方變而難，凡以民遭喪亂，故天亦爲之變其常也；常健之行方失而蹶，凡以民皆顛沛，故天亦爲之失其度也。若是而猶不能奉若而寅畏之，則是所謂逆天而自絕也，又焉可哉？蓋天之道，順之則存，逆之則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故答天之命，在於奉若以守常，而不可以有作也；畏天之威，在於寅恭以俟命，而不可以自大也。惟不可以有作，故戒之曰：「無然憲憲。」以當用靜吉

之時故也。惟不可以自大，故戒之曰：「無然泄泄。」以當恐懼脩省之時故也。雖曰無敢作爲，而恐懼脩省，要必有其實，故又在于修辭以立其居業之誠焉。「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凡伯所以望其君之有過脩德爲不淺也。輯，言其辭足以和民也，和之斯有以洽其心；懌，言其辭足以悅民也，悅之斯有以定其志。夫上下之情常患于不通，而德業智慮之達尤在於辭，然非出于中心之誠，果何足以鼓天下之動乎？夫惟欽順以保天命，無敢泄泄，而無沓沓之非，然後其辭乃能出于中心之誠。既輯且懌，而民心斯可洽，民志斯可定也。

「我雖異事」至「詢于芻蕘」

《春秋傳》曰「同官爲寮」，聯事合治之謂也。夫君之與臣，自其異者言之，則無爲而用天下者君之事，有爲而爲天下用者臣之事，尊卑之勢，勞逸之分，猶霄壤之不相及，豈非所謂異事哉？然天位則共居，天職則共治，道不可以不同也，德不可以不一也。倡者和之，始者終之，猶天地陰陽之相合以成歲，猶股肱耳目之相須以成體，則君之與臣何以異於寮哉？凡伯以其君失道而僻，汲汲然自以與之同寮而爲之深慮，是故不待訪而即之謀，不待問而與之言也。然非特不我訪也，謀孔藏矣（二），而王則弗從。豈惟不從，「聽我囂囂」，則方傲然自肆，而初不以我謀爲意也。非特不我問也，言有物矣，而王則弗用。豈惟不用，「勿以爲笑」，則方虞其以爲戲笑而已。伊尹囂囂然處畎畝之中，孟子謂宋勾踐「人不知亦囂囂」，是皆其道不可詘然也。今厲王莫能遠慮，而我即之謀，則當恐懼聽從之時也。方且自大不遜，亦若是之囂囂然而不可詘，則非可長矣。夫

「服」者將以有事也，「我言維服」，言其言之善，所當服行也。蓋君子之言無所苟，言之必可行也。可言而不可行，君子弗言。今也不知我言之可以服行，而反以爲笑，又烏知樂取爲善，與夫聞善言則拜者乎？「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者，每事咨之曰謀，徧咨曰詢。古之人將有爲也，將有行也，非特謀之近，而又聞諸遠，非特謀之貴，而又詢諸賤。非特謀之智，而愚者所不棄焉；非特謀之親，而疏者所不外焉。若芻與蕘，可謂遠而賤，愚而疏者矣，尚所當詢，況若凡伯之貴者乎？以職則及爾而非遠，以謀則即爾而非疏，以言則有物而非愚，然厲王若是囂囂而不可屈，笑傲而莫之聽，而況于餘人乎！凡伯言此，所以深刺之也。

「天之方虐」至「不可救藥」

天之愛民至矣，然生聰明而父之，是所以愛之也。今也不然，如厲王之不仁而實臨其民，播其惡於天下，謂天之虐可也，始也變其常易之德而難，又至于失其常健之行而蹶，今又至於忘其所愛之民而方絕虐焉，則其靡常，日益甚矣。爲厲王者飭躬脩德，慄慄危懼，猶恐弗及，而曾弗之思。非特不能無憲憲以順帝則也，又不能無泄泄以敬天威；非特不能無泄泄以敬天威也，今又至于多慢侮而無忌憚，則無復脩辭立其誠矣。故前欲其辭之輯、懌，於此則幸其「無然謔謔」而已。「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者，前言「我即爾謀」，則爲之謀慮而已，未至於灌灌也。今日「老夫灌灌」，則以成德之人啓其心而沃，王之心沃之屢矣，而王又非特聽之囂囂也，初若幼稚無知之小子，蹻蹻然用壯以逝，而曾不我聽，則其不遜又甚矣。「蹻蹻」，蓋如《酌》言「蹻蹻王之

造」，所謂用壯也。如《泮水》言「其馬蹻蹻」，所謂逝也。壯而不復柔從，逝而不復反顧，是所謂不可與有言者矣。「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前曰「我言維服」，猶告之以我言有物而非苟也，今則庶幾其不以我爲耄而言失耳；前曰「勿以爲笑」，以爲言非苟則不當以爲笑也，今則痛其以憂爲謔，則又甚矣。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厲王之謂乎！「爾用憂謔」，所謂樂其所以亡者也。「多將熇熇」者，言其多持熇熇之行，若火之高升，不可撲滅，則於是不可救藥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故天之方難、方蹶、方虐，則戒之以無憲憲、無泄泄、無謔謔，以爲能若是，則天之孽猶或可違也。至於「小子蹻蹻」，以憂爲謔，「多將熇熇」，則繼之以不可救藥，非以自作孽則不活乎？

「天之方濟」至「曾莫惠我師」

《釋言》云：「濟，怒也。」「天之方虐」，言天之不仁，無以憂其民而方虐之耳，猶未見其怒也。至于有以震怒于民，則其爲虐也誠虐矣。天方怒而誠虐其民，故于是諫王不當夸而毗之。夸，大也。毗，輔也。夸毗則體柔而不能以自立，徒大天之虐而輔之耳。「威儀卒迷」者，有威可畏，故人畏而愛之，有儀可象，故人則而象之。今也不能欽其威儀，而無可畏愛則象也，失其性而妄行焉耳。故曰「卒迷」也。「善人載尸」者，善人之動靜語默，惟其時而已。方時之不可爲也，則將閉其言而弗出，卷其道而弗施，若載尸焉，飲食而已，則以明哲保身之道當如是也。「民之方殿屎，則莫我難敢葵」者，善人之類率皆畏禍而不言不爲，則斯民之罹其患，雖疾痛呼天，將

誰揆其事哉？「喪亂滅資，曾莫惠我師」者，《傳》曰：「善人國之紀也。」人之云亡，而邦國殄瘁，則離散凍餒者皆是，而上之人恬弗之恤也。何則？以王監謗，故民雖多瘠，莫之敢語，惠何由而及之哉？

「天之牖民」至「無自立辟」

前言「天之方虐」，「天之方瘠」，此又曰「天之牖民」，以見天實愛其民，而其方虐方瘠者，王實不能奉若天道以致之耳。夫天降生民，倥偬顓蒙，聰明不開。作之君、作之師者，天實所以開而達之也，故曰「牖民」。「如堦如簠」者「二」，言欲其和也。「如璋如圭」，言欲其合也。「如取」，言我如有取之，而欲彼之與。「如携」，言我如有携之，而欲彼之屬。凡此皆天所以牖民而達之也。今王繼天而爲之子，則其牖民宜亦若是。而今也「携無曰益」，是其所以牖民，則易天之道而不類矣。蓋撫之則襁負而來，虐之則携持而去。今也「携無曰益」而反害之，將何以致其屬哉！是所謂不能奉若天道以牖斯民也。「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則以「牖民孔易」故也。天下之所爲，視上而已。今王失道而僻，所行所爲非出于正，而「牖民孔易」，則民之僻多，而辟無自立，不亦宜乎！

「价人維藩」至「無獨斯畏」

价人，善人也，方言其能夾輔其君，故以「价人」名之。大師，大衆也，方言其能周衛其上，故以「大師」言之。大邦，邑之豐者也，方取其內屏外捍，故以邑之豐者言之。大宗，巨室也，方

取其克家善繼，爲王世臣，而國之強弱，民之去就係焉，故以「大宗」言之。善人在所親，故曰「維藩」。大衆則以外衛者也，故曰「維垣」。《青蠅》曰「止於藩」，《鴻雁》曰「之子于垣」。藩籬則取其近，而垣墻則取其壯大也。大邦，吾所分土以共守者也。大宗，吾所分職以共治者也。分土以守，所以蔽內限外，故曰「維屏」，若《書》所謂「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則其爲屏可見。分職以治，則蔽內限外者恃之以立，故曰「維翰」，若孟子所謂「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則其爲翰可知。雖然，有藩有垣，有屏有翰，可謂固矣。苟爲無德之可懷，則雖居尊處貴，未免危殆之憂，而藩垣屏翰曾不足恃，故曰「懷德維寧」，《傳》所謂「在德不在固」是已。「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者，宗子，同姓也，有价人、大師、大邦、大宗以爲藩垣屏翰，而有德以居其中矣，然後能大封同姓，以保天下。則城周乎外之譬也，其言豈無序乎？《傳》曰：「禦侮莫如親。」周之所以強盛而長久安寧者，亦以其能親親而已，故曰「宗子維城」。苟不能和協惇睦之，而至于離心離德，則若城之壞，而王且孤特而無與矣。孤立而莫之保，能無畏乎哉？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厲王宜念及此。

「敬天之怒」至「及爾游衍」

前曰「天之方儕」，則將怒也。此曰「敬天之怒」，則既怒矣。方怒而夸毗，則助天爲虐而已。既怒而戲豫，則是以天威爲不足畏，而無復有敬心，非特助其爲虐也，故諫之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戲」則玩而無肅心，「豫」則怠而無立志，居無畏時且不可，而況當天之怒乎？前曰

「天之方蹶」，則天行失其常而已，未至于變也。此曰「敬天之渝」，則靡常之命既變矣。當其變蹶而泄泄，則般樂怠傲，不以爲憂而已。若既變而方且馳驅，則非特不以爲憂，而其恣甚矣，故諫之曰：「敬天之渝，無敢馳驅。」「馳」則若所謂「馳騁田獵」之類，「驅」則若所謂「疾驅于通道」之類。居無難時且不可，而況當天之渝乎？夫厲王之惡日益暴著如此，天下皆知其不可爲，而天眷有周之命改矣。知凡伯猶且眷眷而不已，亦可謂之智乎？蓋君臣之義無時而可替，詩人取之，亦以著厲王之無道。至於失國，非無忠嘉之臣始終爲之盡言也，咸其自取耳。「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其告之無所不至可知。夫尺地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臣，今日「及爾出王」，則將有爲主於內而外之者，是則土地人民不爲其有久矣。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今日「及爾游衍」，則幸其棄逐於外，不得播虐於天下，然後斯民乃得游衍休息，則其失君之道而反施其政亦久矣。雖然，曰「昊天曰明」，天固不明乎？又曰「昊天曰旦」，天固不甚明乎？蓋天視自我民視，厲王終爲臣民所出，自流于彘，豈非自我民視而降威然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夫周之所以爲周，積累厚矣。其所以維持天下，顯設王猷，使子孫長久安寧者，以其有綱紀文章而已。故其後世雖中人之資，僅能守之而勿亂，斯足以憑藉扶持，保其永命。惟厲王之無道，天下蕩然，無復綱紀文章之有，此穆公所以傷周室之大壞也。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治自內

而外，化自上而下。方周之化盛行，夫天下牛羊踐牧，亦有仁愛之心，故《行葦》言「周家忠厚」。及其衰也，綱紀文章之廢，實自其君之無道而本于京室，此詩所以言周室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語》言堯之蕩蕩，則繼之以「巍乎之成功，煥乎之文章」。箕子言王道之蕩蕩，則繼之以「平平之辨治，正直之無邪曲」。是故其蕩蕩也，無害其爲大，如其蕩蕩而已，果何以爲民辟乎？辟以出命制節治人，皐爲事尤非蕩蕩所宜，故刺之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湯之如火烈烈，非不疾威也，然不競不綖，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武王一戎衣而定天下，非不疾威也，然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是其疾威非將以降多僻之命也，如其疾威而已，能無多僻之命乎？故刺之曰：「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蓋是詩言厲王之無道也，以王監謗，故一章言上天，而不敢正斥其君，餘章託言商紂之事以爲戒，而不敢正言當時之失。然序言「天下蕩蕩」，而詩言「蕩蕩上帝」者，天下之亂，王實身先之，故推本而言之也。「天生烝民，其命靡謔。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渾然無間之謂「命」，凡稟氣以有生，復靈以有形者，誰獨不受命于天乎？其四端之根諸心，萬物之備於我，蓋非殊也。豈非所謂靡不有初者歟？然養之以福者常少，敗以取禍者常多，則命亦不可恃也。故曰「其命匪謔」，以克有終者鮮故也。惟其如此，故當畏天之命，而每以危亡爲戒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是故謙謙君子，卑以自牧，此則「抑」之義也。厲王之無道，多持熇熇之行，而方且以憂爲譴，無可畏愛則象，而方且助天爲虐，則其不能抑甚矣，衛武公所以刺也。《書》言紂之惡，亦曰：「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蠹傷心。」蓋人君失道，至於喪其威儀，則民無所畏仰，而喪無日矣。武公既刺其君，亦以自警者，以謂人之所以喪其威儀者非他，實由其德之先喪，故威儀卒迷而不自知。故《民勞》亦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武公之自警，亦將慎其德而已。

「抑抑威儀」至「亦維斯戾」

內嚴者其容肅，故有威之可畏；內重者其容莊，故有儀之可象。人之有是威儀，非可以僞爲賢，惟其德之著乎外耳，故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考工記》：「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言視其四方之交，則其宮城之中美可知矣。「抑抑」，言自抑之至也。夫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理之常也。故傲不可長，志不可滿，惟能抑抑其威儀，則所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非有諸內者然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者，厲王惟喪其威儀，故羣下無所視效，而哲者更變而爲愚。哲者更變而爲愚，非真愚也。庶人之愚容或有之，是其性之疾也。若哲人之愚，則以王德之戾，故雖哲不得不愚耳。昔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孔子以爲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此武公所以刺其君，而亦以自警也。

「無競維人」至「維民之則」

有國有家者，莫強於得人，莫要於脩德。三仁去而商亡，二老歸而周熾，得人則強之效也，故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脩德則昌之效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蓋非得人以爲之輔，則無以迪彝教而降德於國人，四方何由而訓之哉？故言「無競維人」，繼之以「四方其訓之」。非有德以致其享，則無以集大命而致人之無拂，故言「有覺德行」，繼之以「四國順之」。以言各有所主也。然先之曰「無競維人」，則莫強于得人故也。繼曰「有覺德行」，則取人以身故也。自非有覺德行，則人不可得而致，故其辭亦相終始而已。且有德行則覺之謂也，覺無所覺，盡性而已。盡性則直而無僞，故物亦將應之以誠。「四國順之」，所謂物以誠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然順則莫逆，訓則效之，德行能致四國之順而已。必得人焉，爲之疏附先後，奔奏禦侮，然後莫強而爲四方之所訓，此則事之序也。《烈文》亦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先王之建諸侯，凡以使之致天子之所爲而已。是故內亦欲其務德，外亦欲其得人。蓋其競也，乃所以致中國之強；其顯也，乃以致中國之尊。是則各以德善胥效，亦烏可已哉？「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得人矣，要在乎能用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則與之共天職而盡其才也。訏，大也。謨，謀之成也。大與之謀議，使斷國論，所謂「訏謨」。國之命令待之而後定，所謂「定命」。夫惟委之如此之重，任之如此之專，故其有經遠之猶，則以時來告也。夫辰者不可失之時

也，故自子至午時也，而皆謂之辰。所謂「辰告」者，及其時而來告也。《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人君之欲成其德業，與夫人臣之欲成之者，遠猶之告，烏可後哉！「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者，有德行矣，外之威儀不可以不脩，故欲其敬而不慢，盛而不肆。厲王失道，至于威儀卒迷而不自知，內則不足以近有德，外則不足以爲民則，與夫得人而用之，皆非其所能及，是所以刺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至「南土是保」

夫我有以爲彼之式，然後彼以我爲式，事之序也。而此詩先言「南國是式」，後言「式是南國」者，蓋宣王之命申伯，非私之也。方未命時，固知南國將以爲式矣，是以使之式南邦也。「因是謝人，以作爾庸」者，庸，民功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然後其功可施，故命之以因謝人而作爾庸也。夫國功曰功，戰功曰多，治功曰力，莫非功也，而其所以爲功，凡皆爲民而已。故責諸侯之功；則必以庸爲言焉。「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者，既命之以國矣，於是徹其土田，使享其利，遷其私人，使便其情，庶幾其樂就國也。先儒謂召公爲司徒，主繕治，故《黍苗》言「卿士不能脩召公之職」。然則王命徹申伯土田，宜矣。「傅御」，則傅御王者也，命之遷其私人，是所以爲親諸侯也。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夫邑謝之功，使申伯自營可也，而使召伯營之，是所以爲能建國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者，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故於其始城，而寢廟已成矣。君子之營國也，先營宗廟，然後營宮室。而此曰「寢廟既成」

者〔三〕，衆功並作，故其成莫知所先後也。「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騶，鉤膺濯濯」者，以言寢廟之成，藐藐其大，蓋王之意欲宏茲賁，以待申伯，而謝人亦皆善樂而成此藐藐也。錫之四牡，則四牡騶騶然而強壯。又錫之在首之金鉤，在膺之樊纓，而鉤膺亦濯濯然而光明。則其將遣之際，所以將其誠意厚矣。「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以爲錫之物未備，遣之之意未勤，故又加之以路車乘馬，慰之以「我圖爾居，莫如南土」之言。猶以爲未至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四〕，則又寵之以非常之禮，而致其甚親之意然也。蓋介圭非諸侯之所宜有，而寶玉非所以分異姓。今也錫之，以致其親而近之意，則雖遠在南土，而諸侯莫敢侵侮者矣，故曰「往近王舅，南土是保」也。

「申伯信邁」至「式遄其行」

錫之以物，慰之以言，以爲未至也，又寵之以非常之物，使作寶焉。猶以爲未至也，故於其邁也，又以身餞之，則其恩禮之隆，無以加矣。《渭陽》之詩，康公念母也，於其親之兄弟之行，送之遠，贈之厚，所以盡其孝子之情也。宣王之于申伯，錫之餞之，曲致其誠，所以盡建國親諸侯之義也。于盡孝子之情而列之於《風》，於盡建國親諸侯之義而列之於《雅》，則以其能建國親諸侯，實王者之政故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者，以見王之數留，而申伯濡滯之久，故於其行也，曰「信邁」，又曰「誠歸」，疑于行之不果，故重言之也。「信邁」則言其將行，「誠歸」則言其南還而歸於謝矣。「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式遄其行」者，前言「徹土田」，則

施徹法於其田畝，是乃始疆之也。此言「徹土疆」，則以疆既定矣，於是可以用徹田爲耨，峙以共之也。夫居必有積倉，行必有裹糧，《公劉》言「徹田爲糧」，則所以待行軍而食也。此言「以峙其糧」，則所以待申伯還國而食也。

「申伯番番」至「文武是憲」

「番番」，若《書》所謂「番番良士」，言其壯也。申伯方爲周之藩垣屏翰，故稱其壯有力焉。「既入于謝，徒御嘽嘽」者，言其疲也。徒行者與其御車者，無非強力之人，而皆疲于奔馳，則申伯之番番，尤足見其壯也。「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者，徧邦之人咸相慶，以爲女有良翰，則以見申伯之番番，而知其良翰也。然則王之褒賞申伯而爲之建國，非特盡尊賢報功之道也。由之以得謝邑之民心，豈不謂能建國乎？「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者，申伯，以言其親則王之元舅，而貴爲人之所仰；以言其賢，則文武是憲，而行爲人所尊。故曰「不顯申伯」，所以甚言其顯也。

「申伯之德」至「以贈申伯」

「番番」，言其武勇也。繼之以「文武是憲」，則明其非特武也，又有文焉。此又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於四國。」則「文武是憲」又不足道，而申伯之美於是爲至。蓋柔則巽而不與物爭，惠則和而不與物迕，臣德之美者也。然柔必貴乎有立，惠必貴乎不流。申伯柔惠矣，且又能直，則不撓不枉，而其德全矣，是故足以揉禹邦而聞四國也。揉者，擾之使循乎理

也。民之常情，柔惠以懷之，則莫不悅從，直以正之，則莫不悅服，此申伯所以能揉萬邦也。其德足以擾萬邦，故其功足以聞於四國。蓋有以揉之，而強弗友者皆變而爲變友，則其功成也。成王命微子尹茲東夏，亦言「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與此同意。惟其德之誠可褒，而宣王褒之；惟其功之誠可賞，而宣王賞之。此所以贈申伯之詩，而序言美宣王歟。「作誦」，以言作爲是誦，將使工師誦其美也。「孔碩」，以言君臣相遇若是，則其美爲甚大矣。「其風肆好」者，其可誦之美若是其大，則以君臣咸盡其道，其道申而無所屈，其事美而無所醜，故其風肆而好也。雖然，美宣王能建諸侯，則所建者衆矣，而獨於申伯言之，何哉？蓋以其能褒賞申伯之事觀之，則其餘可知。猶之《烝民》美其任仲山甫，而序稱其任賢使能；《韓奕》美其錫命韓侯，而序以爲能錫命諸侯，此作詩之法也。《高峰文集》卷一六。

〔一〕藏：疑當作「臧」。

〔二〕壘：原作「燠」，據《詩·大雅·板》改。

〔三〕曰：原作「日」，據文意改。

〔四〕土：原作「國」，據《詩·大雅·崧》改。

全宋文卷三〇〇三

廖 剛 一四

講 義 詩三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是詩美宣王任賢使能，中興周室，而以《烝民》名篇者，推本而言之也。蓋「烝」衆而有「明」意，民雖至愚，合而聽之則神，以其性善故也。惟性善，故所好者懿德，而其去就從違每不妄。宣王惟能用仲山甫，任賢使能，以興先王之治，是以烝民歸之，而中興之功成焉，此所以爲推本而言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所謂「物」也。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所謂「則」也。天生烝民，陰隲而與物辨，降衷而爲物靈，其自然之物，則蓋如此。是故所秉者無非性命之

常。惟所秉者性命之常，故所好者無非懿美之德。仲山甫惟有是德，而宣王用之，是爲不逆其所好。惟能順民之所好，此周室所以中興也。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降監不忘，臨下有赫，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天之道也。惟周之德有以昭假于下，是故保茲天子而爲之生仲山甫焉。「昭格于下」，則言其有以上當天心，若《書》所謂「昭升于上」是也。「保茲天子」，則言其爲天所子，若所謂「保佑命之」是已。然皇天之親有德，饗有道，非赫然有物以畀之也。生仲山甫以保之，則天之心固昭然矣。

「仲山甫之德」至「明命使賦」

「柔嘉維則」，則內有充實之美，「令儀令色」，則外有容與之文，然不敢有其德也。「小心翼翼」，則持之以敬者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則又益勤於德而不敢怠者也。蓋柔常患乎不足以有立，今也有充實之美以主於中，則其交于物也，無適而不合於禮，所謂「嘉」也。然柔而能嘉，豈矯拂其性命之情而爲之哉？亦本其所受於天者固有是爾，故曰「柔嘉維則」，言初不違其性之則也。惟其德之充乎己者如此，是故動容貌則爲令儀，正顏色則爲令色，茲表裏之符也。苟無柔嘉維則之美，則所謂令儀者或疑於足恭，所謂令色者或疑于鮮仁，豈君子之所貴哉？「小心翼翼」，言敬慎之至也。「古訓是式」，則又言敬慎之至，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也。「威儀是力」，則又言非特德行言語之不敢不敬慎也，雖威儀之末，必自力而不敢少怠，則

敬慎之尤至也。《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威儀是力，爲是故也。「天子若是，明命使賦」者，惟其德之若是，內外大小皆舉矣，故能保天子而若之。「保之」則致其仁也，「若之」則盡其道也。唱則和之，始則終之，所謂「若」也。惟其能若天子如此，是以天子有明命，則使賦之也。所謂「明命」，即任賢使能之命也。任賢使能，其命欲明，故《易》於「火在天上，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書》於「天命有德」，亦曰：「五服五章哉。」凡皆任賢使能，則其命欲明之義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

生仲山甫者，天命也；命仲山甫者，人事也。惟王能命之，故天爲之生斯人；惟天生斯人，故王得而命之，以成中興之功。此天人相因之理，亦猶高宗恭默思道，然後帝賚良弼，而高宗因置諸左右，命之輔台德，而商之所以中興也。「式是百辟」，則與《微子之命》言「萬邦作式」，《烈文》言「百辟其刑之」同意。「續戎祖考」，則佐王中興之事也。湯嘗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乃能續禹舊服。以湯革夏爲商，猶當續禹舊服，況宣王圖中興之功乎？率乃祖考之攸行而紹復其大業，固其所也。「王躬是保」，則言其以保護王爲己任也。前言「生仲山甫」，故先之以「保之天子」，其意則主天眷有周而爲之佑命，故每以天子爲言。此言「王命仲山甫」，故繼之以「王躬是保」，其意則主宣王能脩人事以上當天意，故每以王爲言也。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布宣政教，以達於民，出王命也，猶《書》之言「達王」是已。采摭民言，以復于上，納王命也，猶《周官》言「諸臣之復」是已。然《書》貴乎「工以納言」，蓋將「時而颺之」而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亦將「還以訓之」而已，此所以出、納皆謂之「王命」也。《詩》有曰「莫捫朕舌，婦有長舌，匪舌是出」，皆謂言也。而此獨曰「喉舌」者，蓋言自內出喉，達之於外，氣自外入喉，達之於內。古人以謂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蓋有自外入之氣，然後有自內出之言。此言「喉舌」，蓋謂達民言而納之於王，猶之氣也；達王命而布之於民，猶之言也。惟其所以致養者無壅蔽之患，所以布告者無謬妄之失，是以賦政于外，而四方發而應之。《家語》有之：「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于耳，故政事莫若應之。」此之謂也。

「肅肅王命」至「以事一人」

上言之之謂命，下稟之之謂令。有命矣，莫或稟之，則命有所不行，而不足以爲令，故要在有人將之也。「肅肅」者，言王命之尊嚴足以肅物也。豫而舒，肅而速，王命肅肅，則所以將之者焉可緩哉！夫物所將者小，能將物者大，王命固大矣，而又有以將之，此所以能詔告四方，令行而禁止者也。「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者，王之命達之邦國，而邦國之或若或否又不可不知，若則聽從之，否則有所不從。其若也，其否也，皆當有以明之。則以王之德意志慮，否者固或以爲非是而不從，若者亦未必能深喻厥旨，姑亦從之而已，故明之不可以無人。古之人有曰「明大道」，有曰「明明德」，夫道者人所共由，德者人所同得，而猶假于明，况宣王欲施命于既衰之俗

乎。以文王之聖，非得四人者往來以迪彝教，則蔑德降於國人，則宣王有賴于仲山甫之將明可知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君子之去就出處，無所苟也，惟道之從而已。中有正以止，外有正以行，故以周身則智，以事君則忠。泛應曲當，無入而不自得，而於物亦無所忤，此則仲山甫之所以爲賢也。蓋自知曰「明」，知人曰「哲」，有以自知，則內不失己，而不以己累物，有以知人，則外不失人，而不以物害己，此所以能全其身而無罪悔也。然仲山甫若是，豈利其身而後其君者哉，蓋能將明以保王矣，又能明哲以保身矣，又能匪懈以事一人，則與夫忘身以徇利，背公而營私者舉異矣，豈非所謂兩進者歟？

「人亦有言」至「以慰其心」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則無不愛也，豈以其柔而茹之？義則無不理也，豈以其剛而吐之？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是以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維仲山甫能之也。「不侮矜寡」，言其不茹之實也。「不畏強禦」，言其不吐之實也。《書》曰：「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此言皇極之道也，而仲山甫與有焉。此宣王所以賴之，任賢使能，而成中興之功也。「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者，徐行後長者謂之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悌，德之易舉，蓋若徐行後長者之類，夫豈難哉！而克舉之者，奚異一羽之不舉？謂力不勝則不可也。然《記》曰「仁之爲器也重」，而《詩》曰「德輶如毛」，何耶？蓋《記》將言舉者莫能勝，故言其爲器重。而此將言仲山甫舉之，故言其輶如毛。以此知

道無遠邇，德無難易，在人爲與不爲而已。「愛莫助之」者，言當是時，不若先王之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故莫助也。雖然，亦有若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孝友之張仲，與夫召虎之平淮夷，申伯之式南土，豈非助仲山甫者？維數子者任用，宣王、仲山甫實賦其命。故吉甫言莫助之者，蓋惜則惜其既往，愛則所惜者尚在。吉甫之意，方將與方叔、申伯之徒同德協力以助之，故其詩之辭如此。「袞職有闕，維山甫補之」者，言在廷之臣無以之，則其任宜重也。「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者，言仲山甫非徒有是懿德也，其勤勞於王事蓋如此。「四牡騤騤，八鸞喈喈」，則又言其非獨勤勞也，其動則有禮文又如此。「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則又言其爲君之所眷託如此。「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者，仲山甫之所以永懷，無非王事。是詩既美其德，又述其勤勞，是故足以慰其心也。

「《韓奕》，君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至「幃革金卮」

成湯作興，中虺美其「纘禹舊服」；成王立政，周公告之「陟禹之迹」。蓋禹之功大，後世有能追復其故迹，則爲賢王。周至厲王，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宣王南征北伐，復文、武之境土，即禹所甸之地而以封諸侯，又其錫命之，皆當而有禮，此尹吉甫所以有取于《韓奕》而美之也。「奕奕梁山」，言梁山之衆大也。「維禹甸之，有倬其道」，言禹嘗井牧其地，什伍其民，其道倬然，猶《雲漢》之「昭回于天」，人所共仰，是以可爲法於後世也。「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

考」者，受命，受王之命爲侯伯也。既受命爲侯伯矣，王於是親告戒之，使纘女祖考，以副所以受之命也。「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戒之使謹其職也。「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戒之使忠其君也。此皆所謂親命之也。夫使韓侯繼祖考設都於禹之績，稼穡匪解，以承甸事，凡皆如王之所告戒，則宣王能脩禹之功可見，此所以爲宣王之美也。況又能錫命之以禮乎？「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者，言其車馬之盛如此。「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者，言其入覲之物如此。蓋四牡衆大，則所以蕃庶其國者可知；四牡脩張，則所以脩治其國者可知。挾是而入覲於王，此韓侯之盡君道也。以王之所服寶器之大者而入覲，則其他儀物之備可知，不亦享王之至乎？此韓侯之盡臣道也。夫惟治國則有以盡其爲君之道，享上則有以盡其爲臣之道，然後王錫之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幘，幃革金厄，此所謂錫命以禮，故序以爲能錫命也。淑旂綏章於茀後建之，簟茀在後，衡在左右，玄衮赤舄則服之在中，鉤膺鏤錫、鞞鞞淺幘、幃革金厄則皆在前，而鉤膺鏤錫在下，鞞鞞淺幘、幃革金厄在上。而其次序如此者，蓋下文言「韓侯出祖」，則錫韓侯於其去而歸國之時也。故自其後所見言之，且自後而前，自左右而中，自下而上，亦足以見所以錫之者每上而愈貴，則於禮爲每加而愈隆也。

「韓侯出祖」至「韓姑燕譽」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言其去王而反國也，優緩而有禮。「顯父餞之，清酒百壺」，言王使卿士送之也勤厚而有恩。殽則魚鼈鮮魚，蔌則維筍及蒲「二」，其飲食之如此，亦足矣。又贈之以所乘

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以爲未也，又實脯醢於籩豆焉。而侯之親族若偕行者，咸得與於燕胥，而非止韓侯之身，則其恩意隆矣。夫《魚麗》以萬物盛多、能備禮爲盛世之美。今宣王承喪亂饑饉之後，乃能安集其民而興脩其政，至是餞贈諸侯，故能備物如此，是所以爲可美也。「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言其族胄之貴也。「韓侯迎止，於蹶之里」，言其親迎之以禮也。「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言車之盛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言其從之盛也。夫厲王無道，周流於彘，彘臨汾水，故號曰「汾王」。方是時，王室且爲諸侯之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擇樂國之賢君而歸之哉。惟宣王作興，任賢使能，若蹶父之孔武者，皆爲之用。故諸侯親之，而韓姑之禮乃能若是之盛，然則豈非足以顯王政之美乎？故著其爲汾王之甥，而歸得其配，儀物之盛如此，是所以爲美宣王也。「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鱖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猫有虎」，言韓土無所不有，其可樂如是也。「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言韓姑以其可樂而安樂之也。觀此則宣王還定安集之功可知矣。

溥彼韓城」至「赤豹黃羆」

韓城之廣且大，奄奠北國，非先王之時，燕安之師衆，何以能完之？今宣王乃能以是復錫韓侯，使紹其先祖而爲北國之伯，則當是時師衆亦獲燕安，而無蕩析離散之患可知。雖然，仲尼有言：「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蓋欲蠻夷之率服，不可以苟求也，在脩其德而

已。今茲百蠻，初非有以驅而來之也，德修於此，而彼固不得不來；終非有以強而制之也，誠因于彼，而此固未嘗容心。非特先王字彼韓城，以先祖受命，未嘗容心焉。故前曰「因時百蠻」，後曰「因以其伯」，皆以因爲言也。夫惟如是，故北國惟我所制。于是爲之墉壑以立其城邑，爲之畝籍以經其田野，而追貊之以及北國，莫不率服而致其臣妾，故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蓋亦有以得其懽心，而非特服其外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至「王心在寧」

盛不可常也，有時而衰；治不可常也，有時而亂。盛衰治亂之相尋，消長盈虛之理也。惟因時乘理者，乃能興衰而致之盛，撥亂而反之正，自非智足以見幾，勇足以立事，則有所不能也。厲王之時，小雅盡廢，四夷交侵，其卒至于大壞，此周室之衰且亂甚矣。宣王乃能命召公平淮夷，興而撥之，是所以爲詩之美也。「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則言先被之以德，後經之以武也。「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則言其來討罪於淮夷，非不戒而妄動也。「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則言其來鋪刑於淮夷，非不戒而解緩也。「江漢湯湯」，則其德廣而流行甚矣，非特浮浮然也。以此平淮夷，淮夷何足平哉！故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則言既平淮夷而經營四方，又告成也。「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者，勢有內外之殊，而治亂實同乎一理，分有上下之異，而休戚實同乎一心。故《詩》、《書》言能邇之道，必先柔遠。蓋遠者有所不治，則救患不給，豈暇能邇乎？此所以言四方平而王國定也。傳亦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三。「若

一二指病，則心慮爲之無聊，其能寧乎？此所以言時靡爭而王心寧，蓋自然之勢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兵所以趨變，必有常德以爲之本，此武事以立。蓋武非常也，惟有常者然後能經之；事非德也，惟有德者然後能幹之。《習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蓋坎，險也，不能以濟險，濟險者以常而已。以常德而立武事，亦若是也。又況戈者武之事，止者武之志，猶足迹謂之武，言有行則踐之而成名，已則棄而不用，則其不可爲常甚矣。惟不可以爲常，則必有所謂大常者，德是已。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雖反經而適合乎道，則事其有不立者乎？雖然，寇亂既平，而兵猶不戢，則自焚之道，此用武之大戒也。宣王中才之主，雖能興衰撥亂，成中興之功。要之善始善終，尚其所難，此召穆公美之，而其詩曰「常武」，則戒之之意深矣。

「赫赫明明」至「惠此南國」

「赫赫」，言其命之顯也。「明明」，言其所命之當也。其命欲顯，則以徐方之伐，將天命明威故也。其所命欲當，則以兵戎重任不可以輕付故也。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爲太祖，而望之所歸；言其官則太師，而民之所瞻；言其字則皇父，而衆之所美。所命之當如此，於是使之整我六師，以脩我戎也。衆謂之師，兵謂之戎，《語》曰：「教民七年，然後可以即戎」，「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必整我六師，以脩我戎〔三〕，然後可以立武事也。皇父於此，既敬既戒，則能整衆以脩戎矣，於是可用以惠南國也。敬則不慢，戒則不忽，戎事尚嚴故也。夫惟以常德而立

武事，敬戒而不敢慢忽，則其繹騷而震驚之者，乃所以爲惠其國歟？

「王謂尹氏」至「三事就緒」

先王之民，居則爲六卿之民，而六卿總之；出則爲六卿之師，而六事率之。前曰命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則方言六卿之民將有事於軍旅，故猶整之以太師。太師雖三公之官，而先王之時，或使之下兼六卿之職而爲冢宰焉。故於其師之未出，則以命太師皇父，而曰「王命卿士」也。此曰命程伯休父戒我師旅，率彼淮浦，則於是遂以六卿之師出征，故以命大司馬焉。何以知之？蓋在周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凡教大閱，則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群吏各率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夫大閱者，將用而大習之也，凡皆如出戰之時。而大司馬實率之，則知此所謂「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者，命之爲大司馬也。於是太師皇父曰「惠此南國」〔四〕，則若所謂惠鮮保惠，于此惠之而已。於命程伯休父曰「省此徐土」，則若所謂省耕省斂，即彼而省之也。豈非以其或命冢宰，或命大司馬故然歟？徐，徐州也。方言省其民，故曰「徐土」；方言兵加其所，故曰「徐方」；方言征以正其君，故曰「徐國」。曰「三事就緒」，又曰「徐方繹騷」者，我武惟揚，深入其國，能無繹騷之乎？然繹騷而震驚之者，暫而已。惟不留不處，而兵之所加，此所以省其民，是以三農之事不失其緒也。

「赫赫業業」至「王師之所」

前言命將帥，戒師旅，以惠南國者，徐土爲事矣。於是言兵威之強，有所不動，動無不克也。

「赫赫」，言其盛而顯也。「業業」，言其動而大也。征徐夷所以致天討，非私以兵加人，故天子之威不可以不嚴。其兵威之顯且大如此，則所以嚴天子之威而致天討也。故曰：「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者，言王之兵本於仁義。其作也非急於趨利以疾戰，故舒；非安於犯難以毒民，故保。「保」則所謂仁也，「舒」則所謂義也。雖舒而保，然其出也，未嘗無所成；其動也，未嘗無所待。「匪紹」則所謂「役不再籍」，而其出則有功。「匪遊」則所謂「動惟厥時」，凡以爲民，而其動則不妄。惟其舉必有功而動則不妄，此徐方所以不得不爲之繹騷也。赫赫翼翼，所以致天討，故言天子舒保作，匪紹遊。所以盡人事，故言王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則所謂「我武惟揚」，先加以聲也。「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漬，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則所謂「殺伐用張」，後致其實也。

「王旅嘽嘽」至「濯征徐國」

「嘽嘽」則若所謂「嘽嘽駱馬」、「徒御嘽嘽」，言其疲也。王師疲矣，然如鳥之飛，如鷙之翰，言其輕敏而不可搏執有如此者。「如江之永，如漢之廣」，言其鋪敦于淮漬之上，其強盛而不可蹈犯有如此者。其固守則如山之苞蓄而不可驚動，言其靜則然也；其征戰則如川之流逝而不可禦止，言其動則然也。「綿綿」則弱而不可斷，「翼翼」則飭而不可亂。王師之疲而猶且如此，豈非王者之兵雖本于仁義，而顧自有節制者歟？夫惟本之以仁義，持之以節制，是以敵不能測，且不能克，而能濯征徐國也。

「王猶允塞」至「王曰還歸」

自「濯征徐國」以上，威之以武，使之畏而服，故曰「徐方繹騷」、「徐方震驚」。自「王猶允塞」以下，懷之以德，使之服而來，故曰「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徐方來庭」也。王猶之誠實有足以感格之，則方來，故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既來而同，則是有以一天下矣，是所以爲天子之功也，故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然所以致其同，在于能平四方。四方平，則徐方不得不來庭矣，又烏有不同哉？故曰：「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既要其終，又原其始，是所謂立武事必以常德，而戒之之意存乎其間也。又曰「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者，所謂叛則討之，服則捨之，非特戒王立武必以德，於是又戒王雖本乎常德，而武終不可黷也。且武王之伐商，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亦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而已。今宣王之征徐夷，則曰「如雷如霆」，「如震如怒」，「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言王之師之強盛若是，得非實不足，故其辭侈歟？雅著宣王之美，大率如此。若曰有常德以立武事，爲其嫌于無常德，故言有耳。若曰能建國親諸侯，能錫命諸侯，能興衰撥亂之類，爲其嫌于不能，故每稱其能耳。至於美文、武之德，則不必然，可考而知也。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至「靡有夷瘳」

夫盛極而衰，成極而壞，陰陽之運，萬物之常理也。惟善持盈之君子，爲能以道御時，與時偕行，故其德與政之日新，如月之常，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而不壞，如松栢之茂而不衰，夫何

故？以《天保》之詩考之，亦以其能厚下而不自厚益而已。今幽王之無道，如《瞻卬》之所刺：非特無以厚其下也，又厲之甚矣；非特無以益其下也，又害之甚矣。於是陵夷至於不可救藥，得不謂之大壞乎？《蕩》之序言「傷周室大壞」，《瞻卬》、《召旻》言「刺幽王大壞」者，《蕩》主言天下無綱紀文章，故稱周室而傷之。《瞻卬》、《召旻》主言蝥賊其民，故指幽王而刺之。「瞻卬昊天，則不我惠」者，人以言明望之，而仁惠之德曾不我施，則失望矣。「孔填不寧，降此大厲」者，言非特不我惠也，既甚久其不獲寧居矣，又降此大危厲焉，則其失望又甚矣。民莫之惠而不得寧處，適罹此大厲焉，則欲邦之安定而人不困瘁，其可得乎？故曰「邦寧有定，士民其瘵也」。「蝥賊蝥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者，言邦靡有定而人既困瘁矣，然猶若蝥之爲賊爲疾然，靡有平極，則其毒民深矣。且蝥之爲物，食苗之根，肆毒類之，則人將自何能穀乎？絕其爲善之端，而罔民之刑又張而不弛，則蝥之爲賊、疾將無時而已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此幽王所以致大壞歟。

「人有土田」至「女覆說之」

前曰「罪罟不收」，則罔民以求罪戾，無復仁恕之心而已。今日有人之土田，奪人之民人，收無罪，脫有罪，則非特無仁恕之心，其御下之無道又甚矣。先王分人以土田，使之有所生養，分人以民人，使之有所班治，抑皆所以崇德報功也。必其有顯罪然後可以奪而有之，《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紕以爵」之類是也。今幽王則不然，土田，人所宜有也，無故

而反有之；民人，人所能治也，無故而覆奪之。有人之土田，奪人之民人，猶之可也。此宜無罪，而反收之，則人懷不免之虞，將無所措手足矣；彼宜有罪，而覆說之，則惡者無所懼，姦宄熾而禍亂滋矣。夫何所恃而不大壞耶？

「哲夫成城」至「時維婦寺」

原幽王所以荒昏，至於賊士民而不愛，張罪罟而不收，予奪任其私意，罪宥拂於人情者，豈無自而然哉？以其惟婦言是用故也。夫女正位乎內，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故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德當如是而已。以無非無儀爲善，果何所用於哲乎？婦哲而謀，非特不足以成城，適足以傾之而已。哲婦雖懿，適足爲梟爲鴟而已，非所以爲懿也。以順爲正，果何所用於辯乎？婦有長舌，非特無用也，適足以爲厲之階而已。「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則又言婦人爲不善，非特階厲，實亂之所由生也。幽王曾不知此，而當是之時，婦也寺也皆得以用其言，彼果何能有所教誨哉？實致王之荒昏，爲上所爲而已。《書》曰：「牝雞無晨〔五〕，惟家之索。」此之謂也。

「鞠人伎忒」至「休其蠶織」

「鞠人伎忒，譖始竟背」者，言婦寺近化于幽王，而階厲生亂，惟肆其智辯。鞠人爲伎忒而已，蓋肆其智辯，則人無所通，若鞠然也。不伎則藏，爲伎則不藏矣。不忒則正，爲忒則不正矣。既以智辯鞠人，則爲伎而不藏，爲忒而不正，其始必譖人，而終必背王也。「豈曰不極，伊胡爲慝」者，言淑有福之道，忒有極之道。婦寺以智辯，鞠人爲伎忒，豈不曰極乎？乃曰「伊胡爲慝」，

則幽王不可望以明矣。「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言君子喻于利，婦人廢其職也。婦人有以道君子爲惡，而君喻于利，君子無以率，婦人廢其職，此幽王所以大壞歟？

「天何以刺」至「邦國殄瘁」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言天無妄刺，神無妄罰也。蓋刺而當，物自觸之；刺而不當，人者刺之。則無非者，天未嘗刺之也。王自以爲無非邪，則天何爲示人不寧，以刺王乎？言而違焉，以罰罔之，罰所不懲，乃制以刑，則無非者，神未嘗罰之也。王自以爲無非邪，則神何爲使人不富，以罰王乎？「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言天已刺之矣，神已罰之矣，被甲內侵之狄，乃舍之而不治，惟予忠賢之大臣，反忌之而不親。此其所以不弔不祥，而無吉事之先見，威儀不類，而無可畏可象之善也。夫如是，王無與爲善，而不能以得人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王無與爲善而不能以得人故也。

「天之降罔」至「心之悲矣」

亡之爲罔，罔則不有。入隱爲亡，亡則不顯。「天之降罔」，則將不有矣。「人之云亡」，則將不顯矣。「天之降罔，維其優矣」，「優」謂優而不迫也。人之云亡，維其憂矣，憂則發於心而見于顏色也。「天之降罔，維其幾矣」，「幾」謂動之微吉之先見也。人之云亡，維其悲矣，悲則非其心之情也。於「天之降罔」，先言「維其優矣」，以謂天道遠而未亟；次言「維其幾矣」，則脩德以應之，尚可以致吉也。於「人之云亡」，先言「心之憂矣」，以謂人道近而可推；次言「心之悲

矣」，則邦國殄瘁，非特可憂而已也。

「瞽沸檻泉」至「式救爾後」

「檻泉」，正出之泉也。「瞽沸」，以言其盛。「瞽沸檻泉，維其深矣」，以譬王出惡政之盛，其所由來深矣。故繼言「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以謂其憂之所由來亦久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傷己適丁斯時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言昊天之明，無所私親，惟德是輔，凡有廢置，無不克鞏也。「無忝爾祖，式救爾後」，皇祖嘗以有道而受天命，今能脩德而不爲天所廢，則無忝皇祖矣。王雖大壞，凡伯作詩以刺之，猶欲王脩德以復興焉，故曰「式救爾後」。稱王爲爾者，相親近相信，然而有未忍遽絕之意也。《高峰文集》卷一六、一七。

〔一〕荀：原作「苟」，據《詩·大雅·韓奕》改。

〔二〕此兩句出自《禮記·緇衣》，「傳」疑爲「記」之誤。

〔三〕「衆謂之師」至此數句，原重出，徑刪。

〔四〕是：據下文「於命程伯休父」例，疑爲「命」之誤。

〔五〕無：疑當作「之」。

全宋文卷三〇〇四

廖 剛 一五

講 義 詩四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至「靖夷我邦」

幽王之亂至于大壞，非一日積也。自《節南山》迄於《何草不黃》，刺之者衆矣。衆多如雨，而不知所以爲政，故《雨無正》刺之。謀誠不從，不藏覆用，故《小旻》刺之。至於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饑饉因之，故君子知周室之將亡（二），而《苕之華》閔之。然猶未至於大壞也，故皆列於《小雅》。至于《召旻》刺而閔之，則斥言幽王之大壞焉。蓋於是不可救藥矣。何則？凡伯，周之大臣也，刺其君之大壞，則與夫君子見周室將亡之形而傷已逢之者異矣。且壞者人之所不懷也，君以得民爲本，而其自爲至於大壞，則無或懷之者矣。然凡伯猶以爲刺，而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庶幾能正其君，則愛君之至也。「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則其威虐極矣。惟篤

降喪，故田萊多荒，而民饑且饑，仰無以事，俯無以育，壯者散之四方，老弱轉乎溝壑，所謂「瘠我饑饉，民卒流亡」也。饑饉而流亡，則居圉愈荒矣。「天降罪罟，蝥賊內訌，昏桷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者，言我居圉卒荒矣，天乃更降罪罟以下罔其民，如蝥之賊而內訌其國，所以然者，以所與共治其國者皆非其人。故繼之曰「昏桷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也。夫治民者必得明哲之師，慈惠之長，與夫肅乂正直之人，然後民以安而國平。今皆反此，則非特不足以靖夷我邦也。小大內外，昏而不明，桷而肆虐，靡共而慢侮，潰潰而泯亂，回遹而邪曲，是能相率以爲亂而已，幽王何恃而不大壞邪？

「皋皋訛訛」至「我位孔貶」

人君之患，莫大於信任小人之廢黜君子。皋皋然緩而不共職，訛訛然以苟訛爲事者，王皆不知其爲玷，則偷惰誕慢之小人何所懼而不爲亂？兢兢然戒謹，業業然危懼，甚久其不寧者，王乃更貶其位，則憂國盡瘁之君子，何所施而下膏澤於斯民哉？

「如彼歲旱」至「無不潰止」

膏澤不下于民，而民方被其威虐，則其爲生也，亦若旱歲之草而已。拘迫而不得散，適彫瘁而無復蕃庶，故曰「如彼歲旱」，則反是矣。「如彼棲苴」者，木止曰棲，苴，水中浮草也。棲於木則猶非所宜，又非特不潰茂而已。以喻民之被其威虐，非特拘迫而不得散，適彫悴而無復蕃庶也。且將蕩析流散而無復生理，如苴之棲于木矣。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民用蕩析流散，無復生

理，則邦其有不潰者乎？故曰：「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春秋傳》曰：「國亂曰潰。」此序所謂大壞也。夫草散則鬯茂，故「草不潰茂」爲歲旱。人散則國危，故「無不潰止」爲邦壞。言潰同而指意則殊，先儒改「潰茂」爲「彙茂」，不必然也。

「維昔之富」至「不裁我躬」

維昔之時，仰有以事，俯有以育。而今也，「瘠我饑饉，民卒流亡」，則民窮甚矣。維昔之時，有和平之樂，無札瘥之苦。而今也，「天降罪罟，蝥賊內訌」，則民病甚矣。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援古而罪今也；「維今之疚不如茲」，傷今而思古也。夫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人君之至權也。潰潰回遁者靖夷我邦，兢兢業業者其位孔貶，則是黜陟失當，既不足以馭其貴矣。曰「彼疏斯稗」，則又言彼宜食疏而反食稗，此宜食稗而反食疏，制祿不當其分，而不足以馭其富又如此也。豈惟不足以馭其富貴而已哉，自替實由乎此。《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今所使居君子之位而食君子之食者，乃食疏之小人，王何賴而不替乎？又況舉疏食之人，措之羣臣之上，而不知止，則其自替可知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者，先王所以下膏澤于斯民而不竭者，以其内外有所資，與王爲善者衆也。今也「昏楮靡共，潰潰回遁」者，與之共治，則外無所資，而適足以害吾治者衆矣，故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與之共謀」，則內無所資，而適足以喪吾德者衆矣，故曰：「泉之竭矣，不云自中。」王者以博施濟衆爲職，而如池泉之竭，無以施物，則害之及人也溥矣。害之及人也溥，

而又弘之而不知戒，則非特人之被其害也，將不爲我躬之裁乎？所謂「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是已。故曰「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言其必裁我躬也。

「昔先王受命」至「不尚有舊」

《江漢》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則其能辟國而不爲人之所蹙可知。然是詩宣王以命召虎，故特稱其祖如此，以文、武時賢人衆多，豈獨有如召公之臣哉。顯謨成列，舉安天下，豈特曰「辟國百里」哉。而是詩始終獨以不得召公爲言者，蓋幽王之所以致大壞，以其無仁賢與之圖治於其始，又無仁賢與之救亂於其終。是故非徒不能日辟國百里，且又至於日蹙國百里而喪無日矣。其視日辟國百里之世，豈不甚相遠哉？此所以始終獨傷無如召公之臣而已也。且國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由賢者出，無仁賢則無禮義矣。故當是時，富庶則不如昔，困窮則甚於今。以上治則皋皋訛訛者不知其玷，兢兢業業者孔貶其位；以下治則如歲之旱而草不潰，如泉之竭而害斯溥。若此者，得不謂之國空虛而上下亂乎？然則如之何？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而當是時，人不足與適矣，政不足與間矣，此所以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孟子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古之所謂民賊」，而是詩乃以闢國爲召公之賢。《車攻》亦以能復文、武之境土爲宣王之美，蓋其用心則不同耳。

「《周頌·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本繫於一人，事止於一國，謂之《風》。其德之

盛，其功之成，可以告于神明，則列於諸侯之《頌》焉，若《魯頌》是已。風動於四方，事該於天下，謂之《雅》。其德之盛，其功之成，可以告於神明則列于天子之《頌》焉，《周頌》、《商頌》是已。《風》者，誠意化民之所成也。《頌》者，成功之所致也。有意皆可誠，有民皆可化，德皆可以修而至於盛，功皆可以積而致于成，故《風》與《頌》，天子所不得獨擅，諸侯與有焉。天子之所獨擅者，惟《雅》而已。故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文、武之前，商之政猶存，故周雖已興，而不列於《雅》，是以有《二南》焉。幽、厲之後，周之政已亡，非特廢而已，故周雖未終，而亦不列於《雅》，是以有《王風》焉。此《風》、《雅》、《頌》之大致也。《清廟》者，美文王盛德之形容也。夫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皆曰：「今朕必往」，是聖之任者也。若文王不然，天命既受矣，天威既將矣，內文明以蓄德，外柔順以蒙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是聖之清者也。故祀文王之詩曰《清廟》，祀武王之詩曰《執競》。一則以其德，一則以其烈，彼無加損焉，因其實而已。蓋聖人所以若是不同者，凡以觀命之廢興，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而已。故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然則廟謂之清廟，不亦宜乎！且周之德莫盛於文王，周之業莫備于周公營洛之後。有盛德斯有大業。文王非無業也，而言大備則未焉。故經于他，未始名之以「清」，至是周業大備，而後名之以「清」，適其時也。朝諸侯者成王，而曰「周公既成洛邑，諸侯率以祀文王」者，文、武之業，非聖人有所不能繼。成王中才之君，其能制禮作樂，成太平之功者，周公實爲之。故詩人不沒其實，而既

成洛邑，則以周公爲主焉。然而《頌》者，合天下之公以形容元首之事，非可以繫之周公也，故其詩則皆成王能率諸侯之事而已。不曰享而謂之祀者，方在天之神祀文王故也。

「於穆清廟」至「無射於人斯」

《傳》曰：「孝子之至，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懽心。」成洛邑而朝諸侯，則既有以得天下之懽心矣。於是率以祀文王，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其斯以爲天子之孝矣夫。然君臣上下，何作而非敬，何動而非和，儀者斯效，唱者斯應，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蓋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也，懽心之至則然耳，此「於穆清廟，肅雝顯相」之謂也。穆則敬和之見於行也，故其肅雝以相祀事，亦謂之顯相焉。「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者，文王之德教被人深矣，故雖沒而多士猶秉之而不忘。秉者，操之而不敢捨也。操之而不敢捨者，多士之事也，與夫直心而默契於文王者異矣。「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者，內盡其心，以對越其在天之神，外盡其力，以奔走其在廟之事也。蓋清言精神之所升也，非有對越而上達者焉，則不足以格其神廟；言貌象之所著也，非有奔走而內面者焉，則不足以供其事。此所以有貴於修己而能飭，在事而有濟濟多士也。且順帝之則，文王所以事天也；肅肅在廟，文王所以祀神也。然則多士也，亦孰能外乎文王之所爲乎？是所以爲秉文之德也。多士之微，莫非秉文之德，則敬和于清廟，肅雝而顯相者，從可知矣。雖然，多士所以秉文之德，亦豈捨我而徇彼哉？求諸性而得焉耳。求諸性而得，謂之秉文之德者，文王先得乎我心之所同，然而在我者有待之而興故也。孟子曰：「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文王之德因于性而本諸天，故秉文德則足以對越文王在天之神也。夫于清廟也，成王率以敬和而肆祀，諸侯應以肅雝而顯相。其爲多士也，對越在天，以體文王之德，駿奔走在廟，以體文王之行，則其神之德可謂顯矣。其敬和也，其肅雝也，其奔走也，人之力可謂承矣。故曰「不顯不承」，所以甚言其顯且承也。其顯且承如此，則天下忘我難矣，故曰：「無射于人斯。」是詩言文王之德而已，然德之盛至于化人而成之也猶如此，則其盛無以加矣，茲所以爲《頌》之冠歟？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夫人有士君子之行以致既醉之盛者，實在成王時。然原其始之所自，蓋文王有明德，受命作周以基之，此太平所以告文王也。以太平告而名之曰《維天之命》者，周致太平以敬和而已。前後之相繼，上下之相承，以敬和而不已，是乃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能爲也。何則？舜禹之子，孟子以爲其賢不肖皆天，則文、武、成以敬和相繼，豈非天歟？故曰《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至「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周之太平，天實爲之。然以告文王，何哉？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則文王之所爲實與天合。惟其所爲實與天合，是以於穆不已。雖曰天命，而以歸美文王也。夫敬則不慢以違命，和則不乖以起事。《傳》曰：「夫敬與和，何事不行。」爲治之道無他，政事一出於敬、和而已；太平之功無他，臣民一歸於敬、和而已。此所以告太平之

功，而原其本曰「於穆不已」而已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者，夫一色成體謂之純，文王之德純乎其不雜矣，是故出爲剛健，入爲粹精。昭升于上，則《大明》有以顯其德之明；敷聞在下，則《靈臺》有以顯其德之靈。以至儀刑於當年，則有徧爲之群黎，莫不好之武夫；流衍於後世，則武王繼其志而其德惟聖，成王衣其言而其德惟令。顯孰甚于此乎？凡以其體盡一性，而性亦不已故也。「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者，道德者，法度之所自出。文王之德純至矣，其流有衍，而餘波及于成王。成王則收之以制法，又大疾順其所爲，而不敢慢違，則是曾孫之能力行而有所至也。茲其所以爲敬和不已，而太平之所以致歟？嗚呼！《頌》之言若是之簡，而意則無所不該，與夫後世徒侈其詞而實則不至者異矣。

「《維清》〔二〕，奏象舞也」至「維周之禎」

《清廟》所言，文王之德也，《維清》所言，文王之事也，故《記》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有是德斯有是事，故廟謂之清廟，而典亦言其維清焉。清也者，神人之所貴也。而況去亂而易之以治，去汙而易之以脩，則清其可後乎？且典者大常之道也。清以潔之，則其理明；緝以續之，則其事序；熙以廣之，則其用博。苟爲不然，欲被四海而無疆，垂萬世而無窮，亦難矣。維清緝熙，茲所以爲文王之典也，其與成湯肇脩人紀類歟？然謂之典，則所以施邦國而待其治耳。若夫道無汙也，安用清？無間也，安用緝？無狹也，安用熙？是以知是詩言文王之事而已也。今夫精意以享曰禋，聖人方其以道格于皇天，則不期精粗焉。則所謂「肇禋」，亦

文王事天之事耳。道之所在，莫能難之，則亦孰能福之哉！福之且不可，烏有所謂先見之兆乎？則「維周之禎」亦文王得天之事耳。《易》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惟其大統未集，故其事維周之禎；其事維周之禎，故其樂謂之象舞，則於是時，王事兆見而已。《周官》以典待邦國之治，以法則待官府都鄙之治，則典略而法則備也。《書》於《堯典》言「庶事咸熙」，於《皋陶謨》言「庶績其凝」，則熙作而凝成也。惟其大統未集，故是詩言「典」而不及法則，言「熙」而不及凝，則於是時，業雖大而未備故也。夫能作典，則所以治人者盡矣。治人者盡，然後可以事天，故繼之以「肇禋」。子孫所以治人者備矣，而其兆見于文王之作典；子孫之所以事天者亦備矣，而其兆見于文王之肇禋。故曰「迄用有成，維周之禎」也。然文王之業雖大而未備，亦必因時而造，非有所虧也，茲其所以可告于神明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三）。」成王即政，諸侯來助祭，而其詩有取于烈文者，夫豈苟哉！蓋諸侯於其祖考有爲人後之道，則不可以忘孝；其於天子有爲人臣之道，則不可以忘忠。天下之所以治，仁義忠孝之積也。使爲人後者皆知盡其所謂繼世之孝，則其移之于爲臣也，亦莫不盡其所謂事君之忠，然則天下之政奚足爲哉。此成王所以于即政之始，美諸侯之祖考而戒之，欲其能紹，則所以望之深矣。

「烈文辟公」至「維王其崇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先王所以崇德報功也。諸侯之祖考，孰有無烈無文而有其國乎？先烈後文者，諸侯言時計功，則烈其所先也。「錫茲祉福，惠我無疆」者，惟其有烈有文，故能錫我惠我，「錫」與《洪範》所謂「錫汝保極」同。諸侯非能以祉福事其君，周之先王有道，故其臣因得而錫之也。惠，順也。福者，百順之名也。逮及成王，亦如先王之有道，故其所錫周之祉福流衍而無窮也。「子孫保之」者，戒助祭之諸侯保其祖考錫我惠我之功德而勿替也。「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者，戒之以無專利以自恣，無傷財以害民。蓋諸侯得擅其一國，苟封以專利，靡以傷財，則喪其祖考之功德必矣，故首戒之以此。能如所戒，則王之所崇也。

「念茲戎功」至「於乎前王不忘」

上以蕃屏王室而敵王所愾，下以保其社稷而滅除強梗者，諸侯之戎功也〔四〕。子孫繼其世序，能念祖考之戎功而弗忘，則是於繼序能皇之矣。皇者，美而未大也。於戎功能念之而已，未見之於有爲，故其於繼序亦言其能皇之而已。《泮水》言「能修泮宮」，《閟宮》言「能復周公之宇」，皆諸侯之所謂「能」也。義所謂「能皇」亦如此〔五〕。「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戒之以用人，有國者得人則強故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爲諸侯者修德則顯故也。能得人豈惟足以強其國哉，四方且訓之，則求所謂不庭之方無有矣。能脩德豈惟足以顯其身哉，百辟且刑之，則求所謂不享之辟無有矣。諸侯有如此者，先王烏能釋之而不念乎？故曰「於乎前王不忘」，言先王念之而不釋也。因諸侯之助祭而上言祖考，當後世之即政而遠舉前王者，先聖後

聖所循者一道，前事後事所由者一理，知所以引古而驗今，則知所以行古之道矣，所謂言近而指遠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天不人不因，天之所以興周者匪人歟？人不天不成，周之所以爲周者匪天歟？故其祀先王先公之詩，謂之《天作》，蓋作者人也，而作之者實係乎天。若以謂人事誠修無俟乎天，則德如仲尼者，豈不足以有國，而窮爲匹夫者乎？此所以推原所自，不特言其本乎祖，而亦言其本乎天也。《天保》曰「于公先王」，此曰「祀先王先公」者，先王而後先公，親親之仁也；先公而後先王，尊尊之義也。仁義並行而不過，其斯以爲人道之至歟。

「天作高山」至「子孫保之」

山之爲物，崇高之勢庇物而弗傾，亭育之功于物而弗竭，有國者之象也。后稷封於邠，周之始封也。雖以功德有國，其興之者實自乎天，故曰：「天作高山。」作者，業肇之稱，作于前斯有以述于後。自后稷有邠以來，更歷夏、商，衰微不振者蓋數十世，所謂高山嘗荒穢而弗治矣。至太王之興，乃有胥宇築室之勤，左右疆理之功，詩人於是有瓜瓞柞杓之況〔六〕，故曰「太王荒之」，言太王實治其荒而肇基王迹也。然其居于邠也，狄人數侵而不寧其居；其遷於岐也，從者雖衆而未免于擾。至文王之作興，以功則康，以業則求寧。道被南國，如江漢之方廣；德冒西土，若日月之照臨。詩人於是有山阜岡陵之況。故曰「彼作矣，文王康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實

有以安天下而成厥勳也。雖然，太王所以荒之，文王所以康之，夫何容心于其間哉，繼天之所爲而已。「夷」之爲言易也，易者天德也。太王、文王所以荒之、康之，亦曰天德而已矣。與天合其德，則天豈容擇之哉，故曰：「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夫岐，太王之所徙，而文王之所治也。惟太王、文王有夷易之行，其所徙也，天徂而從之。則爲武王、成王者奚爲哉？繼其志，述其事，以保其祀而已。故繼之曰「子孫保之」，言自今以往，但當謹守而弗失，此所以爲祀先王先公之詩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至「肆其靖之」

郊祀天地，王者之事也。成王承文、武之後以致太平，故郊祀以報天地，必以昊天有成命者，以天爲主故也。夏曰昊天，冬曰上天。祭天於圓丘，以冬之日至，而曰昊天者，取其降而與萬物相見之意，則于是以禋祀祀之，理無不饗故也。然祀天於南郊之圓丘，祀地于北郊之方丘，陰陽之位固不可易。而此詩言「郊祀天地」而不分者，蓋天地生成萬物，相爲始終，故兆之雖異位，而祀之不害其同詩也。後世緣是合祭天地，失之矣。「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者，后者繼體之稱，爲其繼天而言也。天之興周，有曰大命、寶命、元命、明命、休命、永命，皆胙周之顯命也。然或開之于其始，或佑之于其終。若「成命」則正言所以成周之命也，故曰「二后受之」，而前之先公，後之子孫弗與也。《文王》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言「復命武王」是已。蓋成者有始卒之辭，文王以文德造始於前，武王以武功續終於後，此其所以配天地而爲祭主也。蓋造始，

天道也；續終，地道也。仰天而造始者不倦，俯地而續終者不怠，則夫配天地以成王事者，亦敢康乎哉。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以庶邦惟正之供，此文王之不敢康也。克相上帝，以卒伐功，勝商遏劉，以定天下，此武王之不敢康也。故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七〕。」蓋非王業之成不足以應天命之成，非二后之有以基命不足以受天之成命故也。然成王亦大矣，而止言「不敢康」，基命亦微矣，而止言「夙夜宥密」，何耶？《書》曰：「弗慮胡獲，弗爲胡成。」又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蓋天下之事成矣俄壞，壞也俄成，在人爲與不爲而已。故欲成王事，在於不敢康也。荀卿曰：「善日者王，善時者霸。」《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誠心行仁而夙夜不懈，則仁眇天下而莫不歸于仁；誠心行義而夙夜不懈，則義眇天下而莫不理于義。故欲基天命，在于夙夜宥密也。惟有以基之，則所謂「成命」能受之矣。且宥者寬而能有容，仁德也。密者察而能有治，義德也。仁義并行而會於有極，王事其有不立乎？《書》言文王之事，繼之以「亦越武王，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與此同意。雖然，命固基於此矣，而王者之事業，或久或近，或廣或狹，亦在緝熙之如何耳。有以緝之，則澤流萬世；不思所以緝之，則所謂功者亦或隳矣。有以熙之，則光被四表；不思所以熙之，則所謂明者亦或熄矣。此二后所以單厥心於緝熙也。單之爲言盡也。人之於事，盡其心而無二慮，則將何所不至哉。惟二后爲能單厥心於緝熙，所以迄至于今，能靖天下也，故曰：「肆其靖之。」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至「于時保之」

禮自外作，必緣人情，祖尊而遠人者也，故以配天，而祀之于圓丘。禰近人而親者也，故以配帝，而祀之於明堂。蓋明堂王者之堂也。方其朝覲，則以會諸侯，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戣而立是也。方其祭祀，則以享上帝，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由漢以來，諸儒執斯二事以惑世，或以爲祭祀之堂而不可以朝諸侯，或以爲朝覲之堂而不可以享上帝，其甚者以謂明堂、辟雍地實同而名則異耳。紛紛異同，莫適其正，殊不知明堂之制不若圓丘之自然，明堂之位雖不若國郊之遠人，而王者方其以人道交應物之帝，則雖即人所居而享之可也，況祖考之親者乎？「我將我享，維羊維牛」，言致誠以備其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言盡心以合其道也。若《書》言「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則所以祀於明堂者，物其有不備，故于此先羊後牛，則以見至誠有加而無已也。若《維清》言「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而見於《周官》者，以六典待邦國之治，以輕典刑新國，以中典刑平國，以重典刑亂國，豈非所謂儀式刑之典，以靖四方歟？夫惟外盡其物，內盡其心，是以天右而享之也。然盡其物，言其執祀之誠而已，天右之宜未至也。盡其心，言其所以享帝之道也，天右于是亦至焉。故曰「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天之於文王，右饗之舊矣。今也儀式刑之，則是與文王合德者也，天右饗豈不至耶！右饗之既至矣，故自今已往，但當夙夜畏天之威以保茲右饗之休命而已（八），故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天難□命□□，故其威可畏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至「允王維后」

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諸侯各朝于方嶽之下，爲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古帝王所以不廢時巡。然謂之「邁」者，言其行之遠而不遽也。「時邁」則春而東，夏而南，秋而西，冬而北，不疏以弛事，不數以擾民，上以順天之道，下以從人之欲而已。告祭者，告至之祭也。若《書》所謂至于岱宗，至于南嶽，至于西嶽，至于北嶽，則必祭以告之也。燔柴以告祭昊天，望秋以告祭山川，故謂之「柴望」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者，周行不殆，天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以至役說戰勞，運行而未嘗少息，夫能體斯道以有爲于天下，得不爲天所子乎？以其足以繼天故也。子之斯右之矣，右之斯序之矣，故曰：「實右序有周。」右者，助其所爲，若《召誥》言「天迪從子保」是已，所謂子之斯右之也。序者，使之傳序，若《文王》言「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是已，所謂右之斯序之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者，王者所爲與天合德，足以得天如此，則其威政之所加，斯無妄舉，孰敢不震動疊息效順而圖新者乎！故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蓋巡守之際，有所謂削地紂爵，君流君討之事，是以言也。懷百神者，有以感其衷而使之無怨。柔百神者，有以屈其力而使之受職。□河之善濫溢于地，嶽之獨峻極于天，其神爲難懷柔，而言及之，則山川莫不寧可知矣。夫王者上爲天之子，下爲民之君，□□□□□□于人也，有□震疊之於祖□□□懷柔之，則是□□□□□□傳序之意，故曰「允王維后」也。

「明昭有周」至「允王保之」

《書》曰：「今天其命哲。」又曰：「惟天生聰明時乂。」夫有道之世，其君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豈徒人事之至哉，天實誘其衷也。故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明者昭之積，昭者明之散。昭積則有以見大，大散則有以察微。天迪有周之君，既有以見大，又有以察微，則近而爲公卿大夫，遠而爲邦伯師長，衆而爲百司庶府，莫不秉德而不回，傳序而不絕，所謂「式序」也。式序在位，則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矣。天則右序，神則懷柔，君則明昭，臣則式序，夫然則安所用於兵革哉？□求哲人，以與之共圖于億萬斯年而已。故繼之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獨言「肆于時夏」者，巡守中國之事也。若所以待夷狄之道，則干戈有不可戢，弓矢有不可櫜，熊羆虎賁之士有時乎用，非徒求懿德而已，此言之法也。然皆巡守之詩，或言時邁，或言般者。邁，遠行也，孟子所謂遊也。般，樂也，孟子所謂豫也。一遊一豫，此周之先王所以爲諸侯度也。《時邁》，告至之詩也，故言「柴望」，以皇天后土爲主。《般》，過而□之詩也，故言「祀四嶽河海」，以名山大川爲主，亦互相備也。然《舜典》言：「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周官》則言「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者。至周之時，官備而法詳，官備則足以周知天下之故，法詳則無所俟於改爲。若舜□□□□□此□五□□□□□也。

「《執競》，祀武王也」至「斤斤其明」

文王徽柔懿恭以服事商，則是雖有君人之大德，而常懷翼翼之小心，非所謂執競也。武王則不然，以此之治，易彼之亂，以此之無釁，討彼之有罪，故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此武王執競□□也。雖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頸而山墜。出三日而五災，至必伐之，志不爲之少異。若此之類，可以見其能執競而弗失矣。惟其執競而弗失，故威武之所加，則亦若孟子所謂「仁者無敵」，《商頌》所謂「莫我敢遏」，夫誰與之競哉！故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文王以柔德遵養明晦，故稱其德之不顯，言其德之盛也。武王以剛德卒此伐功，故稱其烈之無競，言其烈之盛也。德之盛故祀之以《清廟》，烈之盛故祀之以《執競》，無所苟而已矣。「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者，武王之烈所以執競者，以其於天下有所成，有所康而已。大統於是乎集，大功於是乎定，是其成之顯也。民脫於塗炭之中，師行於衽席之上，是其康之顯矣。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其視聽自民之聰明，其予奪視民之去就，以其有成、康之顯烈，此上帝所以皇之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者，武王、成、康之烈爲既盛矣，爲□□□何爲哉？由其成、康之道而已。由彼成、康之道，則能奄四方而有之，斤斤其明而辨治之矣。奄有者，覆入而無外之謂也。「□□成康，奄有四方」，則若《書》言「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是已。斤斧之析物，斤鈞之權物，皆辨治□□□彼成、康斤斤其以下漫漶莫辨。

「鐘鼓喤喤」至「福祿來反」

「鐘鼓喤喤」，取其聲之美，不嫌於不大也。而《那》言「奏鼓簡簡」，則取其聲之大。「磬莞將將」，取其聲之大，不嫌於不細也。而《那》言「嘒嘒管聲」，則取其聲之細。是何□□？《那》之頌，其始美商之革夏，曰「奏鼓簡簡」者，以湯之業大而未備，故其樂亦大而未備，與《靈臺》言「賁鼓維鏞」同意，舉其聲之大以見其未備也。其終美湯孫之能承其祖，曰「嘒嘒管聲」者，以其能成祖之事業，廣祖之聲教，故其樂之備如此，與《有瞽》言「簫管備舉，喤喤厥聲」同意，舉其聲之細以見其既備也。《執競》則異於是，□「鐘鼓喤喤，磬管將將」，繼「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後，則成王之備□也，不嫌於不大，故於鐘鼓下缺。

《高峰文集》卷一七。

〔一〕知周室：原作「周知室」，據文意乙。

〔二〕清：原作「天」，據《詩·周頌·維清》改。

〔三〕也：原脫，據《孟子·梁惠王》補。

〔四〕侯：原作「物」，據文意改。

〔五〕義：疑當作「意」。

〔六〕柞：原作「祚」，據《詩·大雅·綿》改。

〔七〕夙夜：原作「夙命」，據《詩·周頌·昊天有成命》改。

〔八〕威：原作「畏」，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三〇〇五

廖 剛 一六

滌軒記 政和三年二月

嘉禾儀參之舍，前臨市衢，背抵城堞，其深可百尺許。聽事堂室并設，其廣僅少侈焉。廳之北有小軒方丈，乃余燕息之所。東西之隙，爲方沼二，其中疊石爲峰巒，植以花木，森蔚可愛，塵囂所不到也。然皆前人之所遺，而余無力焉。癸巳孟春，既至官，問所職，則兵民陳新之出納，帑藏貨布之支移，與夫塵肆貴賤、百物杪忽之低昂，必求平焉。是其日晝昏翳吾之清明，塵垢吾之虛靜者，類亦多矣。不必簡書，恐辱之參乎前也。且涅而不緇，動而不括，聖人也。吾清不足以律貪，修不足以化污，潔己而已者也。其可不思澡雪其身心，疏濬其志慮，而顧役役於無益之緒而後其真哉？於是退而省躬，以休心焉。則每盤礴於是軒，而名之曰「滌」云。蓋聖人猶有所謂洗心退藏於密，而況其餘乎，而況於我乎！然常自幸生太平時，天下之休戚利害，非所過慮，而鴛散長物已分，無所可用。故

得喪非譽不復入於胸次，則吾之所滌，用力蓋亦寡矣。噫！此直寄焉耳。且將濯纓清流，洗耳幽澗，遺萬物而一大滌焉。庶幾乎游於淡泊之境，以休吾生。顧欲往而未決，是其朝夕之所念想而媿焉者也。政和三年二月日記。《高峰文集》卷一一。

環翠樓記

余族兄蟾，字元明，生一歲而孤。其母年纔二十，幽處閨闥，以終婦操，族罕見其面，今且五十餘矣。元明事親，始被慈訓，業進士，既冠不利，慨然歎曰：「吾獨一身，安可一日棄吾母而從朋友游耶？」遂不復應鄉書，惟家居事田圃間，以文史自娛，恭爲子職而已。母年益高，愈思所以奉餘歡以報其幽獨之志。乃於紹興乙亥，即所居之西山，爲樓于其上，由北堂之寢室，紆層梯而登焉。一日，特遊其中，八風俱來，四面皆暢，慈顏爲之悅甚，顧謂元明曰：「登高如是樂耶！青嶂屏圍，茂林雲合，嵐光霽色，鬱鬱蒼蒼，而照吾樓者，皆平居所未見也。」於是元明感其意，因以環翠榜其顏。嗚呼！環翠之名，世或屢聞，若其所以爲環翠者，未有茲樓也。長歎世人奔走名利，長年不見其親者多矣，安知茲樓之樂哉？其餘妙景絕致，當付騷人之手，姑叙其所以爲樓之意云。《高峰文集》卷一一。

寓軒記

穀熟雖要縣，民淳俗靖，素號易理。某郡某公，復以兼濟宇宙之材，來爲之宰，牛刃力餘，束矢不入，焉所勞其心哉！園扉草長，五柳風細，申申乎，天天乎，同燕居之日矣。一旦掃東廡之舊軒，移花植竹，羅列琴書，召余坐而謂曰：「子知斯軒之可寓乎？」曰：「然。」「子知吾之所以寓于斯乎？」曰：「然。琅玕矗矗，翠色盈庭；錦綺離離，春光滿檻。夏披薰兮之清風，冬暴溫然之愛日。文史歌嘯，惟意所適，故斯軒之可寓也。矧乃年登民阜，千室鳴弦，化洽風移，三異彰德。公之于此，上不辜明天子之所畀託，而下盡爲民父母之道。挾是意而寓斯軒，其樂可勝計耶！」公曰：「吁！若子之言，猶有待而然者也。假于物以爲足，依于人以爲安，終亦失所寓矣。子特見吾得所寓而樂，未知吾之所以寓于斯之意也。子其接于人而係于物，而後其真歟？試爲子言其崖略。夫一身之外，皆可寓之地，一性之內，皆可寓之意。天地雖大，孰有餘于秋毫？秋毫雖細，孰不足于天地？蓋不必登長途而後遊具茨之山，浮滄海而後至莫大之國。默而會之，雖環堵之室，閉門却掃，而所欲寓者，了然載于目前矣。然則果有待而然者耶？故吾之所謂寓，寓于此，非寓于彼，亦非資彼以寓此也。若以寓彼爲得所寓，則崇臺麗館，耳娛而目悅者，斯可以爲寓矣；若以資彼爲得所以寓，則東府西樞，志行而意得者，斯可以爲寓矣。奚有如是而我獨樂乎？」余于是避席而謝曰：「僕益矣。昔聞

以形寓，今乃知有意寓矣。顧以是名公之軒，可乎？」曰：「諾。雖然，吾固謂子隨所寓而寓矣。尚何獨于此名乎？吾將隨所居而揭之，子其爲我識吾言而告諸客。」余于是爲之記。《高峰文集》卷一一。

瑞棠記

宣和四年冬至

臨汀州治之後圃，舊植海棠一株，叢生而大，高且二丈餘。有斷幹焉，去本數尺，而枝葉敷茂，華實以時交加叢幹中，初弗之覺。老圃爲余言，曩取斧柯者戕之，于茲五年矣。迫視之，膚理預結，鋸迹幾漫，宜若是其既久也。異哉！此獨何理然耶？夫物之託于土者，稟或有異，如麥之兩岐，穀之九穗，或殊本而枝連，或別畝而類合，發其根或得人物之狀，辨其理或成字畫之文。神奇瑰怪，尚不可殫舉，豈無自然而然哉？雷風之所動化，日星霜露之所感移，寒燠燥濕之所變遷，彼其巧妙功深，抑土之氣實滋焉以成之者也。今是幹也，薪之偶未束耳。陰陽造化，無所施其妙用，有槁而已。而屆茲嚴栗，萬木雕脫之時，乃始津津然獨葉其杪，是何耶？余每至其下，未嘗不徘徊注想，恨欲詰之而不可得。然吾聞之，玉韞山輝，珠藏淵媚，雖神聖之所存，妙萬物而不測。昔定光佛現相茲土，靈異之迹特著。今此棠正植其祠之前，豈此翁招泉涸溪、訓槎剪石之餘戲耶？命工圖刻于石，置祠下，庶與諸靈迹並傳不朽云。宣和四年冬至，攝郡事延平廖某記。《高峰文集》卷一一。

龍沙廟記

建炎元年十二月

交溪南北爲靜安里，溪北之人歲時奉里社于溪南之嶺表，不知始于何年。率夜半往待事于祠下，雖甚寒若大風雨，無敢改也。或不得時渡而奠獻獨後，往往舉家惶懼，以爲一歲不滿之事。余常怪之，頃因會諸耆老而語之曰：「里有社，初無定所，亦各于其井廬之間爲之，從其便也。惟溪北人烟實强半于溪南，豈不能築一壇以爲祈報地，顧必登舟涉嶺而後以爲勤耶？」父老矍然，咸曰：「曾弗爾思。第見所從來久遠，以爲當然耳。」因復謂曰：「社神必立妃配，姑置不論。今嶺表乃有二神像，與妃而四，列坐堂上，莫適爲尊，遞傳以爲兄弟二人而已，莫知其所以祀。是獨不可分于南北社乎？且余疇昔嘗夢遊瑩林龍沙之間，見廟宇甚設，今猶彷彿於心。吾黨之社，豈此其地乎？」試相與行相之，果得爽塏焉。卜之而吉，乃使詣祠而請之曰：「願輅神像一軀與妃，爲溪北地主，一正廟貌，庶幾少於禮典。」神聰惟聽，亟蒙印可。於是，無小無大，歡欣歌舞，相與捐金出力，惟恐其後。不再月而廟成，乃涓吉備禮而遂遷之焉。實經始于建炎元年八月，而奉安于十有二月壬子也。凡爲屋二十間，神御曰堂，廟曰靈感，神君著兆於夢也。左右前後四山，特高大而對峙，溪流直面以來朝，蓋山水之佳處也。門庭嚴邃，圖繪森羅。里人瞻仰，肅心有加，遂爲子孫百世不改之祠，夫亦豈偶然哉！

圓菴記

紹興四年十一月

圓菴者，高峰居士之所建也。高峰之南，交溪之北，有山敦大而圓淨。其一方宛然如基，可受屋廬，蓋山之東也。正面一山，亦復圓如覆盂，碧澗道其下而南驚。左窮山源，則羣峰如擁，瀑飛絕磴，莫知所從來之遠近。右睨谷口，則山回路轉，蔽合如障，雞犬烟村纔百步外，而窈窕深邃，若與世隔。惟茲勝境，殆神物之所秘藏，不輕以畀人也。居士生長山間，自爲兒童時，頗知愛之。逮宣和辛丑，既倦於遊，驚幻泡之餘齡，念休息於淨土，於是始有營焉。即其宛然之址而等級之，爲門廉堂殿，自下而升，傍啓軒窗，散植松桂，蕭爽凌厲，遂爲一方精舍之冠。自經始迄今，日增月葺，乃至種種功德，莊嚴殊勝，若將歷千劫而不壞，夫豈偶然哉！惟庵之巔與前山皆爲圓相，故因以得名。而門俯澗谷，高且數丈，故前廠巍觀，亦名「合璧」，爲其如日月之相邇也。谷之南，跨澗爲閣，榜曰「玩珠」，蓋是有明月珠，陰雨晦冥之夕，往往去來山間，光采爛然，照映林麓，不知其幾千百年也。閣之南，因澗高下，留水爲池，蓋兩山之址皆石壁，不假疏鑿而成，汪然瑩徹，可燭鬚眉。故二池之間，有橋曰「臨清」，遊庵者路所由也。凡是命名，皆雖因其實，妙義固存焉耳。是故居士每一至止，神朗心開。山色水聲，儼然如在靈山會上，聽八萬四千偈言，未嘗不歡喜厭足，而不能以告人也。或問居士：「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無是庵者，當復如何？」居士笑曰：「本覺圓成，人人具

足，精真妙明，如滿月輪，如摩尼珠，照耀大千，隨取隨得。」是故居士既作是庵已，因作如是觀。居士爲誰？順興廖某，家於高峰之下，故以自名而記之云爾。紹興四年十有一月朔日也。《高峰文集》卷一一。

夫人廖氏墓表

夫人廖氏，余姑也。世爲南劍順昌縣人。年甫笄，余大人以其夙成，擇所歸，爲同縣謝氏諱賜之室。爲婦，爲母、姑，爲祖母，凡四十有九年，族黨內外，無或議其短者。以大觀三年某月某甲子卒，享年六十有四。嗚呼！亦不爲不壽矣。而死之日，舉鄉之人皆相顧駭歎，以爲如夫人者，宜其康寧長久，蒙福未艾，而遽止於此。則其淑德懿行，著見閭里，槩可知矣。夫人性至孝，余及記其居母喪時，泣血三年，摧頓毀瘠，往往過於先王之制。既變除而日月遠矣，每見遺像若過墓，必哭盡哀而止。當諱之月，則却葷酒而不御。親戚話言間，一或及其母之生平，輒涕泗被面，語不能發。嗚呼！女有家，獨慕其母，終身不替，有如夫人者乎？吾未之見也。夫人豐肌端貌，凝重而柔簡，惠和而簡靜。其訓敕子孫，區處家事，語法而不復。親族之所爲有非是，寧面折之，無後言。故小大必矚對之，莫敢妄笑語。嘗惑於疑似之言，怒甚，余適在側，以理譬之，隨語釋然。蓋婦人而有剛正之氣，敏決無礙滯，亦未有如夫人比也。子一人，元海。孫男二人：師古，好古。孫女二人，皆適余之族。

子。以是年十二月葬於婁杉鄉會仙洞之原。閩中無族墳墓者，唯謝氏略倣古義，得高曠地，始會其先藏焉，而厝夫人於其始之右，以其序也。元海事其母，亦克有聞。方夫人之終，余適官食他方，以不得臨其喪爲恨。蓋十年然後歸見其孤，感念疇昔愛憐撫存之厚，相持而哭，以至於慟。既而相與視其寢室，屏幃、茵簣、盥櫛、薰澤之具，各設其所，如夫人無恙時。則又喜謝氏之有子，能致孝於其親，愈久而益嚴。夫人後日，庶乎其不泯也。謹書其實，揭之墓側，使來者有考焉。《高峰文集》卷一。

太宜人蕭氏墓誌銘

太宜人，故贈朝散大夫廖竦之妻，朝奉郎、前充建州錄事覺之母。姓蕭氏，建州甌寧縣麻溪里人也。父勝，母吳氏，家世農桑，弗仕。而太宜人生，右足有黑子明甚，父母以爲異。年十七，擇所配，以歸大夫公。公少失所恃，太宜奉其舅以孝，助其夫以順，治其家以慈和勤儉。閨門之內，雍雍穆穆，罔有間言，太宜人有以輯睦之也。生子二人，長曰與，以強敏家事；次則司錄也，紹聖中以儒學登進士第起家，授之職，雖曰大夫公，而太宜人誨導之爲力，用皆底於有成。大夫公先太宜十有二年卒。太宜獨以眉壽就榮養，凡三遇恩霈，以其子累封至太宜人。宣和二年十二月乙未，終於建州之官舍，享年七十有八。初未嘗卧病，前二日微有寒疾，翌日盥櫛如平時，再夕遂長逝。年雖高，聰明

强健，少疾痰。又其子孫皆進進自勵，人共榮之，以爲太宜人所積致也。而猶雅自貶損，紡績之事，每親之不倦。有止之者，則曰：「此婦事也。弗勝，無可奈何；幸能之，焉用廢？」蓋自幼迄老如一日。平生雖未嘗觀書，而動契禮則，靜謹寡言笑，中外取式焉。女一人，適進士馮汝楫。孫男五人，曰松，曰梓，曰惟肖，曰久生，曰處仁。孫女二人。曾孫二人，曰伯孫，曰次孫。曾孫女一人。大夫公，南劍州順昌縣敦義鄉人也，先葬其鄉之長興保密山口之原。其孤卜以三年十一月，申祔太宜人於大夫公之右，以太宜人之行狀示某求銘。某惟同邑里，於覺有總角之舊，太宜之賢，蓋所飫聞，其何敢以鄙陋辭。銘曰：

孝慈身之寶，勤儉家之肥。宜人有之，欲然自持。蘭芬瑛美，懿實則著。穆穆閨門，是儀是似。積厚慶長，有曄其昌。百千萬年，尚賁斯藏。《高峰文集》卷一一。

崔左藏墓誌銘

侯諱某，字漢臣，世爲荊州江陵人。八歲失所怙，順事其母如成人。既冠而母逝，廬其墓三年，瘠蔬痿塊，竭心力於浮屠氏之法，以爲追報，由是以孝聞於鄉。除喪，益慕古人立身揚名，爲父母顯，乃遊學四方。逾江走辰州，時州將麒麟使張公璠一見而愛之，遂妻以女。神宗皇帝即位，張守德順，例得一子官，奪以與侯，曰：「如崔郎，當不負此恩。」再辭不應任，且陳非志，強之，授三班

差使。俄慨然曰：「臣子忠孝是職，功名所偕，亦奚儒冠武弁之擇？吾知所以致吾身矣。」自是研涉兵法，目擊心到，論議宏偉，略謝凡近，識者奇之。熙寧六年，朝廷經略河隍，主帥王公雅聞其才，重之，首辟掌機宜文字，有所諮獻，往往忻納。侯不樂處帳下，數從大將景思立部兵趣敵，最號有功。異時第賞，人人自列，惟恐居後，侯獨不以爲意。或者怪之，笑曰：「丈夫生明盛時，方天子用武，無奇謀異畫足以動上冕旒，資取節鉞，錄錄隨衆效命，正償廩餼耳，何功足云？」聞者愧服。竟錄斬獲攻守之勞，至三班使，累遷右侍禁。元祐、紹聖間，歷吉、撫二州兵馬都監。左丞張公商英嘗爲江西轉運副使，力薦其能於朝，不報。性端介，不善趨驚，故人亦鮮能知者。卒以書年叙遷至西京左藏庫副使。崇寧五年，寢疾，卒，享年六十有九。侯爲人風神整秀，進止詳華，忠信愷悌，自其天性，而沉機果敢有過人者。噫！其良將之不試者歟。曾祖某，祖某，家富鉅萬，爲鄉豪，以樂施聞。父某，左馳衛將軍，母趙氏，江陵縣君，皆以侯贈。張氏封長安縣君，先侯若干年卒。再娶曹氏，封安仁縣君，慈聖皇后之初從姪也。子五人：長曰振，東頭供奉官；次曰援，左班殿直；三曰抗，三班借職；次曰挺；次未名。女二人，皆適宗子，長右班殿直令淮，次侍禁不已。孫六人：之奇、之純、之邵、之才、之美、之問。女孫二人。以二年癸未十一月二十日丙申，葬於江陵縣之後山，長安祔焉。銘曰：

惟孝與忠，有實其衷。神也克相，志焉則從。才高其倫，尚多不試。匪富我躬，以遺後嗣。崔氏慶流，其源在茲。我銘幽宮，示人不欺。《高峰文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七四四。

祭楊龍學文

嗚呼！鄭衛亂雅，紅紫亂朱。惟先生也，審正聲，辨正色，而不顯其聰明者，蓋五十年兮，頽然其若愚。濁流萬里，會逢澄清，斯文晦蝕，豈終不明？惟先生也，既七十餘而老矣，忽驚人而一鳴。瞽者以視，聾者以聽。如久行而還家，如病亡之俄醒。翳先生之起斯人於膏肓兮，豈比功夫倉公之與越人。嗚呼哀哉！天子憶金華之語，近臣薦龜山之書，使者垂及乎菟裘，而先生已棄簪履。隔泉壤而不之見兮，徒慟絕於諸孤。嗚呼哀哉！先生逝矣，六經疇依？四海一老，天胡不遺？矧闕里之末學，辱杖履之追隨兮，嘗發覆乎醯雞。想平生之儀矩兮，微言在耳。訪函丈以何有兮，望新阡而涕洟。嗚呼哀哉！非先生之門，吾誰適從兮，亦孰知我之悲。嗚呼哀哉！

《高峰文集》卷一二。

祭楊觀察文

嗚呼！時數千載，君明臣良。公以忠亮，荐膺寵光。入侍宮掖，彌縫贊襄。出奉使華，德音孔彰。惟閩之人，獲庇何長。部吏以循，小大率常。賢悅藻鑑，佞怯風霜。珍貴以脩，陸海相望。民弗之病，財弗之傷。凡茲懿勩，實簡吾皇。官高位穹，不容此方。是令賢以斧繡傳芳。尚期歸覲，休命

對揚。豈謂赤心，空餘皂囊。閩山蒼蒼，閩水湯湯。懷公之德，何日能忘！卮酒荐誠，特公不亡。
《高峰文集》卷一二。

祭黃思賢文

嗚呼！士患無聞，惟公之賢兮，飛英聲於寰海；仕患不達，惟公之顯兮，躡高步於巖廊。敷聖教兮，視九官之夔、契；典帝制兮，邁四戶之常、楊。方峨冠於武部，俄坐嘯於黃堂。謂勞逸之常暫，終當膺大任、展遠業兮，納斯民於壽康。何彼蒼之難測，遽即世於含章。雖桃李之無言兮，孰不仰高風而慨慷。矧疇者於芝蘭之室兮，共短檠之燭光。懷斷金之義重，念伐木以情傷。嗚呼哀哉！閩山故國，秀水他鄉。欲往哭兮無從，流涕筆之俱下兮，寄永懷於一觴。
《高峰文集》卷一二。

祭黃仁翁文

惟公溫厚稟德，純明立誠。行作士表，文爲時英。克世其家，騰實蜚聲；克奉其身，尊生踐形。孔、孟其學，瞿、聃其成。視軒冕如土芥，等富貴如烟雲。老而厭世，寂爾歸真。蓋晝夜之常度，倏存亡其異名。公實不無，我尚勞生。
《高峰文集》卷一二。

祭上官戶曹文

惕，字子進，邵武人。

嗟我子進，才高志堅。困蹟於庠序場屋者，不知幾年。備嘗艱苦，僅乃得官。蓋折腰於升斗者，曾未安席而飽餐。俄沉疴之纏擾，永抱恨於重泉。甘旨闕奉，箕裘莫傳。自古賢士不遇而死亦多矣，如子進，其尤可憐。樵川千里，旅櫬茫然。尚期以平昔學問之所到，釋人間之累兮，逍遙乎極樂之天。菲詞薄奠，式寫永歎。嗚呼哀哉！《高峰文集》卷一二。

祭文叔文

我公之生，劍水之濱；我公之死，漢水之原。歷艱險以萬里，掩堂皇而歸魂。嗚呼哀哉！人亦有壽，胡不公延；人亦有福，胡不公全。忠信愷悌足以得萬人之譽，而僅沾寸祿；才能智術可以帥百萬之衆，而莫薦其賢。死一冗職，室如罄懸。嗚呼哀哉！軸折車壞，棟摧屋隳。公今云亡，骨月何依。想音容之愈邈兮，隔青天之蜀道；悵鄉關之猶阻兮，指歸程於海湄。極諸孤之荼毒，遣行道以齏咨。嗚呼哀哉！祿固有限，死亦有地；數不可逃，命不可恚。子各有職，公勿爲累；女既有家，亦能無懟。公其釋此以瞑目，我尚含哀而收涕。卮酒荐誠，惟魂不昧。《高峰文集》卷一二。

祭黃可宗文

吁嗟乎！流水逝兮隙駒不留，奄忽何有兮風燈岸舟。君來而南兮氣干斗牛，峨冠璧水兮祿榮是謀。豈期一旦兮沉疴弗瘳，斗室橫櫬兮孤燈照幽。行路之人尚猶咨嗟歎息而不休，又況乎昆弟親戚之愛、交游鄉曲之情兮，孰不涕淚之交流？吁嗟乎！劍峰蒼蒼兮劍水悠悠，君歸不歸兮道阻途脩。勿謂百年無嗣兮遺恨千秋，勿謂諸女未嫁兮雙親白頭。有弟在側兮骨將汝收，君如有知兮，願君釋人間之累兮，逍遙乎極樂之遊。《高峰文集》卷一二。

祭鄭無慾文

時在莆田。

吾母之黨，昆弟莫存。惟公與母，舅姑弟昆。念昔鬻舍，從公於處。自少及壯，分甘共苦。我竊科第，公仍困蹟。晚乃得祿，詎償素志？清節高義，窮益可觀。拏稚未飽，孤貧悉歡。持此懿行，何福不介？壽則幾矣，所享安在？前死三日，猶寄我書。書詞無異，謂病其蘇。浮生無根，倏然已逝。情親契厚，寧不殞涕。魂可歸乎，旅櫬經從。嗚呼已矣，豈復見公！《高峰文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祭王運使文

嗚呼！世道偪仄，士無縱鱗。百鍊繞指，孰非殉人。惟公磊落負氣，挺然自伸。不畏高明而克敬有德，不勵小節而厚於大倫。蓋人之強爲善者，或載以僞，而公之所以獨行而不作者，一以其真。有才未試，有言未陳。天靳之壽，亦胡不仁！惟公之於交兮，斷金義重。況與公以婚姻之故兮，情方益親。莫此一哀，實傷我神。《高峰文集》卷一二。

祭尤提刑文

嗚呼！與公交遊，餘四十年。寬和粹夷，吉德藹然。晚乃益親，況聯姻婭。公頃南馳，我仍北駕。睽闊之久，適此皆歸，扁舟相從，朝夕爲期。夫何書來，告我以疾。冀其有瘳，日遲一日。凶問奄至，遂隔死生。有淚如雨，如川東傾。嗚呼哀哉！豈復會公，如昔臨漳；豈復見公，於公華堂。華堂鼎新，公遽永辭。不謂如公，而止於斯。卮酒奠公，公知不知？我亦老矣，曷勝此悲！《高峰文集》卷一二。

先祖承務墳祭文

嗚呼哀哉！丁亥之冬，拜違几杖。飲食未減，起居無恙。謂當還侍，菽水終養。無何訃音，遽來贛上。嗚呼哀哉！誰不抱孫，如我何用？得祿自飽，箸匕不供。況感鍾愛，頗異季仲。喪弗之臨，葬弗之送。每一念及，肝摧心痛。嗚呼哀哉！吾家素寒，絕無簪紳。自我先祖，積善行仁。乃訓乃誨，歷我父兄。至俾孱微，濫叨仕名。如墉有基，如木有根。豈不知歸，欲報無門。嗚呼哀哉！十年還家，亦將幼稚。初幸一見，久已隔世。抱恨何窮，拊心永媿。卮酒莫哀，庶臨此意。嗚呼哀哉！《高峰文集》卷一二。

祭叔父叔母文

漳州歸。

嗚呼哀哉！吾父之黨，惟叔與姑。吾姑逝矣，叔今又殂。惟叔之戚，次及其配。復先半載，亦已傾背。嗚呼哀哉！去家一年，失二尊長。想音容之如在，隔死生猶反掌。吾叔自少，文雅開爽。孰謂不學，允克孝養。頗恃其氣，志高意廣。命也大謬，死幾於枉。叔母之賢，未見倫比。事上則孝，迄終如始；撫下則慈，親我如子。豈惟親屬內外，曾不聞於間言，而其懿美之行實，著於閭里。窘於衣

食幾二十年，初若未寤之時，而泰然不形於辭也。吾叔病革，不復省事，奉之如未病之時，而意不爲之少弛。嗚呼哀哉！人患不賢，賢亦終於是而已耳！天之畀付所靳者，壽齊眉偕。老人或鮮有如吾叔父、叔母之年兮，庶幾乎可以無憾。獨恨拊愛之恩未報兮，汨盈襟而浹袖。嗚呼哀哉！《高峰文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亡兄殯所祭文

嗚呼哀哉！手足之戚，惟兄一人。家事勞苦，兄先以身。念我孱削，未嘗使親。幸霑微祿，庶代艱勤。豈期中道，死生永分。千里贛川，似來訣別。促膝款語，相守幾月。病一沾身，便以死處。問及後事，了無一語。始知我兄，乃真丈夫。雖不享壽，與壽何殊。嗚呼哀哉！我妣諱辰，兄喪適歸。我祖是日，亦棄庭闈。使我聞之，倍增痛傷。恨此月日，何其不良！嗚呼哀哉！十年來歸，閭里相迎。豈無親戚？不見我兄。依然旅櫬，未即佳城。縷調一酬，式寫哀情。嗚呼哀哉！《高峰文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一。

亡妣謝氏焚黃祭文

嗚呼！彼雛既飛，反哺其母，而我弗如，米不及負；彼木繁蔭，亦芘本根，而我弗如，封不及存。想音容之如在，隔生死者逾三十年。跡萍梗其靡定，荒松阡而弗垣。茲捧命以還告，庶有知於重泉。鄉閭親戚，頗喜以爲慶事。獨難釋於永慕兮，增悲感而涕漣。《高峰文集》卷一二。

承務郎焚黃文

某作於今年正月九日具奏，乞將磨勘合轉一官回贈祖父。蒙聖恩特依所乞，當月二十五日告下，贈承務郎，謹擇今日焚黃者。生平積善，居多愷悌之稱；名譽無聞，蓋乏朝廷之命。幸遭明主，優待邇臣。因陳尊祖之情，覬被漏泉之澤。恩綸亟下，俯捉微眇之誠；英魂有知，未覺幽冥之阻。式涓穀旦，虔叩玄廬。奉芝檢以薦榮，掃松阡而迎貺。相傳慶事，足爲州里之光；適慰孝心，曷勝孫曾之喜。《高峰文集》卷一二。

中奉大夫碩人焚黃文

昨准紹興四年宗祀赦恩，亡考贈朝請大夫。今年三月，以某初除直學士，亡考贈中奉大夫，亡妣謝氏、亡妣陳氏並贈碩人。謹擇今日焚黃者。舊秩新名，既荷大君之命；彝章異數，薦爲先德之光。蓋皇慈優待於臣工，故睿澤均施於存歿。孝思罔極，莫酬天地之恩；神聽惟聰，庶享邦家之慶。《高峰文集》卷一二。

長壽焚黃文

某初除工部尚書，蒙恩加贈考通議大夫，妣謝氏、妣陳氏並加贈淑人。九月宗祀，又蒙恩加贈考通奉大夫。謹擇今日，恭詣墳下焚黃者。嗚呼！新命特封，實爲異數；明禋申錫，厥有彝章。荐荷國恩，式彰家慶。自非積累，流餘澤於子孫；安得褒崇，發幽光於泉壤。共稱榮事，足慰孝心。伏惟英靈，並歆休寵。《高峰文集》卷一二。

祭姪孫六秀才文

嗚呼！汝勤於學，汝孝於親。種不及實，負汝之志；養不及祿，負汝之誠。菽水朝夕，以慰安汝母之窮獨者，尚違汝願。況期汝以立身揚名，而益大吾門者，徒亦媿余前知之不明。嗚呼哀哉！汝父吾姪，汝祖吾兄，皆哭之靈，今又哭汝於垂暮之齡。追往悼今，痛傷我神。《高峰文集》卷一二。

衆官祭曾恭人文

惟靈懿德淑儀，自初有聞。以配君子，鸞和芷芬。匪順則賢，警戒相成。曷其有子，義方訓勤。煌煌命書，載錫之榮。柔嘉欽止，色意莫形。死生常理，亦既了達。平生誦持，藿食戒殺。維積恐多，益大慶閥。壽富寧謐，百順罔缺。嗚呼哀哉！始則有終，豈無契闊。七十二年，恍如電掣。風獵銘旌，悲笳迅發。薄奠斐詞，庶悼永訣。《高峰文集》卷一二。

代祭蔡宜人文

惟靈蘭玉殊稟，綺羅慶門。配時英之超軼兮，方胥享於鼎貴。宛琴瑟之和好兮，俄絃斷於駒奔。悵音容之永隔兮，勞追惟於既往。餘粉澤之芳膩兮，慘閨闈而盡昏。悲夫哀哉！吳山鬱蒼兮，茗水潺湲。擁旌旆以營築兮，於山間與水源。無復曩昔兮，參逐而乘之魚軒。一祖載而不復返兮，若之何其不殞淚而消魂。嗚呼哀哉！夙懿厥德，雖亡若存。惟厚終之至意兮，藹情文之備縟。顧死生可以理遣兮，盍亦師乎漆園之鼓盆？聊潔誠於一酌，尚有媿於忘言。嗚呼哀哉！《高峰文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代祭蔡元度文

元度三月五日卒於高郵所生之地，是日天文晦冥。

嗚呼哀哉！梁木壞兮，天災莫禳。變融和以霾暄兮，乃辰匪良。傳我公之奄寂兮，追諱駕於先皇。生於其地而死以之兮，豈比夫東西南北，遽隕越之無常？嗚呼哀哉！愁不遺兮，難測知於彼蒼。計一日而千里兮，孰不愴然而盡傷。時淵衷爲之慘惻兮，士類聞而彷徨。又況乎賤子之戴恩兮，將終天而感藏。活微鮒於涸轍兮，榮枯芟於春陽。傳鄒轂之羽翼兮，發覆雞而照之以日出之光。嗟父母之

鞠我兮，初成就之無方。微我公之遇兮，幾何其不撓埴而偃偃。念丘山之報屈兮，方負媿於蠅翔。俄奪我之天兮，使我心摧而涕滂。瞻衮繡以何及兮，徒鼎彝與縑緇。悵朱紘之永絕兮，去吾聖其誰將。嗚呼哀哉！淮山蒼蒼兮，淮水湯湯。亟奔赴以未能兮，百酸攬腸。寄臨風之一奠兮，情馳越而飛揚。恨百身之不可贖兮，嗟我之生兮不知其亡。嗚呼哀哉！《高峰文集》卷一一。

代祭林顯謨文

惟公德厚而方，神和以清。自其先世，爲時名卿。公實似之，騰茂飛英。鷹揚鳳舉，棣萼聯芬。亦既有子，作帝股肱。東府西樞，萃於一門。公其誰如，安富尊榮。壽考而疾，匪養則愆。天子聞之，遣醫十全。靈餌弗瘳，命也何言？期公百年，秉國之鈞。吁嗟已矣，天胡不仁！雪秀一水，往哭無因。恭羞菲奠，蘄格微禋。《高峰文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

代祭中書夫人文

吁嗟夫人，柔嘉欽止。天實相德，以配君子。載錫命書，煌煌金珠。夫人視之，淡然若無；孜孜奉國，大臣則勤。夫人助之，夙夜惟寅。龐眉在堂，衮衣在室。惟家之慶，夫人有溢。奄其逝矣，日

月弗居。有懷懿行，孰不欽歔？茗水之濱，既卜佳城。牲芻薄奠，式餞銘旌。《高峰文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代祭安康馮夫人文

嗚呼夫人！懿德淑儀，自初有聞。歸於其家，孝子令孫。煌煌命書，豈不稱德。華居備養，壽富寧謐。人孰不壽，夫人則榮。棣萼哀繡，舉世莫倫。今乎已矣，餘慶益長。卮酒奠誠，聊示盡傷。《高峰文集》卷一二。

全宋文卷三〇〇六

廖

剛

一七

天寧節天慶觀啓建疏

星渚發祥，協千齡之休運；露囊標節，傾萬國之懽心。皇帝陛下伏願寶祚稱昌，皇圖增固。福如川之方至，德與日以俱新。長居北極之尊，永比南山之壽。《高峰文集》卷一一。

天寧節天寧寺疏

月建迎祥，榮發先春之草木；虹流屆節，慶均率土之臣民。恭仗佛來，仰祈睿算。皇帝陛下伏願乾行不息，離照長明。壯大業于山河，茂休功于松柏。四方丕式，儼北極以俱尊；萬壽無期，與南山而並久。《高峰文集》卷一一。

天寧節進功德疏

天祚元聖，運膺火德之隆，候屆小春，慶浹虹流之大。萬靈稽首，四表傾心。恭惟皇帝陛下帝武儲祥，河清協瑞。圖治百王之上，收功千載之餘。日月逾明，山川增氣。涵養既均于普率，懽呼靡間于邇遐。執玉稱觴，一一華封之祝；望雲就日，人人《天保》之歌。臣竊守郡章，阻趨朝守。遙跂鴈鴻之列，曷勝螻蟻之情。《高峰文集》卷一一。

又天寧節啓建疏

應鍾鳴候，華渚流輝。誕節屆期，羣倫胥慶。敢憑清淨之果，上贊龐鴻之休。皇帝陛下伏願日月齊明，乾坤並久。四方丕式，咸歌天德之寧；萬壽無疆，永效封人之祝。《高峰文集》卷一一。

天申節別道場功德疏

天命申休，屬真人之肇降；斗杓建午，符炎運之重興。盈朝天保之歌，率土華封之祝。矧聯榮于

法從，實倍慶于常情。敢憑元妙之秘文，密贊延鴻之睿算。皇帝陛下伏願堯雲長覆，舜日彌明。兵强乎道德之威，無思不服；功配乎天地之大，迄用有成。豈惟壽考之萬年，將見本支之百世。照臨所逮，祈頌惟均。《高峰文集》卷一一。

天寧節滿疏

上聖篤生，居域中之四大；羣倫咸戴，期天子之萬年。用謹焚脩，俾申贊嘏。恭惟皇帝陛下龍飛乾健，日麗離明。人歌《下武》之繼文，世仰重華之協帝。萬邦無斁，庶政惟和。雖山川草木亦裕如，暨鳥獸魚鼈而咸若。河清應千年之一，嶽聲呼萬歲者三。率土歡心，殊方稽首。某等備官下邑，際此慶辰，仰瞻天德之出寧，願效封人之請祝。祈天永命，與國咸休。螻蟻傾誠，全賴金輪之法力；箕翼介壽，益隆寶祚之皇圖。矧多歷年，惟甚盛德。宜有神之克相，率自天而降康。壯大業于山河，茂休功于松柏。四方丕式，奚北極之可移；萬壽無期，與南山而並久。《高峰文集》卷一一。

太上道君皇帝升遐疏

漳州。

龍去鼎湖，莫返飄飄之馭；澤涵寰海，難酬覆幬之恩。欲殫竭于哀誠，惟依憑于勝果。太上道君

皇帝伏願證一乘法，離六欲天。恍惚神遊，直指九清之宅；扶持國祚，永隆萬世之基。《高峰文集》卷一一。

寧德皇后上仙疏

十年從狩，遽永隔于母儀；九土纏悲，痛莫深于孺慕。式報在天之德，惟憑向上之乘。寧德皇后伏願慧日照臨，慈雲覆護。遊魂趨變，永弗墮于人天；覺性不迷，遂證成于佛道。《高峰文集》卷一一。

天申節漳州功德疏

斗樞流電，夙開誕聖之祥；龍藏披文，咸薦後天之福。慶千齡之寶運，同萬國之懽心。矧曾侍于冕旒，居常傾于葵藿。敢殫封祝，上贊堯年。皇帝陛下伏願配大乾坤，齊明日月。四方丕式，儼北極以居尊；萬壽無疆，與南山而並久。《高峰文集》卷一一。

天申節漳州進功德疏 一

虹渚流祥，適屆朱明之候；琳宮飭事，虔申精禋之誠。用集殊英，以薦多祖。皇帝陛下伏願皇圖鞏固，寶曆延長。秉德以承天心，執中而齊民志。羣方祝壽，翕同嵩嶽之呼；萬國歸仁，共啓葵心之向。《高峰文集》卷一一。

天申節漳州進功德疏 二

樞星照野，肇開長發之祥；午日流輝，默契重炎之運。恭因令節，大啓真乘。庶憑無量之福田，仰祝延鴻之睿算。皇帝陛下伏願堯仁天覆，湯德日躋。克成莫大之勳，益暢又新之美。申錫百祿，式符《天保》之詩；餘慶多男，下副華封之祝。《高峰文集》卷一一。

天申節啓建疏

天命申休，爰睹真人之降；斗杓建午，允符炎德之興。彌月甫臨，敷天同慶。敢憑清淨之果，密

贊鴻龐之休。皇帝陛下伏願盛德彌新，大勳極集。蠻夷率服，誕恢禹迹之疆；福祿來崇，遠邁周王之壽。《高峰文集》卷一一。

請法真開堂疏

皎月流空，千波一色；春雷動地，萬物同聽。倘非人天之師，曷正佛祖之位。法真大師，智覺最上士，生死那畔人。絃外希聲，寂而善應；鼻端妙斲，巧不虛投。坐斷十方，蕩盡辟支檀滓；放通一綫，迴然菩薩津梁。舊店新開，不離當處。借場作戲，俯爲時流。象駕速臨，雲緇齊仰。《高峰文集》卷一一。

請法印開堂疏

五采既彰，孰知正色；八音競奏，莫辨希聲。由來從空說空，大抵似是非是。須拈禪病，始證佛心。法印大師，此一大姻緣，實爲善知識。太平曲調，傳來三昧門中；萬善道場，坐在千峰頂上。言雖無味，不落羣機；物則有求，何妨泛應。亟登師位，共報君恩。《高峰文集》卷一一。

請法真住本覺疏

玉兔臼中，莫非不死之藥；火籠窟裏，長存無盡之燈。也應爲病加醫，還須將明破暗。法真大師具正法眼，印古佛心。壽山昔年，曾傳茲事；嘉禾今日，共指當仁。祖令載行，家風猶在。敢冀慈雲出岫，寶月現空。全提陷虎之機，妙展降龍之手。毋勞辭避，乃副歸依。《高峰文集》卷一一。

請靈芝深座住首教院疏

心本無法，法以心傳；道不假言，言而道在。離文字者適封于斷見，捨因果者或墮于頑空。閑示正宗，實資善教。某大師道心水止，戒體珠明。寶藏真詮，深入靈芝之室；金篦妙解，足追賢首之風。願聞圓覺之音，共證菩提之果。雲緇肅俟，象駕速臨。《高峰文集》卷一一。

請章法住廣惠寺疏

慧日流暉，千燈競續；慈雲布彩，羣日增明。由來的的真筌，兀屬堂堂大士。某大師，圓機夙

悟，密印早傳。不動道場，初無去住；太平曲調，全籍舉揚。章法法章，已覺馨香滿路；廣惠惠廣，更看功德無邊。願副輿情，來正師席。《高峰文集》卷一一。

請資聖開堂疏

心本無法，法以心傳；道不假言，言而道在。雖近甜邊說苦，何曾醉外求醒。不落羣機，是惟作者長老；悟公真筌，夙契密印潛提。擺臂萬法叢中，埋頭千佛會裏。遮藏不得，漏泄已多。法鼓聲雷，共聽太平新曲調；慧燈續命，欲看資聖舊家風。猊座速登，雲緇齊仰。《高峰文集》卷一一。

圓峰庵法堂成散燈疏

峰巒勝境，殆神物之秘藏；香火善緣，適衆情之歡喜。經營所逮，財力競捐。荆榛忽變而華堂，鐘磬俄傳于幽谷。瞻依有地，傾一方之信心；福利何窮，憑千年之常住。《高峰文集》卷一一。

變教院作律院疏

寶藏真詮，如來實際。儻行持之不至，將誦說以徒勤。秀才教風，熾然甚盛；南山宗旨，蔑爾無聞。當得嚴師，舉茲勝事。某人道心水止，戒體珠明。師子英聲，久著靈芝之室；金篦妙解，豈資賢首之功。願聞圓覺之音，共證菩提之果。雲緇肅俟，象駕速臨。《高峰文集》卷一一。

脩廨宇畢醮謝青詞

漳州司錄。

太乙含虛，有求皆應；至神妙物，靡間不通。敢以微眇之詞，上瀆高明之聽。伏念臣爲貧而仕，就養云來。適茲頽弊之居，將有覆壓之患。是用徹其棟宇，咸與惟新；易乃井庖，器非求舊。尚慮工施畚鍤，蟄類多傷；聲振斧斤，地靈失據。爰仗脩持之力，少伸慰謝之誠。庶令喜懼之雙親，載安斯寢；亦使賤良之百指，罔有他災。朋來穀旦之吉祥，袞去積年之厭穢。仰祈鴻造，俯鑑精衷。《高峰文集》卷一一。

甲辰保安醮青詞

太乙含虛，有求皆應；至神妙物，靡間不通。敢以微渺之忱辭，仰瀆高明之聰聽。伏念臣父年齡垂暮，疾疢交攻。既損復增，方喜而懼。應是塵緣業障，積有罪愆；不然惡曜災星，適臨命運。謹涓穀旦，薰滌齋壇；虔命羽流，敷揚法事。伏望昊天上帝、本命元辰，金闕高真、璿霄列宿，霓旌絳節，擁仙馭以來臨；玉軸琅函，鑑冲科之懇禱。所覲真風銷慝，大德施生。蠲除既久之病根，增益方來之壽算。期頤是望，倘符人子之心；從欲斯昭，永荷天神之貺。《高峰文集》卷一一。

乙巳保安醮青詞

碧落雖遙，無幽不燭；丹誠倘著，有感必通。敢以微眇之詞，仰瀆高明之聽。伏念臣父年齡垂暮，疾疢交攻，既損復增，方喜而懼。臣妻張氏稟性孱弱，遭數蹇屯，粵從年歲以來，仍爲風疾所苦。深慮有生災厄，皆關上象照臨。輒憑齊潔之精祠，覬獲聰明之降鑑。伏望璿穹列宿、金闕高真，廣佈慈悲，曲垂庇佑。賜以康寧之福，銷其罪悔之慙。白髮慈親，享椿松之上壽；黃顏病婦，保蒲柳之餘生。大德無私，洪恩曷報。《高峰文集》卷一一。

祝聖設醮青詞

太乙含虛，有求斯應；至神妙物，靡間不通。敢以無愧之詞，仰瀆蓋高之聽。皇帝陛下與天同體，亘古莫倫。伏願保佑惟純，眷顧弗釋。福如川之方至，德與日以俱新。長居北極之尊，永比南山之壽。《高峰文集》卷一一。

春賽祝文

青陽睟發，律應夾鍾。祀事爰脩，歲有常典。惟神廟食茲土，吾民之所庇依。時雨暘而殄災沴，是神之福吾民也。以時稱禮，敢不盡恭。《高峰文集》卷一二。

七月祈雨文

炎威未斂，穡事方中。密雲屢蔚於西郊，甘澤尚愆於南畝。穀價爲湧，河流不通。是當昭告於靈慈，冀獲俯從於虔禱。滂沱三日，用將成歲之功；鼓舞一方，孰曰非神之賜。《高峰文集》卷一二。

謝晴文

比告霽雨，幾失農時。輒致忱辭，冀獲休應。果見羣陰之伏，旋觀赫日之升。寥廓清明，遐邇忻悅。仰承靈貺，惠已及於斯民；俯罄丹誠，報敢忘於稱禮。《高峰文集》卷一二。

祈雪文

歲聿云暮，土脉不滋。念匪動天之靈，莫致封條之瑞。夙嚴精意，願霈澤於同雲；豈惟豐年，實召祥於和氣。《高峰文集》卷一二。

五閣赦祭廟文

朝廷鼎新寶閣，渙浹龐恩。式燕在天之靈，爰及載典之祀。惟神廟食茲土，陰有德於斯民。精意以告成釐，實天子之命也。《高峰文集》卷一二。

諸廟祈雨文

炎威乍赫，穡事方興。雨澤稍愆，人情爲慮。用涓誠於吉日，祈昭貺於高穹。西郊密雲，俄成甘霈；大田多稼，行慶豐年。是惟神靈爲此方惠，守臣幸蒙其休也。《高峰文集》卷一二。

謝雨文

比以雨澤愆期，輒申虔禱。果優霑於累日，大慰懌於羣情。惟神之休，其敢忘報。《高峰文集》卷

一一。

諸廟祈晴文

雨澤過多，適成霖潦；郡民所賴，實在靈慈。敢伸再瀆之誠，仰覬必從之福。伏願天容頓霽，雲翳全收。庶幾望多稼之成，且以寬牧吏之罪。神其鑑之。《高峰文集》卷一二。

諸廟謝晴文

霖雨過多，居民甚恐。比竭誠於嚴禱，果蒙貺於佳晴。杲日流輝，致輿情之胥悅；大田無潦，致歲事之可期。沐此靈休，敢忘報禮。《高峰文集》卷一二。

秋賽諸廟祝文

火流露降，稼往穡來。祀事爰脩，歲有常典。惟神廟食惟舊，吾民之所庇依。致豐穰而殄災沴，皆神之福吾民也。以時稱禮，敢不盡恭。《高峰文集》卷一二。

祭勾芒祝文

惟神職專南正，德著蒼精。首勸歲功，實司民命。用虔脩於祀典，祈陰相於年豐。《高峰文集》卷

奠謁先聖祝文

惟王集百聖之大成，垂萬代之彝憲，人倫之綱紀，治道之本根。倘有意于維持而植立者，殆猶出必由戶，行必遵途，方圓平直之不能外乎規矩準繩者乎！某竊守是邦，視事茲始，稱禮來見。蓋將推夫子之道，是訓是行，非特循故事而已。《高峰文集》卷一二。

謁諸廟祝文

某以天子之命，假守是邦。惟神廟食惟舊，時雨暘而殄災沴，以福吾民，是神之靈也，是神之所以永有依也。守臣與蒙其休，請自今日始，稱禮來見，敢不盡恭。《高峰文集》卷一二。

天寧節致語

華渚流輝，協千齡之休運；需雲錫燕，動萬宇之懽心。敢移擊壤之音，上贊鈞天之奏。恭惟皇帝陛下珠庭擢秀，金闕降真。日月出而天地明，龍虎作而風雲會。五兵不試，六合承流。一德享於天

心，百樂生於治國。殊方絕域，航海梯山。戴白垂髻，含哺鼓腹。屬此誕彌之月，況當大有之年。寶篆香濃，靄祥烟之芬馥；綵山風細，浮佳氣之鬱葱。遙瞻魏闕以傾心，請效華封之獻祝。本支百世，洊膺滋致之休；壽考萬年，誕受無疆之福。某等叨居樂部，濫綴舞行。幸對賜筵，敢陳口號：

虹流電繞想當時，萬萬人今壽域躋。十莢莫開堯寶曆，九歌功叙禹玄圭。需雲湛露羅簪紱，脆管繁絃颺羽霓。千仞壽山封祝意，年年峻極與天齊。《高峰文集》卷一二。

燕待知滁州郭舍人致語

鳳閣辭榮，久憩鄞江之風月；麟符傾瑞，俄膺天闕之絲綸。驥得路以方馳，鵬乘風而遽起。旌麾假道，老稚駢觀。賓主相逢，聲氣雅合。恭惟知府舍人西雛粹羽，東壁靈輝。法言追典誥之醇，道學造天人之奧。暫屈朱轡之駕，佇瞻黃閣之登。而我知府檢討牛刀才餘，鈴齋事簡，雄文殆無強對，嘉賓適愜高情。改館加籩，備將迎之厚意；肆筵設席，罄委曲之餘懽。遂賦我心則降之詩，乃歌客無庸歸之曲。況鶯花景媚，值此芳辰；羅綺叢深，不妨沉醉。某等謬當獻笑，難避匪才。上悅臺顏，敢陳口號：

汾陽幾世令公孫，曾掌綸言代帝尊。扈畢未從朝紫極，郡符聊復駕朱轡。須知榮貴南柯夢，且盡勤渠北海樽。更願滁人休借寇，欲看勳德被元元。《高峰文集》卷一二。

燕待陳觀察致語

歸侍玉皇，季子回轅於故里；爭迎綵旆，買臣弭節於鄰邦。英風幸覲於使華，綺宴大開於侯國。恭惟某官簪纓世胄，詩禮名流。自結聖明之知，所謂豪傑之士。立談賜璧，再見封侯。獻忠而帝命不違，在側則天顏有喜。出入禁闈，而勲勞益著；布宣德意，而風采可觀。茲者衣錦還鄉，過家上冢。旌旄照日，壯觀湖山；車馬盈門，光輝里巷。假道復經於支郡，駢肩爭望於台光。我知府檢討厚意嘉賓，禮勤膚使。金絲奏雅，盛陳北海之樽壘；羅綺飄香，盡出東山之妓女。對此舒長化日，何妨醉倒春風。但某等欲助清歡，慙無妙技。敢陳口號，上悅台顏：

皇華使者萬人英，誰似青雲穩致身。和氣一城迎綵旆，高牙千騎擁朱輪。買臣被命聊辭漢，季子應朝却入秦。歸侍玉皇難再見，當懽莫惜舉杯頻。《高峰文集》卷一二。

燕待趙走馬致語

繡斧星馳，道九重之德意；笙歌鼎沸，洽一部之懽情。恩波動盪於薰風，和氣融怡於綺席。恭惟某官珪璋粹質，金石精忠。持天憲於一方，采民謠於萬里。嘉猷入告，無非懷仁義以事吾君；皇極敷

言，更賴能往來以迪彝教。我知府檢討龔、黃政事，王、謝風流，情重嘉賓，禮勤膚使。芳樽酌醴，備水陸之珍羞；妙唱遏雲，盡神仙之妓女。某等云云。

使者星車自九天，一聲天語萬人傳。恩光曉月明旌旆，和氣薰風入管絃。北海樽罍須酩酊，東山歌舞亦嬋娟。按行況覺都無事，倒載何妨作飲仙。《高峰文集》卷一二。

燕待新知越州王中大致語

綸綍十行，輟名卿於北闕；虎貔千騎，作巨屏於東州。幸茲綵旆之少留，式展黃堂之雅燕。恭惟判府中大奎英毓粹，嶽秀鍾靈。貂蟬而奕世榮塗，棣萼而聯芳俊域。玉堂金馬，未臨鼇岫之三番；熊軾隼旟，聊佩魚符之五左。矧會稽之勝景，實勾踐之名區。魚稻富饒，舟車衝翳。望鄰邦之鶴表，脩故事於蘭亭。探禹穴以搜奇，泛戴溪而招隱。抑亦多燕遊之樂，豈徒誇節制之雄。我知府檢討喜接英標，願親談麈，屬鈴齋之暇日，撫棠蔭之新涼。改館加籩，愧莫將於厚意；式歌且舞，聊以永於今朝。某等叨備伶官云云。

畫船撻鼓疊烟波，夾道爭看刺史過。定有去思留剡水，已傳來暮到嘉禾。藩垣暫屈元侯鎮，鼎鼎終還妙手和。高會莫辭今夕醉，兒童竹馬擁郊坡。《高峰文集》卷一二。

燕待宮使郭舍人致語

琳宮仙客，鳳閣朝英。解符新自於名籙，購宅遠尋於樂土。旌旄爰駐，井邑生輝。恭惟某官奎壁鍾靈，珪璋瑩絜。舊歷紫微之妙選，方須黃閣之大來。雲闕九重，未遂扶搖而上；烟波萬頃，聊爲汗漫之遊。秀人歌「亦既見止」之詩，士論發「無以歸兮」之歎。我知府某官逃空已久，解榻特勤。莫辭稅駕之未安，且慶銜盃之相過。但某等云云。

琳宮仙客紫微郎，大筆由來遠擅場。三接恩光傾弁冕，五花文綵照纁緇。蛟龍豈久逃雷雨，璉壁終須屬廟堂。莫惜當權同盡醉，主人龔召客常楊。《高峰文集》卷一二。

燕待宮使郭舍人致語

添客別撰

高秋氣爽，樂國景長。屬德政之餘閑，適嘉賓之交至。華筵特啓，懽意倍常。恭惟宮使舍人翰墨宗工，巖廊重器，舊歷紫微之妙選，方須黃閣之大來。脩撰中奉麟閣英髦，琳宮耆舊，踐華資而略遍，知陳高義以小休。府吏部名重烏臺，才高蘭省，暫虎符而出鎮，時鳳閣以歸朝。我知府檢討義重盍簪，意勤加豆。笙簫度曲，葱葱佳氣之浮；車騎擁門，嫋嫋高旌之動。霞觴共舉，玉塵交輝。勝事

一時，清風四座。某等云云：

畫堂開宴愜新涼，燕舞鶯歌奉玉觴。未放仙舟登李郭，更看賢守會龔黃。三竿日照旌旗動，千里風飄錦繡香。盡醉故應憐夜永，高情莫逆話偏長〔二〕。《高峰文集》卷一二。

〔二〕篇末原注：「是日太守會三客：李夔脩撰，郭敦實舍人，皆宮使，楊勣新知睦州。」

燕待知泉州鄭司業致語

金閨朝彥，璧水儒師。分符暫守於鄉邦，擁旆俄臨於賓館。故人相遇，歡意倍常。恭惟某官清廟希珍，巖廊重器。早膺妙選，遍歷華途。秩二千石之崇，榮增麟閣；親八十歲之壽，歸慶綵衣。我知府某官龍坂同登，蓬山共直。尚憶玉京之載酒，況當金谷之張筵。痛飲何辭，高懽難遇。某等云云：

虎符分寄輟名卿，錦纜牙檣繡水濱。晝秀豈將誇故里，綵衣端爲奉高親。開懷此日樽中醉，結綬他年席上珍。畫鼓不須催去棹，清歡難會玉堂人。《高峰文集》卷一二。

燕待走馬太傅致語

天禁九重，將嘉猷之入告；星居萬里，當綵旆之少留。禮重繡衣，樂張金谷。恭惟走馬太傅玉壺清質，霜節重權。懷仁義以事君，茲往來而迪教。春風駟馬，擁和氣以歸朝；樂國華筵，況懽謠之載路。應須盡醉，始愜高情。云云。

使節星馳宿衛賢，九重遙指覲天顏。三春日暖桃花浪，萬里人歸明月船。金谷高歡難會遇，玉京還馭恐留連。明朝綵旆烟波渺，莫惜通宵醉管絃。《高峰文集》卷一二。

新知明州周龍圖知興化黃府判特排致語

紅旆爭馳，二大都之刺史；黃堂盛集，三學士之高賓。榮動一時，風生四座。恭惟知府龍圖西雝粹羽，東璧靈輝。獻賦蓬萊，久濟風雲之嘉會；擁符鄮郭，聊作湖山之主人。知郡府判桂籍殊英，星躔耆德。肯去浩穰之天府，欲觀秀絕之靈峰。幸此經由，適然邂逅。我知府檢討雅敦風義，況值俊遊。改館加籩，均被大賓之禮；肆筵設席，願交兩國之歡。云云。

麗日和風花正妍，黃堂高會四神仙。凌雲擅價蓬萊客，遊刃飛聲天府賢。旌旆馳驅聊此日，

鼎槐調燮屬他年。紅英趁拍莫教錯，冠玉周郎正汝憐。《高峰文集》卷一二。

燕走馬太傅大排致語

紅旆載馳，道九重之德意；溫詞曲逮，洽一郡之懽情。恩光動盪於薰風，和氣融怡於綺席。恭惟走馬太傅游心墳典，雅意朝廷。懷仁義以事君，茲往來而迪教。星車既轄，無一夫之戴盆；天語乍傳，有千兵之挾纊。顧此一方之幸，實推八使之賢。我知府檢討喜遇嘉賓，盛陳燕禮。文星武宿，集鵷鷺於黃堂；燕舞鶯歌，出神仙於紫府。云云。

星車還自九天來，應是明時重選才。澤與堯言下宣室，人隨漢史上春臺。恩光曉日千家動，和氣晴雲萬里開。高會莫辭同盡醉，風流北海富樽罍。《高峰文集》卷一二。

高麗使副特排致語

堯日中天，八表被容光之照；周疆薄海，三邦修底貢之誠。名王遙拱以傾心，聖主俛懷而促駕。肅將禮幣，爰屬偉人。恭惟某官蓬島仙姿，紫微詞客。才力雅周於器使，忠精不擇於地安。萬里鯨波，泛星槎而上銀漢；九重雲闕，占斗極而朝玉皇。歷觀吳越之山川，喜見夷夔之禮樂。清夢已游於

鳳沼，仙鄉分遠於雞林。矧漸華夏之風，素號詩書之國。依光惟舊，被眷特隆。停驂幸觀於使華，授館故勤於主禮。知府檢討夙虔君命，大啓賓筵。綺羅飄天上之香，觴豆極人間之品。金絲奏雅，葱葱佳氣之浮；車騎擁門，嫋嫋高旌之動。豈特一時之盛事，將爲千古之美談。某等幸對台階，輒陳口號：

方壺員嶠海中仙，吳越溪山照畫船。玉帛名王朝帝德，節旄膚使駐賓筵。恩承雨露來天上，武接鵷鸞指日邊。共燕需雲歌盛事，願同文軌萬斯年。《高峰文集》卷一二。

引伴致語

聖主天臨，懷遠東逾於鯨海；使軺星駕，來迎北自於龍墀。聯鑣將極於漢疆，弭節聊觀於周樂。恭惟某官清朝寶器，明廷羽儀。並膺眷遇之隆，同被光華之選。選擇而使，素英譽之飛騰；容止可觀，想遐賓之欽悅。我知府檢討夙祇君命，忻遇朝賢。玉塵交揮，幸高旌之少駐；金罍滿酌，當化日之方舒。共樂佳辰，寧辭痛飲。但某等云云：

蓼蕭均澤九夷同，萬里將迎禮意隆。屬國未瞻都護節，列城先仰使華風。清談會覺襟無暑，痛飲何辭盞屢空。早晚回轅天上去，已應聲價落遼東。《高峰文集》卷一二。（以上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三〇〇七

唐 庚一

唐庚（一〇七一——一二二〇），字子西，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人。紹聖元年進士，釋褐爲利州治獄掾。元符末擢閬中令，崇寧間移官綿州。歷鳳州教授、宗子博士，以張商英薦，提舉京畿常平，坐累貶惠州。政和五年牽復，爲承議郎。請祠歸蜀，道卒於鳳翔。著有《唐先生文集》。見強行父《唐子西文錄》，唐文若《書先集後》，《東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三本傳。

《唐先生文集》有二十卷本、三十卷本兩類，所收詩文相同。今以書目文獻出版社《國家圖書館珍本古籍叢刊》第九〇冊影印宋刻二十卷本爲底本。宋刻本間有鈔配，訛誤較多，校以《四部叢刊初編》影印龔氏大通樓舊鈔本（三十卷本）。另輯得佚文四篇，釐爲七卷。

南征賦

始攝提之孟冬，余負罪而南馳。雪盈尺而更繁，風三日而猶吹。體凍極而若無，心怖甚而忘悲。凡再信而至許，覺驚魂之稍歸。訪景福之遺基，指空郊之荒漒。曾禾黍之無有，矧樂梁之丹雘。國已挹於三馬，臣不聞於一鶚。豈當世之無儒，抑此病之難藥。道昆陽而流歎，澹悲風與愁雲。階一夫之僭竊，紛萬鬼之煩冤。嗟世祖之論功，忘王章之曩言。既直鉤之不食，終曲突之無恩。過叔子之舊邦，登峴山而痛哭。方關右之放賈，蓋眼中之拔鋏。獨何心而表留，卒養癰而潰肉。儻遺靈之猶在，當舉白而相沃。盡荆門之犖确，瞰蜀江之湯湯。念故人之久別，覺良晤之甘香。稍回翔於澧浦，忽凌亂於瀟湘。時廓舒而浩蕩，復收斂而淒涼。味《九歌》之餘哀，閔三閭之孤趣。豈公子之足怨，實舉國而無與。內不憚於女嬃，外見非於漁父。持此道以奚歸，亦各安於所處。自是遠矣，行人漸稀。水愈激而愈清，山益削而益奇。造郴嶺之窮處，云湟關之故基。客至此兮返顧，鴈至此兮北飛。眷武溪之毒淫，弔文淵之矍鑠。射參狼於隴阪，觀跼鴛於浪泊。奮身出於萬死，膳口喧於百惡。信老子之足哀，覺少游之差樂。經韶陽而再宿，寫石上之遺聲。悟聖神之在宥，如天地之生成。彼禽魚固自有理，而日月未嘗不明。雖吹萬之不同，吾得一而皆正。捨真陽之短策，放清遠之孤舟。覩碧落之靈秘，嘲峽山之媚柔。承懸崖之滴乳，攀裊岸之垂繆。探羊城於浩茫，發蒲澗於深幽。窮一時之詭觀，

渺萬古之清愁。蓋明年之正月矣，始稅駕於羅浮。《唐先生文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九，光緒《丹稜縣志》卷八。

省愆賦

唐子謫居嶺表，既已半載。杜門時省愆而慨曰：「身邪心邪，孰陷吾於罪乎？吾將求之身，則身非我有，四大所會，地水火風，誰爲之宰？吾將求之心，則心不在內，復不在外，不在中間，是將安在？」晝夜以思，寢食皆廢。骨爲之出，髮爲之改。夢有告余曰：「甚哉！子之蔽也。罪性本空，念念滅壞。反復尋繹，祇益咎悔。道逢臭腐，何足眄睞。玩味不已，適足自穢。淨是妄而況垢，穀猶無而矧稗。譬之身體，本自安泰。或作病想，便若嬰瘵。識此病之誰受，尚何施於砭艾？譬之手足，伸縮無礙。忽作縛想，舉動輒絀。悟此縛之無實，即無繩而可解。方聳聽於妙語，失胸中之結塊。若春動而冰坼，若秋至而葉敗。回視無始以來，幾千萬世所作罪業，悉消散而崩潰矣，豈獨今之所以流落顛沛者哉？」覺而思之曰：「噫，此殆維摩詰也。」攬衣而起，正冠束帶。稽首西望，作禮而退。《唐先生文集》卷一。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三六四，《歷代賦彙》卷六，光緒《惠州志》卷二三。

惜梅賦

閩中縣庭有梅，株甚大。正當庭中，出入者患之。有勸予以伐去者，爲作《惜梅賦》。

縣庭有梅株焉，吾不知植於何時。蔭一畝其疏疏，香數里其披披。侵小雪而更繁，得朧月而益奇。然生不得其地，俗物溷其幽姿。前胥史之紛拏，後囚繫之嚶咿。雖物性之自適，揆人意而非宜。既不得薦嘉實於商鼎，效微勞於魏師。又不得託孤根於竹間，遂野性於水涯。悵驛使之未逢，驚羌笛之頻吹。恐飄零之易及，雖清絕而安施。客猶以爲妨賢也，而諷予以伐之。嗟夫！吾聞幽蘭之美瑞，乃以當戶而見夷。茲昔人之所短，顧仁者之所不爲。吾寧迂數步之行，而假以一席之地，對寒艷而把酒，嗅清香而賦詩可也。《唐先生文集》卷一一。

平臺賦

平臺，梁王劉武作也。班史稱平臺，唐杜甫稱吹臺，世以謝惠連嘗爲《雪賦》也，則又謂之雪臺。舊說在大梁城東北，如淳、晉灼云在大梁城東二十里。今在城東南。蓋漢距今且千歲，城郭凡幾變，則聞見之異宜哉。作《平臺賦》。

予與客遊汴都之東南，登梁王之平臺。顧草木之搖落，懷古人以裴回。客慨然歎曰：「吾聞祖龍失劍，楚竊其柄。漢鑑其孤，矯枉過正。齊、楚、趙、魏、燕、韓之郊，荆、揚、兗、豫、青、徐之境。蟠城千里，星散棋布，原田溝澮，不知其幾千萬頃。瓜分幅裂，以王一姓。於是擅爵人而赦死罪，戴黃屋而私蹕警。鼓銅破山，煮海絕流，侈極奢窮，然未有如梁之親倖者也。井、畢煌煌，實沈之疆。北界泰山，西抵高陽。帝子出閭，有燁其光。金錢布幣，子女玉帛，錦繡寶器，車馳轂擊，轆轤繹繹，挽來于梁。爾乃羽翼鄒、枚，腹心勝、詭。郊關之囿，叁百餘里。萬甃鱗鱗，樓閣橫斜，擬於未央之邃也；峭築峨峨，蔽景干霄，擬於漸臺之峻也；靜影潭潭，日星泳涵，擬於太液之深也；麋鹿咿咿，禽珍獸奇，擬於上林之多也；旌旗纛旆，前騎後乘，擬於五柞之遊也；鷲擊盧馳，躡景追飛，擬於長楊之獵也；千金一壘，斲瓊鏤瑰，擬於武庫之藏也；游譚之士，濡毫緩頰，曳長裾而從之遊，擬於公車金馬之待詔也。夫侈極則疑，勢偪則離，弱幹強枝，安能久而不危也邪？」予曰：「噫！子知其一，而未睹其二也。勝、廣之亂，毒於管、蔡；呂、霍之變，危於吳、楚；三馬之偪，痛於燕、爽；王、桓之禍，深於齊、趙。子曷不較其輕重哉？周室東遷，晉、鄭焉依？朱虛叱咤，壞祿、產殲夷。五葉之後，宗國陵遲。洗垢求癥，吹毛索疵。剪刈肘股，棄絕藩籬。墮犬牙之形勢，壞磐石之宏基。故長沙舉袂而不得逞，中山感音而涕洟。濟南之墟，梓柱生枝。以饘廢食，卒死于饑。可不悲哉？」客憮然而問曰：「然，子言得之。」《唐先生文集》卷一一。

歸歟賦

歸歟先生，歸歟先生！坐講六籍，立談百氏。突姬、孔之堂奧，剗軻、雄之心髓。游說天子，間關千里。射策萬言，捭闔亂理。葩吐奇，霞散綺。拔犀渠，擢象齒。曾不能八事爲律，片言寤旨。偃僂一命，摧折委靡。窮騏驥於捕鼠，困干將於補履。血鵬而肉鯨兮，尚不能逞；刀機之殘濕兮，又何足舐？昔薛丞相置東閣以觀士，朱游拂衣而起。奚扁舟之不汎，豈洞庭之無水？先生笑曰：「嗚呼，噫嘻！子言小哉！病者嗜於土炭，餓者甘於糠粃。醉者安於遇虎，怒者恬於染指。萬法非實，皆由心起。狐尾見於疑目，牛鬪聞於病耳。宿瘤何惡，顰眉何美？狐裘何榮，牛衣何耻？吾謂戴安道破琴而不肯作，未若宋之遜秉笏而唱吟。閻立本沮氣於畫師，未若禰正平遺形於鼓史。抱關擊柝兮亦悠悠，彈冠結綬兮亦悠悠。吾忘情於彼此者也。」《唐先生文集》卷一一。

招隱辭

并序

出左綿城，南度涪水，至南山下，并江而東行三四里，有居民數十家，以捕魚爲生，世不易業，不知其幾千百年。古木參天，自江北望之，鬱然幽深。《圖經》號「漁父村」，蓋昔時涪翁隱居處也。

吾汎舟至其下，未嘗不悠然遐想，慷慨歎息，徘徊不忍去。世言前代隱士，大率多虛名少實效。此誠有之，然不可一概以此量天下士。蓋昔人論隱士者，必首稱涪翁、河上丈人。二人之道，實並駕而齊驅者也。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翁，毛翕翁教樂瑕翁，樂瑕翁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平陽侯曹參，爲漢相國，而高、惠之間，天下無事，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蓋自河上丈人至曹參，更六七傳。授受失真，去祖風益遠，而措之天下，已奇偉卓絕如此。使齊驅並駕者得行其意，獨不能處其君堯舜乎？河上丈人之裔，嘗一顯於時；而涪翁之後，獨無其人？然江鄉澤國，安知其果無有也？試爲長言以招之。其詞曰：

子誰友兮涪之雲，出爲雨兮澤斯人。子誰親兮涪之水，朝于海兮日千里。趣子之駕兮，捨子之舟。子不我信兮，與雲水謀。《唐先生文集》卷一八。

諭幽燕檄

我國家運啓漢符，疆包禹迹。際天所覆，無不統臨。盡海以還，悉皆臣妾。措函生於壽域，躋寰宇於聖涯。惟燕督亢之圖，得古幽州之域。鼓刀屠肆，俱懷義烈之風；擊筑行歌，咸有英雄之氣。邇因悖晉，割啗孽胡。邀功一時，貽禍萬世。名宗令姓，遂爲異域之人；奇士秀民，永棄無知之俗。蔑聞五教，何啻百年。風俗浸移，已作李陵之胡服；謳謠未改，豈忘莊舄之越吟。朝廷哀爾無辜，淪於

不化。夷刑虜罰，虐我遺黎；犬穢羊羶，薰吾故地。爰整弔民之旅，不違徯后之情。復千里之關河，拯一方之塗炭。今則遼東款塞，賊齒益寒；靈武櫜牙，虜臂皆斷。孤危之勢，顛覆可知。儻能用夏變夷，捨逆取順，其如信賞，當倍常科。錄可用之新畝，蠲無名之暴斂，庶令陷溺，復睹太平。《唐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一。

誠諭諸路提舉常平司卹民

夫理財所以養民，養民所以阜財。知理財而不知卹民，則民且散矣，安得財而理諸？財用不足而加賦擾民，其害有甚於是者。則財亦不可以不理，此常平之法所以必不可廢，雖廢而必復也。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國家部置使者任之以權，授之以成，書使專董其事。予欲使民仰事俯育，足以自給，汝爲；予欲使民凶年饑歲無流離失業，汝卹；予欲使民疾苦呻吟有以自達，汝聽；予欲使吏奉法惟謹，無意外鑿空以侵漁小民，汝察。庶民艱食，赤子開口，仰哺嗷嗷，吏或恬視，不發圭撮。民所不欲，吏或牽課抑強，以利歲入之贏數；期會未至，吏或文移四出，繫纍敲扑，以要治辦之功。汝其糾戒，必罰無赦。於戲！有弊吏，無弊法。立法之意，至寬至厚，條日至纖至悉，至明至白，汝推行之！無俾民受其害，而歸咎於法。無俾異意之人得以藉口譏譏。無謂朝廷不汝聞知，朕言維服，其聽無怠。《唐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九，《古今合璧事類》後集卷七〇。

惠州謝復官表

臣某言：今月八日，惠州送到告身一道，伏蒙聖恩，復臣承議郎。臣已於當日祇受訖。始以爲夢，既而果然。俯伏拜恩，暗鳴流涕。中謝。伏念臣生逢堯舜，跡雖涉於仕塗；性嗜老莊，口不談於世事。自知無用，非敢有求。適遭學校之興，累冒師儒之選。傳經天姓，已負愧於面顏；奉使日圍，固難逃於指目。果緣僥倖，卒至顛隲。命察如絲，罪幾擢髮。奮空拳於嶺表，不保朝昏；託衆口於江陽，莫知存沒。夷居萬里，煙瘴六年。賴稟賦之冥頑，得保全於視息。雖簡編度日，益堅國爾之心；而兄弟灌園，已作家焉之計。豈期仕伍，復齒朝紳。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如日正中，惟天爲大。曰生曰殺，得馭臣之方；作福作威，有惟辟之道。建元良於震邸，均介福於坤輿。舊惡宿愆，悉皆蕩滌；前侯故將，咸被甄收。而臣憂患摧傷，志意衰落。雖受再生之賜，終無一割之功。唯作頌聲，以歌聖治。臣無任。《唐先生文集》卷九。

賀天寧節表

代程守

穹昊儲休，將永熙明之祚；聖神應運，丕承大定之基。鳴社在晨，際天共慶。中賀。恭惟皇帝陛

下寅恭克己，孚惠得心。自然堯舜之仁，故能濟衆；醇用成康之化，幾致措刑。政已逮於中和，國遂臻於康靖。爰紀誕彌之節，宜增逸樂之年。臣承乏遠方，欣逢瑞旦。身縻符竹，空馳頌聖之誠；目斷觚棱，莫綴稱觴之末。臣無任。《唐先生文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上。

謝曆日表

代翟提刑

四時既宅，然後允釐於百工；七政已齊，可以肆類于上帝。蓋析因夷隩之本，寔財成輔相之原。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賁飾觀天，革孚治曆。俾歲月日時無易，故金木土穀惟修。臣承乏外臺，復瞻新歲。日惟不足，豈小善之不爲；時不再來，嗟大恩之未報。誓圖寸效，不費分陰。臣無任。《唐先生文集》卷一六。

賀立皇后表

代家提舉

徽名寶冊，表正宮闈；叶氣懽聲，飛騰寰宇。中賀。臣嘗究觀典籍，灼見古初。雖聖神特起而有爲，必內外相須而致理。立朝立市，共成建國之功；親耕親蠶，同底化民之道。故周妣得參於十亂，而虞嬀有補於重華。恭惟皇帝陛下德進日新，合由天作。載初潛邸，已諧寤寐之求；入纂丕圖，乃眷

憂勤之助。誕敷渙號，式正坤儀。承九廟之烝嘗，奉兩宮之定省。緝熙陰教，勸相民彝。臣承乏遠方，與聞慶幸。免置美化，將形四國之風；鳧藻盛儀，莫綴千官之列。臣無任。《唐先生文集》卷一六。

賀降皇子表

代宋運判

前星騰耀，麗日重光。凡在照臨，舉傾瞻仰。中賀。臣竊以漢室之尊冢嗣，遂立高禩；堯封之祝聖人，俾多男子。蓋承桃之至重，任主器以非輕。恭惟皇帝陛下駿惠先猷，作新聖治。奉天以敬，恪勤父事之心；養物以慈，摩撫子來之俗。蓼蕭被澤，行葦霑仁。穹昊駢禧，元良毓秀。爲社稷久長之慶，承祖宗積累之休。遣使告陵，重離明之有繼；飛郵賜胄，達解雨於無垠。臣承乏遠方，欣聞吉語。震雷虩虩，知匕鬯之克堪；螽羽詵詵，期子孫之浸盛。臣無任。《唐先生文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中。

到任謝上表

〔二〕 代馮運判

嶺表觀風，已慚治效；坤維按漕，復玷寵靈。引組知榮，撫襟增愧。中謝。伏念臣單平冷系，迂暗常才，雖懷許國之孤忠，非有過人之奇節。偶緣冗宦，被遇先皇，擢任監察，猥承人乏。出分使

指，益愧食浮。纔自脫於殿刑，蔑可書之最目。謬膺渙渥，重忝皇華。鼠能已盡於五窮，鉛刃何堪於再割。鴻恩未報，俄驚僊鼎之成；濬哲肇興，尚念遺簪之舊。遂容尸素，未即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健行天，大明出震。開并采兼收之路，隆太平極治之基。致此冥頑，類蒙委寄。粹表未瞻於天日，殊私已佩於丘山。敢不續短俾長，勉慙爲正。登車興嘆，雖微孟博之才〔二〕；叱馭遂行，姑勵王尊之節。涓銖可效〔三〕，糜粉爲期。臣無任。《唐先生文集》卷一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下。

〔二〕本文《播芳大全》題作《謝除成都轉運表》。

〔三〕博：原作「博」，據《後漢書·范滂傳》改。

〔三〕涓：《播芳大全》、四部叢刊本作「鎔」，似是。

賀進築表 代一

臣某言：准進奏院報，四月初七日，涇原路合熙河、環慶、秦鳳路人馬出塞，收天都山，進築西安州天都、臨羌寨了當，至五月初九日，分屯訖者。四路雲屯，如入無人之境；三城鼎峙，坐收不戰之功。華夏懽騰，蠻夷震懾。中賀。臣竊以要荒之叛服，係乎制馭之是非。有蠢西羌，久稽天討。當元豐之願治，將議翦除；逮元祐之偷安，務從姑息。養成其惡，以迄于今。屬神聖之嗣興，起師徒而

進築。遠攻近取，日削月侵。城堙漸逼其腹心，刁斗相聞於巢穴。天都形勝，既歸掌握之中；靈武勢孤，自有唇亡之懼。積年之寇，指日可平。恭惟皇帝陛下仁勇兼資，德刑相濟。震文王之一怒，所以安民；體成誦之四征，終於成德。神武不殺，上兵伐謀。故能旬月之間，大復祖宗之地。不疾而速，惟斷乃成。臣猥以空疏，誤蒙委寄。振衣踴躍，欣聞三捷之音；拜手懽呼，阻上萬年之壽。臣無任。
《唐先生文集》卷一六。又見《四六法海》卷四，《古儷府》卷一〇。

賀進築表 代二

百堵皆作，三旬而成，奇速之功，古今未有。中賀。臣聞王者無外，天下爲家。凡聲教之未通，必討平而後已。蠹茲夏虜，久盜西陲。虐彼一方，逮今累世。寶元、慶曆，數叛服之不常；熙寧、元豐，屢翦除而未盡。比興進築，出自睿謀。大師雲屯，萬杵雷動。山河克復，埽堞相望。封疆遠跨於流沙，刁斗聲聞於瀚海。天都巨險，猶俯拾於纖毫；靈武孤危，諒不勞於餘刃。恭惟皇帝陛下湯心勇智，堯德武文。建一勞永逸之謀，成萬世無疆之業。攄祖宗之宿憤，壯社稷之靈威。臣迹遠天顏，職縻使指。效官有守，惟懷鼇抃之心；稱壽無因，徒切葵傾之志。臣無任。
《唐先生文集》卷一六。

慰國卹表

伏准遺誥，皇太后以正月十四日上昇者。發開驛訃，宣示郡人。狂號失聲，震悼喪魄。中慰。恭惟大行皇太后家順以巽，坤柔而剛。決大策於禁中，指麾而定；成治功於天下，退託不居。有姜任婦德之賢，非漢唐母后之比。向嬰疾疢，本自憂勤。瞑眩弗瘳，彌留遽及。伏惟皇帝陛下深仁賦性，純孝因心。方攀慕於寶慈，諒何堪於荼毒。然以宗祧任重，軍國事叢，願寬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臣忝郡寄，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唐先生文集》卷一六。

上張觀文手書 一

某頓首再拜。某違遠教誨，忽忽累月。暑中未審鈞候動止何似。某六月初五日到瀘南，僦居安夷門外，無屋以歸，無田園以耕，以植。雖不及陶淵明歸柴桑時，然老弱具在，無所損失，勝杜子美歸鄜州矣。以此自遣，不敢上煩重念。正遠師門，下情不勝瞻依之至。謹奉啓起居，不備。《唐先生文集》卷九。

上張觀文手書 二

某惶恐再拜。某既至瀘南，瀘南邊人知某爲門下客也，爭持酒肉相勞，且問相公起居狀。某具言相公年七十餘，精力如四五十人。鬚髮烏光，無一莖白者。今雖超然獨與道遊，而願力深重，不忘利他之心。父老聞此，悉以手加額，至於感槩流涕，寄謝相公爲宗社百姓厚自調衛。《唐先生文集》卷九。

上張觀文手書 三

某惶恐再拜。某昨去鄉時，兒女大率皆幼稚。今歸，二子皆通經，諸女亦復長大。見父遠來，相對懽然，貧中亦自有味。但念古人從師，不遠千里，久者至數十載，須業成乃去。某自學道，未有證處，而遠去師席，不得朝夕請業請益，以此胸中忽忽不樂。今冬了却木蘭一事，便當復走門下卒業矣。參侍非遠，此不縷縷。《唐先生文集》卷九。

上張觀文手書 四

某惶恐再拜。某昨舟中無他所爲，顧惟有讀書。又無他書可讀，借得《史記》數冊，反復讀之。見公仲一事，適有得於心。以爲茲事粗若有益，因謾錄去。趙烈侯欲賜歌者田二萬畝，國相公仲患之，未有以制也。番吳君曰：「君實好善而未有所持，亦嘗進人於君乎？」公仲曰：「未也。」番吳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烈侯道然。明日，荀欣侍烈侯以選任。又明日，徐越侍烈侯以節儉。烈侯使人謂公仲曰：「歌者之田可止。」某愛其不犯脚手，而功效捷疾如此。謾以爲獻，伏惟聰明幸察。《唐先生文集》卷九。

答合守程元老手書

某頓首。李元應到瀘，出示所賜書。伏承暑中動止萬福，眷聚無他，良慰。某處田野間，亦復自適，不足垂念。但瀘南前日小旱，二麥已不償種。今又甚雨，復憂麻豆矣。仕進如此，退耕又如此，豈但人力耶？婦雅病肺，比老益甚，五月中垂死復活，今幸無事。然以此都不成家計。閒居既無過從，而衰晚亦不耐煩。逃虛既久，已自成趣，聞人足音，乃更不喜。九月間送女到丹稜，因放脚一到

峨眉、瓦屋、霧中、青城諸山，至春末可歸。向示漆器，今納二十引去字號：「聞此寬相憶，爲邦復好音。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伏幸檢收。合陽過客絕少，公帑有餘，日生事想見不多，多亦不勞餘刃，政當薰衣理鬢，努力行樂。自厚，不宣。某頓首再拜。《唐先生文集》卷九。

上張觀文所業序

某惶恐頓首。某欲焚棄筆研之日久矣，而時時技癢，終不能自制。雖制亦不能久，今日暫止，明日復作。如間日瘡，不斷根本。昨既至惠州，使用趙廣漢法爲鋸筩，每一篇成，輒投之鋸中，不可復取。比其還也，始破鋸出之，得歌詩雜文三百餘篇。念持此無所歸，必歸之門下。而篇目猥多，無氣力裝寫，但寫古、律詩百篇，雜文二十篇以獻。辭既不工，雖工亦安所施？亦各致其所愛習而已。隱几一閱，即投之火中，幸甚。干冒鈞重，悚愧無量。門生具位序。《唐先生文集》卷九。

全宋文卷三〇〇八

唐 庚二

上蔡司空書

司空相公閣下：十五年前，呂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布衣爲諸生。呂丞相罷，章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爲利州治獄掾。章丞相罷，韓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爲閬中令。韓丞相罷，曾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爲督郵。曾丞相罷，而閣下當軸。某自常調，蒙朝廷記錄，脫之于刀筆之間，而處之于師儒之任。自念往時，閣下鎮蜀，某遊太學。閣下還朝，而某已歸蜀。一迹不涉于門館，一字不通于几格。流落西南四千里外，平生交友皆不在要路，不知誰薦而得聞于左右也。當此之時，其感恩爲如何，而其責豈易塞哉！昨自到任以來，日夜黽勉職事，庶幾有以補報萬一。而才調學術止于如此，所作講義率皆敷演前輩舊說，無一言一句能自立門戶。亦嘗推究學校利病，意欲有所建明，而敕令格式周悉備具，乃至無有毫髮未盡可以藉口。獨有一事，今試言之，閣下少加意焉。邇來士大夫崇

尚經術，以義理相高，而忽略文章，不以爲意。夫崇尚經術是矣。文章于道，有離有合，不可一概忽也。唐世韓退之、柳子厚，近世歐陽永叔、尹師魯、王深父輩〔一〕，皆有文在人間，其詞何嘗不合于經？其旨何嘗不入于道？行之于世豈得無補，而可以忽略，都不加意乎？竊觀閣下輔政〔二〕，既以經術取士，又使習律、習射，而醫、算、書、畫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豈獨遺文章乎？而自頃以來，此道幾廢。場屋之間，人自爲體，立意造語，無有法度。宜詔有司，以古文取士爲法。所謂古文，雖不用偶儷〔三〕，而散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騁之，皆有節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間，亦有知此道者。而時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見于世。宜稍稍收聚而進用之，使學者知所趨向，不過數年〔四〕，文體自變。使後世論宋朝古文復興自閣下始，此亦閣下之所願也。某久不談世事，感閣下屢記其姓名，敢復一言，或行或否〔五〕，惟閣下裁之。《唐先生文集》卷一五。

〔一〕王：原作「士」，據四部叢刊本改。

〔二〕閣：原闕；下：原作「不」，據右引補、改。

〔三〕儷：原闕，據右引補。

〔四〕過：原作「遞」，據右引改。

〔五〕「否」上原衍「止」字，據右引刪。

上鄧左丞書

尚書左丞閣下：某學術空虛，不能盡知前世事。自建隆以來，數之蜀之先進（一），仕至兩府者衆矣。其行藏出處，是非長短，非後進小子所得輕議。然大抵畏避形迹，不敢援引蜀人。蓋起遠方，孤立無與，過于慮患，不得不爾。天聖中，閬人陳鴻漸以文章知名于世，制策入等（二），以季父當軸，不得召試，擯棄流落，飲恨至死。引嫌之風，其由來久矣。自閣下執政，不復沿襲前事，每見蜀人，未嘗不訪問人物，雖不以天下名器私于蜀人，而蜀人之善，未有棄而不錄者。老成宿德，後生晚學，隨宜錄用，各當其理。至于甚愚無知如某等輩，猶得備員學校。閣下既不自疑，而天下之人亦不以爲私。何其自任之重，自信之篤也！某紹聖元年自太學歸，從事州縣，三任于此。勤苦于簿書獄訟而不以爲勞，奔走于車塵馬足而不以爲卑。十年之間（三），遂無一字入國門者。意謂古之爲貧而仕，止當如此。既無以取知于人，遂不敢求于人知，而人亦無有知者。不知閣下得之於誰，遽有薦引，得非過於采聽，而好事者遂得以欺左右乎？不然，何緣記憶也。某自到此，忽忽歲餘，事稍閒，不廢讀書。俸入差厚，足以爲養，比之輩流，最爲僥倖。所不滿者，勢有不便耳。風土氣候非所宜，而飲食醫藥多不如意。此其所以戚戚思蜀，而輒布腹心於受恩之地也。古語有之：「爲浮屠者，必合其尖。」此言雖小，亦自有理，惟閣下留意焉。《唐先生文集》卷一五。

〔一〕進：原闕，據四部叢刊本補。

〔二〕入：原作「八」，據右引改。

〔三〕十：原闕，據右引補。

上席侍郎書

知府侍郎閣下：某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爲老大，詞氣學術最爲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爲疏拙。所以未即逐去，正賴主人以爲重。今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爲執政，爲宰相，爲公，爲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官小官，遽奪所依，此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效其所得於古人者，唯閣下裁擇。某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劍戟臨衝、兜鍪遇戰鬪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高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大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父王家爲功。巫賢、甘盤、傳說相祖乙〔一〕、武丁，不聞有功，以保父有商爲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

爲功。後世知有功之爲功，而不知無功之爲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不姓姬爾。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某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爲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唐先生文集》卷一五。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三，《崇古文訣》卷三二，《古文集成》卷一九，《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二九，《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一一。

〔二〕傳：原作「傳」，據文意改。

上監司書

某聞管仲相齊，奪伯氏駢邑三百，而沒齒無怨言；諸葛孔明相蜀，廢廖立爲民，至死不敢恨。古之人以德服人者蓋如此。某誠不肖，蒙諸公誤知，過有論薦，遂得循資作邑於此，其人雖微，其位雖卑，其中雖空虛無有，然有民有社，亦一邑之長也。到官二年，前日治一豪右，而不勝其忿，狂怒詆諆，移文紛然，逮今未已。今之人誠不及古人遠矣。賴執事聰明，不以爲過。在於微賤，無復可言

者。然念朝廷責成於監司，監司責成於郡縣，郡縣乃朝廷事也。今姦人大姓，敗群亂法，刺史縣令，不敢迂視。稍繩以法，便起異論。或責其量力度德，犯五不韙；或賞其奉公嫉惡，不屈於勢。噫！此特職所當爲，不得不然爾，責之賞之皆過也。使今世人親見漢時何並、董宣輩行事，當作何等駭怪耶？某固不才，何足議此。然切思比來州縣削弱，紀綱廢壞，上下習熟，恬不爲怪。潁昌寄居彭傑毆縣尉張讀〔二〕，新繁百姓毆縣令李注，環州監押潘演毆知州种師中，殆非治世所當聞見。茲蓋法度陵遲，漬染至此。某所以言之於左右者，誠望執事入爲侍從，首當論此爾，非獨爲今日設也。區區之心，執事察之。《唐先生文集》卷一五。

〔二〕潁：原作「穎」，據《宋史·地理志》改。

上憲使書

某竊惟閣下奉使入蜀，首尾三年于茲矣。蜀中搢紳士大夫與夫四方之遊宦於蜀者，不知其幾何人；揚眉吐氣求出於門下者，亦不知其幾何人；求而得者幾何人；求而不得者幾何人。應者有盡而求者無窮，意者閣下亦厭而鄙之否乎？某嘗思之，此非獨士人之罪，時使然也。先王之世，所以進退天下人材之術，與今大異，蓋自堯舜時已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說，至於成周而其法大備。官府

群吏，日考其成，月考其要，歲終則冢宰考其會而議廢置，三歲則王者大計而誅賞之。當是之時，才者有所勸，不才者無所容。凡所以正其位，進其治，作其事，制其食者，莫不有先後之叙。故士皆安分樂業，惟上之所進退，曷嘗有此奔競馳騖之風哉？周道衰，先王之法壞，凡上之所以進退天下之士者，一切出於保任薦舉。嗟夫！保任薦舉之法行，則奔競馳騖之風作，此理之自然，勢之必致也，豈獨士人之罪哉？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其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無田則不祭，出疆則載質。士之進取，固不足多責，獨論其正與不正爾。某迂昧寡合，衆所非笑。獨閣下惻然以爲可教，獎借誨諭，似非偶然。方此依賴，而遽聞閣下有使吳之命。雖欲長侍下風，可復得乎？是用忘其鄙陋，而妄有說於左右。伏惟閣下觀先王所以進退人材與近世不同，憐士之進取，實繫於時而寬假之。不勝幸願。《唐先生文集》卷一五。

上崔提舉書

某暗塞不通世務，獨於諸書粗知首尾。而平生所篤好者，惟《孟子》七篇。因其言以推其爲心，則其去取略可見矣。其書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於得也。」所謂「求有益於得者」，果何物也？在我之固有者也。我固有是惻隱也，我固有是羞惡也，我固有是辭遜也，我固有是是非也。反而求之，則萬物皆備，爲仁義，爲禮智，聚而爲浩然之氣，散

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舍而不求，則集義所生者，遂至於枯亡。而不用之心，不免於茅塞。日夜之息，雨露之所潤者，萌蘖不勝於斧斤，牛羊而終歸於濯濯也。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有益於得也。」所謂「求無益於得」者果何物也？在彼之儻來者也。是物也，如游塵，如野馬，如蚊蟲之過耳，如風雨寒暑，如空中之浮雲。來莫知其所至，去莫知其所適。來不可得而留，去不可得而追。求之未必得，而不求者或得焉。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於得」者也。然則孟子之去取，其亦可見矣。有益於得者，孟子求之；無益於得者，孟子不求也。某自幼讀書於家，事師於鄉，求友於京師，從當世士大夫遊，僅二十年。既而倦之，默坐終日。觀一性之初，以求孟子之所求者，而茫然竟未有所得。今復置此，而從事馳騫以求孟子之所不求者，不亦昧其初心，爲知道者所非笑哉？然切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說《易》者曰：「《豫》之初六，未可豫而豫，故有鳴豫之凶；六三可豫而不豫，故有盱豫之悔。」恭惟閣下負俊聲二十年，今爲天子奉使萬里，聰明通達如明鑑止水。而某於此時效官左右，得以朝夕受誨，真孔子所謂「可言」而《易》所謂「可豫」之明矣。若不稍自振發，以投一時之機會，則不亦「失人」而有「盱豫之悔」乎？用是忘其鄙陋，而妄有干說於左右，幸閣下少垂意而加察之。不勝願幸。《唐先生文集》卷一五。

上俞漕書

某以章句書生，備員屬部。官府之務，十掌其八。刑禁法令，簿書錢穀，芻秣市井，無所不隸，而兼領權攝者，蓋不與焉。雖日夜焦心勞思，惟馬上得休息，而思慮之表，有不應三尺律者多矣。賴上官慈仁，未忍汰去，使月得五斗紅腐，以祭以養，固已僥倖，豈宜開口求進，爲不知分人耶？然念趨事以來，忽忽半載，每以職事進見，必蒙教誨慰諭，惻然有憫憐之意。私自揆度，似見知於左右者。昧冒自陳，而執事試觀焉。某自少暗塞，不通曉世務，獨好觀古人經籍傳記。上自堯舜三代，下迄隋唐五季，數千年事，僅能涉獵。凡所論著，實非有以過人，而一時輩流，謬見推借。年十八始遊京師，遂與群俊並驅爭先，未嘗少却，鼓唱虛譽，相扇於場屋間。是時年少氣銳，未歷世事，遂以功名唾手可得，而不信造物之能厄己也。年二十四，始得一官，隨牒推移，十載於此。平生相知，零替略盡。一落選調，不能自脫。今三十四矣，蒼顏白髮，奔走塵埃中。雖名從八品，實胥校市評爾。憂患摧折，曾不得吐氣。此皆曩時盜名無實，大言妄想，爲造物者所憎，以至於此，復何言哉？今茲所陳，誠以閣下聰明通達，敦厚和粹，道德之氣，見於面目。此西南之士所以歸心，而某亦不能無望於門墻也。昔騏驥伏櫪，聞伯樂足音而長鳴。某非騏驥，而閣下士之伯樂也，有伏櫪而長鳴者，其亦少垂意而察焉，幸甚！《唐先生文集》卷一五。

上監司書

某宦學四方，從搢紳士大夫遊，僅二十年。聞執事之賢有日矣，然未知其所以爲賢者。前日黨事起，朝廷元老大臣與夫當世賢人君子，一切貶竄斥逐。方是時，執事由某官謫爲某官。洎黨事罷，向之所謂元老大臣與夫賢人君子者，皆起於嶺嶠江湖荒遠之地，以次收叙，甄復錄用，落落然布列中外。方是時，執事由某官擢爲某官。昔之觀人者，必於用舍進退之間以求其背向去就之志。蓋觀其所以逐，而其節可見；觀其所以復，而其才可知。嗚呼！此執事之所以爲賢者歟？乃者執事下車之初，某自顧疏賤，不敢造次奉書，猶覬按部過邑，得以瞻望顏色。今既除代，恐其遂去而不得一見也。因寫近著文若干，以獻執事。以謂既不得一見，猶欲執事知其姓名耳。文字不工，初不喜示人。往在益昌五年，自念方在困中，其言不足以取信，未嘗一出所學以伸於不知己者，其出可謂不偶然矣。登按有暇，試隱几而閱之，莞然一笑，即付之火。干瀆尊重，慚汗不已。《唐先生文集》卷一五。

答陳聖從書

公名家子，博學有才，此固鄙人之所願交，而惟恐其不可得也。惠然辱書，相待過厚，使人讀之

面熱汗下，且承示以所疑。以公之明，豈不到此耶？意者將自有說耶？古人有言：「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蓋聞見既廣，然後收斂反約，此入道之序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之言，孔子之所惡也。公何疑焉？讀書而不能爲醫者有之矣，未有不讀書而能爲醫者。世人徒見嘗讀書而不能爲醫，便以醫書爲不足學，而一切從其臆決。此其殺人，嘗毒於挺刃矣。自頃學者，多以紙上語爲聖人芻狗，務欲超然自得於不可言傳之際。聞某此說，當且詬。然佛言無有一法自虛空入者，此所謂真實語也。公更思之。切瑳琢磨，乃是朋友之常分，公有問難，願得反復講究；某有所疑，亦當質於左右。師範之說，止作笑端，置之勿道，千萬千萬。

《唐先生文集》卷一五。

謝蔡太師啓〔二〕代

始緣力請，得返弊廬；終賴仁私，盡還舊物。豈惟銘佩，亦復兢惶。某屏迹累年，無識面者；闔門度日，將終身焉。自收老大之心，遂絕進陞之望。未甘扶杖，起居雖健于管寧；久已飾巾，志意自同於陳實。忽奉昭回之蹟，大推霽霽之恩。舊惡宿愆，一時蕩滌；前侯故將，以次甄收。顧惟朽鈍之軀，屢費陶鎔之手。終蒙記錄，不忍棄捐。謂其嘗任宰司，故優其班序；謂其久安田里，仍處以虛閒。就使自爲之謀，想亦不過如此。靜循其本，敢不知歸？此蓋伏遇某官以王佐之才，值聖人之運。

將令四海，盡蒙比屋之封；肯使一夫，獨掩向隅之泣？致茲衰退，亦極寵榮。食既愈浮，寧有小言之補；位非所稱，得無大耄之憂。辭受之間，莫知所措。《唐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〇，《永樂大典》卷九一七，《啓雋類函》卷三〇。

〔二〕《播芳大全》題作《叙復謝執政啓》。

賀鄭太宰啓 代

伏審拜恩中陞，進位元台，凡在陶鎔，實深慶抃。竊以虞刑未措，選於衆而舉臯陶；商鼎將調，求諸野而得傅說。備見載籍，號爲美談。然臯陶之術，非本於民情；而傅說之舉，不由於師錫。坐超迴古，允屬聖時。恭惟某官識照幾先，學窮繫表。禁林視草，知盛德之有言；樞極運籌，見真儒之無敵。既延登於揆路，實滿慰於輿情。以舜事堯，意其在此；維申及甫，茲豈偶然？必將盡攄胸臆之奇，庶幾大慰邇遐之望。某側聞誕告，實副願言。徒深賀厦之誠，阻與掃門之役。永懷欣豫，未易名言。《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賀劉少宰啓

代

伏審拜恩天陛，進位台躔。凡在陶鎔，舉深扞蹈。竊以國家安治，何啻百年；宰相稱呼，蓋嘗屢易。置平章於後省，冠僕射於南宮。猶襲唐餘，未皇周制。主上親紆宸翰，追述先猷，作新二宰之名，永著一王之法。自非智足以斷國論，仁足以遂物宜，則何以上副旁求，進膺大用？恭惟某官才推人傑，學造天民。言不外於聖人，故常合稷；喻必根於經術，豈肯借秦。登二府者曾未數年，裨萬乘者蓋非一事。逮茲爰立，實副具瞻。所謂蕭也規而曹也隨，周公左而召公右。年登可待，刑措爲期。方此投閑，聞之起立。阻遠潭潭之府，莫趨兩兩之階。欣躍之誠，實倍倫等。《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賀右僕射韓相公啓

代

伏審顯奉制麻，延登宰席。播騰九有，懽慶一辭。竊聞考元龜以斷大謀，不如舊德；指喬木而稱故國，未若世臣。才猷夙著於廟堂，名實已隆於天下。故社稷因之而倚重，而朝廷恃此以稽疑。恭惟某官器重海涵，神清玉粹。天資攸稟，有仁民愛物之心；家學所傳，皆論道經邦之術。藹揚令聞，坦涉亨途。頃任樞躔，謀已深於漢幄；出臨閫寄，澤未溥於商霖。政地久虛，僉言允屬。值聖朝之嗣

服，思輔相以迓衡。召還三遷，遂宅百揆。韋、平盛事，固無媿於古人；房、杜全功，誠責成於今日。必將盡發胸中之蘊，庶幾大慰海內之心。某承乏遐陬，側聞除目，阻遠潭潭之府，莫趨兩兩之階。叢抃寸誠，難形尺牘。《唐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賀門下李侍郎啓 代

伏審拜恩中陞，秉政東臺。凡與生成，舉深欣懌。竊以明良之會，今昔所難。董、賈有志，而竟不逢時；房、杜得君，而未能及禮。故漢功不過於如此，而唐政亦終於闕然。追還古初，意在今日。恭惟某官識探道奧，學濟聖涯。經天緯地之文，得之性稟；尊主庇民之略，盡在術中。早躋華途，夙著時望。西垣潤色，燦追典誥之風；右轄論思，肅振維綱之任。頃從鳳閣，出守麟符。衆人嘆其失時，君子知其復用。值聖神之嗣服，思考舊以迓衡。召還自外而任以春官，曾未閱時而入居左省。除音所徹，衆議允諧。必將盡攄胸臆之奇，庶幾大慰邇遐之望。某久依琳館，嘗辱鈞陶。激懽抃於重衿，難叙陳於弱翰。佇聞爰立，益副具瞻。《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賀蔣樞密啓

伏審誕敷明命，擢貳鴻樞。世稔服於重名，人共欣於顯拜。恭惟某官才高康濟，志切經綸。文章秀發於妙齡，器業養成於晚節。中外荐更之久，所守益完；縱橫應變之材，無施不可。出而頗、牧，入則卿、雲。先帝深知，欲大用而未果；嗣皇優眷，遂圖任而無疑。召還自外，而歸直禁林；曾未閱時，而延登右府。參裁機政，寧穆邦猷。朝廷取決於坐籌，邊鄙折衝於燕俎。君臣千載，孰窺造膝之謀；冠帶百蠻，行見止戈之武。某側聞除目，阻遠鈞嚴。莫伸賀厦之私，永愧登門之舊。其如懽躍，罔喻端倪。《唐先生文集》卷一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一六。

賀安諫議啓〔二〕

伏審光奉制綸，擢居諫苑。朝廷增重，中外聳聞。竊以致君澤民，聖賢之所易；逢時遇主，古今之至難。當諫行言聽之時，居面折庭爭之任。得伸其志，實係於天。其惟某官醞藉深醇，議論辯博。養慷慨敢言之氣，負縱橫適用之才。必將論列是非，敷陳利害。然恐供職未幾，別有九遷之榮；遇事輒言，安俟七年之久。某荷知有素，稱慶無緣，欣抃之私，實倍夷等。《唐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啓

雋類函》卷七九。

〔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二載作者《謝陳大諫啓》，除末句作「敷陳莫既」外，其他與本文全同，今不再補收。

賀馬學士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陞冊府。除目流播，士類懽騰。伏惟某官望重賢關，名高英穀。才適邦家之用，識窮道德之微。簡在上心，重已千之宿學；延登客省，正門五之闕文。蓋朝廷以待於清流，而卿相多由於此出。愧郵傳之既晚，致慶牘之稍稽。《唐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三五。

賀楊運判啓

伏審寵膺宸命，榮抱使權，爰擇剛辰，已諧禮上。凡叨屬部，舉切欣悰。某累任劍東，粗知民俗。雖人貧地瘠，顧歲入之不饒；而吏祿軍儲，亦年計之足用。儻貨源之不竭，宜利孔之並興。馴致羨餘，式資經畫。恭惟某官才猷強濟，術略疏通。入握省蘭，已振望郎之譽；出持漕節，用昭煩使之

能。諒生財之有方，不加賦而自給。佇騰最目，行陟華途。某方隸旄麾，敢論瓜葛。雅故未忘於一日，庇庥當賴於二天。懽抃所叢，端倪曷喻。《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賀楊提刑啓

伏審光膺寵渥，移按祥刑。使選愈華，僉言允慰。恭惟某官道心蘊粹，德性稟醇。氣有養而益完，術無施而不可。以才自進，容無待於後先；中道而行，時不分於彼此。逮茲顯擢，殊慰輿情。乘傳出關，已嗣棄繻之志；過家上冢，益知晝錦之榮。先聲播騰，屬部澄肅。某方欲述具利害，塵浼聰明。若更遷延期月之間，必能聽用葛藟之說。遽聞移命，今復何言？仰望飛騰，永言欣懌。《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賀新提舉啓

代

伏審祗膺誥綸，肅持使斧。士流稱慶，輿論率同。伏惟交代某官真性稟醇，道心養粹。學造天人，識窮性命之微。荐履儒宮，夙著朝望。億萬橋門之士，景仰餘輝；三千闕里之徒，爭傳緒論。將以淵源之素，施於政事之間。爰自講筵，出膺使指。某偶緣幸會，忝作交承。即諧傾蓋之懽，愈切

望塵之意。《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賀王安撫啓 代

伏承令嗣新恩秘書榮登者。充賦外臺，已居前列；第名丹陛，復處上游。氣類增光，縉紳共慶。切以西漢解頤之士，止得丙科〔二〕；元和大手之文，猶須三上。況天下承平之後，實人材並出之時。俯拾巍科，不妨談笑。非有源流之慶，諒由堂構之基。伏惟某官文苑標名〔三〕，將壇授鉞。碧油建幕，雖尊千里之權〔三〕；白首窮經，不改一瓢之樂。遂推餘慶，俯及諸郎。繼三葉之榮名，鍾一門之盛事。某方圖稱慶，首沐騰緘。仰認謙冲，惟知喜愧。《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二〕止：原作「正」，據四部叢刊本改。

〔三〕某：原作「本」，據右引改。

〔三〕「雖」下原衍「雖」字，「千」原作「十」，據右引刪改。

賀侍其鈐轄再任 代

伏審寵膺宸命，再握中權，伏惟懽慰〔一〕。伏以某官兵機練達〔二〕，將略雄深。緩帶輕裘，鎮壓千里；綸巾羽扇，指麾六軍。上寬當宁之憂，乃眷捍城之效。知其難繼，許以借留。詔自外騰，人言胥悅。飛文展慶，寓命於書郵；占翰布勤，首煩於記室。永言傾戴，孰喻端倪。《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一〕懽：原作「權」，據文意改。

〔二〕達：原作「遠」，據文意改。

賀王安撫啓 代

伏審令嗣秘書新恩賜及第者。潛心几桉，素高黃絹之詞；唱第殿庭，果叶青錢之選。士流胥慶，儒道增光。切以間歲搜賢，本朝廷之故事；一經肄業，復神考之新科。人材一興，仕路四闢。非有過庭之教，曷究入彀之英。恭惟某官俎豆儒風，詩書將業。投班超之筆，意氣一時；請南越之纓，功名萬里。遂推餘澤，俯及諸郎。得片玉於崑山，復青氈之舊物。揮毫洒翰，實高董、賈之才；幹蠱克

家，行繼韋、平之盛。某未遑展慶，先辱飛文。感愧之殊，敷宣罔既。《唐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啓雋類函》卷六四。

賀王尚書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膺闕寄，凡居屬部，舉切懽惊。竊以自昔雄藩，首稱全蜀。一十五州之士，悉隸封疆；數千里地之師，盡歸節制。實資重厚，空鎮浮華。宣惠愛于遠方，此倚毗之本意。恭惟某官德基宏遠，識局深純。奕世功名，不替忠臣之後；歷朝議論，共推長者之言。輒從喉舌之司，出綰山河之柄。綸巾羽扇，暫寬憂顧之懷；鼎席台階，行副具瞻之望。某備員屬部，託成下風。忻懌之私，叙陳罔既。《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謝兩府啓 代

濫充星使，未及瓜期。殊無遷徙之勞，就領轉輸之寄。便於私計，出自洪床。切以運漕一方，按繩百吏。其權既重，所責非輕。軍儲仰哺於十洲，銓管復歸於八路。員多闕少，憂注擬之艱難；地瘠民貧，苦均輸之窘急。宜擇經綸之士，以觀施設之方。某學術迂疏，吏能短薄。少年氣銳，謾有志於

事功；晚歲數奇，已冥心於造化。偶從常調，擢領使權。曾未經年，復膺新命。此蓋伏遇某官陶甄土器，匠石人材。隆太平極治之基，開並采兼收之路。曲成羽翼，特借齒牙。敢不推本上心，欽承厚德。斧斤樗散，少酬培植之恩；筆策疲駑，期盡馳驅之力。《唐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二八。

謝楊提刑啓 代

伏審寵膺宸命，榮領使權。將攬轡於鄉邦，因取途於弊境。聞名久矣，何幸如之。伏惟某官廟璉至珍，天麟異稟。夙負棄繻之志，果諧題柱之心。奉漢使以巡行，講周官之班斂。過家上冢，爲桑梓之光華；衣錦還鄉，覽溪山而感嘆。未遑馳問，首辱騰緘。瞻望徽猷，不勝翹跂。《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謝許提刑啓 代

幸託下風，尚未瞻於履幕；敢圖過聽，遂引納於門墻。在於闐然，何以稱此？伏念某忝分郡寄，坐易歲華。本自空疏，無可稱於尺寸；矧今老大，豈有補於涓埃。尚此遷延，居然尸祿。推擠未去，

固已荷於并容；翦拂所加，尚敢期於見及。此蓋伏遇某官道心稟粹，德性養和。格物不以所長，動爲可意；待人必出於恕，不復求全。致是冥頑，亦蒙比數。雖衮褒一字，足爲衰朽之光；而鼠技五窮，終負提携之賜，永言銘佩，有激肝膈。《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綿州謝監司舉辟啓〔二〕

命教之始，置師惟難。既非所堪，適足爲愧。伏念某一離國學，十閱歲華。參兩任之鄉軍，自云得趣；負三年之令弩，未始辭勞。止於爲貧，無所不可。獄訟刑名之職，皆是道場；簿書錢穀之間，莫非樂地。况優游於儒術，復咫尺於鄉枌。便於婚姻，得以敦學。有幸如此，歸恩可知。此蓋伏遇某官匠石人材，甄陶士類。好賢樂善，每推引類之心；憂國愛君，深軫思皇之念。致茲後學，得託下風。才地非堪，固難勝於重責；使天所庇，將銘鎖於初心。感佩無窮，敷宣罔既。《唐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六，《啓雋類函》卷九二。

〔二〕本文《播芳大全》題作《謝辟充教授啓》。

謝翟大夫啓

竊以使部屈指，豈無俊良；書生何顏，過承論薦。伏念某幼而學字，少識偏旁；長而屬文，僅知平側。久服聖時之化育，竊聞經術之緒餘。若得用其所長，庶幾或有可取。投之猥冗，無所施爲。豈禮樂云乎哉，亦會稽當而已。此荀卿以爲仰祿，而孟子所謂爲貧。不圖登門，便許推轂。此蓋伏遇某官賞信而罰必，事易而說難。嘉善矜不能，與人不求備。遂令微賤，幸獲依歸。今日窮途，自激昂於氣節；異時得路，期奮發於事功。庶幾終身，不負知己。《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謝吉文州啓

代

伏承令孫新奉綸恩，同登桂籍。潛心文苑，素高連、運之才；較藝詞場，大振機、雲之譽。士流縮手，衆議歸心。共推黃絹之辭，果叶青錢之選。三荆已秀，雙劍橫飛。豈徒几案之功，蓋有箕裘之素。伏惟某官詩書將術，俎豆儒家。投壺雅歌，得祭遵之瀟灑；輕裘緩帶，有元凱之風流。宜俾慶門，疊膺盛事。未遑稱慶，遽辱貽音。欣荷之私，敷陳莫盡。《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答吉文州啓 代

仁不可失，常恐招黃；民欲必從，果諧借寇。恭惟某官道心稟粹，德性養淳。循吏袴襦，安一方之民堵；將軍裘帶，肅千里之塞垣。方松庇之共依，慮瓜期之亟至。欲薦才美，自愧言輕。幸天高而聽卑，果朝奏而暮下。此實邊民之福，固非言者之功。過辱長牋，益深慚德。《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到任謝兩府啓 代

五嶺乘輶，已慚非據；三巴擁節，復忝殊私。榮踰望端，感結情外。伏念某奮身仕版，通籍朝纓。擢自冗流，承乏水衡之屬；繼膺異數，叨持外計之權。雖指心誓報於寵靈，而臨事輒牽於才分。二年攬轡，竟無尺寸之功；萬里還朝，猶在品題之目。重申異命，出案坤維。地瘠人貧，雖困轉輸之苦；歲豐事簡，曾無施設之勞。再省空疏，一何僥倖。此蓋伏遇某官材猷絕世，名實在人。定策兩朝，炳著安劉之業；矢謀九德，巍標贊禹之功。曲憐孤單，未遽遐棄。瓶罍易溢，憂小器之顛擠；陶冶無私，荷大鈞之埶圯。永懷銘佩，有激肝脾。《唐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二八。

謝家提舉啓〔二〕

書生所學，粗記姓名；軍事方參，未知拜起。心勞意拙，志廣才疏。績未考三，責將滿百。抱關擊柝，真爲貧之所爲；毀瓦畫墁，歎無功而坐食。寅緣厚幸，依託下風。惟憂鼠技之窮，寧顧馬曹之辱。逮今三載，雖每侍於燕閒；未始一言，輒有求於左右。豈有意於爲異，蓋自恥於無厭。遽辱見收，實過所望。此蓋伏遇某官賞信罰必，事易說難。其交物也淡以親，其待人也輕以約。遂令頑悍，亦費陶鎔。敢不祇畏簡書，服勤簿領。一丘一壑，既未遂於初心；三浴三薰，其敢忘於厚德。感佩戰越，不知所裁。《唐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八。

〔二〕《播芳大全》題作《謝辟置馬務啓》。

謝陳使君啓

部封七邑，歲薦二人。首及庸虛，良深感愧。伏念某備員百里，至是再期。因其俗之所安，豈能易俗；齊以刑而未肅，矧敢去刑。惟其守拙以無他，所以見稱於不擾。本來事簡，非聽斷之無留；適

值歲豐，致賦輸之僅集。以何功效，致此品題。此蓋伏遇某官以鄉先生，爲郡刺史。土地民政，得諸侯之寶三；敬義惠恭，有君子之道四。憫憐椎魯，收錄羈單。所學背時，雖不侔於枘鑿；此身未世，或有望於桑榆。論報殊私，當期後日。《唐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九八。

答解元謝啓

篆刻舊人，望經郭而未見；眩昏老眼，豈文鑑之能精。偶爲國以得賢，則因人而成事。尚期勉勵，前膺縻爵之榮；益使衰遲，坐獲知人之譽。百函拜賜，十襲藏珍。《唐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七，《啓雋類函》卷五〇，《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二。

謝及第啓

射策楓宸，已甘退黜；第名桂籍，尚獲采收。叨被寵榮，惟知感槩。切以文章君子之餘事，忠義天下之大閑。國之休戚，不係於文章；士之進退，莫先於忠義。方天子臨軒而策士，豈徒求摘藻之華；而諸儒充賦以在庭，蓋亦取切時之論。欲考終身之節，必觀筮仕之初。宜有讜言，少裨睿聽。如某者少不好學，老方讀書。左右圖史者十年，涉獵經傳者萬卷。杜心浸癖，竇性成癡。雖古今成敗之

原，粗知其略；而篆刻雕蟲之學，本非所長。妄意揀金，謾來市璞。青天萬里，堪嗟蜀道之難；白雪一聲，難和郢中之曲。笙竽異好，水石難投。自知與世不諧，幾欲拂衣而去。因緣附驥，僥倖化鵬。入瞻天日之光，親奉絲綸之詔。周詢要務，冀獲至言。顧爲學之荒疏，愧乎無補；若與時而高下，誠所不爲。姑盡節以惓惓，寧抱關而碌碌。夫何獻白，亦預拾青。此蓋伏遇某官匠石群材，鈞鎔衆竄。與人而不求備，嘉善而矜不能。苟有寸長，未加尺退。謂其辭雖鄙訥，論不將迎。棄在邊庭，必能裹尸於馬革；置之言路，必能碎首於龍墀。薄示甄收，或堪器使。敢不冰霜志操，金石肝腸。獄訟簿書，豈辭勞於今日；功名事業，將有望於他年。庶免小人之歸，永爲國士之報。《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答通判趙承議啓

代

伏審寵膺睿渥，榮佐郡符，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宦路老成，士流先達。才能通敏，學術深醇。評三尺之祥刑，已資口案；贊六條之善治，豈動心機。曾稱慶之未遑，遽貽音之見及。仰承謙挹，惟有銘藏。《唐先生文集》卷一七。

賀葉尚書帥荆南啓

伏審輟班常伯，寵寄元戎。內圖邃嚴，首預龜圖之秘；上流要重，獨顓豹略之奇。將士傾心，敵人褫氣。竊以漢江揚之南紀，疆理是先；荆楚晉之西門，經營尤重。蓋內接金陵之天塹，而外連玉壘之坤維。豈惟守國之規模，正得用兵之形勢。肆疇傑望，往殿會藩。十乘先行，亦既佩龍淵之劍；一戎大定，將定掛天山之弓。恭惟安撫龍學尚書卓識際天，精忠貫日。岳降神而生甫，卓爲命世之才；尹以道而要湯，蚤負致君之學。貳職版省，則國計以裕；導旨機廷，則王猷以宣。連八座於中臺，方資率屬；總十連於大府，式賴幹方。遙望兩都，則故宗廟宮室灑掃有期；盡護羣帥，則舊營壘麾幟光彩自倍。某退惟疏拙，深荷眷憐。雖謀帥安邊，喜遐衝之坐折；而知己在外，嘆孤踪之疇依。意嚮深勤，辭訥難盡。《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七。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九，《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一。

全宋文卷三〇〇九

唐 庚 三

送苗師顏序

崇寧元年冬，興元軍士有怨其守費詵者，走益昌上變告詵叛。益昌守得之惶惑，夜半遣吏馳出城，趨興元捕反虜。即日以事聞，傳檄郡國，拘其親屬。後旬日，詵面縛至，并就逮者數十人，悉幪首繫獄，窮治反狀。自冬迄夏，累月無所得。首鼠不決。朝廷疑之，遷其獄於鳳翔，而天興宰苗君師顏實領其事，時二年六月也。詵既檻就道，所至發卒鳴鼓，圍繞護送，人皆意詵不能自白，而詵亦自度必死。暨至岐下，一問而得實，八日而獄具，詵無毫髮罪，即日破械出之。告者用赦竄海外。詵之出也，感慨悲泣，觀者顧指歡呼，道路相傳，一日萬口。而師顏之名，遂滿天下。吾嘗論詵之不死，其所繫豈小哉。嚮使一夫流言，二千石族誅以死，則士大夫必將姑息吏卒，誰敢控制？而使令廝役，皆得以脅制其主。非朝廷之明白，師顏之俊偉，則搢紳之禍，豈獨詵而已哉！漢時治獄，必取通經

術、知古誼者，不可謂無意也。後二年，予官鳳翔，師顏爲治中。得從之遊，每服其爲人。而興元之事，昔嘗欲作傳而未果。於其歸也，因以爲之序。《唐先生文集》卷一八。

送王觀復序

紹聖丙子歲，予官益昌，始從吾友王觀復遊。方是時，其文已如擊石拊石，誠非世俗之樂，獨音節未和爾。其後四年，相會於南隆，復得其文。讀之遂覺雍容調暢，取意論事，益有條緒。庶幾乎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者。予方聳然異之，求其說而未得。或者便謂涪翁在黔中，觀復以詩書相切磨。涪翁奇之，相與反復論難，因書柳子厚效淵明古體詩十數解示之，俾知昔人文章低昂疏密之節。疑其有得於此，是未必。然吾視觀復比來日益就道，蓋更事愈多，見善愈明。少年銳氣掃滅殆盡，收歛反約，漸有歸宿，宜其見於文字者如此。吾何以知其然也？人之精神何與於琴，而幾動於心則聲應於指，自然冥合，有不可詰者，而況於文乎？文主於氣，氣熟而文和。此理之決然，無足怪者。蓋涪翁所告者法也，余所論者理也。告之以法，而觀復又日進於理。今其歸也，自言從蘇子於湘南，過涪翁於宜城，又將盡得其所謂法者。則觀復之於文，豈特如是而已耶？觀復其勉之哉！《唐先生文集》卷一八。

上任德翁序

時年十五。

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抱書束帶，優游於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往輩出。有少年書生曰唐某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落落，無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掉三寸舌，草衣麻屨〔二〕，攘袂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見而禮貌之，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教諭款密。某處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諮之於客曰：「公於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欲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辭鋒，庶幾超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也，出於任公之門。』是以報之，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某因書以爲序。《唐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六、外集卷一三，《古今合璧事類》後集卷七六，《山堂肆考》卷一〇四。

〔二〕屨：原作「屨」，據文意改。

三國雜事序

上自司馬遷《史記》，下至《五代史》，其間數千百年，正統偏霸，與夫僭竊亂賊，甚微至弱之國，外至蠻夷戎狄之邦，史家未有不書其國號者。而《三國志》獨不然。劉備父子，相繼四十餘年，始終號漢，未嘗一稱蜀。其稱蜀者，流俗之語耳。陳壽黜其正號，從其俗稱，循魏、晉之私意，廢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則其所書，善惡褒貶與奪，尚可信乎？魏、晉之世，稱備爲蜀，猶五代稱李璟爲吳，稱劉崇爲晉矣。今《五代史》作南唐、東漢世家，未嘗以吳、晉稱之。獨陳壽如此，初無義例，直徇好惡耳。往時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荊公曰：「五代之事，無足采者。此何足煩公？三國可喜事甚多，悉爲陳壽所壞。可更爲之。」文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唐先生文集》卷七。又見光緒《丹稜縣志》卷八。

書姑蘇張自強教授所編寅申錄

宣和元年十二月

吾平生取名以此，其掇謗亦以此。頃謫惠州，過扶胥，此書失手墜海中。舟人皆失色，予獨喜，幸名與謗都息矣。不爲今日復稍見於士大夫間，讀之惘然，似他人文，思之茫然，如隔世事。而姑蘇

張自強復持此六卷示予。是名與謗特未已也。然自強嗜吾文，必知我者也，必愛我者也。想能爲我深藏而慎出之，庶幾可以免夫。宣和己亥十二月一日，眉山唐子西書。《唐先生文集》卷九。

書三謝詩後

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唐子西書。《唐先生文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賢確論》卷六三，《八代文鈔》第三冊，光緒《丹稜縣志》卷八。

上錢憲雜文序

憲使錢公按益昌，命某獻其所爲文，意將有以教之也。承命欣躍，退求平生所業，而多難淪失，存者無幾。其間復有俳諧者，放蕩者，觸時忌者，不近道者，妄論天下利害非所當言者，文多不足錄者，爲故紙糊窗、首尾訛缺莫可考者，率皆削去。得古賦一首，《漢漂母碑》一首，《竹軒記》一首，古樂府二首，近體詩一十九首，并序爲二十五首以獻。噫！士之自鬻，非古也。惟某不能自鬻，以取

困於時，然亦以此得出於門下。而公亦信其決非自鬻者，庶幾可以受教而無嫌焉。謹序。《唐先生文集》卷一八。

李生方書序

《周官》：「哲族氏掌覆夭鳥之巢，庭氏掌射國中之大鳥。」吾少時讀書至此，未嘗不竊笑，以爲不急之務也。後讀《聖惠方》言：「有鳥夜飛，謂之『無辜』，小兒衣服遭之，輒以感疾。因以『無辜』言之，狀如五疳。」吾以是知夭鳥之害有如此者，非獨如鄭氏所謂鴉鵬之類，而昔人所以力去者，亦自有旨，非獨如鄭氏所謂國中潔清而已。夫哲族氏、庭氏之所去者，雖不專指「無辜」，而「無辜」之出於斯時者，亦無所容其跡。雖未必能盡誅，要當驅而出之於九州四海之外，而不得以爲害。斯周公所建置，果不可謂不切於事也。周道衰，二官之職廢，物之神姦遂得以滋息涵養於天地之內，數千百年，愈久而愈不可去。故夭鳥之巢，往往有之，而世終莫之識，雖識亦無如之何。當此之時，李生以善醫「無辜」專門名家於秦隴間，其功利豈小哉？生出論數十篇示余，而求文以爲序。吾聞扁鵲入秦爲小兒醫，生豈得其書乎？何其術之妙也！年月日序。《唐先生文集》卷一八。

書宋尚書集後

仁廟初，號人物全盛時，而尚書與其兄鄭公以文章擅天下。其後鄭公作宰相，以事業顯於時，而尚書獨不至大用，徘徊掖垣十數年間，故其文特多特奇。兄弟於字學至深，故其文多奇字，讀者往往不識。其將歿也，又命其子慎無刊類文集，故其秘而不傳於世。元符二年，其子衮臣爲利路轉運判官，予典獄益昌，始得尚書平生所爲文，讀之粲然。東坡所謂「字字照縑素」，渠不信哉？文集二百卷，予得九十有九卷，其餘云在曾子開家。衮臣謂余「他日當取之，并以授子」云。《唐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見《景文集》卷首。

讀巢元脩傳

唐末有鄭遨者，與李振厚善。振仕梁至崇政使，遨未嘗一至其門。後唐同光初，振竄嶺外，遨徒步萬里往見之。其後一百八十年，而宋有巢元脩事，士之難得蓋如此。吾聞子由立朝，謇謇有大體，然靳惜名器太甚，良以是失士心。比其敗也，士大夫詆之又過矣。觀其書巢元脩事，可勝嘆哉！可勝嘆哉！《唐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見光緒《丹稜縣志》卷八，民國《眉山縣志》卷一〇。

思庵記跋尾

有思是作病，無思是滅病。有思而無作，惟無邪者近之；無思而非滅，惟不出其位者近之。君侯幾於道哉！思無邪而不出其位。《唐先生文集》卷一八。

名治論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人尚質，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尚齒而親親；太公治齊，尚賢而尊尊。自是以來，謀謨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之治體，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每以雜霸自名，而晉人亦云以道勝，寬和爲本。今宋之爲政久矣，其所尚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爲不衆，日夜講究治道以遊於世者，亦不爲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爲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無得於此，是以有慕於彼。愚誠不自揆，蓋嘗妄論之矣。屢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之治任人，而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爲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爲本，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

人之忠佞智愚賢不肖，至爲遼絕。故任法之世，無甚利亦無甚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絕。今之大臣，更出迭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期月而已。雖無累世輔弼之利，亦無妨賢專恣之害矣。周之諸侯既錫以土宇，則刑賞生殺之柄悉舉以委之。今郡縣之權，不過鞭扑爾，過此以往，則相顧而議法矣。雖無藩屏形勢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必考論人物，謂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爲高下，以注籍爲先後，揭闕于道，應法者得之。雖無爲官擇人之利，亦無好惡徇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相推擇，謂之鄉舉里選。今又異於此矣。蓋自國初以來，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離文字。晦名易書，暗考而明取之。雖無出長入治之利，亦無毀譽比周之害矣。其大略如此，故周之極熾，至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信有以絕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稱此。國家受命百五十六年間，海內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效也。昔者李勣爲將，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以英衛爲先，然則今之所得多於成周亦明矣。而士方歉然不足，爭說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國朝規摹處置，所以成就天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國朝，亦復不知成康矣。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恩怨以之；其無心者，漠然而已。今者欲成康乎，則必脫略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利而索之於繩墨之內，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萬徹之奇勝，終不可冀。然與其蹈萬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也哉。《唐先生文集》卷四。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二，《崇古文訣》卷三二，《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二四，《八代文鈔》第三八冊，光緒《丹稜縣志》卷八。

存舊論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文采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歡喜踴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爲，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槩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耶？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爲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爲一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矣。嚮使今日變其一，明日廢其二，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姦人撼之，則人心搖而天下去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閥閱。豈無隆

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況數百年爲天下國家者哉？《唐先生文集》卷四。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三，《崇古文訣》卷三二，《文章辨體彙選》卷四二一，《八代文鈔》第三八冊，光緒《丹稜縣志》卷八下。

辨同論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則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揚子之說如此，韓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辭焉，曰：「師友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諉哉？皆出於周末，不得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請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憂患，蓋無適而不同者凡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論交、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圓水火之不相入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爲孔子沒，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一人爾，而有所謂昔日之言者，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況於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群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而不以同異爲誅賞。

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薦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爲喜愠。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可；筮人布筴、卜師引龜而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爲申、商之學者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能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爲不少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十夫子翼，則同者寡而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鋤群臣之異己者爲有餘矣。鼻息所嚮，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爲此。何則？駕馭群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禍可勝諱哉！古之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唐先生文集》卷四。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三。

禍福論

昔之談禍福者，固嘗歸之善惡矣。然其效可睹也。其始曰：「爲善者必得福，爲惡者必得禍。取報於天，如探左契。」於是天下之人悚然而畏。然爲善者果得福乎？爲惡者果得禍乎？是特未可知也。言既不效，則遷就其說曰：「爲善者，非遽有福也，要久而後吉；爲惡者，非遽有禍也，要久而後凶。譬之果穀，要待其熟。」於是天下之人憚然而疑。今君子長者子孫苗裔不爲少矣，而果吉乎？蠹

民害物、專門爲惡者，古亦衆矣，而果凶乎？是亦未可知也。既又不效，則復遷就其說曰：「爲善者得福常多，不幸而抵禍者或寡矣；爲惡者大概得禍，幸而免者亦時時有之。」於是天下之人啞然而笑。今所謂常得者果多乎？所謂幸不幸者果少乎？是亦未可知也。自始至此，三易其說，而言輒不效，則民益解體，而矯激之論生焉，曰：「爲善者反得禍，爲惡者反得福。」自漢以來嘗有是說，然蹈道者，豈盡得禍乎？姦佞險賊、不忠不孝者，豈盡得福乎？其效亦可睹矣。吾意以謂禍福出於天，善惡出乎人。二者不相爲謀，如五星散行，而有時乎相值。人見其適相值也，而遂引以爲常，此不可謂合於理矣。今世或爲善而禍，或爲善而福，或爲善而漠然無有禍福。其爲惡也亦如之，不爲善不爲惡者亦如之。要之不可測善乎？揚子之言曰：「修其善者爲善人，修其惡者爲惡人。善惡之報，惟是爲有證。」《易》稱「積善餘慶」；《詩》言「自求多福」；《書》言「福善禍淫」；《孟子》言「禍福自己求之」。彼非有失也，有爲而然也。《唐先生文集》卷四。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三。

辨蜀論

自頃諸公論議，多以蜀人爲疑，苟可以防閑沮遏，無不爲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述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

孫度、宋度建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景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馬商、王審知、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議者以謂蜀有劍閣之險、白帝之隘，是大不然。吳有長江，魏有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秦有崤函，天下之險，有甚於蜀者矣。而議者又謂蜀有沃野之饒、鹽鐵之富，是又不然。史稱秦地膏腴，謂之陸海；齊有魚鹽絲麻，戰國最爲強雄；楚通百越，擅三江五湖之利；吳人鼓鐵熬鹽，通天下。天下之富，有甚於蜀者矣。江左寇盜不止於譙，縱山東藩鎮十倍於劉闢。甘陵之圍，難拔於均、順；江津之謀，易敗於逢、育。今天下無事，大臣長慮却顧，推自昔禍患之所從，起而逆閑之。此其意則是矣，而獨施於蜀，則吾不知也。《唐先生文集》卷四。又見光緒《丹稜縣志》卷八下。

正友論

庾公之斯，以朋友之故廢君命，而君子不以爲私；叩輪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爲欺。酈況之說其友也，其言甚甘，而君子不以爲險；其友爲之墮肱隕首，覆宗絕祀，而君子不以爲忍。知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方漢之時，呂祿之權爲如何，其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者爲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爲如何，而父又劫質其急爲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全所輕？則以計劫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是耶？以區區之鄭，固非衛之所以存亡；而區區之子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強弱。

敵去而追之，茲又國事之區區者，而彎弓於其友，則在名義爲至重。此孟子所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勢也。何得以呂祿比之。夫莫重於金，莫輕於羽，此雖三尺之童足以知之。至於輕重之中又有輕重焉，則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孟子之書，世未有通之者，故漢、魏之臣如蘇章、于禁之徒，皆以得已之事，親誅其友，猶復毅然自謂忠於朝廷，而世亦莫知其爲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後，一變而相證，再變而相告，三變而至相誣讎也，豈不愈惑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談之盡矣，患不深考爾。君使已誅其友，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救則救之，可贖則贖之，無罪者辨之，不可則辭於君。要之，不可以執戈。友爲不善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其次痛責而力止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其友。使君臣、朋友之間，無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於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爲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爲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於君臣者，唯朋友爲然。故欲知人臣之忠者，必於朋友焉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夫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獨友哉？嗟乎！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闕其一，曰「師」，其所以爲教者五，而抑其一，曰「友」。《唐先生文集》卷四。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三，《永樂大典》卷一二〇一七，《文章辨體彙選》卷四〇九，《八代文鈔》第三八冊。

察言論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爲國計者至少，爲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鑑哉！可不戒哉！

《唐先生文集》卷四。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三，《皇朝文鑑》卷一〇一，《同異錄》卷二，光緒《丹稜

閭俗論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爲強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而不容於時。今之建言者，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計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爲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不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精悍而短小，

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善，邪者可使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之大乎？
《唐先生文集》卷四。又見《聖宋文選》卷二三，《皇朝文鑑》卷一〇一，《經世八編》卷二八五，《八代文鈔》第三八冊。

議賞論

刑賞爲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爲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爲上意所嚮，天下靡然而從，唯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爲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啓伐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而重賞以募善，痛劾以懼惡，此駭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揚子曰：「民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刑。覲德則純，覲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覲，而賞爲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知覲刑之弊至於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正坐覲賞爾。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慙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爲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雜，蓋始於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爲言。至告群臣，

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指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有間矣。世稱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徇利，烈士徇名，不察其所徇爲如何，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焉，施之大臣則又過矣。昔平原君用魏無忌兵解邯鄲之圍，虞卿爲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東城，非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計功也。而可乎？」世以龍爲知言。吾聞留侯晚節決策都關中、出奇策、取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自持者重矣，而朝廷所以處之者，亦復有體。漢世君臣，唯此爲近古哉。《唐先生文集》卷四。又見《崇古文訣》卷三二，《文章辨體彙選》卷四一八，《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二四。

全宋文卷三〇一〇

唐 庚 四

三國雜事篇 上

諸葛丞相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各一通。

學者責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韓》之書。吾謂不然。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智略爲先。後主寬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調是其所短，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藥無善惡，要以對病爲妙。萬金良藥，與疾不相值，亦復何有補哉？

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一飯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言其太橫，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進退狼跋，賴孝直爲輔翼。今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邪？」孫盛評曰：

「威福自下，亡國之道。安可以功臣而極其凌肆？諸葛氏之言，於是失政刑矣。」

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質平原君，移書趙王，以購魏齊之首。李廣誅霸陵尉，上書自劾，武帝詔曰：「報恩復讎，朕之所望於將軍也。復何疑哉？」國初，郭進爲山西巡檢，民訴進略奪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也，配女當得小民。今得吾貴臣，顧不可耶？」驅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報國。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傑，彼自有意義。孫盛所見者小矣。

董昭建議曹公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稱曹公興師本爲朝廷，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彧以憂死。論者曰彧叶規曹氏以傾漢祚，晚節立異，無救運移。

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伐晉，其志欲尊周爾，而桓公遂有封禪之志。文若佐曹公，平青徐，平許洛，平河朔，平漢南，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議。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詞以拒之；文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故遜詞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從其說，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語，以成竊國之禍。究其終始，幸不幸異耳，用心豈不同耶？論者何得非之。

華歆、邴原、管寧相善，時人號爲一龍。歆爲首，原爲腹，寧爲尾。《魏略》云。

邴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歆爲之首，則歆之爲人可知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此豈盛德之士哉？操雖奸雄，然用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惇、賈詡、程昱、郭嘉之流爲不少，足以辦此，何至使歆爲

之？歆果賢耶，操決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則歆決不得爲賢者。陳壽作原傳，稱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初不及歆；至作寧傳，又稱與原、歆相友。豈三人相友，而歆獨無操尚乎？朋友出處不齊，理宜有之。操尚不同，則非所以爲友矣。此余之所未解也。

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

是歲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吳之黃武六年也。魏明帝即位既已踰年，君臣無間。前此，吳人攻夏口，圍石陽，不克，是歲保境不動。初，孔明說先主以保有荆、益，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交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遣上將向宛、洛，而將軍身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孔明始議如此。至是天下寧有變耶？而遽有此舉，何哉？

曹公征烏丸（一），遣使辟田疇。疇戒門下趣嚴（二）。門人問曰（三）：「昔袁公禮命五至而君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曰：「此非爾所知也。」即隨使者到軍。

或曰：田疇辭聘於袁氏，從辟於曹公，門人怪之。疇笑而不答，何也？曰：難言也。昔漢明帝問於吳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從驃騎遊耶？」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得以禮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爲法屈爾。」疇之用意，蓋亦如此。是時袁氏政寬，故疇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疇不敢不來。來非慕義，故終身不受封爵。疇雖不言，言在其中矣。

曹公定鄴，祠袁紹墓，哭之流涕。孫盛評曰：「先王誅賞，將以懲勸。而盡哀於逆臣之家，爲政之道躓矣。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稅驂舊館，義無虛涕。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漢祖失之於項氏，曹公遵

謬於此舉，百慮之一失也。」

禹見刑人於市，下車而哭之。況劉、項受命，懷王約爲兄弟，而紹與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紹又盟主乎？雖道乖好絕，至於相傾，然吾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爲失哉？孫氏之論，非但僻學也，蓋亦可謂小人矣。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於成都，改元建興。

人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爲建興，此陳壽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觀之，似不爲過。古者人君雖立，尚未即位也，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禮，然後書即位，而稱元年，後世承襲之。初固已即位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古者人君襲位，未踰年不稱君。故子猛不書王，子般、子赤不書公，後世承襲之。初固已稱君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春秋之時，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隱公之末年，既名之爲十一年矣，不可復名爲桓公元年。自紀元以來，有一歲而再易者矣，有一歲而三四易者矣，豈復以二名爲嫌，而曰不可乎？故曰不爲過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謂元年，與古異矣。古之所謂元年者，某君之一年也，故必踰年而後稱之，如前所云。後世所謂元年者，某號之一年耳，嗣位而稱之可也，踰年而後稱之亦可也。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與備戰，不利，退保南郡。

世之爲將者，務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唯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獨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

於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黃巾以百萬敗於壽張，苻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四〕，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此兵多爲累之明驗也。以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水軍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其敗也固宜。

曹公征下邳，禽關羽以歸，禮之甚厚，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情問之，羽嘆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終不可留。要當立效報曹公而去。」及羽破顏良，曹公知其必去，厚加賞賜。羽悉封還，拜書告辭，歸先主於袁軍。左右請追之，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羽爲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殺，厚待而用其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報公，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殆非戰國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賞以驢其歸，戒左右勿追，曰：「彼各爲其主也。」內能平其氣，不以彼我爲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於己，是猶有先王之遺風焉。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爲善，而不能不爲惡。能爲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爲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黃初二年八月，魏遣太常邢正持節策權爲吳王，加九錫，權受之。

是歲吳、蜀相攻，大戰於夷陵。吳人卑詞事魏，受其封爵，恐魏之議其後耳。而《魏略》以爲權有僭意，而自顧位輕，故先卑而後倨之。先卑者，規得封爵以成僭竊之基；後倨者，冀見討伐以激怒其衆。且吳至權三世矣，其勢足以自立，尚何以封爵爲哉？受封爵則君臣矣，供職貢矣，除邊關矣。國有警急以事聞，無得擅興兵攻擊矣；羽書至，則悉甲士從徵矣；非身入朝，則遣侍子入宿衛矣。彼藩國固然，亡足怪者。一不從命，則王師致討有詞矣。然後發兵拒戰，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衆也哉？既而魏責任子，權不能堪，卒叛之，爲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時，群臣無魯仲連之識，出一切之計，以寬目前之患。而陳壽以勾踐奇之。勾踐事吳，則嘗聞之矣；受吳封爵，則未之聞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三國鼎立，何者爲正？」權曰：「當以天文爲正。往歲熒惑守心，文皇帝崩，吳、蜀平安，此其證也。」

權推魏爲正統，未必不然。然權初無他說，一以天文決之，此非余之所敢知也。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而二國皆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稱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太微〔五〕、紫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星掃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故知推論正統，固自有理也。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他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詳矣，爲天者不亦難哉？

先主攻劉璋，所至輒克，置酒大會於涪，謂龐統曰：「今日之會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懽，非仁者之兵也。」先主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非仁者邪？」

涪之役陋矣，何足論哉！至於樂與不樂之義，則有可得而言者。《傳》曰：「師有功，則奏凱歌。」又曰：「戰勝以喪禮居之。」二義孰是？吾聞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其戰也，本所以憂民之憂；其勝也，不得不樂民之樂。故師有功則奏凱歌，此無足怪者。然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道至於禮，其去本遠矣，而況於兵乎？故戰勝以喪禮居之，亦無足怪者。言樂與不樂，皆未之盡也。古之處此者，外則歌舞，而內以喪禮居之。

黃初四年，司徒華歆、司空王昭、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誕各有書與諸葛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

魏之群臣可謂不學亡術，而昧於識慮矣。使其學術識慮如漢蕭望之者，當不爲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款塞稱藩，望之議以客禮待之，使他日遁去，於漢不爲叛臣。宣帝從之。蓋方是時，匈奴雖衰，然素號敵國，非東甌、南粵比也。名分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處之？發兵加誅，則勢有所未能；置之不問，則無以令天下。故方其柔順之時，待以不臣之禮，非獨示以謙損，蓋將爲後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帝？吳、蜀雖弱，不至如呼韓邪之時。彼雖稱藩，猶當待以弗臣，況未服而強之耶？前此加權封爵，而爲權所戲侮。今復喻蜀稱藩，爲亮所不答。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不如是之勞也。

興平二年，袁術僭號於九江，置南北郊。是時荊州牧劉表亦郊祀天地，漢不能制。

唯天子祀天地于郊，唯魯得用郊。郊祀之禮，聖人之所甚重。而後之亂人，欲爲大盜於天下，未嘗不先盜其所甚重者。此莊、老之徒所以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也。至揚子之論，則又不然：「秦人祠白時，周不即禁，卒舉天下而與之。名分所在，不得不重。」夫莊、老之說，儒者固已非之，而揚子之論，亦復有所未盡。揚子惟知嚴名分以臨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後能守名分。秦人之祀白時，周非不欲禁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則欲守名分者，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諸葛孔明說先主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以荊州之軍向宛、雒，而身率益州之衆以攻秦川。先主稱善。

高祖既破陳豨，還至雒陽，嘆曰：「代居常山北，而趙從山南有之，遠。」乃立子常爲代王，以代郡、鴈門屬焉。地固有封，境雖接，而形勢非便者矣。荊州在山前，距蜀五千餘里，而蜀從山後有之，其勢實難。非獨不能有荊州也，雖得秦川亦不能守。何者？梁、益險絕，蓋自守之國，而不可以兼并。凡物之在山外者，尺寸不能有。此高祖所以棄漢中而取三秦也。

權欲令太子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劉備教禪以《漢書》，而權亦令張昭以《漢書》授其子登。世以權、備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貽謀者止於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訓太甲也，稱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

也，稱商三宗而不及虞夏。豈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堯、舜、禹哉！亦取其近於時，切於事者而已。權、備之智，識不足擬伊尹、周公，至其教子，不忽近而慕遠，不貴名而賤實，此亦伊尹、周公之遺法也。

《晉漢春秋》曰：「孫皓聞羊、陸交和，以詰於抗，抗曰：『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祐無傷也。』或以祐、抗爲失臣節，兩譏之。」

親仁善鄰者，國家之事；出奇克敵者，將帥之職。羊、陸以將帥之職，而修國家之事，此論者所以譏其失節也。竊謂不然。兵固多術矣，有以力相傾者，有以智相傾者，有以德相傾者。秦漢以來，唯知詐力，一有爲德，則是非爲之紛然，而不知所謂以德相傾者，是亦出奇而已矣。何名爲失節哉！然《晉陽秋》以爲羊、陸推僑、札之好〔六〕，茲又過矣。兵家詭道，何僑、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貴。何則？非吳、鄭之使，而敦僑、札之分；處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稱羊、陸之美也。《唐先生文集》卷七。

〔一〕丸：原作「九」，據《三國志·田疇傳》改。

〔二〕據右引，「趣」下當有「治」字。

〔三〕門：原作「州」，據右引及下文改。

〔四〕苻：原作「符」，徑改。下同。

〔五〕微：原作「徽」，據四部叢刊本改。

〔六〕札：原作「扎」，按「僑、札」即春秋時公孫僑、季札，因改。下同。

三國雜事篇 下

操征柳城，備勸劉表襲許，表不能用。

挾天子令諸侯，其事始於齊桓、晉文。而齊桓、晉文未嘗遷惠王、襄王於齊、晉也。除難定亂，興滅繼絕，功效既著，諸侯自服耳。董卓以獻帝居長安，李茂貞以昭宗幸鳳翔〔一〕，發號施令，動以制詔爲名，然而天下諸侯群起而攻之，何也？無尺寸之功以取信於天下，而有劫主之名以負謗於諸侯。則天下諸侯群起而攻之，亦固其理也。使表能勤王如桓、文耶，雖不襲許，何害其爲令諸侯哉？如其不然，雖襲許，適足以致諸侯之師而已，董卓、李茂貞是也。

亮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響應。會馬謖敗，三郡不守，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漢全盛時，日月所照，橫目之民，皆漢赤子。其後德薄，不能保有黎庶，則舉江以東而投之吳；割渭以北而捐之魏。則民不棄漢，而漢棄其民。亮出祁山，三郡望風響應。而亮不能守，則亮負於民，而民不負亮。方是之時，固當集其所獲之衆，痛自引咎而謝遣之，使崤隴之民曉然皆知吾心，則後日之舉，不患其不至。如其不然，在彼猶在此也。而亮拔西縣千餘家遷之漢中，既不足以傷敵，而使無辜之民流離轉徙，違其宗族，去其墳墓，豈三郡所以響應之意哉！此雖邊部之

常，然於孔明，則有不應爾者。此吾所以爲之惜也。

孫亮太平二年，宗室孫基盜乘御馬，付獄，侍中刁玄奏曰：「基法應死，然魯王早終，唯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奈何以情相迫耶？當思可以釋此者。」玄曰：「赦有大小，或天下，或千里，或五百里，隨意所及。」乃赦宮中，基得以免。

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漢世諸侯王有罪當誅，丞相、御史、典客、宗正、廷尉奏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與列侯二千石議之。」於是丞相、御史等又奏：「臣等謹與列侯二千石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廢勿王，或削地若干。」夫請論如法者，有司以法守；不忍致法者，人主以道揆。今亮人主也，而論法；玄有司也，而論情。故曰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

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周瑜言：「備梟雄，不宜以土地資業之。」

漢時荊州之地，爲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于中原，而荊州獨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既退，關羽、周瑜錯處南郡，而備領荊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備已悉據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猶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乎？魯肅之議，正合良、平躡足之幾，而周瑜獨以爲不然。屢勝之家，果不可與料敵哉！

建安二十年，先主居公安，使關羽爭荊州。會曹公征漢中，先主恐失益州，與吳連和分荊州，引軍還

蜀。

曹公征漢中，先主聞之，與吳連和分荊州，是矣；引軍還蜀，非也。是時，蜀有南郡之地，而先主以蜀兵五萬居公安。若進據襄陽，而羽帥五萬之衆以襲許，卷甲疾趨，五日而可至，事成，則天下未可量；不成，則漢中之師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初，曹公征柳城，備勸表以襲許。及備據荊州，亦不能辦，此信天命有在哉！

孫權尊稱，議者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遂絕之。孔明以爲未可。

或曰：「孔明之不絕吳，權耶，正耶？」曰：「正也。非權也。」六國之時，諸侯皆僭矣，孟子以爲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誅之，必教之，不從而後誅之。然則未教之罪，王者有所不誅。孔明之勢，既未能有以教吳，則吳之僭擬，未可以遽責。此王者之法也，非權也。

吳欲以兵萬人討樊卽。權問潘濬，濬言：「五千兵足以禽卽。」因論卽可破狀。權奇其言，遣將五千斬平之。

權克荊州，將吏悉降，而濬獨堅卧不屈。權輿致之，濬伏床而泣，悲不自勝。其於所事，何其厚也。既而樊卽欲以武陵自拔歸蜀，濬爲權畫策，卒自將討平之。其於所厚，又何薄也。意者在君爲君，有不得不然者乎？吾聞樂毅去燕適趙，趙欲與之伐燕。毅泣曰：「昔之事燕，猶今之事趙也。毅若獲戾，放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其國乎！」使樂毅愚人也則可，樂毅少知事君，則濬不得爲無罪矣。

晉侍中荀勗、中書令和嶠奏使著作郎陳壽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爲二十四篇，號《諸葛氏集》，上之。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班、楊。晉武帝踐祚，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誥。融既魏武之讎恨，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而并見收錄，惟恐其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取於魏、晉也。

魏明帝即位，撫軍大將軍司馬懿、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并開府。漢初置丞相御史府，後置三公府，將帥出征置幕府，軍罷即廢，不常置也。今魏既置三公，而懿等並爲大將軍，開府京師，此何理耶？公室之卑，蓋自此始矣。蜀將李平聞懿等開府辟召，以說孔明，孔明鄙之。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爲第一，今長文亦爲此，餘無足道矣。

建安十八年，漢帝詔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夫引經術、稱古誼者，固未必皆奸人，而奸人之欲濟其邪謀者，亦未嘗不引經術而稱古誼。既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乎察之而已。

龐統說先主取益州，先主曰：「今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事相反，乃可成爾。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爲也。」

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譎。然操強而備弱，宜勝而反不如者，何也？操稊稗者也，備五穀之不熟者也。五穀不熟，固不如稊稗。非謂寬仁忠信不能勝急暴譎詐也，備不能勝操耳。故曰：「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

青龍三年，張掖出石，圓廣一丈六尺，高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蒼質而白理，有若麟者、若鳳者，有若虎者，有若牛者、若人馬者，有若八卦列宿字彗者。其字讀而不可曉，時人以爲魏、晉之符。

《河圖》、《洛書》之說，歐陽永叔攻之甚力。今觀此圖，與《河圖》、《洛書》亦何以異？惜乎！時無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義，而陋者以爲魏、晉之符。彼魏、晉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疇之類也。造化之所爲，猶有幸不幸焉，而況於人乎？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蘇則爲金城守，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孫盛評曰：「士不非其所事，不事其所非。既已策名新朝，復懷貳志，豈大雅君子出處之分哉？」

魏氏受禪，漢帝尚存，縞素舉哀，誠爲輕脫。然盛謂「貳志」，茲又過矣。箕子過故商墟，感宮室毀壞，傷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季札哭王僚而事闔廬；晏子哭莊公而事景公。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謂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孫盛臯音，使人聞而惡之。

諸葛亮聞張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是人清濁善惡太分明也。」

善惡太明，誠取敗之道。然人之禍敗，有以其道得之者，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張溫之敗，可謂不以其道矣，尚安可以推求其故哉？

魏文帝賜群臣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嘆息。孫盛評曰：「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

施，《春秋》著以爲譏。孥戮之家，國刑所肅，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當公言於朝，而默受嘉賜，獨爲君子，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

孫盛以刻薄之資，承學於草竊亂賊之世，性習皆惡，故其論議類皆如此。夫見牛未見羊，孟子所謂仁術也，何名爲偏宥哉？使盛爲廷尉於魏文之時，則歆當以私饋、盜施誅矣。東晉之不用盛，不爲過也。

陳壽曰：「蜀不置史，注記無官，以故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若此之類，猶未周焉。」

《禮記》：人君「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二〕。周禮建官備矣，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雖有太史，然不以注記爲職。是時諸侯皆有史，豈天子獨闕乎？春秋之時，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流，然書趙盾者，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注記者。蓋方是時，學者通知天人，而卜興廢者亦不純用蓍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論誼證據有絕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爲太史令，以論著爲已任，而又掌天官，則兼掌之效，於茲可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職分而爲二，孔明之時未也。案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妄矣。

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統，宜以建丑爲正。遂改是年三月爲孟夏四月。

世言夏得人統，以建寅爲正。商得地統，以建丑爲正。周得天統，以建子爲正。其說非也。以《堯典》義和、《舜典》巡狩觀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爲正矣。至夏后之時，其法尤備。其書傳於後世，謂之《夏小正》，孔子得之於杞，以爲可用。非謂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時，始用建子爲正，然猶不廢夏時，謂之正歲。後之學者，以爲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論語》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春秋》書：「十月降霜，殺菽；三月無冰。」商人以建丑爲正，於經既無所見，於理亦復不通。夫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哉？是以知其不然。

建安十八年，先主進軍圍雒縣，龐統爲流矢所中，卒。先主言則流涕。

龐德公以孔明爲卧龍，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羽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祚，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孔明卒，而勳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五，自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則飛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世，而譙周

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漢明矣。《唐先生文集》卷八。

〔二〕貞：原作「正」，據《舊唐書·昭宗紀》改。下同。

〔三〕《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此引有誤。